
武俠世界
第31年
16
$10.00

編者話

蕭萬貫先生所撰寫的「香港世家商戰黑幕故事」之「虎嘯龍吟」在今期刊登，故事描述香港商場在一九七九年的地產狂潮中的種種明爭暗鬥，故事主角李雲鏑領導華人企業家和英資集團的金鷹機構進行角力，同時描述金鷹機構總裁約克遜因病垂危，在產業承繼問題上引起一場紛爭，約克遜的兒子約克翰千方百計企圖獨佔產業，設下圈套，引誘遺囑監証人李雄律師的助手何應龍上當，但結果却事與願違……故事情節曲折緊湊，商場鬥爭風起雲湧，深刻地揭露了財團之間殘酷的商戰搏鬥、人心奸詐，互相傾軋的種種醜陋面貌，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司空羽先生所撰寫的「乳虎雛龍」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本故事情節生動活潑，風趣幽默，喜讀司空羽先生佳作的朋友，今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先生所著「武林狂人」，揚子江先生所著之「古刀風雲」也將於下期起連載刊出。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格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16期
（總號 156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吟龍嘯虎

「香港世家」商戰黑幕故事／蕭萬貫・文
可飛・圖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商場之戰

一大早李雲鏑照例跑去深水灣游水，客廳中，就只有趙小蘭獨自一個人在悶悶地想着心事。

又去啦！五十多歲的人，倒像個後生仔似的。風大浪急的，也不瞧瞧自己頭上的白髮越來越多呢。趙小蘭把丈夫送走後，照例地悶悶不樂，照例地默默抱怨着。但她自從知道自己的勸阻是徒勞之後，她在這固執的丈夫面前便再沒有把自己的心事說出來，哎，連姐姐這麼潑辣的人也扯不住他，自己說什麼還不是白費口水，相形之下，趙小蘭自嫁了李雲鏑這個姐夫後，這個還只有三十多歲的少婦，倒覺得自己的心境比五十多歲的丈夫還更老邁。

說實在的，趙小蘭比起她的姐姐趙小秋來，在事業上對丈夫的上心與助力就遜色多了，她從來不過問李雲鏑對外的事務和交際應酬，只知道一心一意照顧好這個家。這對她來說，已經是心滿意足了，她覺得，家庭就是一個女子的事業，家庭生活幸福安樂，使丈夫安心在外做事，就是上天對她的最大的恩賜。

峯迴路轉

偏偏李雲鏑在兒女面前就老是虎着面孔。他從來不稱讚自己的兒女，他對兒女的略一點頭，就已是對兒女的最高的讚賞鼓勵，他對兒女的要求有他自己固執的堅持着的一套。他以為，百煉方能成好鋼，創業難，守業更難。對兒女絕不可以驕縱。他常常對兒女說：「買那外麼多東西幹麼？一雙鞋子就夠了。」李銳、李文在大學讀書，他限他倆每月只準花五百塊錢，不夠，得靠晚上兼職賺取，甚至對他最寵愛的小女兒李念秋，他也規定她每個星期天休假，到他的「東方建築置業公司」當一名普通小文員。他對兒女的嚴厲，趙小蘭大不以為然，常常袒護孩子們。每當這時，李雲鏑就會說：「你忘了你阿姐是怎樣說的麼？她說，對兒女只能在將來去愛，現在去管，否則就會在將來害了他們！」這麼一講，趙小蘭往往就沉默了。因為她和李雲鏑一樣，都非常敬重她的姐姐趙小秋。

客廳外面有汽車的按號聲響過，趙小蘭往客廳的大掛鐘瞥了一眼，是七時四十八分。她知道，準又是丈夫游完水回來了。

李雲鏑精神煥發地大步走進客廳來，也許是剛浸過清涼的海水之故，他的面色異常紅潤，他衝趙小蘭咧嘴一笑，用這來回答太太嗔怪的目光，他想說什麼，又立刻想起件什麼事似地走到電話前，一手拿起電話，向三樓李銳、李文的睡房中撥去：「是阿爸，該起來了，八點了嘛。」

「知道了，阿爸，八點還未到……」接電話的是李銳，他囁囁嚅嚅地正在夢中未醒，但他一看錶，快八點了，便連忙爬起來，他知道父親最討厭兒女睡懶覺，六時五十分他準時起床，兒女們便得在八時跟着起床。

「爸老了，可以少睡些，你們年輕人，八小時也就是夠了。」李雲鏑說：「等會你先去一趟公司，十時我在家等你，杜叔叔去公司的話，你跟他一道來。」李雲鏑想起了什麼，吩咐兒子說。

吃過早餐，李銳、李文兄弟兩個同乘車子返東方建築置業公司去。

見丈夫沒有出門的意思，趙小蘭就挨近李雲鏑的身邊來，她往客廳外面那遠去的車子望了一眼，若有所思地對李雲鏑說：「銳仔和冰冰的事，你怎麼想哪，雲鏑？你對松柏的成見很深，他也是避着不見你，如果讓他倆發展下去，將來就怕弄出尷尬事。你做父親的，也該拿定主意啦！」

李雲鏑古怪地笑笑，想說什麼，又突然改變了主意，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二十出頭的大娃娃，大概只是鬧着玩吧，談婚論嫁的事還早着呢。」

趙小蘭卻皺緊了眉，很認眞地說：「你呀，做父親的，也不明白兒女的心事，虧你還是過來人哩，你和阿姐結婚，不也是二十歲麼？依我看，冰冰這女孩子不錯，我倆都是看着她長大的，她心地純良，待人溫柔體貼，跟她父親是兩種的性格，銳仔能娶她做老婆是他的福氣，你做父親的總該拿定主意哪。我瞧得出，前陣子你對冰冰冷口冷面的，但近來又熱乎乎的，我也不知你是怎麼想的啦。」

李雲鏑不置可否地笑笑，立刻又擰緊了眉頭，似乎不想再在這事上扯下去，趙小蘭一見丈夫臉上這副神氣，便幽幽地歎了口氣，不再作聲，十幾年的相伴，李雲鏑身上那種固執如鐵板的性格，已把趙小蘭的柔順的性子像膠水似地粘在上面，碰上這樣場面，趙小蘭是無論如何也掙扎不出來的。

「你放心吧，小蘭，這事我會好好處理，總不會弄得彼此尷尬就是啦。」李雲鏑瞧出趙小蘭在沉默中透出的不滿，這樣安慰她說。

客廳外面有腳步聲傳來，走進來的人是徐振中。他急急忙忙地走到李雲鏑的面前，很不禮貌地一屁股坐下，劈頭就說：「李先生，建新廠房的事怎麼決定啦……」

說完這沒頭沒腦的一句，徐振中才突然醒起趙小蘭就坐在李雲鏑身邊，很不好意思地衝她咧嘴一笑。

趙小蘭每次見徐振中，心裡就忍不住發笑，這四十多歲的人呢，孩子都四歲了，還是像娃娃似的。

「徐先生，在這裡吃午飯吧？我這就去吩咐廚房一聲。」

趙小蘭笑着站起來，說。

徐振中連忙擺手，說：「不，不，謝謝啦，李太！綺芬她保了鷄湯，一定要我回去吃午飯，下午我還要趕去深圳。」

「振中!什麼事你說。」李雲鏑望了妻子那走出去的豐腴的背影,立刻又把目光收回來,落在徐振中的臉上。

徐振中說:「我得到一些消息,聽說香港的地產業很快就會翻滾起來!」

李雲鏑的臉色忽地漲紅了,甚至連他那已經不輕易變色的傷疤,亦微微地泛出紅光來。

香港的地產業很快就會翻滾起來!

李雲鏑發覺自己的興奮過了頭,便驀地把話收住,轉換了話題。

「香港這面的紡織業問題嚴重啦,振中!」

「是呀,這年把來,咱們東方廠接入遠洋市場的牛仔布和牛仔布服裝訂單就減少了三成有多,其他中小廠估計更困難。」

「這只是一方面。你沒看到現下地產業的瘋狂形態,這股熱潮,把許多生意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不少紡織廠因地皮有價,成本太高,賺不到錢而關門大吉。有些幾十年老字號的廠子也在作停產的打算,據我所知,香港紗廠就是其中一個。」

「香港紗廠也準備不幹了麼?它可是三十年的老廠哪!工人就有二千多人。」

「它這是看準地產市場,打算向這方面發展。還有其他南海、聯業等紗廠也有這個念頭。志光廠李兆隆也把他的一半廠房賣了,轉而向地產發展哩!所以咱們也得有個應對辦法。你提出新建廠房的計劃我打算取消了,那塊地皮我另外有用場。」

李雲鏑決然地說,徐振中吃驚地托了托眼鏡,驚疑地說:「那香港這面的廠房不夠用哪!」

「此一時彼一時嘛!做生意首要的是搶佔先機!目下地產業勢頭剛起,前景無可限量!如果不在這時狠狠揪住時機,到地價大旺時,再謀發展,那就事倍功半啦,所以,我打算把紡織業暫時緩一緩,待我騰出手腳再說!當然也不能放棄!不管怎麼說,這是我李某人立腳之本!」

李雲鏑興奮地說,顯然,他沒因徐振中的追逼而增加了對擴大印染紡織廠發展前景的興趣。

送走了徐振中,李雲鏑的思緒立刻又被他一宗將要作出的重大決定的事兒牢牢盤據住,他望一眼掛鐘,是九時多了,他默默地在客廳來回地踱着圈,走到那巨大的金魚缸前,盯着裡面那嬉游的他最喜歡的一條「龍種」。漸漸地,他又不耐煩了,急步走到電話機旁,正要抄起話筒,但這時掛鐘恰好敲了九時半,他又無奈地放下了,似乎記得他約的人要到十時才可能趕到,他剛剛在沙發上坐下,馬上又跳了起來,像一個被失眠弄得很苦的病人去尋找鎮靜藥一樣,迅速地向客廳後面的書房走去。

在書房中,他躺在那張唯一的安樂椅上,目光恰恰對着正面懸掛的那幅女人相片上。相片上的女人,那圓而大的眼睛,彷彿在向着他鼓勵地微笑。立刻,這眼神,把李雲鏑的心攫住了,他像一個靜坐着練氣功的人入定了,目光卻像膠着了似地粘在女人的相片上。

「小秋,你不是等着這一天麼?你整整等了十幾年,我都沒敢跟你說!但現在,我告訴你啦,小秋,這一天很快就可以來到了。你等着,等着!你聽見了麼?」

李雲鏑在心裡激情地喊着,似乎這相片上的女人是活生生地在動着,用她那敏捷而輕巧的手,拈着棉花球,在替他洗滌着他臉上那道血淋淋的「小狗的印記」傷痕,一面在輕輕地念着莎士比亞的名句:「……災難是一件很有用的東西,它好像蟾蜍,雖然醜,而且有毒,但頭上卻戴着一顆珍珠……」

李雲鏑的手撫摸臉上那道已變得很硬的傷疤,他的心抖了一下,立刻,耳邊又響起與剛才的女人的聲音有點相似但更輕柔的女子的聲音,這是他剛剛吐過血後躺在病床上靠在她的懷裡,她被他下意識的發問弄得呆了,衝口而出的一句話:「因為……因為這是孤軍之戰!」

這句話,就是他現在的太太趙小蘭說的。這雖然只是極簡單的一句話,但在事業上遭受慘酷打擊,「為什麼」這問號像魔鬼的鐵網把他牢牢困住的李雲鏑,這極簡單的一句話就好像一位法力無邊的仙女,伸出手來,把這鐵網撕開了一個缺口,讓困鎖着的李雲鏑的心「騰」地跳了出來。他終於明白這到底是「為什麼」了……

李雲鏑輕緩地,但卻是充滿了前所未有的信心的微微一笑。

「砰砰!」這時,書房外有人輕輕地拍門,隨即傳來李銳的聲音。

「阿爸!杜叔叔來了。」

「好,你告訴他,我就出來。」

李雲鏑迅速地說,他驀地撥着安樂椅轉了一圈,又立刻跳了起來,像一個終於最後明白了敵情,毅然地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的戰場上的將軍,決然地迅速地從作戰室裏走出來。

杜仲謀坐在一張沙發上,呷着茶。他望一眼李雲鏑這走出來的神情,意料着李雲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說,但他卻不開口,只靜靜地坐着,衝着迅速走到他身邊來的李雲鏑笑笑。

「老杜,新界那幅三萬呎的地皮,我打算把它賣了。」

李雲鏑在杜仲謀對面坐下,劈頭就說。

杜仲謀的眼珠立刻睜大了,他驚疑地重復了一句:「賣了?是屯門那三萬呎的地皮!原來不是打算拿它建新廠麼?」

「我剛才跟振中說了,建新廠那筆

錢我打算投到地產去!屯門那幅地賣了會更合算!」李雲鏑說。他突然把話題一轉,把目光落在李銳身上,若有所思地說:「銳仔,你說說,尖沙咀東部那塊地皮現下漲到什麼價?」

「今年上半年,政府在那兒拍賣了七幅地皮,面積共計十九萬七千九百三十方呎,平均每方呎六千五百三十三元港幣,與年初比較,漲幅達百分之四十七點七以上。阿爸!」

李銳在父親面前有點拘謹,但卻是準確地回答着數字,他對地產市道的熟悉,足見他在這方面下了一番苦功。

李雲鏑微笑,在心裡對李銳的精確的統計很讚賞,但他依然只朝兒子略一點頭。

「哪!依你看,屯門這幅地皮,可以開出多少底價?」李雲鏑口氣嚴厲望着李銳說。不知是有意繼續考驗一下兒子的能力,還是証實一下自己的推測,他的目光緊緊地盯在李銳身上,等着他的回答。

李銳想了想,鎮靜地回答說:「非工業用地屯門上半年每平方呎售價是一千五百元,按市道的漲幅,打個保險系數,大概每方呎叫價二千元沒問題。」

「這就是啦!我也是這個意思。如果能賣出這個數字,我在屯門的三幅共十萬方呎的地皮,就可以再籌集二億元的現金,按現下大豐倉十八塊半一股的價錢,咱們就可以再拿下它一千萬股,加上已到手的五百萬股,總數是一千五百萬股,就佔了大豐倉的百分三十五的股權哪!你看怎麼樣?老杜。」

「底價二千元,這叫價恐怕太高了,萬一沒人承托,咱們就得被逼以低於底價的價錢放手,不能不作這個最壞的打算哪,雲鏑!」

杜仲謀托了托眼鏡,顯得比以前更加倍的小心謹慎地說。自經過十幾年前東方銀行易手的慘痛教訓後,杜仲謀就拚命地告誡自己,今後無論如何也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李雲鏑卻胸有成竹地笑了。

「你放心!老杜,我敢担保,準會有人托價。而且,我還要姓約的出最高的錢把這塊地皮買下來,用他金鷹機構腰包裡的錢買他的大豐倉。」

杜仲謀驚疑地連連眨眼,「有這個可能麼?你不是說笑吧?雲鏑,你沒忘記六七年馬玉龍被賤價逼賣星輝行的事吧?在地產市場上混的人,大多瞧着他們的面色出價。」

李雲鏑臉色一沉,默默地不發一語,在沉思着杜仲謀提起的這件事,這件他不能不加以考慮的事。

「怎麼回事,杜叔叔。」李銳對這事非常好奇,為什麼一提起它,本來雄心勃勃的父親似乎馬上就沉寂下去。他那圓而大的眼睛緊緊地盯着杜仲謀,眼裡閃爍着一股杜仲謀很熟悉的光芒。

這娃娃一動感情,跟他的生母小秋是一個模子印出的眼神,杜仲謀感觸地想。他望了沉吟不語的李雲鏑一眼,用一種告誡後輩處事要審時度勢的口氣說:「銳仔,你當然不知道啦,你那時只有九歲哪!但你該記得那年香港不是到處鬧炸彈事件麼?星輝行是馬玉龍先生的物業,剛建好一年,就碰上了六七年暴動事件。馬先生那時大概手頭現金緊,就急着要把星輝行租出去,但所有有意思租用的人都接到電話公司的警告,要他們最好不租,如果租下來,恐怕很久也接不上電話。做生意的人最會看風向,他們一看就知道,電話公司是奉了太上老君的旨意行事,哪裡敢和他們較量,所以誰也不敢租用。有的連交了定金也寧願犧牲不要了。馬先生沒辦法,只好在那年年底忍痛以三千萬元的賤價賣給了唯一敢買下來的金鷹機構……」

「杜叔叔!為什麼那大對頭這樣逼害馬先生?為什麼有的人連租用也不敢,但金鷹機構卻有胆子把它買下呢?」

李銳迫不及待地插嘴,他似乎已在這裡面嗅出一點令他感到刺鼻的味道來。

杜仲謀緩緩地點點頭,歎口氣說:「為什麼!還不是因為馬先生跟他們在生意上有過節,他們就把市面動蕩的仇恨發洩到他的身上,金鷹機構那時剛剛把你阿爸和其他幾家華資銀行的股權弄到手,如日中天,志得意滿,他們當然不會失去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別人不敢買,但金鷹機構是唯一的例外,因為他們和電話公司,根本上就都是同路人哪!這就叫朝廷有人好做官,近水樓台先得月!」

「這手段太卑鄙了,你是担心,他們重施故技麼?杜叔叔!」李銳氣憤地說。

杜仲謀點了點頭,又望了李雲鏑一眼,李雲鏑這時像在沉思中突然地醒悟了其中的道理,他驀地把手擺了擺,口氣異常肯定地說了:「我沒忘記這事!老杜,但我想,這也叫多行不義必自斃。我要叫他們看看,我們在香港辦企業的華人,並不是就只能在他們的手指縫中求生存!」

「銳仔,近幾天你沒上冰冰家麼?有沒有和松柏見過面?」

李雲鏑突然把目光落在李銳臉上,轉了話題說。

李銳臉上一紅,他明知父親跟沈松柏這位堂妹夫關係鬧得很僵,所以他從來不願意在父親面前提起這位說起來算是堂姑丈的名字。這段時間父親偏偏老是提起這件事。

「沒有,冰冰不讓我去,她說,現在和她父親見了面,彼此冷口冷面的,有甚麼意思?所以我就沒敢去。況且堂姑丈這個把月來,老是往約克輪

的家中跑，一天到晚也不在家多待一個半個小時。」李銳不想在這事上多扯下去，很不樂意地這樣回答父親說。

李雲鏑意味深長地笑笑，鼓勵似地說：「怕甚麼呢？銳仔！當初阿爸向你母親小秋她追求，不是也碰了一鼻子的灰，最後還是成事嘛！你應該多上冰冰家，松柏越是對你冷口冷面，你就越是要多去。」

「為甚麼？阿爸！」

「傻仔！就為了你那位冰冰妹！說甚麼彼此也是自家親戚，過去的事就算了。你拿我這話去跟松柏說說。後天是你阿媽生日，你去告訴雪梅一聲，請她們一家來這吃飯。」

李銳走出去後，李雲鏑又低聲地和杜仲謀交談了一會。突然，杜仲謀像聽到一件很奇怪的事似地眨着眼，悄聲地說：「料不到你也來這一手啦，雲鏑！你這是連兒子的愛情也利用上了。嘿！」

李雲鏑咬了咬牙，也同樣悄聲地說：「這是唯一的辦法，不然，怎引得姓約的上鈎？現下他對松柏是言聽計從哪！這個你不要對小蘭說。」

「那，兆隆兄這面？」

「當然就由你出面去跟他說啦！現下他也掛起個地產公司的牌子，由他出面最理想不過了。」

「我就怕玉龍他不肯合作承托。」

「這個我有信心。六七年星輝行的事對他的刺激很大，這十幾年來，他也是憋着一口氣哩。」

李雲鏑滿懷信心地說。他繞着客廳迅速地轉了一圈，又迅速地走到杜仲謀身邊，斷然地說：「就這樣定了吧！老杜，等會你返公司，通知昭達，請他下午在公司等我，姓約的一舉一動，要睜大眼睛盯着，知己知彼，這是取勝之道。」

目送着杜仲謀緩緩走出去的微拱的背影，李雲鏑若有所思地搖了搖頭。「老杜這慢郎中，六五年這場打擊，倒彷彿把他的動作磨得更慢了。不錯，六五年咱們是吃了虧，但這又怎麼樣！跌倒了不敢爬起來，就永遠給人踏在腳下……」李雲鏑在肚子裡狠狠地咕嚕了一句。他感到喉頭有點焦乾，捧起茶杯，正要呷一口，但突然想起甚麼的又馬上放下，由椅子上跳起來，朝剛走進來的司機馬六叔說：「走，去一趟玉泉館！」

＊ ＊ ＊

李雲鏑的房車在香港島鶴嘴道三十八號街門前停了停，隨即逕直地駛了進去。

這是一層中西式結合的大花園別墅，街門後面，是一條可以並駛兩部小汽車的水泥大道，大道兩房挺立了兩排修剪得很整齊的迎客松。水泥大道的盡頭，又有一道用烏黑的厚鐵皮造的自動門，門旁竪了一塊雲南大理石，上刻「玉泉館」三字。大門後是護衛室，室內裝了閉路電視，可以窺探門外附近的動靜。

鐵門後面，是一條更寬闊的柏油路，房車駛上去更靜，只有約略可聞的「絲絲」聲。柏油路的兩旁種了挺拔的棕櫚樹，很高，達六米以上，頂上張了十片八片巨大的像葵扇似的葉子，彷彿給來往的車輛行人打着傘子，這些棕櫚樹，據說是「玉帛館」的老主人馬兆祥特地從廣東海南島運來植上的。

順着車路再駛入十幾米，是一個圓形的大花園，花園的正中有一個巨大的噴水池，水池的中央是一座輪船形的石雕，石船上裝了七彩的航燈，噴泉的水花灑下來，被染成紅、綠、黃、藍、紫的彩色繽紛。

噴池的四周散佈着幾十個花圃，植了清一色的蘭花，葉叢中已抽出了花莖，莖頂突出一朵朵小花來，有黃色、淡黃色、綠色、淡綠色、墨綠色、紫色，品種繁多，但都是上品的香蘭，極香。

再駛入，是一個長腰形的泳池，池水清澈碧綠，泳池四周擺了十幾張裝了太陽傘的枱椅，還有用帆布遮蓋的搖椅，搖椅甚寬，可以並排坐四個人，泳池的四周，是一簇簇低矮的樹叢，有梧桐、鳳尾竹、觀音柳、偃松等。

在泳池的西側，有一條山路伸進去，在綠樹的簇擁中挺立着一幢奶白色的、圓形的、五層高的西班牙式的建築；墻上攀滿了牽牛、杜鵑、月光花，綠的是葉子，紅的是杜鵑，紫的是牽牛，白的是月光花，花色紛呈，把這座奶白色的樓宇點綴得清雅脫俗。

「李先生，你看這兒像不像名山古寺？真想不到馬先生這個身價十億船隊的大船王，竟像個超脫凡塵的隱人逸士。」司機馬六叔在這座奶白色的樓宇前把房車停下，驚疑地眨着眼說。

李雲鏑微微一笑，「這裡的設計是照老主人馬兆祥先生的意思的，他才是位不折不扣的隱士，但馬玉龍，他只是一個會跟着音樂跳舞的漢子……」

「呵呵！剛接了你電話，一會就聽到車號，我就知道是你來啦。雲鏑，來！裡面坐。」

李雲鏑剛下了房車，一個面色黑紅、身子壯實的中年男子便在樓下的客廳中走了出來。他的腳步飛快，臉上笑容可掬，但舉手投足間，却立刻就給人一種處事極穩重的感覺。他一面呵呵地笑着，一面擺着手，把李雲鏑讓了進去，他就是令人矚目的香港船王馬玉龍。

客廳佔地約莫二、三千呎，但陳設却很簡樸，三幾套沙發椅，二套酸枝木枱椅，正中一個檀木造的大組合櫃，上面擺了部電視機、電話，以及啤酒汽水等飲品，僅此而已，這與客廳外面的大花園的婉麗嫻雅比較，遜色多了，甚至有點古樸的寒傖，在客

廳的一角，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人，坐在一張酸枝木椅上，手上捏着一隻很舊的花瓶，背已拱得很厲害，但盯注在花瓶上的眼睛却透出一股很亮的光。

「馬老先生，你老身子可好？」

李雲鏑走進客廳第一眼便發現了這位老人，他走前幾步，大聲地問候說。這位老人便是馬玉龍的父親馬兆祥，一位早年從浙江寧波來香港經商的老生意人。

「好，好。你看，你看，這隻唐朝三彩花瓶，它的光輝，比那些甚麼鑽石珍珠玩藝還亮哩……」

馬兆祥漫不經心地答應着，自管自話地讚歎着他那隻在掌心裏轉着的舊花瓶。

李雲鏑又好氣又好笑。他知道這馬老先生近年來嗜好古董是出了名的，便走近前，朝這隻舊花瓶瞥了一眼，隨便地附和着稱讚了一句。

「呵呵！你也是這家麼？好，好。」馬兆祥像遇到知心人似地一下子對李雲鏑熱乎起來，却狠狠地望了馬玉龍一眼，「可我這兒子說我盡收藏這些古怪的破舊雜物。他太豈有此理哩！他就只會說船、船、船！這些東西可以買到，但它比得上這東西有趣麼？當你知道這東西世界上已經寥寥無幾，當你知道這是一件一千年前的珍品，咱的祖先就已經造得出來，又是這樣的完美！你會高興得跳起來啊！你說，你說，雲鏑！玉龍他這是不是太豈有此理……啊，你站了許久，我也忘了招呼你啦，坐吧，坐吧。」

馬兆祥叨念着，眼睛望也不望李雲鏑，依然緊緊地盯在他掌心那件寶貝上。突然，又想起了甚麼，失聲地嚷了起來：「哎呀！你看我，連放大鏡也忘了在睡房啦！」說着，他站起來，腳步有點蹣跚地走上二樓去。

馬玉龍瞧着父親背影無可奈何地苦笑。李雲鏑却給馬兆祥逗得哈哈大笑，說：「玉龍，你阿爸是給咱們老祖宗這些玩藝兒迷得返老還童啦！」

兩人在隔着一張茶几的沙發上坐下。侍者給他倆斟了茶，又很快地退出去。李雲鏑捧起茶杯，慢慢地呷了一口，趁這片刻的工夫，他在盤算着，如何把自己的全盤計劃向對方亮出來。

這十幾年來，這兩位被譽為在香港華人中最有頭腦的企業家，都經歷了幾番的風風雨雨。

這接踵而來的，在香港上空翻滾的風風雨雨，把李、馬二人的關係吹打開去，又扯牽到一塊來。特別是近年國際石油價格飛漲，西歐國家及美國減少輸入，佔「宇宙」船運生意很重比例的油運業一蹶不振，馬玉龍不能不為此預作後路。而現下對馬玉龍吸引力最大的，就是如日方中的地產市場。這種種的內外因素，使兩人的關係熱乎起來。不過，對「跌倒了馬上爬起來再幹」的李雲鏑那股子强韌的性子來說，馬玉龍那潛存的「審時度勢」的信條，以及他的「愼重，愼重，再愼重」的穩重勁兒，就教李雲鏑心裡發毛。因此，在爭取馬玉龍的精誠合作上，李雲鏑雖抱有希望，但並無絕對把握。

這麼盤算的結果，李雲鏑對如何把自己的大計亮出來就頗費思量了。

「玉龍！大豐倉股最近很搶手啊，短短一個月時間，就從十四塊升到十八塊半！這對狂熱的地產市道，可是火上加油啊！玉龍！」

李雲鏑試探着，隱隱地把他的心思亮了點出來。

「啊，你也想在這上面插上一手麼？雲鏑？我是指這大豐倉。」

馬玉龍呵呵一笑說，隨即便沉默着，留意着李雲鏑的反應。顯然，李雲鏑隱隱地亮出來的點點跡象，馬玉龍一眼就自以為瞧破了：他這是想趁機發筆買賣股票財吧！

「嘿嘿！他的眼睛果然也盯在這上面！」李雲鏑心裡一動，他立刻便直言不諱、開門見山地說：「說實話吧，玉龍！我來找你，就想跟你談談這個。大豐倉的發展潛力極大，將來的前途無可限量哩！」

「這只是眼下的情形吧？大豐倉股的價值是沾了地產市道狂熱的光，但這會持久麼？況且，大豐倉是金鷹機構手裡的金子，金子的光再亮，也照不到咱們身上吧？」

「對！你說對了，玉龍，所以咱們為甚麼不能把這塊金子奪過來！」

李雲鏑興奮地決然地說，他的面色開始泛出紅光，但馬玉龍一聽，却幾乎「騰」地在椅子上跳了起來。他原想着李雲鏑的用意不外是在大豐倉股上玩玩而已，沒料到他竟然大張獅子口，動了奪取大豐倉控股權的念頭。

馬玉龍的臉色馬上沉了下來，臉上樂呵呵的笑容倏忽跑得無影無踪。

「雲鏑！這可不是說笑的事！撇開財力不說，光是金鷹機構這頭就不是好惹的哪！」

「嘿嘿！當然不是說笑。你想想，玉龍，大豐倉手上的物業，光是一個四十七萬呎地皮的海運大厦，一個六十四萬呎的海洋大厦，一個龐大的海港城，還有那美國銀行大厦、帝后酒店、香港酒店、星星碼頭等等，這些地皮的價值就遠遠超過現下大豐倉股的十八塊半，這是一塊金子，一塊在香港這地方最具潛力的不折不扣的黑金子！咱們為甚麼不能趁它這個低價錢先拿下它一部份，然後，待時機成熟，就能夠一舉把它的控股權奪過來！撇開地皮的價值不說，光是那裡的貨運設備，對宇宙的航運助力就不可估量！這個機會稍縱即逝哪！玉龍！」

李雲鏑興奮地說。他的面漲紅了，因而那個傷疤泛出近幾年難得一見

的紅光來，似乎還意猶未盡，却故意頓了頓，望了馬玉龍一眼，馬玉龍的眉頭擰緊了，久久地沉吟不語。李雲鏑瞧得出，他的話已把他打動了，雖然他還在猶豫不定。這需要更逼進一步！

「還有。」李雲鏑迅速地說了下去，「玉龍！眼下運油生意不景氣，但我最近聽說，大陸那面色決定與外國合資開發沿海石油。你想想，石油一旦開採出來，就要運輸。這可是宇宙大展拳脚的機會！而這首先就要發展航運設備，從位置上說，大豐倉可是得天獨厚啊。」

馬玉龍濃黑的眉毛猛烈的抖跳了一下。

「這消息你是打哪兒聽來的？可靠麼？雲鏑。」

「當然！你知道我在哪邊新搞了個印染廠，上月中我跟那邊的一位石油部副部長談過深圳的發展，他親口跟我說的，這還會錯麼！」

馬玉龍的濃黑的眉毛舒開了，他的手却更用勁地托着下巴，良久地沉吟不語。突地，他的手放了下來，攤了一攤，眼睛專注地直對着李雲鏑說：「坦白說吧，我私下間也曾往這面想過。如果要取得大豐倉的控股權，起碼要收購三千萬股以上！按眼下的股價是五億多，但一旦形成收購搶風，股價就會狂升，我估計它起碼達到八十塊這個幅度。這要拿出多少錢？是二十多億的現金哪，雲鏑。所以，別的不說，光財力方面，就很扎手啦。」

「所以，這就需要咱們聯起手來！宇宙和東方大家族合作！我相信財力方面總有辦法解決。這方面的細則問題，咱們以後再說。」李雲鏑激奮地揮着拳頭說，用這來鼓勵馬玉龍的信心。「至於說金鷹機構方面，說穿了，就是約氏家族的控制權！你也知道，約克遜老先生現在病危，我斷定，這裡面必定觸發一場大地震。趁這個機會，咱們爲甚麼不狠狠地回敬姓約的一棒！我就不相信英資不可戰勝這個神話！來，玉龍，到外面走走。」

李雲鏑驀地站了起來，領先往客廳外面的花園走去。馬玉龍緩緩地跟着走了出來。兩人慢慢地走過那一簇簇的蘭花圃，像一對結伴去郊遊的朋友，輕鬆地聞着那陣陣濃郁的蘭花香味，一面低聲地交談着。最後，兩人並排地佇立在噴水池那座七彩變幻的石雕輪船旁，久久地凝注着，不時交談着，又爭論着，過後又沉默起來。終於，兩人像最終下了甚麼決心，因而如釋重負似地鬆了口氣。

他們剛要走回客廳去，這時，在長腰形的泳池那邊匆匆地跑出一個穿着紅色泳衣的少女，她眼不大，容貌清秀，杏形的臉，小小的嘴，很有點古典美人的幽雅恬靜的風味。她的頭髮濕漉漉的，顯然是剛在泳池中跑上來，她繞過噴水池，才看見李雲鏑和馬玉龍，少女臉上一紅，帶點羞意地喊了一聲：「阿爸！李世伯！」

李雲鏑高興地說：「玉龍，這就是英妮麼？不見半年，長得更漂亮了！她跟母親素英可是一個模子印出似的。大冷的初春天氣就去游水？不怕凍僵麼？」最後的一句，李雲鏑望着英妮微笑。

英妮臉上羞得更紅了，「不，慣了，怎不見念秋呢？有空請她來玩啊！李世伯。」說着，她似乎不慣在外人面前穿着這套比基尼式泳衣，轉身往客廳跑去。

李雲鏑答應了一聲，扭頭對馬玉龍說：「你的馬英妮跟我的李念秋就像一盆水和一盆火。一個幽雅淡靜，一個却野得像個大小子。」

馬玉龍笑笑，說：「她呀，可不能光看她外表。有時她固執起來，連我這個做父親的也無可奈何哩。就拿這大冷天游冬泳吧，素英說過多少次不讓她去，可她還是偷偷地溜出來了。」

這時，李雲鏑的目光落在噴水池的水柱上，那水柱正向下灑落，在航燈的輝映中，幻變着七彩的光華。李雲鏑若有所思地說：「固執有時也並非壞事！你看，玉龍，噴泉的高度是永遠不會超過它的源頭的。一個人的事業也是一樣，他的成就決不會超過他自己的信念。」

＊　＊　＊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的初春，雨水像一張密麻麻的灰色的網，把山頂區三十一號約家公館罩得嚴嚴的，在白晝中的燈光偶爾閃爍着，在這灰網中透出點點亮光，就好像寒夜裡孤獨地眨着眼的星星。

這時，剛剛在父親約克遜的睡房中走出來，走到客廳的約家二公子約克路，心情就像這初春的天氣般忽冷忽熱、陰晴不定。他臉上老掛着的嘻嘻哈哈、漫不經心的神情消失了，粘着他臉孔的是游移着的思索與驚疑。

客廳外面，遠遠地飄來一陣陣用李后主的詞譜的粵語流行曲的哀怨的歌聲：「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這哀怨的歌聲鑽入約克路的耳裡，在他的思索與驚疑中，又平添了縷縷莫名其妙的哀愁。他還未來得及在這種複雜的思緒中清醒過來，時下最熱門的電視時裝劇「變色龍」的主題曲，又取代了那「春花秋月」，一聲一聲地，似乎在代約克路傾訴着心事：「人生與命運，原是一天百變；成敗有如一個轉面，莫記當年。就算甘願平淡過一生，或者遲早心中有悔，有日我欲語無言，那現實何嘗改變！難拋棄夢幻，無奈講聲再見，明白到埋首怕見現實，未免可憐。讓我今後面對名共利，或者遲早心灰意冷，有日我若再回頭，笑望着人寰轉變！」

約克路對廣東話曾下了一番苦功，這歌詞中的每一個字眼，他都能清清楚楚地理解透徹，因而他的心神全沉進這歌曲的意境中去了：「……明白到埋首怕見現實，但那現實又何嘗改變……是，何嘗改變……」約克路在心底裡反複地叨念着這兩句最貼切的道出了他的心事的歌詞，一種悄悄地爬上來的決然的神氣，越來越深刻地印在他原來那嘻嘻哈哈、漫不經心的臉上。

約克路是二十年前，在英國大學畢業回港的，他在十七歲那年離開香港，在英國選讀社會經濟學，這是他最着迷的一門學科，不過，當他學成歸來後，很快便發覺，他所學的在約氏家族的企業中根本就派不上用場。約氏家族的企業一切都牢牢地掌握在他的兄長約克翰手中。他自己雖然掛了個「董事局董事」的名銜，實際上所有的董事們幾乎都瞧着約克翰這位執行董事的臉色行事。他偶爾提出些甚麼見解，約克翰不是扳着臉孔一口拒絕，就是泥牛入海般永無回音。他很快便意識到：他這位董事不過是一個傀儡，甚至連掛着「董事局主席」銜頭的父親約克遜，由於年老多病，亦是掛着個虛銜而已。

約克路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曾經憤怒地掙扎過。在一九六五年的吞併華資銀行事件中，他就曾經在董事局激昂地陳述自己的反對意見，他說：「不擇手段地吞併，這是愚蠢的行動！盡管香港有教堂、跑馬場、華人不準進內的俱樂部這應有盡有的英國殖民地的要素，但是，香港畢竟是華人社會，或遲或早他是屬於華人的！與華資企業界的關係鬧得太僵，絕不是咱們英資企業在香港的明智之舉。」但是，對約克路這經過深思的慷慨陳詞，約克翰這位執行董事只說了一句「婦孺之見！」就把約克路爲了家族利益着眼的一番苦心敲掉了。

自此以後約克路對一切企業的事務就更漫不經心了。在高爾夫球場上，在夜總會的美女羣中，在燈紅酒綠的學杯歡宴中，在所有與他意氣相投的英國人、華人聚會尋歡作樂的場合中，隨時可見到約克路那嘻嘻哈哈的身影。這一切落在約克翰的眼中，就使他越來越確信，他這弟弟是不折不扣的浪蕩子弟，甚至連約克遜看到約克路，眉頭也越皺越緊了。不過，在約克翰打心底裡對其弟的輕視中，對他的戒心亦因而由繃緊而舒鬆了。不過，近個把月來，當約克遜老先生知道自己在這世上的日子已不長這一刻開始，他把約克路召上他的睡房的次數便越來越頻繁，他把自己殘餘的最後一點精力傾注在約克路的身上，終於使這個一度無可奈何的寄情於醇酒美人的「浪蕩子弟」意識到：他已面臨人生的骨節眼，不能再逃避因家族產業繼承權而來的殘酷的現實……

正當約克路陷入沉思中，約家的女管家，有一對窺探隱秘的幽靈般眸子的伊利娜，這時正從她的老主人約克遜的睡房中悄悄走下客廳，她一眼便望到了正靜靜地呆在一角的約克路，他臉上那游移不定的神情自然也落入伊利娜的眼內。

伊利娜是英國約克郡的一名窮教師的女兒，自十八歲那年，便在約家當了女傭，每月賺約家一百鎊，便全數滙返英國去接濟她那些正在上學的弟妹，在她二十八歲那年，女主人服毒自殺的一個月後的一天晚上，老主人約克遜飲醉了酒，要她扶他入睡房。當伊利娜扶着約克遜進入睡房後，她就沒能再出來，自從這一刻開始，伊利娜那一對幽靈般的眼睛便隨時隨地繞着約家的一切轉着，似乎要在這裡面攫取她已經失去的代價來。她那幽靈般的眸子轉了十幾年了，直到近個把月來終於斷定：收取代價的時刻、她整整咬着牙關等待了十幾年的這一刻，到底就將降臨在這充滿神秘的約家公館裏。

「約克路先生，還未出門？你爸爸不是吩咐你去一趟李雄大律師的寫字樓麼？」伊利娜迅速地瞟了約克路一眼說。

「嗯！是吧……」約克路含糊地應了一聲，眉頭皺了一下。他嫌這女管家管的事太多了。雖然因她在約家虛度了的青春歲月，他對她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感情。

伊利娜沒有絲毫放鬆他的意思，她覺得，在眼下這骨節眼上，要攫取她認爲應得一份代價，唯一可作她扶手的，就是這位約家二公子約克路。對大公子約克翰，她早就斷定，那是她前進路上的一頭凶猛的攔路虎。她腦子裡的每一根神經線、身上的萬千細胞都緊張地聚到一個焦點上：和約克路聯起手來，打跑那隻攔路虎，攫取她自己應得到的代價。

「是的，當然是。這是約老先生親口告訴我的。」伊利娜幽靈般的眼珠直直地看着約克路，「他還告訴我，是有關他的身後事的。」

「噢……我不明白你這樣說的意思，伊利娜小姐。」

「你明白，你一定明白，而且，我還要告訴你一個消息，你哥哥約克翰先生的眼睛像錐子般盯在這上面。你對這就半點不擔心麼？約克路先生？」

「這是我們約家內部的事。伊利娜小姐！」

「是的，是的！這是你們約家的事，也可以說是你和約克翰兩個人的事，不過，二一分作五，每人是五，但有人却在打着主意，要合二爲一呢！約克路先生。」

伊利娜咬着豐滿紅潤的嘴唇，緩緩地點到正題兒上來。約克路的身子微抖了一下，怎麼她的口吻就跟爸爸的一模一樣。這種事情的可怕後果，

把他强烈的觸動了。他開始更深刻地意識到，對眼前這女管家，無論如何不能等閑視之了。

「是麼？但白紙黑字的東西是不能改變的！嘻嘻！」約克路故作輕鬆地說，他站起來，踱到客廳的另一邊，用這個來暗示他不想再在這問題上扯下去。

伊利娜却立刻影子般跟了上來，毫不放鬆地執着地說：「請容許我大膽說一句，你太天眞啦，約克路先生，狐狸要弄走鳥雀嘴裡的肉，它總是有辦法的。你大概不願意讓這頭狐狸把你嘴裡的肉弄走吧！」

約克路的心又抖了一下。他驀地扭轉身來，正視着伊利娜那幽靈般的眼眸，說：「喏，伊利娜小姐，你的意思是……」在這女管家面前，約克路直覺得他根本不能隱藏甚麼，她那幽靈般的眼睛，簡直像磁石般把他的心事如輕飄飄的綉花針般吸了出來。

伊利娜的眼睛睜大了，臉上的表情把她潛藏的一切女性的說服力和吸引力都擠了出來。

「你應該得到你應得的其中之一，如果有我協助的話，當然，約克路先生日後不致於忘掉我這個在你家喪失了青春歲月的可憐的女子吧？」她直勾勾地緊盯着約克路說。

約克路的心劇烈地抖了一下，他不能不承認，伊利娜身上那種深潛的一旦迸發出來的神秘力量完全把他征服了！無可否認，如果在眼下這骨節眼上有她的加盟，事情的勝數就大大地增加了。他不能不承認這個，這時，眼前這年紀與他相仿的女管家，突然在他眼中變得更加迷人。她豐滿的身子，那雙像會說話般的眼睛，特別是那豐滿的紅潤的嘴唇，此刻在散發着一股四射的熱力。似乎直到這時，約克路才發覺，眼前這伊利娜竟然是如此迷人，如此令人心醉！他突然把伊利娜粗野地摟過來，他的嘴唇狠狠地印在那迎送上來的豐滿紅潤的嘴唇上！許久！許久，兩人才分了開來。

「對不起！伊利莎——我的太太。這是一宗買賣，但這裡面的價值太吸引人了。」約克路在心裡痛苦地嚷着。

「喏，伊利娜！我這就上李雄律師樓一趟，爸爸就得靠你照應了。」約克路對伊利娜說。說罷，他像逃跑似地奔了出去。

* * *

三天後傍晚時分。約克翰接了陳飛翔的電話，知道一切都佈置妥當後，不禁暗地鬆了一口氣。不過，僅片刻間，他的心又抽緊了。「魔鬼是請出山了，但這一步後果到底怎樣，他不能不顧慮着這個，陳飛翔這傢伙倒是滿有把握的，但事情總不會一如他所想的一帆風順。如果這一步走錯了，那就會打草驚蛇，後果將不堪設想。」

在這忽冷忽熱的盤算中，約克翰在偉烈銀行董事局辦公室裡似乎片刻也呆不下去了。現下在他的心底裡，除了那件事，其他的一切都提不起他的興趣，他突然跳了起來，便這麼着，一個人悄悄地駕了車子往九龍黃大仙方向駛去。約克翰的手把着舵盤，悶聲不語地緊皺着眉頭，繼續想着他的心事。「嘿嘿！華人都說黃大仙這老仙師這麼靈光，他能道出我此舉的成敗得失麼……」約克翰對宗教壓根兒就瞧不上眼，他相信的只是自己的魄力、才幹，以及他那一套斷然的手段。但不知怎麼一來，在這個把月中，他感到有一段迷惘與驚懼向他猛烈地襲來，他覺得自己像鐵般堅穩的信心竟因此而被撞得搖晃不定。在這樣無可奈何的驚慮中，他竟然動了一試黃大仙師的靈光這古怪的念頭。

赤松黃大仙廟觀，安放在大殿主壇的黃大仙師，據說靈驗非常。黃大仙師晋朝得道，相傳可以當人面前叱石爲羊，後被世人奉爲大仙，是香港道徒誠心，把他從廣東南海西樵山迎來香港的。近半個世紀來，參拜者日衆，這些善男信女，除了那少數的求神許願的虔誠信徒，多半是那些生活悽苦，或是在馬場上、澳門葡京賭盡輸光，或是生意失敗，總之是在窮愁潦倒之際，才突然記起有個黃大仙師，或許能帶來一番自我安慰。

不過，在約克翰這位甚少見到的英國人踏入黃大仙觀這一刻開始，所有的這些善男信女的心願，與約克翰的心事比較起來，就顯得壓根兒無足輕重。揣了這種古怪心理的約克翰簡裝便服幾乎與普通中國人一模一樣，踏入最熱鬧的大殿中。

這是黃大仙觀最熱鬧的地方，人頭湧湧、香烟繚繞，善男信女各自圍做一堆，在向着端坐在高台神案上的黃大仙師跪拜叩頭，一面把手捏的籤筒搖得嘩嘩响，霎間，便有竹籤掉了下來，這據說便是黃大仙師的聖示。這支竹籤編了號碼，善男信女們捧着這支籤，忐忑不安地轉入側殿，便有解籤的道士按籤對號，抽出籤文，向他們解說一番禍福吉凶。

約克翰也學着那些善男信女們，跪在黃大仙師的相前，虔誠地叩起頭來，但當他搖着籤筒時，父親約克遜喘着氣對他說的那令他心驚膽戰，恨得咬牙切齒的話又驀地兜上心頭：「你弟弟約克路雖然放蕩不羈，但他爲人隨和，和當地華人的關係就比你强……以後你要引導他多熟悉銀行業務……噓噓……」

約克翰渾身抖了一下，更虔誠地禱告起來。他不懂那些中國人求神許願的字眼，但却有他自己的打心底裡湧上來的一套禱告辭：「黃大仙，你老一定有靈有應，你知道，你一定知道約氏的產業是我的祖父一手艱辛創來的，這幾十年，誰把它發展壯大？還不是我約克翰麼？老頭子算甚麼？他只是坐享其成的守財奴，只懂得摟着那騷狐狸睡覺！弟弟約克路根本就是塊廢料，老頭子竟然要把偉烈銀行分給他，這簡直是胡塗透頂！偉烈佔了約氏產業的一半以上，讓這廢料接手，還不如乾脆把它扔進海裡更好些。不，這絕對辦不到！約氏家族的光榮絕不能喪在這敗家仔手上……黃大仙師，百靈百應！」

約克翰更狠狠地搖起籤筒來，更誠心誠意地用他自己的語句禱告起來。他的眼前，祖父約克瑟那象徵着英吉利人約氏家族的尊榮的面孔，那近百億的龐大的產業，這一切一切在飛轉着……終於，「啪」的一聲，籤筒中果眞在這時掉下一支竹籤來。

片刻間，約克翰變得非常入迷，他用二隻手指，像捉蛇般小心翼翼地把掉下的竹籤拈了起來，然後便趕忙轉身向側殿的解籤處走去。

「大師，請指點在下這個迷津……」

約克翰把竹籤遞給一位道士。他依稀記得，在中國人的口頭禪中有這麼一句禮貌的開場白，但立刻他又覺得不大妥當，甚麼「迷津」？我姓約的還會迷錯路麼！於是，馬上又補充了一句：「是這個，前程謀事的吉凶禍福……」

鬚眉半白的道士張了張半合半閉的眼，似乎怪約克翰的多嘴多舌，他接了竹籤，略略地地了一眼，馬上又閉上，彷佛在天南地北，上下九千年的推算着。

「施主……」

鬚眉半白的道士忽然開口了，約克翰緊緊地盯着這道士厚厚的焦乾的嘴唇。

「你這支籤，是一支中下籤……」

「怎麼說？」約克翰忍不住說，他一聽是中下籤就上火了。

道士却不理睬約克翰的古怪的面孔，自管自地說了下去：「籤曰：吳頭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滿林黃葉雁聲多，解文曰：第一句吳頭楚尾路如何，吳、楚者、吳國楚國也，吳頭楚尾，指你正處於兩地之間，有謀事之心，但不知路上如何走。」

約克翰心內一動，暗道：「是極，是極，這似乎有點意思。」

「第二句烟雨秋深暗白波，指你前路有江河，是正值秋深風雨，江水暗涙翻湧，必須着意小心防備……」

約克翰翻了翻眼珠：「這件事隨時都有暗浪，這還用你說麼。」

「第三句晚趁寒潮渡江去，是敎施主如欲渡河，最好趁晚上時間……」

約克翰的心又跳了一下：「這就對啦，正是在今晚上行事。」

鬚眉半白的道士忽然歎了口氣，急轉直下地說：「唉！第四句滿林黃葉雁聲多，是敎施主得知，你雖能渡過江去，彼岸却是滿林黃葉，大雁南飛，秋深時節，寒冬亦爲時不遠矣，一得一失，施主請好自爲之。」道士說罷，厚嘴唇便緊抿起來，垂下眼皮，再也不多說一句。

「咄，魔障，這老不死的大概在胡說八道吧……」約克翰在心底裡狠狠地嚷了一聲，再沒興趣在這黃大仙觀呆下去了。

約克翰走出黃大仙觀，像他此刻的心情一樣，天色亦漸漸地陰暗下來。黃昏的陣風把廟外兩株古柏吹得嗚嗚作响，近處的高大洋樓已是燈光璀璨，遠處鑽石山上的凌亂低矮的木屋也冒起灰黑色的炊烟，似乎在以此迎接着這現代化大都市所包含着的一切奸詐、鑽營、淫亂、神秘、緊張、恐懼的夜晚的降臨。

* * *

就在約克翰駕車返回九龍市區去的同一時間，在九龍尖沙咀香島酒店二樓，剛撥過電話去，得知一切都按計劃弄妥當後的陳飛翔，脚步輕靈地走了上來。

樓上靜悄悄的，坐在管房大理石櫃枱後面的領班，那大頭下的眼珠却迎着陳飛翔骨碌碌地打轉。

「弄妥了麼？」陳飛翔的手指往櫃枱上彈了三下，停了停，又再彈三下。

這似乎是一個約定的訊號！立刻，那大頭領班骨碌碌的眼珠拚命地放出恭維的光來，聲音壓低地說：「啊呀，你就是陳先生？弄妥了，當然弄妥了。他倆就在四零三房，四零二房是空着的，一切都佈置妥當啦。這是咱們的頂頭大哥歐先生吩咐下來的，哪敢怠慢哪，一切你放心吧，陳先生！」大頭領班說罷，把四零二房的鎖匙遞給陳飛翔。

陳飛翔接過房匙，點了點頭，依然有點不放心地追問了一句：「這女的是誰？夠薑麼？」

「當然！她是咱十四K的一員猛將！對外面用的名字是小宛。」

「好！梁幫辦那面？」

「聯絡好了。大哥親自出馬，姓梁的好歹也得給三分面子。他就在附近，一接訊號，他手下的伙計就會馬上行動。」

「記住：你告誰姓梁的，抓到的人絕對不能帶出房間，一切等着我來處理。」

陳飛翔狠狠地聳着大鼻子，錐子似地盯着大頭領班一會兒，直到他認定在對方的臉上已尋不出一絲一毫的慌亂，才滿意地猛一點頭，捏了那房匙，像幽靈般向四零二房摸去，他的動作，有如一隻向老鼠撲攫的雄貓。

四〇二號的房門打開，又迅速地關上。

陳飛翔疾速地繞室掃視了一眼。

這是一個專門爲那些偷情幽會而設的雙人大套房，牆壁及門均襯了厚厚的隔音板，爲的是怕那些淫聲蕩語洩出房外；正面擺了一張彈簧軟墊的

雙人床，床的兩邊各擺了一張茶几，几上放一盞粉紅色燈罩的枱燈，亮起來，想必更增加羅曼蒂克的情調；房內有一個雙人大浴室，只裝了一扇半身的門，沒裝門鍵，來這類套房的男女，大概也用不着這個。此外，便是電視機、酒櫃等物。

這些，陳飛翔一霎間便把視線掠了過去。他的目光往上一抬，見了二條微細的電線，在隔音板上面透了出來，這個，才是陳飛翔要找的東西。「嘿嘿！魔鬼出山果然有兩手，一切都弄妥當了。」陳飛翔在心底咕嚕了一句。這兩根細微的電線，是在隔鄰的四〇三號房接過來的，一根連着一個掃描攝影器，一根連着一具竊聽器。這些物件事先裝在四〇三號的隔音板後面，客人未到，這間房便由大頭領班刻意安排了給他們，這一切是在神不知鬼不覺間做妥的，當眞是天衣無縫。

陳飛翔在貼身衣袋裡掏出兩樣器具，一件是似火柴盒大小的，一件有如一個烟盒。他把那兩根一紅一綠的電線放了下來，連着竊聽器的紅色的一根接上火柴盒，另一根綠色的連着掃描攝影器的接上烟盒；他把火柴盒上面的一粒綠豆大小的鈕門一按，立刻，火柴盒便傳來對面隔鄰房的輕微的說話聲，他再把烟盒的蓋子掀起，這竟是一面小型的螢光屏，上面立刻現出了一男一女的身影。女的大概就是大頭領班所說的「猛將——小宛」，而男的，竟然是陳飛翔在夜總會設法相識的李雄大律師的助手何應龍。在烟盒大小的螢光屏上，再加上那火柴盒大小的收聽器，四〇三號房的活劇在陳飛翔的眼底下上演着……

是何應龍那瘦削的身子。他套了一襲單件的浴衣，斜斜地躺在彈簧床上，雙手反托着後腦勺，似乎在沉思着甚麼，細眉下靈活的眼珠，却不時瞟向那半掩的浴室。浴室裡面是一陣洒水聲，瞧不見甚麼，冉冉冒起的水蒸氣把浴室遮蒙住。

片刻後，浴室的半掩門被人在裡面推開了，一個年約二十多歲，裹了一條大毛巾，長髮披肩的女郎婀娜地走了出來。她高聳的胸部挺起了浴巾，浴巾只裹了一半身子，露出一大截光裸的大腿。她嬌笑着，向斜躺在床上的何應龍走過來。距離床邊有尺把遠時，何應龍低沉地吼了一聲，騰的挺起腰來，向女郎撲過去。女郎格格地笑着，敏捷地避了開去，一面却扭頭嬌笑着軟軟地說：「看你，急成這個樣，我的頭髮弄濕了，弄乾一點再……」

女郎在梳粧枱邊坐下，用風筒吹起髮來，不時向側面的何應龍瞟着媚眼。

這一面，緊盯着螢光屏的陳飛翔却焦躁起來，他要看，要聽的不是這個！「怎麼還不開口呢？這該死的騷狐狸……」陳飛翔在心內狠狠地咒罵那個長髮性感迷人的女郎——「猛將——小宛」。

「小宛」却依然異常的安閑從容，只見她把長髮用梳子仔細地一下一下地梳着，又逐根地用風筒吹着，似乎渾忘了後面還有個同樣是半裸的男子。

何應龍似乎越來越沉不住氣。他好幾次在床上挺起腰來，細眉下的眼珠像要噴出火來，焦灼地盯着「小宛」半裸的肉體。終於，他抑止不住地先開了腔：「小宛，你這不是故意吊我姓何的胃口吧。」

「小宛」迷人地嬌笑一聲，回過半邊臉來，在長髮掩映下的媚眼向何應龍斜瞟了一下，竟然帶了點羞意地說：「我跟了你來，就是你的啦！你答應我的，又別到了手就翻臉不認人哪。」

「嘻嘻，這還不是小事情？我早就給你弄來了。等會，嘻嘻！我拿給你就是。」

「哎喲！龍哥果然有本事，這一磅東西，價錢不小哩，我又得好好地報答你哩。你是打哪兒弄來的？」

「泰國的一位朋友。嘻嘻！你問這麼多幹嘛？來呀……你這要命的小狐狸。」

何應龍在喉嚨裡低沉地吼了一聲，像一隻餓狼般向「小宛」撲噬過去，「噗」一下，便把她身上那僅有的一條浴巾扯掉了。別看何應龍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他這時的動作，比後生小子還要敏捷。

在隔室四〇二房，陳飛翔陰沉而古怪地一笑，伸手撥响了一個電話，然後，便交叉着雙手，坐在椅子上，等着另一幕更精彩的好戲上演。

僅片刻間，在外面的走廊上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立刻，四〇三房的房門便被猛烈地叩响了。

「誰呀？媽的！這個時候還有人拍門。」好一會，裡面才傳出男子憤怒的粗聲。

「掃毒組。這裡有人涉嫌藏毒。」是一聲嚴厲的喝叫聲。

接着，房門被推開了，二名便裝的大漢衝進來，兩支烏黑的槍口指着僅披了一件睡衣的何應龍。而那「小宛」則用被子把光裸的身子蓋在裡面。

「你們？我是李雄大律師樓的人。你們可不要亂來！」何應龍驚惶地倒抽了口冷氣，拚盡力氣掙出了這句他自認很有威力的話。

持槍的大漢冷笑，把身上的便裝探員的證件往何應龍眼前晃了晃，粗暴地喝道：「站到一邊去！否則，加控你一條阻差辦公罪！」烏黑的槍口直頂着何應龍的胸口。

另一名探員在房內搜查，僅片刻工夫，他在衣櫃裡掏出一包東西來。何應龍的臉「颯」地發白了，雖說是初春的冷天，他額上的汗却淌了滿臉。

探員嘿嘿地冷笑，三兩下手脚，

便把這包東西拆開了，裏面竟然是一塊磚頭大小的灰白色的粉狀東西。

「好東西！這包白粉，值一萬塊哩！」爲首的一名探員猛地掏出一副手銬，「咯」地一聲套上了何應龍的手，「現在正式落案檢控你藏毒販毒！不一定要你講話，但現在你所講的，將留作呈堂的證供。」

何應龍的臉色灰白，就連脊樑骨也冒出汗來了，這「藏毒販毒」罪名成立，可當眞非同小可，少說也得過三五年的監獄歲月。他的這一生，眼看就栽在這一刻的旖旎風光裡！「大佬，可否給一次機會？錢我付得出，就請兩位開個盤口，好麼？」何應龍在絕望中擠着笑臉哀求。

「不行！嘿嘿！」探員虎着面孔說：「這案子是梁幫辦抓的，我倆也只是奉命行事，除非……」

「除非甚麼？」何應龍見對方有轉寰的餘地，連忙道。

「除非你跟梁幫辦他……嘿嘿，這個你明白了吧？」

「那，你們的梁幫辦是誰？」

「梁一成！他是九龍這區掃毒組的組長。」

「梁一成？」何應龍在絕望中突然嚷了一聲，就好像在大海裡頻臨沒頂時漂來一塊木板一般，「我有一個有頭面的朋友跟他相熟，他叫陳飛翔，是金鷹機構執行董事約克翰的秘書，有他出面，這事大概有轉機。對兩位老哥，我姓何的自然不會虧待，痳煩你們請陳飛翔兄來一趟。」

也許是「金鷹機構執行董事約克翰的秘書」這句話確有非同小可的效力，兩位便裝探員對視了一眼，臉色和緩了，「你那位姓陳的朋友的電話？」

「香港……××××！這是他的住家電話。」何應龍連忙說。

爲首的探員朝伙計打了個眼色，古怪地笑笑，「那好吧，你們留在這裏，不準離開！我這就去替你轉寰一下，就看看你的運氣啦。」說罷，探員狠狠地盯了何應龍一眼，便走了出去。另一名探員，烏黑的槍口依然頂着何應龍，眼珠却不時往躲在床上蓋了頭臉，但依然露出半截光裸大腿的「小宛」瞟上一眼。

在隔鄰四〇二房的陳飛翔，瞧到這兒，「啪」地把螢光幕合上了，又把那錄了音的收聽器收拾起來。他收藏了這兩樣東西，便悄沒聲息地溜了出去。他走落樓下，在餐廳的一角，立刻便瞧見梁一成幫辦正和那名爲首的掃毒組探員交談着甚麼。他走過去，與梁幫辦相視一笑。然後，三人便悠閑地在餐廳這一角喝起咖啡來，不時低聲地交談幾句。

約莫半個小時後，陳飛翔聳了聳鼻子，陰沉地說：「是時候了，梁幫辦。」

梁一成幫辦會心地一笑，三人便迅速地走上四樓四〇三號房來。

四〇三號房的門剛一打開，一頭是汗的何應龍馬上便發現了救星般向陳飛翔惶急地叫道：「哎！哎！飛翔兄，你可要救我一把哪！今回我當眞是冤透了……」

陳飛翔立刻煞有介事地問梁幫辦說：「梁兄，是怎麼回事？」

「在這裡搜出白粉！他涉嫌藏毒販毒。這案子很重哩！飛翔兄不要淌這渾水了吧？」梁幫辦不動聲色地說。

何應龍立刻叫起冤來：「飛翔兄，你知道我的爲人，我哪會幹這個呢。這東西，是她托我弄來的，我可沒要她一塊錢哪。」說着，他往床上這時已穿上外衣，用手捂着臉哭泣的「小宛」指了指，「你們可以問一問她嘛……」

「小宛」一聽，立刻哭得更厲害，「我不知道，我眞的甚麼也不知道啊！」她哭嚎着說。

「別吵了！」探員立刻粗暴地厲聲喝止道。

陳飛翔聳了聳鼻子，像在激烈的思索着，良久，才突然下了決心似地對梁幫辦說：「何兄的情形我清楚，他是李雄大律師的助手，到底也是一位出色的律師。這事或許是他一時糊塗吧，事情鬧了出去，他這一生就完了，何況這事還有疑點。這樣吧，在事情未弄清楚以前，暫時由我們金鷹機構出面擔保他隨時到警局協助調查。至於人嘛，就讓小弟帶他先走，梁兄，你看這樣好不好？」

梁一成咬了咬牙，突然也像下了狠心似地猛地一點頭，說：「沒說的啦！既然是衝着陳兄和金鷹機構的天大面子，我就網開一面吧。你帶他走，但女的無論如何也要帶署落案！」

「小宛」一聽，嚎哭得更厲害，瞪着何應龍道：「你，你就見死不救麼？」

何應龍這時的手銬被打開了，他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膀，苦笑道：「你見到啦，我自己也是泥人過江，自身難保哪。」說着，他也不管「小宛」呼天搶地地哀叫，和陳飛翔一道溜出去了。

片刻後，那兩名探員也離開了。四〇三號房的房門又重新悄沒聲息地關上了。這房門剛一關上，「小宛」的哀叫聲立刻就像入冬的知了停了音，咯咯地嬌笑一聲，把身子向依然待在房內的梁一成幫辦的身上撲過去，像蛇一般把他纏緊了。

梁一成伸手狠狠地扭了「小宛」的肥屁股一把，邪笑着說：「你這迷死人不賠錢的小妖精！可當眞會演戲哪。嘿嘿！我可要看清楚你身上到底有甚麼本錢。」

「小宛」咯咯地蕩笑着：「哎喲，我的大幫辦，和你是第一次麼？我身上有甚麼……嘻嘻！你還沒瞧清楚麼……嘻嘻。」

一會後，這雙人床右面的粉紅色枱燈又亮了，在粉紅色的光線下，一

男一女光裸的肉體在彈簧床上翻滚糾纏……

陳飛翔把何應龍送回家裡，又拍着胸口安慰着驚魂未定的何應龍，待他的情緒安靜下來，兩人又在何家消磨了一會，陳飛翔便告辭了。感激涕零的何應龍直把陳飛翔送到大門口才轉身回去。

離了何家，陳飛翔的脚步便立刻加快了。他瞧一眼腕上的夜光錶，是深夜十時多了，他必須馬上趕去金輪餐室，與一早就約定的約克翰會面。

* * *

彌敦道金輪餐室。

這裡燈光幽暗，雖仍是初春二月的寒冷天氣，但這兒的女侍應生却已一律換了迷你短裙，露出大半截光裸的大腿，想必是餐室的老板拿此來配合這著名的西餐室的浪漫性感的情調。

在一張高卡位的後面，陳飛翔立刻便見到獨自坐着的約克翰。他交叉着手臂，目灼灼地緊盯着在他對面坐下的陳飛翔，並不開口說話，直到他在對方的臉上、神態上攫抓到他希望獲得的東西時，才滿意地略一點頭，劈頭便道：「你把姓何的弄妥了，是麼？」

約克翰說罷，却又極不放心地瞧着陳飛翔的狠犬般的鼻子，他顯然擔心着自己自以爲萬無一失的佈局的出錯。見到陳飛翔聳着鼻子，肯定地點了點頭，他才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其他的，他就不必細問了，因爲，他雖然不在場，但對他認定是萬無一失的親手佈下的圈套了如指掌。

「好，幹得漂亮！」約克翰說。他「啪」地把手指一彈，「那麼，你以爲遺囑的副本甚麼時候可以弄出來？你說，飛翔。」

「我看問題不大，姓何的小命兒現在是捏在咱們的手掌心裡，他是插翅也難飛了。」

「我不是說這個，我是問你，這遺囑副本甚麼時候可以弄出來。」約克翰狠狠地說。

陳翔的大鼻子急促地聳了幾下，隔了一會才道：「我看一個月時間吧，因爲總得給姓何的迴旋的時間。」

「一個月？不行！老頭子能拖得多久，現下我是沒個底，萬一他蹬了腿，一切就既成事實，我還要這副本屁用，我給你半個月時間，要姓何的弄出來，明白麼？」約克翰目光灼灼地逼着陳飛翔說。

陳飛翔的身子微抖一下，無可奈何咬着牙點頭，但在心底裡，他在焦慮不安，時間太急促了，這事情辦起來就會手忙脚亂。不過，憑約克翰現下的眼神他清楚地知道，他再說甚麼也是白費唇舌。

約克翰沒再說甚麼，他的心情輕鬆了點，事情正按照他天衣無縫的佈局走下去。哼！甚麼「滿林黃葉雁聲多」，這是騙人的中國鬼玩意！我姓約的是甚麼人？會走錯路麼？

這時，光裸了半截大腿的女侍應把飲料捧了過來，陳飛翔的眼珠盡往這雪白的大腿上盯着，不禁又想起不久前那幕活劇。他的大腿有意無意地往女侍應的大腿上靠去，女侍應大概碰上這種場合多了，也沒說甚麼，皺着眉頭走了開去。

陳飛翔不禁哈哈一笑。約克翰咧了咧嘴，道：「你就喜歡這調調！」陳飛翔聳着大鼻子道：「哈哈！你就沒見剛才那姓何的見了光裸女人那副德性！在法庭上他可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樣哩。」兩人相顧會心地大笑。片刻後陳飛翔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的笑容收斂了，鄭重其事地對約克翰說：「聽說，屯門有幅三萬呎的地皮準備放出來拍賣哩，這塊地可作多種用途，是新界地區的地王哩。」

約克翰眼睛一亮，很感興趣地追問道：「是誰放出來的？三萬呎地皮，很見用呀。」

「業權人不清楚，但放出盤口的，是志光紡織廠的老板李兆隆。」

「還有誰打這塊地皮的主意？」

「聽說，東方建築置業公司，以及宇宙船運集團也有意思競投。」

「又是他們，李雲鏑、馬玉龍。怎麼老是碰上他們！」

「有他倆插手，咱們的競投就有點棘手。」陳飛翔陰沉地聳着大鼻子說。但約克翰却狂傲地哈哈大笑，猛地把手指一彈，斷然地說：「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這是你們華人一句老話嘛。這兩人不是被譽爲最精明的華資生意人麼？終究還不是給咱們弄得灰溜溜地敗下陣來麼？有他倆參加，我的興趣就更大，我倒要看看，在金鷹機構手裡，誰夠斤兩把這塊地皮搶走！但這個消息，你是從那兒弄來的？可靠麼？」

約克翰因心中那股心事的衝擊，似乎更無時無刻地希望顯示出金鷹機構，這個意味着約氏家族的繁榮的龐大產業的威風。他意氣風發地說。但末了，却又露出點狐疑來，所以追問了一句。

「松柏的女兒跟李雲鏑的大兒子打得火熱，這競投地皮的事，是姓李的兒子親口說的，這靠得住。說眞的，松柏兄對地產市場的鬼門道倒眞不少哩。」陳飛翔笑笑說。「哈哈，不錯，這人是個人才，李雲鏑沒好好用他，活該他倒霉。」約克翰說：「我決定插手這塊地皮，詳細資料，你和松柏……不，你集中力量放在姓何的身上，競投地皮的事，松柏負責就成啦。還有，對外就放出空氣，說咱們金鷹機構準備參加競投，先給對方來一個下馬威，也許不等咱們眞的出手，他們就知難而退啦，哈哈……」

約克翰豪氣地大笑，因事情進展得順利，原來輾壓着他的心事似乎輕鬆了，他已可以斷定，約氏家族的龐大產業，總不會在他的手掌心中溜出去。

陳飛翔與約克翰分手後，感覺着身上忽冷忽熱地難受，冷的是深夜加倍的寒氣，熱的却是那幕旖旎風光的刺激。終於，他跳上一部夜更的士，劈頭便喊道：「大豪華夜總會，快！」

利益之爭　你虞我詐

白天下的一場連綿不斷的如絲的春雨，到傍晚時總算停了下來。花園中清一色的偃松給這場春雨洗滌得翠綠，枝條伸長着、沾着水珠。李銳呆呆地站在花園當中，眼睛盡往大道入口處瞟去，他的心情，就好像散在李家花園四周的潮濕的空氣，粘粘糊糊的。

今晚是阿姨的生日宴會。在李銳的心目中，趙小蘭自始至終都是他的阿姨。他自小便這麼叫慣了，所以他就堅持着一直這麼叫下去。李雲鏑曾試圖讓他改口叫阿媽，但最終也沒有成功。在家裡擺了三幾席酒，拿父親的話說，是一家子高興地聚聚就算了，但父親偏偏着意地要把他的堂妹夫沈松柏一家請來。瞧他的意思，是有意把沈松柏納入這「一家子」的範疇。當然，這可能是因自己和沈冰冰的緣故。

沈松柏的賀禮是送來了，但順便捎了個口信：他很忙，說不準來不來。李家面子大，親戚朋友多，也不在乎他這位窮得發霉的堂妹夫。光是這口氣，便知道沈松柏一家子對父親依然是懲着一口怒氣。

來與不來呢？說實在的，不但父親，就連他自己也揣摸不定。他來，雙方能緩和一下久積的心病，這當然是李銳求之不得的好結果；但萬一父親與他鬧翻了臉，那不但雙方當場尷尬，他倆之間的結就越打越實了。所以在李銳的心底裡，他希望堂姑丈來，但又希望他不來，一切由自己解決就是了。李銳在這件事上異常倔强。

從客廳裡傳來的小妹李念秋的歡叫聲，使李銳知道，是上酒席的時候了。她、她們到底來不來呢？李銳的心情是如此矛盾。他的手緩緩的搭在偃木松的枝條上，受了震動，枝條上面的水珠便抖顫着、閃爍着，是這麼的晶瑩、潔靜。李銳忽然又想到沈冰冰那對令他心弦震蕩的眼珠兒來。

這時，花園大道入口處傳來了汽車的喇叭聲。李銳的心猛地一抖，她、她們一家子果然來了。他不由自主地朝着大道入口處衝過去，但又猛地停住，轉身跑回客廳來。

「阿爸、阿姨、冰冰她們來了。」李銳對望着他的李雲鏑、趙小蘭說。他的臉脹得通紅。

「銳仔，你去接她們哪！爲什麼縮回來呢？」趙小蘭含笑但又顯得很緊張地提醒李銳說。

李銳朝父親瞥了一眼，搖了搖頭，一句話也沒說，便轉身跑了開去。

李雲鏑怔了怔，趙小蘭却急匆匆地扯起他的手就走，一面嘮叨着：「發什麼呆哪，雲鏑，虧你做父親的，兒子的心思你還不明白？他是要讓她們一家子相信，邀請她們來純粹是你做父親的意思，他渴望着你跟松柏握手言和哪。」

李雲鏑往妻子顯得異常關切的臉上溜了一眼，微笑了一下，跟着她，迎出客廳來。當那輛駛近的汽車停下，沈松柏第一個從車上鑽出來。李雲鏑在他的身上掃了一眼：沈松柏的眼珠鼓凸着，在眼鏡片後飛快地轉了一下。接着是李雪梅和沈冰冰在車上鑽出來。趙小蘭高興地跑上前去，跟沈松柏、李雪梅打了個招呼，便像見了寶貝似地執起沈冰冰的手，高興得眯縫了眼，一疊連聲地說：「幾個月不見，又長俏了！怎不上我家來？不是銳仔他欺負你吧？你告訴我，我讓他哭給你看。」

趙小蘭太喜歡冰冰，不見了幾個月，她心焦着，如今一見了面，說話有點顛三倒四的。冰冰被她弄得紅了臉，但又被她的眞情逗得心兒微抖。她含羞地搖了搖頭，掩飾着自己的心緒，連忙扶着趙小蘭的手臂說：「不，阿姨，我扶你進去。」

李雪梅往李雲鏑臉上飛快地瞥了一眼，便撞了撞丈夫的手臂：「咱們走吧，別讓大哥他們等久了。」說着，她撇下沈松柏，與趙小蘭一道向客廳走去。後面便只剩下李雲鏑和沈松柏。兩人像陌生人般對視了一眼，終於，還是李雲鏑先開了口：「松柏，來，裡面坐。酒席上桌了，就等着你們。」

「呵呵，讓這許多人久等，我可是沾足了面子啦。」沈松柏很勉强地擠出一點笑容，打着哈哈說。

李雲鏑的眉毛擰了一下，馬上又迅速地舒開了。他點了點頭，很認眞地低聲說：「我看得出，你對我的成見很深，這過去的事，一時間也很難說清楚，等會酒席散了，你我就敞開說說，但在兒女輩面前，我希望不要因我們大人的事給他們留下陰影。」說着，他也不瞧沈松柏的反應如何，扯着他的手臂，很親熱地走進客廳來。

客廳中擺了四桌，客人不多，李雲鏑一家、沈松柏一家，便已佔了兩桌，其餘兩桌，是李家其餘的親戚。社會上有頭面的人士，李雲鏑是一概沒有邀請。所以這要說是生日宴會，倒不如說是家常便飯。不過，菜式很豐富，全是在名酒樓中特約來的，鮑參魚翅，應有盡有。最特別的是主席上擺了一盤用鮑魚片拼成的大「壽」字，周圍點綴了五顏六色的薑、椒、蒜、葱等物，算是添了一點生日宴會的氣氛。

李雲鎬特意把沈松柏扯到主家席來，頻頻地向他灌酒。但兩人之間的心事却隻字不提。就像他倆之間過去從沒積過恩怨，並非十幾年來見了面只是冷漠地打個哈哈了事的僵冷。也許是酒喝多了心頭有股衝動，也許是難以忍受眼下這股刻意渲染的親熱而極不自然的氣氛的壓抑，沈松柏到底還是開口了。

「地產市道這幾年倒像是搶先出閘的高班馬，大舅兄在這上面可沾光不少哩。」沈松柏緊盯着李雲鎬說。

李雲鎬笑笑，挾了一片鮑魚塞進嘴裡，津津有味地嚼了一會，才突地說：「要說沾光，咱跟金鷹機構比起來，算是小巫見大巫。金鷹機構近年來攪地產有聲有色，你在裡面的功勞不少吧？松柏，東方機構是無論如何也不敢跟你們相較，例如說吧，」李雲鎬一頓，注意地望了對方一眼，然後像肯定了什麼，不經意地：「屯門那幅三萬呎的地皮，兆隆地產公司剛有意思推出來，金鷹機構馬上就上門探盤問價，大概是志在必得吧？你們這一出面，許多人就嚇跑了。」

沈松柏鼓凸的眼珠迅速地一轉。

「大舅兄是這許多人中的唯一例外吧？我聽說你對這塊地皮也很感興趣，當然是瞧準這上面的發展潛力啦。說眞的，這塊地皮算得上是新界地王，窺着它的人可不少哩！這樣一爭，價錢就扯高了，這對雙方都沒有好處。我今晚上這來，其實就有這個意思，約克翰先生希望聽聽你的看法。」

沈松柏說完，他的鼓凸的眼珠在眼鏡片後更快地轉着，不時往李雲鎬臉上掃溜一下，似乎要在這上面探尋出一點什麼來，橫在兩人之間的是壓抑的沉默。

李雲鎬往沈松柏的杯上再次倒滿了酒，舉起杯來，說：「松柏，來，先把它乾了。古人說，杯酒言歡，咱們喝了幾杯，過去的事，誰是誰非都算了吧。」

趙小蘭一直緊張地留意着兩人的動靜。這時，她往李雪梅這堂姑仔臉上瞟了一眼，很知機地站起來，鼓動着說：「是呀，是呀，彼此怎麼說也是自家人哪，有事情說過就成了哩！我不會喝酒，但也樂意乾這一杯。來，雪梅，咱們跟他們一起喝了吧。」說着，首先舉起杯子來。

李雪梅猶豫了一下，也捧起杯子。沈松柏無可奈何地接了李雲鎬親手遞過來的杯子，四個人一齊把酒杯舉了起來，咕咚一聲都喝乾了。

李雲鎬微笑一下，「怎麼樣？松柏，這長頸FOV的酒味還不錯吧？我聽冰冰說，你別的酒都不喝，我就特意準備了這個。」

沈松柏露了一下笑容，「怎麼，你自己就不喜歡它麼？」

趙小蘭笑着接口說：「他呀，以前是滴酒不沾。但一喝，這幾年就光是喝貴州茅台，這酒我一聞到味道就發嗆了。」她微笑着，拚命地用這令人感動的笑容去緩和着這酒桌上不時騰起的緊張氣氛，她的努力似乎沒有白費。

「松柏，坦白說吧，我很有興趣那塊地皮。」李雲鎬說，他的聲音比方才緩和了，「而且，據我所知，香港船王馬玉龍對這塊地皮也有意思呢。」

李雲鎬出奇的坦白，沈松柏似乎有點意外。他略微怔了怔，連忙不失時機地問道：「喏，大舅兄方面也是志在必得啦。」

「看情形吧，聽說底價叫得很高，是二千元一呎吧，但它的價值還是超過這數字。」

李雲鎬不着形跡地露了一下口風。沈松柏立刻就領會了其中的言外之意：他已經拿定了主意，要以高於二千元一呎的代價拿下這塊地皮，他的眼睛不禁一亮。

「呵呵，這活該兆隆公司發大財哩，光是底價就值六千多萬塊啦。」沈松柏說，他對兆隆公司手上這地皮有點驚疑。

「這叫風水輪流轉。」李雲鎬笑笑，說：「這幾年李兆隆攪紡織廠吃了苦頭，把心一橫轉到地產上面來，聽說他手上的工廠地皮都打算賣了，這上面的進賬可就不少。」李雲鎬驀地一頓，很認眞地接下去說：「攪工業在香港很難混得開啦。」這時，在兒女輩那一桌上，騰起一陣歡快的笑聲，李雲鎬便乘機把話收住。夠了，能夠讓他知道的都端出去了，他在肚子裡斷然地下了這個判斷。

「什麼噉佛塔、銀行的？我怎沒看見你們玩這娃娃的活兒？」是李雲鎬的小女兒李念秋的撒野的叫聲，在兒女輩那桌上傳了過來，把大人的眼光吸引了過去。

「你呀，那時你還在阿媽肚子裡。」李文似乎不願提起這兒時的往事，皺着眉頭說：「問這許多幹嗎？小娃娃。」

李念秋不服氣地鼓起腮幫，嚷道：「你很大麼？說我小娃娃，我看，你就只會瞧着阿爸轉，快要變成個青年老頭了。」看她的神態，絕不會就此罷休。

李文一看便心裡發毛，連忙擺着手說：「好啦，好啦，算你已懂事了。我有事和大哥說，這樣吧，你乖乖的，改天我請你去大嶼山吃海鮮，怎麼樣？」他深知這位父親的寶貝女，自小便被寵慣了，惹怒了她，那耳邊就休想有個清靜。

李念秋扁扁嘴，站了起來，嘟嘟嚷嚷地嚷着說：「稀罕麼？誰跟你去？老氣橫秋的，沒意思。」她忽然想起了什麼，扯着沈冰冰的手就跑，但跑了幾步，又扭過頭來向着李銳嚷道：「大哥，明天冰冰請你吃生窩，可得帶我一道去啊！」

李銳很喜歡這位嬌野的妹妹，取笑說：「嘴饞鬼！人家又沒請你去。」

「不行，你得帶我去，啊，不跟你們說了，冰冰姐，走啊，上樓給你看一本書，是我跟同學一道去調查寫成的。」李念秋說着，跑了幾步，還是不服氣地扭轉頭嚷道：「好，大哥罵我嘴饞鬼，我告訴冰冰姐去，要她扭你的耳朵。」話音未落，她已扯着沈冰冰跑遠了。

李銳望着這位嬌野的妹妹，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李文往父親那面注意地瞥了一眼，他一直留意着那面隱約傳過來的有關那幅地皮的談話。這時他才斷定，這方面的內容已告一段落，便又把臉向李銳這面旋了過來。

「大哥，念秋說她們弄了一本書，是什麼大作？」

「是『香港與中國關係面面觀』，港大和中大學生會聯合攪的。她們把香港這百年來的演變史都中肯地回顧了一下。我讀過，裡面的資料用得挺仔細。」李銳讚賞地說。

李文却不以爲然地搖了搖頭，刻意地模仿着父親的模樣擰着眉頭說：「她們這些娃娃，有書不好好唸，偏要去弄這不切實際的玩意。」

「不能這麼說吧？文仔。」李銳眨了眨他那對酷肖生母趙小秋的火般亮的眼睛，「小秋讀的是經濟學，要了解香港的經濟，怎能不清楚香港的歷史？不要說她們這些大學生，就說我們攪地產的，也要清楚這個。別的不說，這幾年香港地產市道的暢旺，不就跟大陸那邊日趨穩定的政局有重大關係嗎？」

李文不以爲然地嘖嘖嘴，說：「我們做生意的，懂得怎樣去賺錢就夠了，空談這些政治幹麼？我就不相信這一套。」他捧起身前的一大杯生力啤酒，咕咚咕咚地一口氣喝乾了，跳起來，跑出客廳去。

李銳怔了怔，無奈地苦笑。他站起來，緩緩地朝父親那面走過去。這時，李雲鎬和沈松柏正天南地北地扯着什麼，趙小蘭和李雪梅不時笑着插上一句。李銳的心頭一陣輕鬆，那一直像魚網般罩着他心頭的那場粘糊糊的春雨才終於散去。

＊　＊　＊

從李家出來，把妻女送回家裡後，沈松柏連一口氣也沒喘一喘，立刻又跳上一部夜更的士，「總統餐室。」他朝司機吆喝了一聲。

在彌敦道一間深入地下五呎多深的西餐室裡，沈松柏立刻便見到那位經紀韓。經紀韓在六五年華資銀行大擠提時與沈松柏初次碰面還是精壯的年輕小子，到這時他額頭却已爬上幾條很深的皺紋。不過，他那根吞吐自如的舌頭却丁點兒沒變，如果仔細地要尋出一點變化的痕跡，是他這根舌頭不但吞吐自如，而且更有分寸，因而就更加有勁。「絕不放過任何可以鼓動舌頭的機會！」這是經紀韓的行事處世的宗旨。這時，他一見沈松柏，馬上就給他喊來一杯熱咖啡，仔細地替他調了糖，一面絲毫也不浪費時間地說：「啊，是你呀沈兄，前天我說的那幢樓宇，你可是拿定主意啦？不用猶豫哪，現在要價是二百萬，過不了三數月，我敢擔保，它準升上二百五十萬去。轉一轉手，就是五十萬白賺哪！啊，呀！這生意可上那兒找？怎麼樣，我這就替你定了吧。」

經紀韓把調勻了糖的熱咖啡往沈松柏面前推了過去，就好像這是那幢一轉手便可以白賺五十萬的樓宇。

沈松柏鼓凸的眼珠突地閃過一縷强烈的光芒，這裡面透出熾熱的貪婪與野心，但迅即一掠而過，隨後是無可奈何的强烈的惋惜，這惋惜裡面更閃爍着一絲絲的像毒蛇吞吐的信舌般的狡猾。這鼓凸的眼珠迅速地一轉，突地又跳出一縷令人捉摸不定的笑意。

沈松柏伸手拿咖啡，呷了一口，又道：「嘖嘖，韓兄調咖啡的手藝不錯，我的口味算是給你摸透了。不錯，不錯，就像那幢樓子，我看過了，你夠眼光，這個情我領了，但暫時還不能說是定了，只能說是訂了。這樓子業權人兆隆公司方面，就痳煩韓兄去交涉一下……」

經紀韓一聽，臉肉高興得打顫了。

「好，好，這個當然啦！但不知松柏兄能拿出多少首期訂金？我看，樓價的三分之一，就是說六十萬吧。這對松柏兄來說自然是一個小小的數目囉。」經紀韓高興地用拇指與食指合成一個圓圈，再伸出手指，比劃着這個他認定十拿九穩的「六」字，而他自己，分明已見着這經紀人的一個佣，這首先到手的「六千元」。

沈松柏臉上依然是那副令人捉摸不定的笑容，「不，不是六十萬，是六萬，這是我能夠首先拿出的首期定金。」

經紀韓臉上笑得打顫的肉馬上便給僵住了，就好像滾熱的水突然碰上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一般。

「你這不是說笑吧？二百萬樓落這個……」經紀韓勾起小指輕蔑地剔了剔，「六萬的訂金……」他甚至懷疑自己是聽錯了，「你說清楚一點，松柏兄。」

沈松柏笑笑，滿認眞地連連點着頭：「對，對，是六萬。這只是首期訂金，我幹嘛要付那麼個大數目？況且實話說吧，我確實也沒這個能力……」

說到這兒，沈松柏故意一頓，往經紀韓臉上迅速地溜了一眼，對方那失望、但依然透出强烈期待的神色自然瞞不過那雙鼓凸的眼珠。

「當然囉！我說的是首期訂金，至於那後面的一百九十多萬嘛，我有把握籌集。我沈某人說得出就做得到，

我給人擦過鞋子，今天不是混上個金鷹地產部經理這個銜頭兒麼！你對我該有這個信心。這上面，我還要韓兄伸手拉扯、拉扯哩。」

沈松柏這時腦中，李雲鏑的傷疤臉，那碧綠色的長頸FOV，那塊三萬呎的地皮即將競投的激烈的場面，那拍賣行因自己這一方的叫價而最後落下的錘子，這一切，一切都忽然在沈松柏眼前晃動。這是又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幹好了，只要姓約的一高興，大筆一揮，二百萬的貸款不是穩穩當當到手麼。這二百萬投進去，手一伸縮，幾十萬的厚利就到手啦。這個千載難逢的地產狂熱的機會，沈松柏是渴盼得心房也伸出手來。

「你到底揣的什麼主意？松柏兄！」經紀韓訥訥地說，他那吞吐自如的舌頭第一遭碰上被細住了的滋味。

「屯門那幅三萬呎的地皮，過幾天要推出來拍賣。韓兄在這上面門路廣、朋友多，當然能摸一摸這塊地背後的內幕啦。」

「你要這消息幹麼？」

「嘿嘿！坦白說吧，韓兄！咱們金鷹機構的大老板對這塊地皮很有興趣，我這個地產部經理是職責難逃哩，我不希望有什麼人在這背後弄什麼手脚，查個透徹了，事情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你想想，這事情幹好了，當然還得加上其他的表現，這大老板一點頭，還虧了你那樓子的一、二百萬麼。」

「你是說，金鷹機構的約家大公子約克翰？你有把握取得他的信貸？」

「不然，我沈某人爲什麼要當這地產部經理，眼巴巴地去瞧人家的臉色！老實說吧，韓兄！只要打響了這頭一炮，例如你說的那幢樓宇的買賣，你看着，我沈某人遲早會掛起自己的牌子！到時候，如果像你這樣的人材肯幫忙，我現在就說定了，讓你以工代股，在公司裡佔個股份，我沈某人還有這份義氣。」

沈松柏說着，他的眼珠繞着經紀韓的臉霍霍地打轉，他要在這節骨眼上審度眼下這人日後的合作程度。

經紀韓猶豫了一下，他在惴度着對方開出的盤口的斤兩。終於，他緩緩地點了點頭。

「我沒有識錯朋友，你這個情我領了。不是我經紀韓放空炮，你的頭腦、手段，再加上我的這個門路、人緣，呵呵！你說會怎麼樣？松柏兄！」

「不出三年，我要讓香港人大吃一驚！」

經紀韓舉起食指，向站在一角守候的侍應生頗有氣勢地勾了勾，要來一杯咖啡，還特意加了鮮奶。他自己調勻了，像渴急了似地一手抄起來，深深地呷了一大口，說：「不錯，味道不錯，我倒要替自己的手藝恭維一下子啦。不然，松柏兄喝了我調的這杯子咖啡，也不會就端出這雄心來吧？哈哈！」

* * *

直到深夜十一時半，沈松柏才在總統餐室裡出來。在彌敦道北面的尖沙咀海旁，沈松柏停住了因心情興奮而顯得有點踉蹌的脚步，在黝黑色的，偶爾劃過渡海輪閃爍的尖沙咀海面上，是幽暗的、黛青色的夜空。沈松柏抬眼凝視着，不知是李家長頸FOV的酒氣，還是總統餐室裡的那杯着意調味的熱咖啡的作用，沈松柏心裡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衝動。他分明感覺着：此時此刻，與他的目標所企求達到的高度比較起來，十幾年來像惡魔般纏繞着他的一切屈辱是多麼微不足道。更高更遠的夜空中，閃爍着一顆燦爛的一九七九年的慧星，四週有無數的星圍繞着，慧星射出白光，長尾巴向上翹起着。在香港人的心目中，這星的出現，表示着一切恐怖的事件和世界末日的到來。但是，這一顆閃爍着恐怖白光的星，沈松柏並不覺得驚懼，相反，他定定地凝注着，他分明已見着，這慧星正以離弦箭般的速度，飛過無限的空間，射了下來，插在香港這海島中它選定的位置，翹起強有力的尾巴，發着光，在嘿嘿地叫嚷着：「香港啊香港！你將由於我的出現而吃驚……」

回到深水埗福華街的家中，老婆和女兒早就睡了。沈松柏冲了熱水浴，週身更覺舒暢。他走入睡房，桌上的枱燈下面，壓了一張字條：「松柏，約先生來電詢問地皮事，他要你後天去見他。皮鞋已擦好，就在桌子下，我睡了，不要叫醒我。」字條這麼寫着，連個署名也沒有，但沈松柏卻閉上眼也知道，這是老婆李雪梅的口氣。

他在桌子前坐了下來，第一件映入他眼眸的物事，是那對老婆替他擦得烏黑發光的皮鞋。一個下意識的很奇怪的念頭突然爬上他的腦殼。嘿嘿！她擦鞋的功夫，比起我當年的手藝就遜色多了。他拾起皮鞋，仔細地端詳着、想着。皮鞋的表面很亮，烏油油地發光，但沈松柏第一眼便瞧得出，這只是鞋油太多的緣故，而且只是鋪在表層，並沒有滲進裡面去，一粘塵埃就變色了。嘿嘿，這就是手藝未到家哩！

沈松柏這麼饒有興致的審視着，突然，他下意識的從桌子最底的抽屜裡摸出一隻擦掃來，這擦掃殘舊得連上面的毛也發黃了，但沈松柏却依然當做寶貝珍藏着。他用擦掃在皮鞋的表面上利落地抹了起來，說也奇怪，經他這麼一調弄，皮鞋的表面更亮了，而且顯得很光亮，就像一塊平板玻璃，在燈光的掩映下，甚至透出沈松柏的臉孔來。沈松柏得意地笑了，皮鞋上面的影子也衝着他咧開了嘴唇。沈松柏着迷地晃了晃擦掃，喃喃地說：「你笑什麼？你這個擦鞋仔！伸脚給你擦是抬舉你，不然，還不是眼巴巴地倒轉飯碗淌口水麼？嘿嘿，這話說得多好聽哪。說得太妙，大妙……」

這時，發光的鞋面分明現出了一個年約十八歲的大小子，他在死乞白賴地哀求着、糾纏着路過的雍容華貴的商賈名流，賞臉伸出脚來，讓他替他們擦亮脚踏的皮鞋……這畫面一幅一幅地掠過去，最後是正當這擦鞋仔仔細用力地抹着鞋面時，用力太猛，不慎把一位富商的褲脚弄髒了，這位馬來亞商人馬上便黑下臉孔來，惡聲惡氣地吼着：「你笑什麼？你這個擦鞋仔！伸脚給你擦是抬舉你，不然，還不是眼巴巴地倒轉飯碗淌口水麼……」

一種極强烈的久積的屈辱感突然湧了上來，因而在皮鞋面上透出的沈松柏的臉孔被扭歪了，變得異常古怪，一絲詭秘的笑意突地在這臉孔上透了出來。「嘿嘿，多謝了！如果不是你這句話，我沈某人還不知是否能從破產的失敗中爬起來呢……嘿嘿，你聽着，不出二年三載，沈某這個擦鞋仔，不但是香港，連你馬來亞也要因他而吃驚呢……」沈松柏自言自語地激奮地嚷着，他的聲浪太大了，驚動了睡在床上的太太李雪梅，她翻了個身，睡眼惺忪地抬起半邊身子。

「你！到這時才回來？睡吧，捧着皮鞋幹麼？嫌我擦的不好麼？」

「好！好！他說得太好……啊，不，你擦得太好了！但以後我不會讓你擦了。」

「爲什麼？擦雙鞋子費什麼事？」

「不爲什麼，就因爲沈某人的太太犯不着再擦鞋子！」

沈松柏說，他一骨碌跳上床去，用被子蒙住頭面，免得讓老婆再嘮叨。但躺在床上，沈松柏是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了，一個越來越清晰的金字塔般輝煌的前景，把他的五臟六腑逗得上竄下跳地翻騰。在沈松柏的下意識中，用手托着這金字塔的，竟然是任何人想也休想勞動的約克翰、李雲鏑，以及那約家二公子約克路，還有就是那一切他認識的、他身邊的男女……

第二天，沈松柏破例地整天呆在家裡，他甚至破例地親自下厨炒了幾味可口的小菜。但到傍晚時分，正當沈松柏和妻女一道吃飯時，電話響了。

李雪梅正要伸手去接，沈松柏却一手奪了過來：「嘿嘿，我等了你一整天啦，韓兄……什麼？已查清那塊地皮沒問題……好，怪不得人家說你是長手經紀。你的手伸出去，嘖嘖！這一下子就攫住了……樓宇的事，改天再說吧。」

沈松柏說完這最後的一句，把電話一摔，轉身就跑出去。

「松柏！什麼事啊？火燒眉毛似的，吃完這飯再去不行嗎？」

李雪梅朝着沈松柏的背影尖聲地叫嚷。但沈松柏根本沒心思答理，「我去地產部！」他沒頭沒腦地嚷了一句便跑走了。此時此刻，充斥着他腦殼的，是那些費勁地替他托着那座金字塔的面孔，而其中最特別的，是一張臉孔上的綠色眼珠！而他分明已清楚地見着，那座金碧輝煌的金字塔又向他身前移近了一步……

* * *

七天後的上午九點時分。

金鷹機構執行董事約克翰早就在他的辦公室裡呆了整整一個鐘頭。他剛剛聽過他的高級秘書陳飛翔打來的電話，臉上陰沉的神色因而被掃去了一半。

嘿嘿，姓何的到底還是答應了。哼，事實上他也不能不答應。只要他弄到遺囑的副本，主動權就穩穩地操在我的手中！老頭子要弄什麼玄虛，這是作夢。約氏家族的產業讓他這樣的浪蕩子弟管理，這不是天大的笑話，遲早會敗得一塌糊塗！它只能掌握在這……約克翰狠狠地把手一揮——鐵腕裡。就像今天下午那個地皮拍賣會，不是我約克翰親自出馬，這塊極有前途的地皮還不是白白地溜去。

這麼盤算的結果，約克翰的心情更添了焦燥。地皮拍賣定了今天下午在富麗酒店舉行，但偏偏在這節骨眼上，地產部經理沈松柏連影子也沒見到。約克翰越急越添了氣惱。他猛抄起電話，狠狠地吼道：「地產部麼！沈經理回來，限他五分鐘內趕來辦公室見我！什麼？很難與他聯絡上？鬼話！馬上去聯絡！金鷹機構沒有難字。」

約克翰狠狠地摔下話筒。這時，辦公室的門却給人輕輕在外面敲響了，約克翰緊攢的眉毛急速地跳了跳，立刻舒開了。

「進來！我在等着你，松柏！」

敲門的人果然是地產部經理沈松柏。今天一大早，街上的舖面還是冷冷清清的時候，沈松柏便已忙得團團轉。他去過屯門那幅即將拍賣的地皮最後核實過面積，又趕着跑去總統餐室與經紀韓見面，談了半個鐘後，他馬上又趕去拍賣行，最後，在學行拍賣的富麗酒店大堂前排第一行號定了一個最有利的叫價位置，這才匆匆地跑回來。他連地產部的門也沒去碰，便逕直地向執行董事室跑來。他料準約克翰的性子，每逢在這節骨眼上，他會不分日夜地呆在這裡。

沈松柏那滿頭的熱汗，在辦公室內的暖流中蒸出絲絲的熱氣。他的屁股剛一沾上約克翰身前的沙發，便說道：「都弄妥了。地皮的底價是二千一百塊，有興趣參加競投的有恒基、大華、永隆等地產公司，但這些都微不足道，咱們的最主要對手，是李雲鏑的東方實業公司和馬玉龍的宇宙集團。加上咱們金鷹集團，估料拍賣場上是三雄之爭。這是市面上很多人都知道的消息，都因這消息動起來了。

甚至一些沒意思參加競投的地產商，也派人去旁觀，看看裡面的行情。新聞界各大報章很重視這次拍賣，把它視爲香港地產經濟的晴雨表。富麗酒店拍賣的大堂座位，一大早就給人號定了。」

「怎麼宇宙方面也來插上一手？這件事你事前沒對我說起。」

「我也是今早從拍賣場上得來的消息。有人說，宇宙的馬玉龍對海上運輸生意有點厭倦了，也要上岸來混混。」

「又是這個馬玉龍！六七年的星光行給他的教訓還不夠麼。」

「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姓馬的雖然有一定實力，但不熟悉地產行情，充其量是一隻上了陸地的旱鴨子罷了。」

「馬玉龍跟姓李的關係怎樣？不會有什麼幕後文章吧？」約克翰狐疑地掃了沈松柏一眼。

「不，他們是各自爲戰。這點我仔細查探過了。」沈松柏異常肯定地說。「這一方面他確實是下過功夫，另一方面，在這節骨眼上，他絕對不能讓這事節外生枝，否則，他的一切努力就白費了。

約克翰的綠色小眼珠在沈松柏的鼓凸的眼珠上凝注不動，他要在這上面尋出哪怕是任何一點點可能的欺瞞來。越是在節骨眼上，約克翰對屬下的不信任感就越是强烈。終於，在對方坦然的迎着他的尖利目光的眼珠上，斷定已沒什麼逃過了他的眼睛，他猛地彈了一下手指，站起來說：「松柏，準備功夫你幹得不錯。離下午的拍賣會只有三個鐘頭了，你回地產部弄齊資料文件，等會跟我去富麗酒店湊湊熱鬧。」

* * *

備受各界矚目的新界屯門那幅三萬呎的地皮拍賣會，定在下午二時半在彌敦道的富麗酒店舉行。下午二時許，各式各樣時款的小汽車便响着號，紛紛駛來富麗酒店停車場。片刻間，進行拍賣的富麗酒店太平洋廳便已擠得水洩不通。二時二十五分，離開場時間還有五分鐘的時候，趕來的人已無法進入會場，新聞記者拚命地張大喉嚨嚷着要人們借光，但他的聲音馬上被淹沒在沉雷般的嗡嗡聲中。二時二十九分，人羣中突然騰起尖聲的嚷叫：「呀！金鷹機構的約克翰親自出馬哩。」

果然，是金鷹機構的執行董事約克翰在太平洋廳的門口現身了。他的出現，有如一股旋風，把廳內沸騰的熱浪鼓得更加倍的翻滾起來。特別是那些新聞記者，他們預料着，既然勞動到約氏家族的大公子親自出馬，今天這場龍爭虎鬥的火藥味就必定更濃了。明天一早的報紙，大概又添了一條刺激性的新聞。這裡面的火藥味必定更把香港市民扯到報紙攤來。

兩名彪形大漢在前面開路，把約克翰領到沈松柏早就號定的前面第一排的最有利的位置上。沈松柏跟在約克翰的後面，昂然地流目四盼，在他的下意識中，他把自己當作了這受人矚目的一隊的主角，而且，他有把握在心底裡作出這種預報。

當約克翰昂首挺胸地在前排第一行坐下不到二分鐘，人羣中又响起驚疑的叫聲：「啊呀，東方機構的李雲鏑！」「嘿！今天註定有好戲看了，連宇宙集團的大船王馬玉龍竟然也來湊熱鬧。」

李雲鏑和馬玉龍的一道出現，使約克翰的心突地跳了一下。這不過是偶然的湊合吧！很快地，他又找到推翻自己在這霎間情緒波動的理由，因而他又迅速地冷靜下來。當他瞥見李雲鏑一行人和馬玉龍艱難地擠過人羣，各自在第二及第三排找到位置坐下時，就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斷。

隔前排約莫二米遠的地方，擺了一張高桌，桌上放了一把木錘子，不少人的眼光盯着這木錘子，幻想着這錘子最後一擊的千鈞之力。但更多的目光却落在約克翰、李雲鏑、馬玉龍這三位香港財經界强人的身上。這時，因這三人的同時出現，便連最遲鈍的人，也立刻意識到這場龍爭虎鬥的激烈，因而連脖子也伸長了。不過，千辛萬苦地擠了進來、憑着他與拍賣行職員的人面關係、居然在第四排上佔了一個位的「長手經紀」經紀韓，却是這所有人中的唯一的例外，他的前排斜對面是李雲鏑、李銳和杜仲謀，他的正面隔了一排位置的是著名的「船王」馬玉龍，但他的視線却越過他們的頭上，飄落在前面第一排的約克翰和沈松柏的身上，憑着他自己亦頗爲自信的預感，他分明已見着那柄小錘子因約克翰的豪氣萬丈的叫聲如泰山壓頂般落了下來……

「各位！拍賣現在開始！」拍賣行的經理挾着一疊文件走到高桌前，說。「這幅土地所屬地段爲新界屯門內，地段三百六十號，面積三萬方呎，是一幅非工業用地，經地政署同意修改用途至可以興建酒店。本行受拍賣人兆隆公司委托負責拍賣。」

拍賣行經理不動感情地讀着文件。他非常精於此道，臉上根本就瞧不出他的喜、怒、哀、樂。他頓了一下，接着便提高了聲音說：「這塊地皮底價是六千三百萬港幣，每次加價規定五百萬元。現在拍賣開始！」

拍賣行經理的話音還在繚繞迂迴，在後面旁觀的湊熱鬧的地產中、小商人便一陣驚疑和感慨的噓聲：「底價六千三百萬！光底價就值二千一百塊一方呎啦！啊呀，連新界的地皮也漲到這個地步！」「這是火箭筒！」「哈哈！你也不去看看，這地是新界的地王哩。還可以建酒店，將來光是租金就叫人淌口水啦。二千一百塊一呎是



李大律師正與屬下職員打招呼。

起碼的數字。」

這時，李雲鏑身邊的李銳變得異常興奮，他有一股承托的衝動，他悄聲地對李雲鏑說：「阿爸！是托價的時候了。先給姓約的一點顏色看看。」

李雲鏑却與另一邊的杜仲謀交換了一下眼色，不動聲色地笑了笑。李雲鏑沒反應，李銳不敢貿然，他的手心却已緊張得滲出汗水來。

「宇宙六千八百萬！」

坐在第二排的宇宙集團馬玉龍的代表站了起來，首先第一個叫出承托的數碼，但出手却很謹慎，只加碼五百萬，是規定的起碼數字。當代表他的人喊出這個數字後，馬玉龍情不自禁地往後面的李雲鏑溜了一眼，李雲鏑衝着他略微點頭。這個微細的動作似乎是對馬玉龍的一種贊許和鼓勵。馬玉龍把目光收了回來，再緩緩地落在前排的約克翰身上。約克翰絲毫不動聲色。馬玉龍的心裡不禁猛地打了個突，「他這是怎麼啦？雲鏑一口咬定姓約的對這塊地皮是志在必得，雲鏑不會看過了頭吧？」馬玉龍想着。他的謹慎勁兒在拚命地警告着他：「你可不要給雲鏑推上火坑去。」

約克翰出乎意料的沉默，李雲鏑身邊的杜仲謀也感到驚疑了。他用手臂悄悄地推了李雲鏑一下，李雲鏑把緊盯着約克翰的目光收了回來，用手指頭在杜仲謀的手心裏點了三下！這似乎是一個暗中定了的暗號，杜仲謀緩緩地站起來了：「東方八千三百萬！」

杜仲謀的托價聲剛落，噓聲馬上騰起：「嘿嘿！一次加價一千五百萬！這是大手筆哩！」「李先生沉寂了這麼多年，理在剛一露頭，就是一千五百萬的大價！」「是呀，這頭出了名的華人猛虎看來是要出山了。」

這紛亂的唏噓聲越來越响，特別是這最後的一句，聲音很尖，鑽入了約克翰的耳中，他覺得刺耳，身子按捺不住地抖了一下。

「現在的底價是二千七百塊一方呎！姓李的出手很凌厲哩，咱們是不是看清楚再說？」沈松柏和約克翰咬着耳朵。他看準了約克翰的性子，故意以退爲進地說，但約克翰依然不動聲色。

「東方八千三百萬！現在是八千三百萬！」拍賣行經理這時變得非常興奮，他左顧右盼，極具煽動性地大聲喊着。而在他的心底，却在計算着這其中歸拍賣行的佣金。他頓了一下，眼珠霍霍地掃着約克翰、李雲鏑、馬玉龍等人的臉孔。他在這些極善於掩飾的面孔上，根本就尋不出絲毫的表情來。沉默，一陣短時間的沉默。

「東方八千三百萬！現在是八千三百萬！」拍賣行經理無奈只好第二次叫價了，盡管他心裡恨不得用鐵棍把這些超級富豪緊閉的嘴巴撬開。

這是第二次最後叫價了，如果沒

有人再次出價承托，按拍賣的規矩，第三次叫價便是成交了。這就是說，這幅地皮便歸東方建築地產公司。這在後面的那些旁觀者的眼中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喜事。但在杜仲謀心中，却是他最害怕見到的結果。因爲這樣一來，李雲鏑便得買回他自己秘密推出的這塊地皮，這簡直作繭自縛。別的不說，光是拍賣行百分之一的抽佣，李雲鏑便白白損失了近一百萬元。更不必說李雲鏑原定的大計會因此而付諸流水。

杜仲謀心裡是壓抑不住地惶亂。他往身旁的李雲鏑溜了一眼，這一眼是滿含驚慌失措的味道。但李雲鏑却是出奇的鎮靜。他嘴巴緊抿的端坐着，甚至連嘴角也沒動一下。他另一邊的李銳却興奮得張大了嘴巴，幾乎忍不住要爲父親的衝天的豪氣而歡呼了。他往前排的約克翰那酷肖華人的蓬亂的滿頭黑髮掃了一眼，心裡有一股勝利的狂喜在翻騰。這一排後面的經紀韓亦因李雲鏑出乎意料的豪氣而驚疑地合不攏嘴。他情不自禁地拚命伸長了脖子，越過前面兩排的人頭，眼光落在半禿的但却是油光閃亮的沈松柏的頭頂上，「沈某人是怎麼啦？他先前說的話不是空盤吧！」經紀韓着實地替沈松柏焦急起來。

這時，沈松柏眼鏡片後的鼓起的眼珠旋轉的速度不可壓止地加快了。在這節骨眼上，自負揣摩透約克翰心思的他，竟也懷疑自己是否百密一疏了。約克翰在這第二次最後叫價的時刻，居然是能端坐不動，無動於衷。

「約先生，是第二次最後叫價，沒人承托，這地皮就是姓李的了……」沈松柏到底沉不住氣，和約克翰咬耳朵說。

約克翰的嘴角突地跳出一絲輕蔑的笑容。身後面的騷動、噓聲，他明顯地感覺到了。他不但沒丁點兒惱怒，反而因證實了自己的某種推斷而興奮起來。嘿，姓李的對這塊地皮果然是志在必得哩。這證明他沒玩甚麼花樣，聽他的口氣！就像這地皮是他的囊中物似的。哼，你高興得太早啦。

「金鷹一億二千萬。聽着，是一億二千萬！」

約克翰突地把右手二隻指頭擧了起來，響亮的叫出了這個令人吃驚的數字。

拍賣場上先是一陣驚雷過後般的沉寂，但立刻，便騰起滿場的嘩叫聲：「一億二千萬！一出手就是三千七百萬！」

「約氏家族，這是約氏家族的作風。」

「哎喲，這幅地皮已漲到每方呎四千塊，這是破天荒的紀錄。不愧是新界地王！」

「是呀，但這恐怕是過分抬高了。再接下去，恐怕很難承托了。」

「光景這是非約氏家族莫屬哩。哈哈！」

這亂紛紛的議論，鑽入李銳的耳中，像錘子般地敲着他的心，雖然他明明知道，四千元一呎這個價位已經是偏高了，就算在這價位上投得這塊地皮，按眼下的物業市道，也沒多大利潤可圖。但他身上流動的來自他母親趙小秋的「好勝」的熱血，使他有一股不顧一切的强烈的衝動，他突地站了起來，杜仲謀被李銳這突然的衝動嚇了一跳，正要把李銳拉扯下來，李雲鏑却衝着他微微一笑，示意李銳出價。

李銳狂喜地大聲喊道：「東方一億二千五百萬！」在這聲叫價中，他把自己的好勝及憤怒全融滙進去了。

後面湊熱鬧的人又一次發出驚呼。這雖然只是五百萬元的出手，但在眼下這高價位上，就算再加上五十萬，也是令人吃驚的了。

「宇宙一億三千萬！」馬玉龍的代表亦站起來喊道。全場又是一陣驚歎聲。

這時，一直留意着拍賣場上動靜的經紀韓不禁暗抽了一口冷氣。了不得！這塊地皮在這些超級富豪手上，竟然被抬高了一倍以上。他的視線再一次投在約克翰那高高的冒出的頭上。他預料，最後石破天驚的一擊到來了。

果然，經紀韓可沒有料錯。在片刻沉寂後，沈松柏驀地站起來，代表約克翰喊出了一個令在場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終生難忘的數字來。

「金鷹一億五千萬！」

拍賣行經理一聽，馬上就眉開眼笑。他立刻把錘子擧起來，接口喊道：「現在出價是一億五千萬！一億五千萬！」

這聲音喊過後，擠在太平洋廳裡的人，像突然碰上一股强烈的龍捲風，嘴巴給扯了開來，久久地合不攏去。整個拍賣場一反常態地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這時，李雲鏑暗暗地鬆了口氣，捏緊的拳頭終於鬆開了。直到這時，他自己才發覺，自己的手掌心竟然滲滿了汗水。他扯了李銳一下，李銳不服氣地掙扎了一下，他往父親臉上瞥了下眼，終於無奈地緩緩地坐了下來。他從父親的眼神上得知，眼下已經是退場的時候了，盡管他心中是一萬個不服氣。

「金鷹一億五千萬！」

拍賣行經理第二次最後叫價了，他的錘子已作勢地要敲下來。

拍賣場上依然是死一般的沉寂。這時連局外人均明白，在這個價位與出價人硬拚是雞蛋碰石頭。因此，在場的人們，眼光大都聚在站在前排昂首挺胸，有如鶴立雞羣的金鷹機構代表沈松柏的身上。但經紀韓的眼珠却彷彿跳出眼窩，粘在拍賣行經理那柄木錘子上，等待着那最後的，他早就

料到的石破天驚的一擊敲落。

「金鷹一億五千五百萬！」

這時，眼見是再無人出價了；沈松柏依照規矩，再一次代表金鷹機構出價，加價五百萬是拍賣行的例規。

「金鷹出價一億五千五百萬！請證實一下！」

拍賣行經理擧着木錘子，最後向沈松柏求證。

「是！金鷹出價一億五千五百萬！」

「砰！」拍賣行經理不待沈松柏那得意洋洋的聲音落下，手中的木錘子便向桌上狠狠地敲了下去！這有如一個暴風來臨的信號，立刻，死一般沉寂的拍賣場沸騰起來。閃光燈强烈的鎂光，攝影機按快門的渣渣聲，近百隻驚奇的眼珠，幾十人的感歎的嘩叫聲、讚歎聲，這一切一切全聚在石像般端坐着的約克翰身上。這一切一切，又彷彿滙聚成一個令人心弦震蕩的聲音上：「英資不可戰勝！」

在這陣震耳的喧嘩聲中，李雲鏑、馬玉龍等人悄悄地退了出去。事實上也沒人留意他們。香港的商場是最講現實的，失敗者永遠沒人注意。但李銳却驚疑地發覺，父親臉上竟然浮上只有勝利者才有的微笑。

產業承繼　勾心鬥角

這天上午九點，香港著名的大律師李雄照例地駕車上他在旺角區的律師樓。

這時是律師樓最繁忙的時刻，昨天積壓的文件要趕在十點鐘以前處理完畢，而當天接的案件，則要在十點至下午一點這段時間內研究妥當。這是李雄給自己的下屬定下的鐵一般的規則。

李雄是香港土生的華人，在英國讀的法律系，今年五十多歲了，在香港執業律師已達二十年之久。不過，他在律師生涯上的路程並不平坦，這可能與他過分執着，甚至近於偏激的性格有關。一九六四年，當他挺身而出，爲一名地盤事故死亡的工人向地產商打官司時，就給這有財有勢的地產商人弄掉了律師牌照，被律師公會除了名。這件事給了他一個慘痛的敎訓，當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重新弄到個律師執業牌照，他的律師界朋友問他今後有甚麼打算，李雄習慣地把他遮住了眼眉的頭髮往右面一甩說：「今後我再不怕那些無恥的人！因爲我比他們更無恥！」在這二十年的律師生涯中，逐漸形成了他這麼一個信條：在香港當律師，除了剛正不柯的正義一面，還得加上一點蠱惑的手段。所以他在擅長打棘手官司上面是出了名的。

李雄律師樓的收費古怪，在香港亦是出了名的。有時動輒一百幾十萬亦未必請得動他，但有時分文未付，他却竭心盡力地替人施展他的唇槍舌劍。在香港律師同行中，有人把李雄律師慣稱爲「律師少林寺」，原因是但凡進李雄律師樓任職的人，不管親疏遠近，一律得自最底層的「師爺仔」幹起，就好像進少林寺學藝的人，每天要先挑八十擔水一樣；從李雄律師樓出來自起爐灶的律師，均精通律師業的十八般武藝，亦最擅長打棘手官司。所以許多讀滿了法律系的大學生，都甘願捱幹雜差的苦，也去李雄律師樓歷練歷練。但能夠被李雄律師選中的，却總是寥寥無幾。而在這少許的幸運兒中，能夠像何應龍般當上李雄律師助手的，那就更是萬中無一。在李雄律師樓，甚至在律師業同行中，何應龍算得上是「幸運兒中的幸運兒」。

李雄律師樓在香港法律界的地位，別的不說，單看連最著名的約氏家族的法律顧問也找到他的頭上來，就足以令人爲之側目。不過，約氏家族法律顧問這個煊赫的寶座可不是容易坐的。這近個把月來，因約克遜的病重垂危，爲了他的產業繼承權問題，李雄就給弄得團團轉，沒一刻安寧。

這時，在回律師樓途中，坐在他那部平治房車的李雄，又給這宗他認爲是畢生最棘手的法律事務像八爪魚般地緊緊纏住了。

平治房車在律師樓側的停車場停下，李雄把遮住眼眉的頭髮往右面一甩，便鑽出車來，挾着一隻黑色的眞皮皮色，向律師樓頂層他的主任辦公室的專用電梯大步地走去。他的動作乾脆利落，極有規律，甚至他邁出的每一步都是一呎八吋，絕不會偏差分毫。

「李先生！早晨！……早晨！李先生……」

當李雄低着頭，迅速地穿過律師樓大廳，向他的辦公室走去時，在他律師樓做事的雜差、打字員、師爺仔、助理律師簡單地向他打招呼，但誰的手上工作都沒停下來，沙沙地、嗦嗦地，誰都全神貫注地忙着，這緊張得一直延續到下午一點鐘。在這段時間內，誰也不敢有半點兒懈怠。李雄低着頭，緊抿着嘴唇，向他的主任辦公室走去。他誰也沒瞧，事實上他也不用去看，只憑那些沙沙嗦嗦的頻率，他就清楚他那些下屬的工作情況。

「李先生！等一等！」是他的最得力的助手何應龍的聲音在後面響着。李雄不得不停了下來，扭轉身去，嚴厲地望着何應龍。

「甚麼事？」

「是愛德羅先生的桃色案件。他指定要你出庭替他辯護，酬勞方面，如果勝訴，他願意雙倍付出。」

「這宗案件，我不是派了鄭律師替他出庭嗎？」

「不，愛德羅說，他是有爵士銜的英國人，他絕不能在控告他的中國人

面前受辱，所以一定得請李先生你出庭，別的律師他不信任。」

何應龍簡捷而清晰地說。李雄緊抿的嘴巴閉得更緊了，他把遮住眼眉的頭髮猛地一甩，揚着眉毛說：「甚麼英國人中國人的！在律師的眼中是沒有種族的。案件有輕重緩急，愛德羅不過是男女爭風呷醋，鄭律師完全有能力處理。你告訴他，上李雄律師樓的人客，就得按律師樓的規矩，他是英國爵士也好，中國的咕哩(碼頭搬運工)也好，都毫無例外。他有異議，就另請高明……啊，對了約克遜先生方面沒電話來麼？」

末了，李雄突然醒起了一件事，詢問何應龍說。

何應龍一聽，不知甚麼緣故，眼神中突然閃過一絲驚惶，稍停，才回答說：「沒有呀！就前天中午來過一次，聽說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啦。」

何應龍這突然的失態一閃即逝，李雄也根本沒留意。事實上，約氏家族產業繼承權這棘手的事兒，已夠他心煩。他點了點頭，迅速地向他的辦公室走去。

這間辦公室是李雄的私人禁地，未經許可，任何人也不敢擅自走進，就連他最信任的助理律師何應龍也毫不例外。這兒的陳設很簡單，一張極寬大的鋼質辦公桌，一張高靠背的辦公椅，側面是一張長沙發，辦公桌上擺了一個顏色很舊的花瓶，這花瓶是六四年他被律師公會除名失業時，他的戀人現在的太太謝冰嫦送給他的，意思是希望花朵的溫柔能融化他的偏激和固執。

在辦公桌後面，有一道高二呎許的鐵門，是用密碼開啓的，打開鐵門，裡面擺了一個保險櫃，保險櫃內，存放着一些涉及龐大產業繼承遺囑諸如此類的關係重大的文件。如果說，這間辦公室例如何應龍等高級職員尚可以進來，那這道鐵門，這個保險櫃，除了李雄本人，普天之下便再沒第二個人能夠開啓。所以，向來李雄律師樓從沒出現過例如秘密外洩，文件失竊等的失信事兒。在保安措施方面，在下屬的素質方面，李雄是頗為自負的。

李雄在那張高靠背的辦公室坐下，在他隨身携帶的公事包裡取出一份文件，讀了起來。

「嘟……」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這是內線通話的訊號。李雄伸手把鍵盤一按，女秘書的聲音便傳了進來：「李先生！是約克遜先生打來的電話，要接進來麼？」

「好！我正等着。」

在電話裡傳來約克遜喘着氣的聲音，他請李雄馬上到約家一趟。

李雄放下電話，略略想了一下，把手裡的文件塞進皮包，站起來，向辦公桌後面的那道鐵門走去。他依着密碼打開了鐵門，又用鎖匙把裡面的保險櫃打開。他的右手正要向保險櫃上格的產業繼承遺囑類文件伸去，但馬上又像觸着毒蛇般地猛縮回來。他在這霎間發覺，在1號文件與3號文件之間，2號文件露出了一角。這一角有點摺皺。這在李雄的記憶中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因為他做任何一件事都是這麼地極有規律，就像他走路的每一步都是一呎八吋絕不會偏差一樣。這些文件是他親手放的，昨天早上他還翻閱過，其後便疊齊，一絲不苟地按原來位置放進去，此刻這2號文件露出了一角，顯然是第二個人觸動過了。而這2號文件袋，裡面恰恰是有關約氏家族產業繼承權的最重要的文件。

這一霎間，李雄的心房像給一股寒流注入，立刻這股寒流又融入血液中。他感覺着周身冰冷，連伸出去的手指尖亦凝住了。這份文件，關係到約氏家族幾百億港元的龐大產業繼承權問題，如果這份文件的內容洩露出去，那將是律師樓的一場殘酷的災難，他最不希望發生的事，他斷認絕不會發生的事，竟然在這個時候發生了。

好半晌，李雄才在混亂的絕望中稍冷靜了一點，「是誰？是誰移過這份文件？目的是什麼？誰有這個本領連鐵門密碼、保險櫃的鎖匙也弄到了手？」這一連串的問題像是一柄尖利的刀子向李雄的心房刺了過來，他感到一陣鑽心的疼痛，不禁痛苦地呻吟了一聲：「怎麼辦？這事情顯然是無可挽回地發生了，現下該怎麼辦？這秘密洩露的災難自己將如何去面對？」極度的痛苦的昏眩中，李雄反反復復地問自己。他覺得擺在辦公桌上的舊花瓶變得很古怪，很令人討厭，甚至上面插的一束姜花的清香味亦變了，變得充滿了火藥的臭味。

在下意識中，他的右手猛地伸向電話，要撥響報警的電話。但略一遲疑，他的手又縮回了。不，不，這個時候，這種事情驚動了警方只會把事情鬧大，萬一這事讓新聞界亦知道了，整個香港就會為之轟動，「李雄律師樓」的信譽就會一敗塗地，這個牌子以後也不用掛了，這個恐怖的情景，立刻把李雄震醒了，他的手再次伸向鐵門和保險櫃，極力地保持原狀重新關閉好，然後站了起來，伸手撥了個電話給他的女秘書：

「陳小姐麼，從現在開始，我有要事辦理，來訪的人客，打來的電話一律不接，知道嗎？」

說完了這句，他也不待女秘書把答話說出口，喀一聲把電話擲下，便打辦公室的後門悄悄走了出去。

＊　＊　＊

半個小時後，李雄的平治房車就駛到山頂區31號約家來。他剛進那個古雅而帶點陰森的大客廳，女管家伊利娜就滿面笑容地迎了出來。

「啊呀，剛才門衛通傳，說李雄律師來啦，我就馬上趕出來啦。」

伊利娜那鑽人心肺的眼睛在李雄身上溜掃了幾匝，一面迷人地甜甜地笑着說。

李雄不得不停住了脚步，向她禮貌地點頭咕嚕了一句客氣話，他的眉頭立刻又皺緊了。

「約克遜先生有空見客麼？我有要緊事見他，請你通傳一聲。」

伊利娜的眼珠迅速地在李雄的臉上轉了轉，他臉上焦躁而有點惶亂的神色立刻便給她捕捉住了，她的心因而突地急跳了一下。別的地方可以不理會，但眼前這人是約氏家族法律顧問。約氏家族龐大的產業繼承權的監護人。她的渾身的血脈馬上如向終點衝刺的馬腿般繃緊了。她的滿腹狐疑更聚到了眼珠上，她往李雄臉上狠命地試探着，却沒說什麼，走過去，按通約克遜書房的對講機。

「約先生，李雄律師請見，您可有空？」伊利娜用一種尊敬的口吻說。這口氣是她在公開場合用的，但在約克遜的睡房或書房中，却是另一副甜得發膩的腔腔。這在約家，甚至在與約家關係特別密切的人例如李雄等的心目中，已經是一個半公開的秘密。

「……噓……請李雄律師上我書房來。噓，噓……」對講機上傳來約克遜喘着氣的聲音。

李雄神色匆匆地走上二樓，伊利娜盯着李雄的背影呆呆的半晌不動，直到李雄的身影在二樓拐向約克遜的書房的走廊處消失了，她才尾隨着悄悄地摸上二樓去，她的動作有如一隻捕鼠的夜貓般輕靈。

約克遜躺在一張沙發床上喘着氣，李雄走進書房來，順手又把書房門帶上了。

「……噓……」約克遜張嘴欲說什麼，但喉嚨裡却突然又給一股粘粘的東西塞住，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朝李雄擺了擺手。他的深陷的藍色的眼珠焦急地望着李雄骨碌碌地轉着，李雄趕緊湊上前去。

「怎麼啦？約老先生！要喊醫生來麼？」

「噓！噓……不，一會就好，噓……」

約克遜終於說出話來，李雄才鬆了口氣，他並非為對方的病情担心，他明明知道，這老人在世上的日子已不多了，他最担心的是在這骨節眼上，他連話也說不出來，他自己補救於萬一的謀算未開始便遭夭折。他一聽他終於能吐出話來，便也顧不得許多了，迅速地把嘴巴往約克遜耳朵邊湊上去。

「約先生，您聽着，您的遺囑文件被人偸窺了！這事情非常嚴重！」

「……噓！噓！噓……」

約克遜喘氣聲突然加劇了。李雄嚇了一跳，連忙替他搥起背來，一面拚命地壓低着聲音安慰說：「約先生，冷靜一點，這事情還有補救的辦法。」

「……噓…… 要 來 的 果 然 來啦……」約克遜終於又能吐出話來，臉色掙扎得通紅：「……噓！那偸窺人抓到了麼？他是誰……」

「不知道。所以我才急着來找您，事情是昨天晚上至今天早上八點鐘前後發生的，我回到律師樓就發覺保險櫃出了問題。我把這件事壓住，就馬上趕來……」李雄焦急地說，他頓了一下，把聲音壓得更低，「作為遺囑的監護人，有些事請約先生您說說，這份遺囑的內容，您家裡的人有沒有一個人可能知道？」

「噓……不……我連兒子也未透露半句……但這與文件被偸窺有什麼關係？」

「有！有極大關係。這份遺囑指定約氏家族的產業——金鷹機構歸您的大兒子約克翰承繼掌理，二兒子約克路名下的偉烈銀行由約克翰代管，直到約克路能獨立管理其產業為止。換一句話說，這份遺囑對約克翰說是絕對有利，對約克路來說，實際上他是一無所有的，如果這內容讓約克路知悉多少，他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不惜一切代價去窺探遺囑的內容……」李雄緊張地推測判斷說。這時，他似乎聽到隔壁有「喀咯」的響聲，便連忙閉口不說。

「……噓……那你是認為約克路幹這事的可能性最大？噓！」等半晌，約克遜才喘着氣說。

「按眼下的情形分析，他的嫌疑最大。」李雄肯定地說。雖然他憑良心說不大相信約克路會幹出這事。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他已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他斷認已不是講良心的時候。而是按事情最有可能發生的方向追查。他是吃法律這行飯的，當然清楚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只有迅速地查明眞相，挖出罪犯，才能把自己拯救出來。

「是麼？噓！我不反對你這個推測，但事情總會有例外，不可能發生的事有時是會發生的……噓！噓！」約克遜說，他雖然喘着氣，而且越來越急促，但他的腦袋却似乎越來越冷靜下來。

李雄驚疑地貶了貶眼。

「您是說，其他有關的人，不能排除幹這個的可能性……約先生！」

「噓！噓！噓……我是說有這個可能……我希望你很快就查出眞相！」

「那，我相信很快會有答案。遺囑文件方面，為防萬一，是不是轉一個地方？還有，更重要的是遺囑內容……」李雄把嘴巴湊到約克遜的耳朵邊，蚊叫般地輕微地說下去！「……是不是放出一點消息要加以修改，這樣準能把對方引出來。」李雄把自己的謀算端了出來。

「不……噓！噓！千萬不要……一

切我會安排妥當……」約克遜突然非常緊張，似乎李雄的話觸着了他的心中的一個極隱蔽的秘密。他的眼珠骨碌碌地轉得更急了。「遺囑的事到最後關頭再說……噓噓！現下頂要緊的是查出誰膽敢偷窺遺囑！我早就担心有這種事情發生，它果然來了，我感到痛心，你看，噓噓……到這個時候我還要爲這些事操心。如果我還有一、二年的日子就好辦了，但我知道這是廢話。你去忙你的吧，我等着你的消息。噓！噓！噓……」

約克遜急劇地喘氣，這制住了他往下說。他極不甘心地拚命掙扎着，原來已脹得通紅的臉龐因而嘩嘩地滲出汗水來。瞧着這老人眼下這模樣，李雄是既担心又驚疑。他担心他在眼下這節骨眼上一口氣喘不過來，他連忙用勁地拍着他的脊背，但心裡驚疑地想：這垂死的億萬大富翁，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爲了他的財富，竟然是不得安寧，而被逼把他身上殘存的生命力，他身體上萬千細胞的殘餘活力聚注到這上面來。

離開了約家，車子駛下山頂區的途中，李雄的心境依然沒法平靜下來，他的雙手用勁地把着方向盤，眼睛盯着前方，但他的腦子却反來復去地想：財富當眞害人不淺。有財富的地方就有罪惡的出現。天理、良知、法律，這一切一切的外衣，在財富這根鋼牙面前，都無一幸免地給它戳剝下來。眞該死。

* * *

李雄離開片刻後，約家女管家伊利娜小姐又幽靈般地在那個古雅而又幽森的大廳中出現了。她朝二樓約克遜的書房瞥了一眼，呆呆地停立在原地。她那對能鑽透人心肺的眼睛此刻滿佈着驚惶、因某種强烈追求的東西喪失而像即將被淹死的人那樣絕望，好半晌，她才像受驚的蚱蜢般霍地跳出客廳去。片刻後，她又像沉船的旅客搶救生圈般地搶進來，逕直地跑向電話機旁，就好像這電話就是一具救生圈，她的手剛按上電話筒，立刻又像觸電般地縮了回來，她下意識地往二樓方向再瞥了一眼，便像野貓般溜了出去。

伊利娜一直向她自己的臥室走去，她小心地把臥室的門關上了，才撥響了一個電話：「爵士俱樂部麼？請通傳約克路先生！他家中有要事，請他馬上回來。」

打過了這電話，伊利娜的心境才稍稍平靜下來。她把身子擲在軟軟的席夢思床上，呆呆地望着書桌上那盞小巧精緻的枱燈出神，這盞枱燈是她從英國帶來香港的，枱燈的底座雕塑了一尊插了雙翼的愛神像，愛神的手裡挽着弓箭，這弓箭又似乎正向伊利娜的心窩中射來。伊利娜感到這支箭插中自己的心窩了，感到一陣劇痛，不禁按着胸口呻吟了一聲。這一霎間，她似乎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在倫敦泰晤士河畔的一晚，那年她還只是一位十八歲的對世界充滿好奇，對未來生活充滿詩意般憧憬的女學生，但爲了弟妹繼續上學，不得不中途停學，應聘到香港約氏公館當女傭。這一晚，她的中學同學，她和他曾經在這條泰晤士河畔擁抱過不知多少次的心上人依依含淚道別了，他突然在隨身帶着一直不肯折開的手袋裏摸出一盞精緻小巧的枱燈，他把它捧到伊利娜面前，說：「這是我積了三個月零用錢買的，這上面的愛神就是我。我心裡的箭，是隨時隨地向着你的心窩。」

伊利娜又呻吟了一下，她已記不起自己當時說了什麼，但有一句話她是記得清清楚楚的：「……你等着！我一定回來……那時的伊利娜絕不是今天的伊利娜。我家清清白白過了幾輩子，也窮了幾輩子，我，我窮怕了！」像舞台上的演員念對白似地把這句話重復了一下，當晚那一幕，眼前這枱燈，愛神手裡的箭，這一切一切突然在她眼前飛舞起來，在她眼孔中鑽了進去，像熾熱的火炭般燙着她的心房，她發瘧疾般打顫了：「伊利娜，伊利娜！你確實不是過去的伊利娜了。那時你充滿理想、希望、現在你什麼也沒有了，青春，事業，愛情，這一切都喪失了，都給奪去了。但代價呢？呀！連自己的肉體也押上去的代價，現在竟然也要失去。那份遺囑，該死的遺囑！我可聽得一清二楚。金鷹機構歸約克翰，偉烈銀行由約克翰代管。約克路這糊塗蛋還有名義上的偉烈銀行，可我伊利娜呢？啊呀！老頭子連屁也沒放一個。可他嘴裡却吃了我二十年的青春歲月，這少女的肉體……這是怎麼說？這是怎麼說呀！」

伊利娜在心底裡慘厲的嘶叫，她猛提起身子來，幽靈般的眸子霍霍轉着，就像一頭預備不顧一切去攫取獵物的母貓子。

「砰，砰……」

這時，伊利娜臥室的門被人輕輕地敲響了。伊利娜一聽，像垂死的遇溺者搶撲救生圈般跳了起來，一步就跨到門邊去，把門猛地拉開了。

拍門的人是約克路。他和太太伊利莎在專供英國人消遣的爵士俱樂部打完了一輪高爾夫球，正向坐在茶座上呷着咖啡，嬌笑地望着他的太太伊利莎身邊時，侍應生走到他身邊來，低語了幾句。約克路無可奈何地支走了太太伊利莎，悄悄地溜了回來。

「你快進來！有下人見到你麼！」伊利娜伸手把約克路扯了進去，探出頭來，朝外面張望了一會。

她的臥室在大客廳側面的後座，對面便是那個大泳池，此刻是靜悄悄，下人沒事是不會上這兒來的。

伊利娜放心地噓了口氣，縮進頭來，隨手把門緊緊地關上了。她倚在門邊，幽靈般的眸子望着約克路渾身

上下打轉。

「你太太呢？你不是和伊利莎一道去的麼？」伊利娜定定地望着約克路說，因剛才的複雜的心境，她下意識地在約克路身上希望尋求某種哪怕是騙人的安慰。

「我和你的事，不要扯到伊利莎身上。至少這可以使她心理上得到安靜。」約克路說。他的心裡突然一陣刺痛，因而說話也失了平日的斯文鎮靜。

「你爲什麼不說你忘記她了，哪怕是暫時的，至少這可以騙一騙我，爲什麼你就不肯這麼裝假地騙一騙我？」伊利娜倚在門上，怨恨地望了約克路一眼，目光又落在桌上那盞枱燈的愛神雕像上面。

「不，別說了，我不想在你口中聽到她的名字，知道麼，伊利娜！」約克路粗暴地說。在這個年紀與他相仿的女管家面前，這個她爲了某種目的，自己亦爲了某種目的，接近着的，在這個把月來數次在酒店中幽會的女子面前，提起他太太伊利莎的名字，他就莫名其妙的憤怒，在這憤怒裡頭，更多的是自責的痛苦。

「呀哈！」伊利娜壓抑地笑了，她驀地走到約克路身前，把他粗魯地推按在床上，雙手搭着他的肩膀，定定地望着他，「你對你太太很忠心，我瞧得出，但你以爲我會呷醋麼？不，我很清楚我這麼個年紀的女人是沒資格呷醋的，哈哈，你我之間不過是玩玩罷了。就像我跟你的父親也是玩玩。我很清楚這個，我的約克路！」她的幽靈般的眸子像强力膠水粘在約克路的大大的藍眼珠上。

約克路不由自主地迎着了這幽靈般的眸子，她的豐滿的胸脯幾乎壓貼在他的鼻子尖上，她身上的肉香混和了法國露華濃香水，此刻特別充滿了誘惑力，突然，約克路又醒起了，在這個時候，眼前這似乎無所不知的女子是所他所需要的，他的神色逐漸和緩了，終於歎了口氣，像解釋又像安慰似地說：「說這些幹什麼呢？伊利娜！我喜歡打高爾夫球，我覺得，人生就有如這個，你一棒把球打到高空去，落下來也說不準球掉到那個地方去。所以頂要緊的是把握住現實，以前我老是逃避，但現在我明白了，現實是逃避不了的，你避開它，它越是追緊你。你和我就像那個被打到高空去的球，誰知道它落下時掉到那兒去？你是聰明人，你當然明白這個，伊利娜……你這麼急着要我回來，大概不是爲了說這些吧？」

「好，好一個把握住現實，你現在變得聰明多了，我的約克路。」伊利娜突然很嫵媚很迷人地笑了。她俯下頭去，在約克路的額角上狠狠的啄了一口，用這來發洩她內心的幽怨憤懣。當她抬起頭來，她自己發覺已恢復了平日的深沉冷靜時，她像野貓般跳開了一步，才說：「你知道麼，剛才李雄律師來過了，他一頭就鑽進老頭子的書房裡去。我見他的神色很緊張，就跟着上去了。在隔壁，我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

「有關老頭子遺囑的事？」

「對啦！我說你變聰明了，果然沒看錯。你知道麼，李雄向老頭子報告說，他存在律師樓的遺囑文件被人偷窺了。」

「這人是誰？抓到了麼？」

「啊呀！事情那有這麼簡單？李雄律師眼下是茫無頭緒。他現下是甚麼人也不相信了，甚至你，我的約克路！」伊利娜幽靈般的眸子定定地凝注在約克路的驚怒的臉上：「他甚至在老頭子面前也流露了對你的懷疑……」

約克路霍地在床上挺起身子來，鼻子尖幾乎碰着了伊利娜的臉龐。

「爲甚麼？這事情非同小可，李律師憑甚麼懷疑我？他清楚我約克路的爲人，他沒理由懷疑我！」

「這個時候，李雄還有心思理會你的良心，爲人？他現在泥人過江，自身難保哪。你想想，如果這事情爆出去，他的律師樓會不會關門大吉？所以他現在是有空子就會不惜一切地去鑽。根據遺囑內容分析，你約克路最值得他懷疑。」

「遺囑內容……你也知道？」

「李雄和老頭子說起這些，我還會放過麼？遺囑指的金鷹機構歸約克翰承繼，偉烈銀行名義上歸你，但暫時由約克翰代管，實際上你是一無所有。等遺囑宣讀出來，你一切就完了。你想想，假如你聞到這風聲，你會不會千方百計地弄清楚眞相？如果換了我伊利娜，我會毫不猶豫地這麼幹。李雄律師對你的懷疑就是根據這個來推斷的。別的人還好說，但這個李雄不簡單，他在香港是出了名的『棘手律師』，被他纏上了，你就休想有安寧的日子過，你現在的處境糟透了，我的約克路。」

約克路「騰」地跳下床來，搶到伊利娜身前，凶狠而絕望地盯着她，一字一句地緩緩地說：「你說的當眞？半句也沒聽錯？」約克路感到渾身燥熱，原來潛伏在他身體某一個角落的熱能被引發了，這股熱能積聚的强大的能量在這個節骨眼上不可壓止的迸濺了。眼前的約克路，與他平日嘻嘻哈哈的模樣，簡直是判若兩人。

「哈哈，我伊利娜耳不聾眼不瞎，這是甚麼事？還會聽錯看錯？」

「阿爸太豈有此理，憑甚麼要大哥來代管？不行！我馬上去跟阿爸說……」

伊利娜一把扯住衝出門去的約克路。

「你太蠢了！約克路！你跟老頭子這麼一說，不等於告訴他是你偷窺遺囑麼？就算老頭子不理會，李雄這棘手律師會放過你麼？」

「哪！我就坐以待斃麼？還有，這對你也沒好處，大哥的手段你比我更清楚，這家業讓他獨佔了去，以後還有我們站的地方麼？」約克路說。他瞥了伊利娜一眼，故意把「我們」這兩字重重吐了出來。伊利娜幽靈般的眸子突然閃過一縷令人心寒的光芒，她緊咬着牙關，像被人揑着脖子擠出來似地一字一句地說：「約克路！你聽着：對着一塊肥肉的狐狸，有時也會因貪婪而掉進陷阱裡……」伊利娜把聲線壓得極低地再說了幾句甚麼，約克路先是一怔，隨後恍然地連連點着頭。末了，他情不自禁地猛地扳住伊利娜的肩頭，用勁地揑着，沉聲嚷道：「你，你簡直就像地獄裡的幽靈！世上就沒有甚麼事可以瞞得住你……」伊利娜的肩頭大概被揑痛了，她作態，低叫了一聲，但成熟豐滿的身子却順勢緊緊地向約克路貼了過去。

水綠色的窗布被猛地拉上了，室內一片漆黑，那盞雕了愛神像的枱燈亮了起來。在淡黃色的燈光下，伊利娜臉上那久積的怨憤在得到瘋狂發洩後滿足的微笑。約克路的目光却落在枱燈底座那舂愛神像手裡的利箭上，他腦袋裡突地浮起一個古怪的念頭，他分明見着這支利箭是「遺囑」，這是威力强大的國王發射的，他無論如何拚命地逃跑，最終還是躲避不了。

許久，纏在床上的男女光裸的身影才分了開來，當約克路最後結着領帶時，伊利娜意猶未盡地在約克路臉上狠狠地再啄了一口，然後，她猛地推開了約克路，說：「事不宜遲，你得馬上趕去李雄律師那裡，該如何說，可千萬不能大意。你記住：李雄他可是出了名的棘手律師！」

「放心！這個我還有把握。但阿爸哪裡……這是最要命的關節。」

「你去吧！我跟了老頭子十多年，他的性格我算是摸透了，你放心就是，但事成之後，你大概不會忘了伊利娜這個苦命女子吧？我的約克路二公子！」

伊利娜這樣說時，她那幽靈般的眸子再次閃過一縷令人心寒的光芒。

約莫一個鐘頭後，約克路就在李雄律師樓的辦公室裡出現了。

當約克路單刀直入地把他的來意向李雄說出後，李雄驚疑地目不轉睛地望着約克路。他默默地盤算了好一會，眼神裡的驚疑才稍稍緩和。

「我能夠相信你所說的是事實麼？MR.約！」李雄說。他瞥了約克路眼，取出一支烟，卡察地點着了。

李雄的明顯的不信任口吻、神態把約克路激怒了。他心中因「遺囑」的絕望、憤懣以及被人懷疑的委屈幾乎忍不住要爆發了，他現時的胸膛有如給人塞滿了炸藥，沾上一點火星就會爆炸開來。

「你必須相信，MR.李！因為我沒幹過這種事。我說的是事實！」約克路拚命地抑制着自己的情緒，咬着牙說。

「遺囑被人偸窺的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你來過後，阿爸把我找去，我從他的話裡聽得出。」

「噢？你剛才說的，不失為一個引狐狸露尾巴的法子，但我還有一點不明白，為甚麼你這樣熱心，焦急？」

「很簡單，只有把眞正的兇手抓到，才能洗脫我身上的嫌疑，我不能忍受人家不明不白地把繩子套上我的脖子，我和你不是第一次相處，你總不能否認這一點。」

約克路憤激地說，他的臉漲得通紅，李雄的神色却越來越緩和了，他沉吟着，深深地吸了口烟，吐出的烟霧在一圈一圈地冉冉地上昇，這在李雄的下意識中，這烟圈變成一個接着一個的最密的圈套。

「這樣吧，你讓我先考慮一下，約克路！」李雄終於說，他對約克路的稱呼亦恢復了過去的口吻，「今天晚上八點，咱們在金馬侖餐室見。對了，你相熟的那位在警局指紋科工作的周幫辦，請他一道來，我要當面跟他談談。」

「你打算雙管齊下，讓兇手承受兩重壓力，MR.李！」約克路拍了一下手掌說。他心裡的委屈、絕望、憤懣，因李雄律師態度的轉變，稍稍地被冲淡了，一絲有希望挽救自己的喜悅悄悄地溜了進來。

李雄緩緩地點了點頭：「遺囑修改的空氣，你要放的不露形跡。這會讓對方受到沉重的心理壓力。但這還不夠，還要讓對方壓上一層實際的壓力，通過印證指紋入手，這是給對方實在的狠狠的一擊。這一虛一實兩層巨大的壓力，狐狸的尾巴就藏不住了……」說到這兒，李雄驀地抬起頭，目光極嚴厲地緊望着約克路，「這事情就你我知道，絕對不能向第三者洩露……明白麼，約克路！」李雄緩緩地、口氣異常凝重地叮囑約克路。說罷，李雄站了起來，拍了約克路的肩膀，「放輕鬆一點，來，我送你出去。」

就在李雄送約克路出去的半個鐘頭後，接了一個電話的陳飛翔，從尖沙咀一家他長期租住的酒店裡跑到街上來，截了一部的士，匆匆趕往港島區一個神秘的俱樂部去。

這時已經是傍晚六點鐘，香港市區的太陽似乎落得特別早，夾在港島灣仔區高樓大廈之間峽谷般的街道，已明顯的暗黑下來，一些專靠燈光來做生意的商戶店舖，例如珠寶店、眼鏡舖，早就燈紅火綠，甚至連通明耀眼的射燈也亮了起來。

這是一間外表和其它一模一樣的俱樂部，唯一不同的是，這間俱樂部的門口站了兩位頭纏黑布巾、身軀粗黑高大的麼囉差（廣東俗語，印度籍看更），所有進俱樂部的人，都得向他們

呈上一張是屬於這間俱樂部的會員證，陳飛翔向這兒走來，他似乎是所有人客中的唯一一個例外，也許是他常來走動的緣故，就連麼囉差也認得他。總之，他在他們面前只輕輕地說了一句甚麼，麼囉差便彎腰把他迎了進去。

在俱樂部的酒吧間往左轉了個彎，是一個斜伸入地下的電梯入口，陳飛翔一脚踏了上去，電梯很快地把他送入一個陷在地下近二十呎深的大堂。大堂的燈光調得非常陰暗，剛在光處進來的陳飛翔拚命地掙大了瞳孔，才逐漸地看清了裡面的景象。

大堂的正中是一個可以昇降的供表演的舞台，表演完畢，整座舞台便向下面沉下去，就好像這舞台上出現的幻景，是從地獄裡出來又往地獄裡逝去，這時大概是剛剛一幕表演完畢，舞台沉了下去，遠遠望去便只剩下一個大黑穴。陳飛翔仔細地移動着脚步，在圍繞着昇降表演舞台四週擺設的座位之間穿行着。他必須小心在意，否則不知在甚麼地方準會錯脚踏到一些躺在地氈上依偎糾纏的肉體上。在四週的暗處，不時騰起一陣似男似女的作狀的令人毛骨聳然的尖笑聲，以及一陣陣令女人聽了會臉紅的男人的粗沉的喘息聲。

陳飛翔顯然並非第一遭進入這座大堂，但這時他的神經亦給弄得抽搐起來，在這些尖笑聲、喘息聲、怪叫聲中，向舞台左前方的一角繞過去，他有點反胃了，腦袋也一陣陣的昏眩。嘿嘿！幸虧這兒全是男人的天下，否則，讓一個女子置身其中，不把她活活嚇死才怪！偏偏這些鬼佬有這份興致！這簡直是不可理喩的怪癖。陳飛翔狠狠地在肚子裡罵着，用這提起他自己的精神來。

「飛翔，這個時候你來幹麼？你不是討厭此道麼？」

當陳飛翔在舞台的左前方一張座位上尋到了他的目的對象，他沒有打招呼，在斜側的一張空椅上坐下時，一個不耐煩的、但却是興奮的聲音在他的斜對面陰暗處响了起來。

發聲的是約克翰。這時，他的大腿上斜躺着一個古怪的人兒，這人兒正撒嬌撒痴地向約克翰仰起塗了口紅的大嘴巴，約克翰柔憐蜜愛地用自己的嘴含了白蘭地酒向這大嘴巴呷哺過去。

陳飛翔聳了聳大鼻子：「這位大概就是泰國來的劉曼曼小姐吧？聞名不如見面，她，果然有味道！哈哈！」陳飛翔拚命地抑制着胃裡作嘔，湊趣地苦着面孔說。嘿嘿！瞧他那個大嘴，那個硬喉結，分明是大男人，却偏取個「劉曼曼」的女人名字，這是不折不扣的人妖！陳飛翔在肚子裡惡狠狠地罵着，胃裡作嘔得越厲害，他就罵得越勁，似乎只有這樣，才能緩和那胃裡翻湧的酸水。

約克翰在「劉曼曼小姐」身上着迷地亂摸亂嗅了一會，把劉曼曼弄得似男似女地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笑，才猛地把「她」推在旁邊的椅上，向陳飛翔扭過頭來。

「你有事？說吧！飛翔！」

「她……」

「沒關係，你說吧！」

約克翰輕蔑地撇了撇嘴。他雖然喜歡這調調，但在他心裡，眼前這「劉曼曼」不過是一個會說話供他發洩取樂的玩具，他壓根兒就不把「她」當做人的存在。所以他根本就不顧忌甚麼。

約克翰這含意相關的男人通用的術語，陳飛翔聽了不禁咧了咧嘴，但立刻又抿緊，大鼻子也急促的聳動起來。這顯示他要報告的消息的不尋常。約克翰立刻便察覺了這點，他那對綠色的小眼珠因而粘聚在陳飛翔的大鼻子上。

「姓何的剛給我來過電話……」陳飛翔極力壓低聲音說。但舞台這邊却在這時响起來自巴黎紅磨坊的「肯肯舞」音樂，把他的話音蓋過了。他焦急地把嘴巴朝約克翰這面湊過來。

只聽了上半截，約克翰的腦神經便騰地一下子繃緊了。他一把推開他身邊的「劉曼曼」，就像摔掉一個玩膩了的玩具，「去，等會再來！」他揮了揮手，朝「劉曼曼」低喝道。「劉曼曼」作狀地扭着屁股走了開去，陳飛翔的屁股移到這空出的位子上。

「姓何的怎麼說？他不是給姓李的抓到痛脚吧……你說，飛翔！」

「姓李的看樣子沒發覺，但他的行動很古怪，今天早上回來不到十分鐘，就從他的辦公室後門悄悄地出去了，這是姓何的事後才發覺的。」

「他到甚麼地方去過？」

「姓何的沒說，顯然他也不清楚。還有，今天下午五點左右，你弟弟約克路又上姓李的律師樓去過。」

「噢！後來呢？沒發現其他異常麼？約克路很情緒化，肚子裡藏不住話，有甚麼動靜，立刻可以從他身上挖出來。」

「是姓李的送約克路出來，姓何的看得很清楚。他們的神情倒是像往日一般的輕鬆。」陳飛翔說。

約克翰的綠色眼珠急促地繞着陳飛翔的臉上打轉，緊張的思索着這突然而來的消息。這消息可能潛伏的背景使他感到一陣戰慄與驚惶。他昨天晚上深夜獲得的他夢寐以求的情報，却與此同時地跳了出來，像一股强大的暖流溫熱着他的心房。嘿嘿！事情已定了一半，只要老頭子一蹬腿，一切就最後定局。約克翰這麼想着，得意地將手指骨扭得啪啪地發出聲來。

「犯不着大驚小怪！飛翔。姓李的是出了名的棘手律師，他的手段從來就是古里古怪的。約克路不是第一次上姓李的律師樓，老頭子靠他的和姓李的聯繫。如果約克路嗅到風聲，他

那會這般輕鬆？這浪蕩子弟準會跳上三尺高。這話你說給姓何的，要他沉住氣，否則，他是自取其禍！他現在是過了河的卒子，作用不大了，萬一不對勁，你就讓你那位朋友把他解決。」約克翰說。他的手指一捏，作了一個「解決」的手勢。

陳飛翔立刻便領會了約克翰的意思，他的心因而突地跳了一下，臉色微變。為了掩飾，他馬上轉了一個話題……

「現在不必再擔心你阿爸的心事了。這是天大的喜事呀，約先生！」

「嘿嘿！這是有能者居之。老頭子一生糊塗，最後總算替約氏家族幹了件好事。這份產業落在弟弟手上，還不是輕易地就給這浪蕩子弟敗掉麼。老頭子總算看通了這個，所以才作了這個聰明的安排，嘿嘿，憑這個，倒要給老頭子來一個令世人吃驚的風光大葬，但凡替約氏家族眞正出了力的，我約克翰肚子裡有個數。」

這時，表演舞台已全部昇了起來，這是一場從巴黎紅磨坊傳來的「肯肯舞」，演出者刻意地隨着音樂賣弄着「她們」裸露的豐滿的女性化的胸部，肥厚的屁股，向四週飛着媚眼。如果不是下面不時露出的毛茸茸的大腿，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紳士名流們，便準會把「她們」視作眞正的嬌娃，不會像現下那樣向「她們」報以歇斯底裡般的口哨聲、怪叫聲了。

「怎麼樣？飛翔！這調調瞧起來可挺有味！」約克翰這時的注意力被舞台上那羣「人兒」吸引了過去，饒有興致地嚷道。

「是是！好好……」陳飛翔苦口苦面地隨聲附和着，「如果沒其它事，我就先走了。」他到底不能忍受了，告辭說。

「哈哈，看你！好！去吧，我不勉强你。你去找你的俏妞兒去！」約克翰猛地拍了拍這時又倚偎到身邊來的「劉曼曼」的豐腴的屁股，哈哈大笑說。

陳飛翔像逃脫似地從這間古怪的俱樂部裡溜出來，狠狠地吐了幾口胃裡反上來的酸水，才朝的士站走去。這時已經是夜晚十點多，夾在高樓大廈之間峽谷般的街道上面，是鑲了幾點眨着眼的星星的夜空。

「嘿嘿！姓何的不錯是過了河的卒子，作用不大，解決他倒不費吹灰之力，但你呢！你在他眼中，說不定甚麼時候也成了這隻過河卒子，給人家幹掉……」

陳飛翔此刻是疑慮重重了，一種保護自己的强烈意識迅速地跳了出來。他似乎已覺着：在這街道上望過去遙遠的山頂區的神秘一角，正被一股越來越濃重的黑雲蒙罩着，隨即是暴風雨來臨前夕的電閃雷鳴，一隻荷戟橫槍的卒子正拚命地躲避那雷電的轟擊！

* * *

半個月後的一天下午，已經是三時多了，李雲鏑竟然躺在床上懶懶地不願起來，他這樣地躺在床上已經是第四天了。

李雲鏑這破天荒的懶散，可把趙小蘭嚇得半死。雖然醫生說他是患了感冒，但就算是六五年那場大病，他躺在醫院裡依然不肯安靜，三時半刻的搖電話回公司去，更何況這只是傷風感冒的雞毛蒜皮小病，趙小蘭開始懷疑是醫生斷錯了。她曾聽人說過，傷寒也是這種流鼻水打寒顫的症狀，而且是時好時壞，週期性地發作。所以趙小蘭守候李雲鏑的時間是越來越長了，直到李雲鏑忍不住皺着眉頭對她說：「小蘭，我感覺好多了，我需要的是一個人靜靜，況且你兩夜未睡了。」李雲鏑的口氣就像下逐客令似的。趙小蘭氣得委委屈屈地走了，但片刻後又轉回來，嘮嘮叨叨地勸丈夫入院徹底檢查去。

趙小蘭剛剛走了出去，李雲鏑朝太太的背影頑皮地吐了吐舌頭，長長地鬆了口氣，臥室內突然便靜得出奇，李雲鏑拾起被趙小蘭冲斷了的思路，東一搭西一搭地想着。他的臉色因這場感冒躺了幾天反而變得紅潤了，不時地跳出一絲詭秘的微笑。半晌，李雲鏑把頭探出床側的窗外去，臉上的微笑不知被窗外的什麼東西冲去了。

臥室下面是那個遍植了偃松的大花園，香港初夏的陽光已經甚烈，偃松的枝條蓬勃地舒張伸展着，彷彿在趁機拚命地吸收它們墨綠色葉子上跳動的陽光的熱氣。

李雲鏑的目光定定地落在最靠近窗邊的一株偃松上，一種深沉的感觸突地被引發出來。偃松伸張到窗邊來的枝條在初夏的微風中拂動，輕輕地打着窗台，這卡吱、卡吱的響聲，把李雲鏑的思緒牽引回六五年那個偃松被輾壓在地的狂風暴雨的晚上……

這時，臥室的門又被人在外面輕輕地推了開來，李雲鏑一聽這推門的聲音就縐着眉頭喊道：「小蘭，你不是要把我綁到醫院去才放心吧？」

「別說笑了！雲鏑，去不去醫院我不勉强你，但你到底是什麼病呀？你別嚇人了，我就是沒遇到你現在的這樣子。什麼人也不見，光躺在床上發呆，還說沒什麼事……老丁他來了。他扯着文仔一道，他倆好像是剛大吵了一場，都虎着臉孔，也不知什麼事鬧成這樣子，你身子沒恢復，我下去讓老丁改天再來吧。」

趙小蘭嚕嚕嗦嗦抱怨着，走近來，把掌心壓在丈夫的額頭，很用心地按了一會兒，便打算下去對老丁說。丈夫的額頭溫度正常，她稍稍放心了。

「不，小蘭，我這就下去，躺了幾天也足夠了。」

李雲鏑由二樓臥室走下大廳來，

他還沒來得及與丁區泉打招呼，李文已搶着對他說：「阿爸，這事你評評理，丁主任他眞是豈有此理啦……」

李文氣呼呼地正想往下說，但李雲鏑的眉頭馬上擰緊了，「文仔，不管你有什麼大道理，你這樣子說話就沒有道理！丁主任說什麼也是你的長輩，更是你的上司，你太放肆了。你首先要說的，是向他道歉！」李雲鏑板着臉孔說。李文雖然是他的兒子，但瞧得出，他對兒女絕不嬌縱。

李文委委屈屈地不敢作聲，但鼓着腮，死硬不肯向丁區泉道歉，丁區泉氣呼呼地站起來，說：「算了吧，總裁！你這個兒子太能幹了，我丁區泉自問不敢帶他這樣的助手。你給我另配人手吧，不然，你讓他當這個主任好了！」

李文氣呼呼地正想往下說，李雲鏑見丁區泉這副撞火的模樣，隱隱地感到事情有點不尋常了。他心裡更着火，怒聲喝斥：「文仔！怎麼啦？還不先去道歉，簡直目無尊長！」

「什麼事？雲鏑，發這麼大的火？」

這時，杜仲謀在外面走了進來，見李雲鏑虎着臉孔的怒喝，連忙走過來問道。趙小蘭在丈夫暴怒的時候，照例不敢作聲。這時，一見杜仲謀走進來，便像發現救星似地在他身邊低聲說了幾句，一面半勸半責地把李文扯到一邊去。杜仲謀把丁區泉用勁地按下，一面責備着：「老丁，你這是怎麼啦？跟一個大孩子拗起脾氣來啦？到底是怎麼回事？」

丁區泉的氣頭稍稍緩和了點，但依然是氣鼓鼓的粗聲粗氣地說：「我老早就向李先生說，我丁區泉是個粗人，帶不了這些大學生，更何況是李先生的兒子，今天早上我跟他一道去跟客戶商談一幅地皮的事，這塊地皮有潛質，我是心動了，但總不能讓對方張大獅子口地要價吧？我就下了一番嘴皮工夫，把他先拖住，等壓一壓他的價錢再說，但李文竟然瞞着我，答應了這客戶的價錢，還用東方地產公司的名義跟這個客戶簽了字，我責備他，他還滿有道理地說辦事要當機立斷，現下世界講求的是效率，還說這地產公司是他李家的，用多少錢是他李家的事。你說，老杜！我這個地產部主任還擺在那裡幹什麼！」

丁區泉向杜仲謀訴苦地說着，但他的聲音很响，便連離開老遠的趙小蘭也聽到了，她的心突然跳了一下，深知丈夫脾氣的她，知道李文這禍闖大了。她僵僵地坐在身邊，不敢說什麼，但却不離李文半步。李雲鏑果然氣得臉色都變了，他幾步搶到李文面前，咬牙切齒地嚷了一句：「敗家仔！」他的手猛地揚了起來，暴怒地就要向李文的臉頰上揮去……

「不，雲鏑。」

趙小蘭突然站了起來，低聲地但却是異常堅決地說。她的大眼睛睜圓了，這眼睛裡的水樣的溫柔突然跑走了，代之而來的是强烈的興奮、熱情，就跟她的姐姐趙小秋一模一樣。

暴怒的李雲鏑與這眼神觸着了，他的心像觸電般突然軟了下來，揚起的手緩緩地放了下來，眼睛久久地盯在李文不知所措的臉上。終於，他猛地擰轉身，走回丁區泉這邊來。

「區泉，你看，文仔闖的這個禍該怎麼處理？你是主任，屬下犯了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搞事業絕不講親情，他是我的兒子更不能例外。」

丁區泉見李雲鏑氣得這般模樣，心也軟了下來。他歎了口氣，說：「總裁，李文也是年紀輕不懂商場的詭詐。合同已簽了，再毀約對你的面子不好看，反正不過是五十萬左右的買賣，我明天去好言說說，過一段時間價錢合算就接手，不然，塌了定金算了。」

李雲鏑緩緩地搖了搖頭，說：「不，錢不是問題，但規矩絕不能破壞。李文，你過來聽着！這事是你擅作主張弄成的，你負責去跟人家道歉，就說合約取消了，定金作為對方的賠償。」

李文一聽，苦着面求說：「阿爸，這樣一說，叫我日後怎麼見人哪？人家會說我明擺着是李家的人，却連五十萬的買賣也弄不成，這對你的面子上也不好看哪，阿爸！」

「笑話！什麼面子不好看？你做錯了事，就要承担做錯事的後果，你還要向人家說，我李雲鏑向他道歉，沒管教好自己的兒子。去，馬上去跟人家說，還呆着幹甚麼！」李雲鏑發怒地說。

李文往父親鐵青的臉上瞥了一眼，不敢再說什麼，委委屈屈地勉强走了出去，在他的心裡，他難受得幾乎要放聲哭出來，如果不是當着這許多人的面，他或許是好受些，但父親偏偏連這點面子也不留。他跟蹌地跑出客廳，他突然感到身子被吹來一股寒氣，鑽入他的心胸腔裡，把他年輕好勝的心房凍僵了。

瞧着李文走出去的樣子，杜仲謀也忍不住勸李雲鏑說：「雲鏑，這事等過幾天再算吧，老丁說的哪個辦法也滿好嘛。」

「不，如果這時候縱容他，將來他就不得了。這不是愛他，而是坑了他的一生！」李雲鏑短促地喘了口氣，他的心情很不好受，但依然硬着心腸決然地說。他把臉轉向丁區泉這面來，「怎麼樣，區泉，這段時間，你這高班馬又該放繮跑啦！前幾天放出的那塊地皮，手續交割清楚了麼？」

丁區泉點了點頭，臉上又漸漸地現出歡快的笑容來。他猛地一拍大腿，興奮地說：「弄妥當了！連同這塊地皮截止計算，東方地產公司的地皮，倒有一半是金鷹機構拚命搶高價位奪

了去。其他的地皮，我打算等一段時間再說，反正眼下的地價是上天的箭，有昇無降的。」

李雲鏑和杜仲謀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不，區泉，我意思是，如果準確地把握到有利的價值，就把其餘的十萬呎地皮放出去。我很快就要動用大筆的現金，這事情關係重大，眼下的關鍵是積聚現金，詳細情形，老杜改天跟你說。」

李雲鏑毅然決然地說。丁區泉點了點頭，也沒詳細地問什麼，說公司裡有人客等着他斟盤，站起來就告辭走了。李雲鏑瞧着丁區泉的背影滿意地點了點頭，像突然想起了什麼，饒有興致地扭頭對趙小蘭說：

「小蘭，你看，老丁這大把年紀了，還打着光棍，有好姐妹，就給他拉上一把吧。」

「喲！看你，自家的兒子還未管好，倒替人家瞎操心！老丁他還用得着我去拉扯？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抱個胖娃娃啦。不信，你問問杜先生去。」

「老杜，眞的？怎不聽區泉他露口風？」

「嘻嘻！人家是同居，又不是正式結婚，他怎好意思驚動你？他們呀，去了一趟歐洲旅行，就算渡蜜月啦。」

「噢？這老婆是誰？什麼同居！現在年輕人喜歡這新潮的玩藝，老丁這大把年紀，還喜歡這一套。」

「這女子不簡單哩！說起來你也聽說過吧？她是方慧小姐，香港有名的地產界女強人哩。」

「嗯，這個人我聽說過，小秋死的那年她代表姓張的來吊唁，但印象很模糊。老丁怎會跟姓張的人泡上呢？」

「嘻嘻！在這上面你太孤陋寡聞啦，雲鏑！老丁跟姓張的算得上是情敵哩。方慧在帝國一天，他發誓跟她老死不相近。前幾年方慧從帝國跳了出來，着實挖了張仁傑一筆資金，與人合組了一個帝后地產公司，打起招牌，明刀明槍地跟姓張的對着幹起來了。張仁傑這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拿自己的錢，樹起一個大對頭人。」

「姓張的這人我不喜歡，太陰陽怪氣的。人家說他用人精明，但依我看他太過於籍重玩弄權術，他就不懂得跟下屬坦誠相對。」李雲鏑皺了皺眉頭說。

杜仲謀托了托眼鏡，微笑不語。趙小蘭因李文的事弄得心裡很悶，心裡盼着她的小女兒李念秋從大學回來，便推說頭痛，走上二樓的臥室去。

「小蘭，睡一覺吧，我沒事了，眞的沒事了。你放心吧！」

李雲鏑見太太心事重重的樣子，不明白她母性的心曲，還以爲她這幾天着實太辛苦，連忙朝趙小蘭的背影喊道。

杜仲謀會心的一笑，「你這是托病靜思吧？雲鏑。不然，這傷風感冒哪能困得住你。」

李雲鏑詭秘地一笑，沒作聲，顯然是默認了，片刻後，李雲鏑若有所思地說：「咱們透過第三者放出的地皮，不見得就毫無形跡可尋，難道姓約的就丁點沒察覺麼？對這點，我有點担心，商場詭詐，況且對方也是此中老手，不見得就能瞞住他的眼睛。」

杜仲謀默默地思索了一會，才肯定地說：「要說對方毫無察覺，這是太武斷了。不過大商家通常注重的是眼前的利益，明擺着這些地皮到手後可以賺錢，他就算略有懷疑，也是先搶到手再說，這是整個地產市道的趨勢，這股大浪頭也把他衝得暈頭轉向，可以說，這股勢頭的眼前利益把他的眼睛給蒙住了。況且眼下他正陷於產業繼承這凶險的漩渦中，把他大半的精力都捲進去了。所以他眼下是顧此失彼，被弄得團團轉。」

「對！到咱們已一响重炮轟出去，他這個沒設防的重鎭就必陷無疑。」

「嗯，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爲什麼？你說說你的主意，老杜。」

「知己知彼，這是兵法的首條，咱們眼下對大豐倉的資料還未摸透，憑眼下的實力出擊很凶險的，最穩當的辦法你首先摸透他的底細，到看透了形勢再說。咱們吃過他的大虧，這教訓很深刻的哪！雲鏑。」

「不，老杜，愼重是好的，但切忌流於優柔寡斷，不錯；咱們是吃過他的苦頭，但咱吃一塹，長一智，他是驕兵必敗，咱們無論如何要有這個信心！況且眼下這不是過去的孤軍作戰，吃過他的苦頭的華資都向咱們靠攏了，這股力量扭起來就非常了不起，我靜思了幾天，這點我是豁然想通了。咱們眼下要做的，一是千方百計摸透他的底細，二是看準時機就狠狠地出擊。」

李雲鏑興奮地撫着手掌。杜仲謀會心地笑了。

「聽你的口氣，倒像跟他們這些英資勢力有三世寃仇似的，難怪有人說你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

李雲鏑的眉毛猛地跳了一下，像解釋又像表白地說：「不，對這些政治的術語我不感興趣。不過我覺得以前華人受洋人的欺負太多了，如果咱們華人自己都不爭氣，這是不是自己作賤自己麼。」

＊　＊　＊

李雄律師樓這幾天是出奇的平靜，李雄像平日一樣，每天早上九點返律師樓，忙了幾個鐘頭，過了下午二點，便任憑職員談天說地地輕鬆去。

這幾天中，除了偶爾傳進幾個人去，在辦公室裡協助處理一些文件，李雄便很少到外面的辦公大廳走動。不過，深知李雄脾氣的律師樓第一助理律師何應龍，却分明在這平靜上面瞧出危機來。不是麼，李雄的神色雖然極力的裝作輕鬆自然，但他平日有規律的步幅却有點凌亂了，而最令他提心吊胆的是，李雄在這幾天，把幾名最高級的職員傳了進去，雖說是協助他處理文件，但每次總是傳進一個人，而且，自己作爲第一助理律師，他平日最信任的助手，却偏偏就好像給他遺忘了，也不知這內裡有什麼玄虛。

今天是第四天了，何應龍依然沒被李雄傳進去，他的心情是越來越緊張了，一股寒氣從他的脊骨處直冒了上來。他的手在一份文件上下意識地動着，但腦袋裡却被這個把月來的陰影蒙住。這一切的前因後果是令他如此地心驚膽戰，以至就連輕悄地走近他身邊來的律師樓秘書陳小姐，亦把他嚇得跳了起來。

「什麼事？陳小姐！這麼悄悄地……」何應龍臉色微變的揚起臉來。

「何律師，怎麼啦？病了，不舒服？」陳小姐因何應龍的失態怔了怔，嬌聲地關切地問道。瞧得出，她的眼神裡滿含對何應龍在法律事務上的能幹的暗慕。「等會快去看醫生，但現在不行啦，波士打電話出來，請你拿愛德羅那份上訴供詞進去。」

「是李先生傳我進去？」何應龍下意識地重複了一下，但不等陳小姐回話，他拾起手上這份文件就趕忙朝李雄的辦公室走去。「……他葫蘆裡賣什麼藥，馬上就有答案了。」在相距主任辦公室的幾步路中，何應龍拚命地抑制着內心的驚惶、焦慮！

「進來！何律師！」隨着何應龍的輕叩門聲，是李雄律師像平日一樣短促的語調。何應龍推門進去，李雄平靜地在辦公桌上抬起頭來，依然是短促地說：「愛德羅先生那份上訴供詞，你替鄭律師核對好了麼？弄好了，就簽個字，我再核對一下，鄭律師明天上堂要用……來，就用這支筆簽上吧。」

李雄指指辦公桌上一支事先似乎已擺好的墨水筆，他心神像平日一般的敏捷而平靜，但何應龍的心却猛地跳了一下，爲什麼要指定用這支筆？他情不自禁地遲疑了一下。

「怎麼啦，你對鄭律師草擬的供詞有疑點麼？」李雄鋒利地瞥了何應龍一眼。

「不，不！這份供詞滿漂亮的。」

何應龍咬一咬牙，抵受着脊骨處那股陡然增強的寒氣，伸手挾起辦公桌上那支筆，飛快地簽上了名字，他有意地把手裡的墨水筆給李雄遞過去，但李雄却沒有伸手接，而是在辦公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搶先朝何應龍的手上遞過來，「這文件我忙不過來，你拿去整理核對一下，何律師！」何應龍無可奈何，只好把手上的那支墨水筆放在辦公桌上，伸手接了文件走了出去。

何應龍走後，李雄立刻拿一張白紙把何應龍剛用過的墨水筆捲了起來，又用另一張白紙小心地蓋住了，才迅速地包好，把它放入自己隨身帶的皮包裡，他把身子往高背椅上一靠，長長地噓了口氣。這是第七支了，也是最後的一支，它能通過周幫辦的法眼麼？這很快就會有結果。如果通過了，下一步該怎麼走？這當眞是大海撈針般茫無頭緒。這也好，這証明嫌疑人物不在律師樓裡。他也確實是一位能幹的法律人才……」兩股相反方向的浪潮在李雄的心裡翻湧着，陷入了一種矛盾的沉思中。

約莫一個小時後，李雄就挾着皮包離開了律師樓，他的身上，有如繫了一根絲鈎，把何應龍的心一步一步地扯了去。

好不容易才勉强按捺住心神，支撐到下午四時半律師樓放工的時間，何應龍跳上他那部過時的豐田房車，一溜烟地向尖沙嘴駛去。駛了一半路程，他把房車停了下來，他在老虎機停車位上泊了車，連車門也忘了關上，便跑到一家海味店的門口，撥响一家酒店的電話，片刻後，他失望地把電話摔下，大概是酒店的侍應報說他要找的人不在。何應龍走出海味店時，臉色都變黑了，今天似乎一切都充滿了晦氣。

他像一個傻佬般在四周低着頭亂逛，每隔十分鐘就跑去商店打一個電話，漸漸地，商店的老板便認得他了，臉皮也拉得老長。他們的電話是方便顧客而設的，像這般亂撥一氣，哪有好臉色你看？終於，酒店的電話撥通了，對方答應他一小時後趕來約定的地方會面。

約見的地點何應龍是精心計算好的。太靜的地方反而引人注目，他乾脆選中廟街的一檔賣龜齡膏的店號。但是卻要等上一小時，這段時間可眞要了他的命。

天色漸漸地暗黑下來，一時間，各色各樣的小販攤檔，便推車張篷掛牌亮燈地熱鬧起來，油麻地廟街一帶，被一串串交疊着的燈泡，照射得如同白晝般通明。成衣、百貨小販的呼叫聲，賣雜食的呼喝、剪刀的嘈雜聲，唱家班的曲藝聲，江湖郎中的那賣武賣葯聲，更有現代化的用擴音喇叭高唱哀怨音樂的行乞聲，混成一片。三教九流、五光十色。到七點時候，色情勾當便進入黄金時刻，十幾檔的色情雜誌報攤突然出現在遊客的面前，雜誌上面是一幅幅光裸的女人的圖片，最大膽的日本色情雜誌却用一個塑料袋封住，上面的圖片是不堪入目的男女間性事。在一個公厠附近，幾個神秘的男女會走近你的身邊，他們手裡捏了一張咭紙，嘴裡低喊「有正嘢睇！」如有興趣，三、四十元買了這咭紙，便由他們領着到廟街附近的大厦瞧淫穢的小電影。這兒是名副其實的現代平民夜總會。

何應龍平日偶爾也會上這兒逛逛

，但今晚他是一切也提不起興趣來，驚惶、疑慮、焦急、等待，複雜的心緒蒙住了他的心竅，甚至連走到他身邊來兜搭的「扯皮條客」也扯不開這混沌的心網的一絲縫兒。

終於，這要命的一個小時眼看快過去了，何應龍不知在那間約定見面的賣龜齡膏店外徘徊了多少次，這時終於走了進去。店號的伙計給他捧了一碗龜齡膏來，這是用眞正的龜板熬成的膏，據說甚能滋陰降火，在香港是出了名的。但何應龍兜入嘴裡，却味同嚼蠟，甚至把他的心火也引出來了。他怎麼還不來？光景是見死不救吧？把我逼急了，你們也不見得有甚麼好處……

「等很久了麼？何先生。」

一個低沉的略帶沙啞的聲音突然在何應龍身邊響了起來，把埋在龜齡膏碗裡的何應龍的臉龐突地吸了起來。他馬上便見着對方那個急促聳動着的大鼻子。

「是你，陳先生。事情不對勁哪！」何應龍此刻是一秒鐘也不願耽擱了，「李雄察覺了遺囑這事！」

「噢，有這麼嚴重！」陳飛翔立刻緊張起來，「你沒看錯？他不是報警了吧？」他立刻便把他最擔心的一點端了出來。

「不，他並沒有報警，他大概是擔心這事情公開了，對律師樓的聲譽損失就很嚴重。他顯然對這事起了疑心。這幾天，他把幾個能夠在主任辦公室出入的高級職員先後傳了進去，今天就輪到我了，表面上是在文件上簽字，但他事先已準備了一支墨水筆。」

「套取指紋印證？」

「是呀，他是不動聲色地進行，這更加可怕。」

「你不會在保險櫃上面留下指紋吧？你不是戴上了手套麼？」

「是呀，但裡面的保險防盜設備太可怕了。這是設法弄開了鐵門才發覺的，我戴着手套調弄鐵門裡面的保險櫃，無論如何也打不開，這時值夜班的看更快回來了，我一急把手套弄脫了，手指無意中碰上密碼鍵盤，上面的綠燈亮了，我才發覺這保險櫃是電子感應的。我一時心急，就這樣依着密碼把保險櫃弄開。這上面很可能會留下指紋。」

「你當時是用食指按鍵盤密碼？」

「對，這習慣了。」

「捏筆的手勢呢？你比一比看。」

「是這樣的……」

何應龍作了一個捏筆的手勢，陳飛翔一見，大鼻子驀地停了聳動，嘴角急促地抽搐，好一會，才低沉地嚷了一句：「這就壞了！姓李的果然厲害，早就想到了這點。」

「甚麼，你說甚麼？」何應龍額角上直冒虛汗。

「你按鍵盤和捏筆用的都是右手食指，一加驗認，你就無所遁形。」

「這太可怕了，這是刑事罪哪。你不能見死不救啊！我，我該怎麼辦？」何應龍驚得幾乎失聲叫了起來。

「你作死啦！」陳飛翔連忙沉聲地壓止他，「先沉住氣，這事他不敢報警，事情鬧公開了對他的律師樓聲譽是個慘酷的打擊，這是他致命的弱點。我看，他暫時還不會對你採取公開行動的，但關鍵是你能不能沉住氣！你別忘了，這事暴露出來，首先遭殃的是你！何先生。」

何應龍驚魂未定地抹着冷汗走了。陳飛翔緩緩地搖了搖頭，隨後亦離開了這間龜齡膏店。在趕回尖沙嘴他那間酒店的路上，何應龍剛才說的每一句話，像雷似地在他腦殼裡轟轟轟地炸響！

* * *

七天後的一個晚上。

約克翰剛踏出他父親約克遜的書房門口，便鐵青着臉、像一尊被人衝犯的凶神，咬牙切齒地衝落樓，朝似乎故意呆在客廳的女管家伊利娜小姐，瞟了冷酷的一眼，一言不發地衝出這個古雅而幽森的大客廳，向樓下的停車場衝去。片刻後，他已跳上他那部名貴的勞斯萊斯座駕車去。

司機一瞧約克翰這模樣，便嚇得閉了嘴，問也不敢問地把車子駛出這山頂區三十一號。房車駛到山頂公路與港島皇后大道交界處，約克翰突然炸雷似地吼道：「大富豪酒店！」

* * *

這是大富豪酒店一間約克翰長期租用的豪華套房。

約克翰躺在這套房的一張彈簧軟床上，他的身子是打横，雙手交叉地反托着腦枕，綠色的小眼珠僵僵地凝注不動。這樣子足足過了十幾分鐘，他突然跳下了床，撥了一個電話，他的心情似乎放鬆了一點，臉上跳出一絲絲陰晴不定的笑意。他跳上彈簧床去，靠在床頭的彈簧軟墊上，順手又抄起一個電視錄映機的遙控器，「得」地按了一下鍵盤，立刻，正對着床頭的那部大畫面的電視機，浮出了兩個西歐男子的裸體的糾纏圖，但僅一霎間，約克翰把手裡的遙控器朝地上狠命地摔下，「砰！」的一聲，電視螢光幕上的畫面，像在地獄裡鑽出來的妖怪，隨着這一聲響重新鑽入地獄裡去。此刻，便連這個也提不起約克翰的興趣。

此刻，約克翰完全被一種強烈的驚恐與怨毒心網罩住了。先是替父親傳口訊，要他趕回家去的弟弟約克路那隱隱得意的臉孔，接着是父親約克遜那喘着氣的鼻孔，那嗡嗡的張着的嘴巴，隨即又是女妖精伊利娜那幽靈般的眼珠。這一切一切還未褪去，另一幅更可怕的畫面又突地向他眼前撲壓過來，這是「棘手律師」李雄手上的印有清晰指紋的墨水筆，有如一柄靈

光閃閃的尖刀，揮舞着、旋轉着，向他的心臟狠狠地戳刺過來。約克翰呻吟了，他牙齒咬得咯咯作响，但身子却一步一步地往後退，退！終於，他軟軟地跌坐在另一邊的沙發椅上。

「嘟！嘟！嘟！」

酒店接待處詢問是否接見客人的訊號傳來了。

「讓他進來！」

約克翰歇斯底裡地向着傳呼機暴喝了一聲，他料着這迅速趕來的人是誰，籍着這一聲的暴喝，把他散亂的心神穩了穩。

來人是接了他的緊急電話，顚着屁股火速趕來的陳飛翔和沈松柏。

「坐吧，你們倆。」發洩過後的約克翰這時已稍稍安靜下來。他見二人沒坐下，自己便一躍跳上彈簧床上去，雙手交叉地反托住頭枕。他的目光錐子似地直鑽向陳飛翔的臉上。

「李雄這一頭怎麼樣？姓何的是不是已經抓起來了？」

「這……」

「吞吞吐吐幹麼，有話就說，有屁就放！更壞的消息我也等着！」

「李雄這傢伙已派人監視何應龍。按我的分析，姓李的顯然已在指紋上抓到了何應龍的手脚，他却不動聲色地秘密派人監視，是另有目的……」

「嘿嘿！他打算從姓何的身上挖出幕後指使人。」約克翰驀地在床上挺起身子，冷笑着說。

陳飛翔倒抽了一口冷氣，約克翰眼中閃爍着的冷酷，使他亦感到一陣寒氣。他向呆立不動的沈松柏瞥了一眼，對他不須躺在這火山口上的幸運一陣強烈的妒嫉。一種下意識地保護自己的意念迅速地跳了出來，他感到自己在這事上不能有所表示。

「李雄是有這個意思，但只是他的一廂情願！我在姓何的身上已做足了功夫，我相信他能沉住氣，而只要姓何的沉得住氣，李雄對他是無可奈何的。因爲他不敢報警把事情公開，他這個弱點，對咱們有利。」

陳飛翔迅速地說，他的口氣相當肯定，他試圖用這來穩住約克翰的心性。約克翰却驀地打床上跳了下來，直逼到陳飛翔身前，冷笑着，直截了當地把陳飛翔隱秘的心曲端了出來。

「哼哼！前幾天你不是擔心着這事情的嚴重後果麼？現在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你却貶低這事情的危險性。你是擔心你自己在這事上的處境！因爲何應龍這一個缺口被姓李的衝開，你就會馬上暴露在他面前……你是擔心着這個吧，飛翔！」

約克翰的口氣異常的冷漠，這就更增强了陳飛翔心裡那股寒氣。他不由自主地微退了一步，立刻，另一股强烈的怨氣猛地湧了出來。哼！這一切不是爲了你的利益麼？事情出了差錯，你就衝着我來了，我可不是那任人宰割的替罪羔羊。

「不，約先生！我陳某人好辦，大不了一走了之，姓李的無奈我何。我擔心的是事情弄僵，約先生方面的處境！」陳飛翔咬着牙，不顧一切地說，臉色變得蒼白了。

「飛翔！你這是怎麼啦？哈哈！你爲我辦事的心意我姓約的心裡有數，怎說出這晦氣話？」約克翰尖利地瞥了陳飛翔一眼，突然改換了另一種緩和的口氣，「這事要弄出一個妥善的辦法，眼下還有一個更要命的情況，這是我急着找你們來的原因。」

約克翰突地頓了一下，拚命地試圖按捺住那股强烈的撲噬着他的驚惶、暴怒，但他的綠眼珠畢竟把這一切暴露出來。

「老頭子把我找了去，他說的話非常古怪，竟然要我好自爲之，我瞧得出，老頭子有修改遺囑的意思……」

陳飛翔的大鼻子還在緊張地聳動着，思路似比他快了一步的沈松柏却已迫不及待地插問了一句：「按弄到的消息，約克遜先生的遺囑不是定了麼？不是有人做了手脚吧？律師樓的事按道理還不至於牽連到這上面。」

「嘿嘿！伊利娜這騷狐狸眼下和約克路扭成了一團！甚麼鬼主意她拿不出？再說老頭子這幾年被她迷得暈頭轉向，她灌的蜜糖，老頭子好歹也張大了嘴巴吞下去。看樣子，他倆對遺囑的內容也有所察覺，在老頭子面前拚命地灌迷葯。」

沈松柏鼓凸的眼珠轉了轉，「如果眞的這樣，再加上律師樓這事，後果就很嚴重！」他往陳飛翔那大鼻子上飛快地溜了一眼。

這立刻像火上加油，把約克翰激得暴怒，幾乎跳了起來。

「嘿嘿！他們要合起來把我吃掉，這是痴心妄想！何應龍這人你吃得透？飛翔！」

「我看，他還能沉住氣！他是吃法律這碗飯的，當然明白這事爆出去有甚麼後果。」

「嘿嘿，就這麼輕輕鬆鬆麼？姓何的不打緊，他頂多是洗淨了屁股坐牢去！如果這事給李雄這混蛋抓到了証據，那遺囑的事讓老頭子知道是我幹的，這會有甚麼後果？他一天躺在這世上，他就有可能把原定的遺囑修改。這是約氏家族幾百億的產業哪！姓何的無論如何也要盯牢他，絕不能讓李雄這混蛋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你明白嗎！」

約克翰倒喘了一口氣，此刻他着實是驚惶忙亂了，因而連說話也有點顚三倒四的。他朝陳飛翔瞥了一眼，陳飛翔悶聲不語，沈松柏却深沉的咧了咧嘴，但到底沒說甚麼。「飯桶！全是飯桶！把事情弄成這死樣！」約克翰滿心希望他們能替他拿出甚麼好主意來，但在這節骨眼上竟然只會發呆！他憤憤地在肚子裡吼着，他是越想越驚，越驚便越冒火，終於，把

手一揮，按捺不住地吼道：「就這樣吧！去！」

陳飛翔心事重重地走了出去，沈松柏走到門邊却頓了一下。約克翰瞥了沈松柏一眼，突然心裡一動，他瞧出他似乎有話沒說，便把他喊住了。

「你不是有話要對我說吧？松柏！」約克翰瞪着沈松柏期待地說。

沈松柏緩緩地退回來，也不等約克翰招呼，便一屁股在沙發上坐下，鼓凸的眼珠緩緩地朝着約克翰那捉模不定的臉上瞧着。終於，緩緩地開口了：「約克遜先生修改遺囑的意思拿定了麼？」

「哼！他口裡還沒有明確說出這話！但我瞧得出，他顯然對我很不滿意。他懷疑我欺負了他那寶貝混蛋約克路。伊利娜這騷狐狸顯然也幫着約克路說話，她灌迷葯的功夫可是相當到家。還有，李雄既然已發覺遺囑被人偷窺，他不能不對老頭子說，他到底在老頭子面前說了甚麼來着，到現在我還不清楚，但萬一讓老頭子知道偷窺遺囑的眞相，事情就糟透了。你到底有甚麼看法？飛翔這傢伙是亂了手脚啦！松柏！」

沈松柏微笑了笑，突然沒頭沒腦地問約克翰說：「約先生去過殯儀館麼？」

約克翰一怔，「開甚麼玩笑！松柏？我從來不去這擺死人的地方。」

沈松柏意味深長地笑笑，說：「是呀，到這個地方是做給生人看的！因為，死人是不會說話的！」

約克翰的眼睛突地一亮！沈松柏的話似乎是一個強烈的暗示。這暗示極為可怕，但却是最有效的直截了當的解決辦法。這一切只是約克翰一閃而過的判斷，雖然這暗示已在他的腦裡烙下一道深印。

「哈哈！你倒有興趣說這麼個笑話，松柏！」約克翰打着哈哈說，臉色隨即沉了下去。

沈松柏往約克翰游移下定的臉上溜了一眼，他明白，自己該告辭出去了。

利害衝突　殺機四伏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的香港報章，有二份銷量最多的港聞版上，登出了這麼一則並不怎麼惹人注目的突發新聞：「今早零晨三時，在本港大鵬灣東岸接近平洲的岩石上，發現一具男性屍體。該男子年約四十歲，身穿一套米黃色間條的泳衣，該男子被人發現時，全身發脹，身上並無傷痕，據警方現場提供的初步消息，該名男子可能是遇溺身亡。該名男子身上並無任何證件，身份待查。警方向市民呼籲，有知情者，請盡快與警方聯絡。」

這則新聞刋登在港聞版的右下角，而該版的通欄大紅字頭條新聞是：

「……昨日五幅官地拍賣地產商反應空前熱烈！售價高出底價三至四倍！香港十大財團競投激烈情況歷史罕見……」這則新聞是如此使香港市面轟動，那則男子遇溺身亡的消息，在大多數人的眼裡，只是一跳而過。事實上，死一個人算甚麼？比這更轟動的色情、暴力、姦殺新聞天天都有，香港人對這已幾乎痲木。

自然有些人是例外，例如陳飛翔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第一眼讀到這則新聞，第一個浮上腦來的影子便是失踪了整整三天的何應龍。他把手裡的報紙一捲，便跑出酒店樓下的餐廳，趕去差館找他的那位朋友梁幫辦。梁幫辦並不知情，但他倒够朋友，馬上答應和陳飛翔一道趕去案發現場查探究竟。因為梁幫辦知道，屍體還留在現場。

很快他們便趕到平洲島。他們在南岸離了汽艇登陸，近處便是港島四大奇觀之首，平洲千層石奇景。岩石堆疊聳立，如高台、如石塔；又有垂直排列有如城垣墻壁；似千層糕又似魚鱗密佈的岩石表面，像一塊塊生銹的鐵板色彩斑爛璀燦，有紫紅、赫黃、炭灰、深青……各色其適，有如一幅幅南海龍王向凡間獻上的仙間畫册。不過，聚在這些奇麗岩石東側海邊的一堆人，似乎根本就沒留意這人間奇景，他們的身子俯伏着，在岩石上的一堆米黃色的物體上忙亂着。

陳飛翔的眼珠早就遠遠地盯在那堆米黃色的物體上面。他的手脚在高低不平濕滑的岩石上攀爬過去，很快便鑽進圍着這米黃色物體的人堆中去。這米黃色物體，便是那具遇溺身亡，穿了米黃色泳衣的中年男子的屍體。屍體是俯伏着的，看不見他的臉部，但陳飛翔憑這屍體的身形，便證實了幾分。這時，梁幫辦請警方的法醫把屍體轉過身來，陳飛翔瞥一眼屍體的臉部，一言不發地立刻退了出來！這遇溺身亡的中年男子果然是李雄律師樓的助理律師何應龍。這時，他靜靜地躺在浪花四濺的岩石上，但他的眼珠睜得滾圓，僵僵地瞪着天空，似乎在向蒼天詢問：我為甚麼會死去……

「我為甚麼會死去？為甚麼？為甚麼……」

陳飛翔的耳邊，分明是有人慘酷地嘶叫了。他禁不住在濕滑的岩石上打了個趦趄，要不是他後面的梁幫辦伸手扶了一把，他準會摔下大海去。

「他，他不是何應龍麼？我認得他是尖沙嘴酒店那晚的人。你怎麼啦？這是怎麼回事？飛翔兄！」梁幫辦在尖沙嘴酒店那晚的「局」中與死者有一面之緣。這時，不禁狐疑地瞥了陳飛翔一眼。他幾乎忍不住要喊叫了：你為甚麼要殺了他？你犯不着這麼幹，這不是太絕了麼？

梁幫辦雖然沒說出口，但陳飛翔

從他的話裡便揣摸着了他肚子裡的狐疑。他的臉色陰沉，有如脚下一塊溜滑的蒼黑色的岩石。

「對他的死我也在懷疑，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回事……」陳飛翔咕嚕了一句，一面急急地朝前走。

梁幫辦在後面追貼了他，「殺他的人手段很高明啊！我瞧得出，他是被人硬按進海裡淹死的。他的手脚痙攣，這是垂死掙扎的跡象，這殺他的人到底是誰呢？」

「唉！你懷疑我殺了他？梁兄。」

「哪裡，你我多年的朋友啦。但我要提醒你，警方對這件事很重視，法醫已下了結論，他不是遇溺身亡，是被人謀殺的。再說，他是李雄律師樓的人，犯到李雄手上的案子是非常可怕的。」

陳飛翔一言不發地向岸邊駛來的汽艇疾走。事實上，他根本就用不着梁幫辦的提醒，他非常清楚這事的嚴重後果。「殺他的人，下一個目標是誰……」一個強烈的危機信號騰的跳上他腦殼來。他不能不認眞地考慮自己如何才能躲過這場雷電的交擊。

＊　＊　＊

就在陳飛翔發狂的遍尋約克翰的時候，約克翰却和一位斑白頭髮的英國老年男子靜靜地躺在一間華麗的蒸汽浴室裡。浴室裡混了香水味的蒸氣騰騰，約克翰和那位英國男子只穿了一條短褲子，俯卧在一張絲絨彈簧軟墊上，相距只有二呎距離。他們的背上，分別有兩名穿了三點式泳衣的嬌俏的按摩女郎站在上面，光裸的柔軟的脚板在他們的背上、屁股、大腿四周上下有節奏地踩踏着，以及斑白的半禿腦袋男子反手抄住女郎赤裸的大腿，上上下下的撫摸着，不時狠狠地扭捏一下，隨即是他背上女郎作狀地嬌呼聲與斑白半禿腦袋的嘻嘻喘笑聲。

「舒服，舒服死了！想不到我一來就享受到你這份厚禮，我的約克翰！嘖嘖，她們簡直是妙極了！」

「當然啦，她倆是剛從泰國來的出了名的按摩皇后嘛！我的查里士議員，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想不到你的嗜好十幾年依然勁頭十足。哈哈！」

約克翰靜靜的俯伏躺着，享受着這人體按摩的眞正樂趣，一面扭頭對剛從英國來的那位與約家有特殊關係的查里士議員說。自六五年在英國與查里士一聚後，除了通通電話，像現在這麼聚到一塊，十幾年來是第一次。而此時此刻，如果不是企求這半禿腦袋裏挖出點甚麼，約克翰是無論如何也提不起興趣與他在這種地方痴纏。他從骨子裡喜歡的是另一種調調的刺激！

「英國那邊的情形怎樣？工人還是那樣子不聽話，老愛鬧罷工，示威麼？」

約克翰說，他用這個來扯上正經的話題。

「啊哈，還不是老樣子？這樣鬧一下也好，不然，他們的怨氣沒地方發洩，對社會的危害就更大。」

「是麼？如果不是英國工人三天半月地鬧一鬧，你當議員的大概也沒什麼好幹吧。但在香港就容不得這樣幹。三天半月地鬧，工廠開不了工，他們工人同樣也得完蛋。所以香港的經濟就攪得比英國出色。哼哼，如果讓香港爭取到星加坡那樣的地位，再加上我們英國人的智慧，香港這地方會更加出色。說眞的，你們這些議員，就沒有想想這個麼？」

「啊哈，你不是在鼓吹香港像星加坡那樣地獨立吧？」

「哼，這是一個絕妙的解決辦法，值得你們這些政治家去花點腦筋哩。」

「不，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查里士直截了當地說，臉上那嘻哈的笑容不見了。他這位下議院老牌議員可不是白當的，他當然明白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查里士說了這些，便把眼睛閉上了，似乎不願再在這令人喪氣的話題上扯下去，雙手却向上面伸出，在「按摩皇后」的屁股上捏了一把，隨即是女子的作態的嬌呼聲。查里士嘻嘻一笑，他那已經有點搭垂的眼皮忽爾又張了開來，瞥了約克翰一眼。

約克翰正目光灼灼地緊盯着查里士。這目光是滿含焦慮、驚疑、憤怒，甚至還隱隱透出點沮喪。他原來就滿腹的心事，此刻更加沉重了，禁不住粗粗地喘了口氣。

「怎麼啦？先生，是我弄痛了您麼？」背上的按摩皇后似乎亦知道脚下的這英國男子比那老的更難侍候，一聽約克翰的喘息聲，便連忙停住了脚，小心翼翼地問道。

「不，你跳你的舞去。」約克翰低沉地嚷了一句，又尖利地瞥了查里士一眼，思忖着如何再在這半禿腦袋裡挖出點什麼。他突然地嘻嘻笑了一下，說：「聽阿媽說過，祖父跟你很投契，大概離不了這調調吧？嘻嘻。」

說起這，查里士就上勁了。他嘖嘖，說：「啊哈，如果你祖父約克瑟先生活到現在，我來香港渡假就不愁寂寞啦。他雖然比我大了十幾歲，但他的身體可比我棒。要不是他突然去世，他準能活到今天的八十歲。你阿媽也跟你說過我跟他的事？嘻嘻，那時什麼荒唐事幹不出？嘻嘻，你阿媽自然知道這，她跟你祖父可是……」查里士似乎是說順了嘴，滔滔不絕地一大堆，但末了，突然警覺地把話猛地頓住了。

約克翰的心突地一跳，迅速地把查里士露出的口風攫住了：「阿媽跟祖父怎麼啦？你是知道的，查里士。」

查里士猛地一怔，他意料不着約克翰對這話題是如此敏感。他這次來香港渡假，事先就從一些返英國的香

港方面的朋友口中知道，約克遜重病垂危，約氏家族面臨一場龐大的產業繼承的危機。他絕不想捲入其中去，他是吃政治飯的，他尋求的是對他的政治生涯的經濟實力人物的支持，約家誰人承繼產業，這對他來說並不重要，關鍵是他和約家的兩個合法繼承人保持良好的關係就夠了。所以他絕不打算站到兩人之中的那一面去。但想不到他來香港的第一天，就讓約克翰纏住了。

「怎麼啦？憑你我的交情，難道還不夠資格聽聽這個麼？我的查里士議員。」約克翰重重地說，把猶豫不決的查里士逼緊了一步。

查里士發覺，自己要在這問題上完全脫身似乎是不可能了，除非他甘冒失去約克翰這股强大的經濟實力的風險。因爲他發覺約克翰對這問題是出乎意料的執着。這麼盤算的結果，他緩緩地歎了口氣，搭拉低垂的眼皮張大了，露出裡面那已經顯得有點混濁的眸子。

「你眞的對這件事這麼執着？其實你知道了，對你並沒有好處，特別是在這個時候。」

「不，請等一等。」約克翰緊張地說。他朝兩位「按摩皇后」作了個手勢，「你們先出去，用得着時再進來。」待兩位嬌俏女郎退出後，他驀地挺身坐了起來，露出了一撮墨黑色的胸毛，目灼灼緊盯着查里士。

「你大概不會否認，祖父跟阿媽特別好吧？這是我七歲那年就感覺到的。」約克翰說。

查里士歎了口氣，悲天憫人地把雙手一攤，說：「這麼說，你從那時開始便懷疑這件事啦？嘿嘿！這事說來也是你約家的不幸。誰叫你阿媽實在是長得太漂亮了。女人的不幸往往是因爲她太漂亮，所以，你祖父很不幸也喜歡了你阿媽，當她回倫敦醫病那一年，你祖父就跟她……」

「夠了，別說了！」約克翰痛苦地嘶叫，「我想知道的是，這是不是阿媽心甘情願？」

「她最初是被你祖父用强的，後來你家來了個伊利娜女管家，你阿爸約克遜和她纏上了，你阿媽又痛苦又傷心，也許是這個原因，或者是一種報復的心理作怪，後來她跟你祖父的關係在暗地裡一直保持下去。依我看，她有一半是自願的。」

「那他到底是我的祖父還是我的阿爸？查里士，你說。」

「你阿媽回倫敦醫病返香港後，她就發覺自己懷孕了……但你阿爸跟她仍然是夫妻關係，所以，這裡面就叫人捉摸不透了。不過，你如果向人家說，你是約克瑟先生的兒子，那是任誰也會相信。因爲，你跟祖父是太相似了。所以當你出世不久，就有許多不利你阿媽的言語傳出來，直到你祖父有意思立遺囑時，這風言風語就傳得更加厲害，你阿爸對你阿媽的懷疑也越來越厲害。不久，你祖父就據說是突然中風去世。」

「你是說祖父的死與老頭子對阿媽的懷疑有關係？」

「這只是我私下的猜測。因爲約克瑟先生那年從倫敦回香港前，身子還是挺好的，我跟他甚至還去海灘和兩位小姐泡了一整晚上。我從來沒聽說他有血管心臟方面的病症。他雖然比我大了十幾歲，但他的身子比我還好，他絕對沒理由一回到香港不到一個星期就突然中風死去……而且聽說當時你祖父對你阿爸打罵妻子非常憤怒，並說過這約家的一切都是你阿媽的這句話。這以後不到幾天，你祖父就在家裡突然中風死了，所以……」

「祖父的遺囑當時是誰來監視管理的？」

「遺囑是你阿爸拿去律師樓找律師宣讀的。也許是約克瑟先生大意，或者是他沒有料到的原因，總之，他在遺囑的事上似乎並沒有處理好。因爲，他聲言要把約家產業都留給你，你阿媽連一個銀毫子也沒得到。」

「阿媽的自殺你以爲是可靠嗎？」

提起這，約克翰的臉孔猛烈地扭曲了，表情非常痛苦。顯然，在他心底裡對母親依然懷着强烈的感情。

「這個倒是眞的，因爲你阿媽是吃安眠葯自殺的，法醫也來驗了屍，斷定了是自殺。不過你阿媽臨死前半個月，你阿爸曾經當着女管家伊利娜的面羞辱她，說她是約家的灰媳婦。她當時一言不發，後來把自己關在房裡哭了幾天幾夜，幾天後她去了一趟約克瑟先生的墳墓，回來的這一天晚上，她就服毒自殺了。」

「夠了，一切我都明白了。這是一個多麼絕妙的謀殺計劃。」約克翰說，聲音因痛苦、憤怒而强烈的抖顫；查里士驚疑地猛地挺直了身子。

「你，你不是打算在這個時候再追究這些事吧？約克翰。」查里士那鬆弛的眼皮張得更大了，混濁的眼珠緊張地盯着約克翰，他極擔心他會眞的這麼蠻幹。

約克翰却似乎在這片刻間冷靜了下來，他陰沉地笑了笑，好像安慰查里士似地說：「不，你放心，查里士，我不是傻瓜，隔了幾十年再追究這些無頭公案，過去的事就由它過去吧。因爲我知道，死去的人是不會說話的。這包括現在還活着的人。好了，你爲什麼不繼續享受這按摩皇后？來，你倆來呀。」

約克翰朝外面大聲喊道，那兩位按摩皇后又婀娜地走進來了，三點式泳衣裹不住她們豐滿的胸脯，每移動一步，便上下地抖顫着。約克翰哈哈一笑，走到衣櫃處，穿上外衣，在裡面摸出幾張五顏六色的鈔票，用兩隻手指挾着，猛地往按摩皇后的三點式泳衣的其中兩點塞下去，一面說：「嘿

嘿，這滿意了吧？手脚勤快一點，好好地服侍查里士先生去。我有事先走了，改天再請你吃一頓香港著名的老鼠斑魚，我的查里士議員。」說着，約克翰撇下查里士，走出這間華麗的蒸氣浴室去。

* * *

接連幾天，天空下着雨，雨水不休不止的下着，街道的低窪處被雨水浸沒了膝蓋，街上放夜工的行人褲脚捲得老高，打着傘，苦口苦臉地淌着水走着。偶爾被一部瞎了眼的汽車闖過來，那車輛有如風車撥着水箭四周激射，行人像見了鬼似地驚叫着向兩邊走避。

駕着這輛車子的人是約克路，他正從李雄律師樓那兒駛出來。他苦着臉孔把着呔盤，一直向彌敦道南端的海底隧道方向駛去。車子駛入了海底隧道，全長一英哩的隧道排滿了大大小小的各類汽車，一輛咬着一輛的屁股緩緩地向前爬行。約克路在車子上，他兩眼低垂着，根本沒瞧前面，只是下意識地跟着前面的車子移動，眼前這海底隧道的車子，就好像這段日子來發生的種種事，一件一件地輾壓着他的心房。

終於駛出海底隧道，接着便轉入皇后大道，駛了一段路程後，道路暢通了，車子的速度也快了起來。片刻功夫，約克路便把車子駛上山頂大道，逕直向上駛到山頂區31號。

越接近山頂雨水便越密，山頂區31號，這所古雅而幽森的大庄園，隱在一片灰白色的雨網中。那外面的青白色圍墻，那墨黑色鐵門，那清幽古秘的植物花園，那石墻上面的人工瀑布，那瀑布後面的二層英國式的古典建築物，每一個角落，都被無孔不入的雨點敲打着，周圍上下一片灰濛濛。越接近那座古典建築物，這晦暗的心緒便把約克路罩得越密實，他連呼吸也感覺困難，終於，他走進客廳了，情不自禁地呻吟了一聲，立刻，女管家伊利娜小姐像幽靈般在客廳出現了。

「李雄律師怎麼說？」

「斷了，全斷了。何應龍死了，現在一切線索全斷了，李雄律師也料不到對方會來這一手，他太低估了對手的手段。」

「他經過印證指紋，不是已證實何應龍是偷窺遺囑的人麼？」

「證實了也沒用，何應龍只是對手的一隻手指，這隻手指被蛇咬傷了，對手怕毒氣傳到身上，就把這隻手指斬掉了。這手指的主人溜得無影無踪了。」

「喏，殺何應龍的人呢？爲什麼不順着這根線摸下去？抓到了殺人凶手，事情就會眞相大白。」

「你太天眞了，伊利娜小姐。對手如果是這麼簡單，李雄律師還會給他弄得團團轉麼？何應龍是在平洲海岸給人發現屍體的，他身上連一處傷疤也沒有，到現在爲止，警方公開的說法，是死因未明，這就是說，連警方對何應龍是自殺還是被殺也存疑問，這怎麼追凶手去？」

約克路痛苦地說，他感覺到自己身上揹的黑鍋是越來越沉重了。伊利娜覺得有一股寒氣從她的骨子裡鑽出來，不禁抖顫了一下，連說話的興趣也失去了。

客廳外面的雨水順着屋檐流下來，嘀嘀嗒嗒地令人煩悶地響着。這響聲牽着伊利娜的思路，一步步地往回扯去，突然，她眼前出現了老主人瞪眉凸眼的死去時的模樣——隨即是約克翰領着律師走進客廳宣讀遺囑的得意的笑臉。這笑臉突然又變成在她的光裸的肉體上面……立刻，又換成女主人服毒自殺那慘白的異常恐怖的臉……嘀嘀嗒嗒，客廳外面的雨水一陣緊一陣的滴着，風也突然猛了，呼啦啦地捲進客廳裡來，原來就顯得昏暗的客廳彷彿在這陣風中猛烈的晃動。

「不，不，這太可怕了，我受不了啦，受不了啦！」伊利娜不可壓止地歇斯底里地嘶叫，幾乎要拔腿跑出這變得異常陰森恐怖的古典式的客廳。

「妳，妳怎麼啦？」約克路吃驚地盯着伊利娜，他見她渾身抖顫，搖搖欲墜的樣子，連忙伸手把他扯住了。

「不，不要……」伊利娜尖聲的驚叫，似乎有鬼物把她攫住。她拚命地搖了搖頭，眼前的幻景跑走了，她才稍微安靜了一點，「沒什麼，約克路，我只是一時的感觸，如果說約家的人還有一個是乾淨的話，那這個人就只能是你，約克路。」

約克路吃驚地瞪着伊利娜，根本不明白她爲什麼突然有這般的感觸。伊利娜神情恍惚地轉着她那對幽靈般的眸子，似乎還有話要吐出來。

「叭叭……」這時，客廳外面有汽車駛入按喇叭的聲音傳了進來。

「是大哥回來了。」約克路立刻緊張起來，從伊利娜身邊跳了開去。

「嘻嘻，看你，嚇成這模樣。你大哥坐的是勞斯萊斯，喇叭聲是嘟嘟，不是叭叭。」伊利娜鎭靜地接口說。她雖然心緒不寧，但反應却更加敏捷，她身上的每一根神經這時全綳緊了。

在這大雨的傍晚匆匆趕來的人是李雄律師。他挾着他那個片刻不離身的黑色皮包，走進客廳來。他那遮住眼眉的頭髮被雨水墜得更低了，點點水珠在尖端處滴了下來。他伸手把頭髮一撥，便對迎上來的約克路低聲說：「你大哥不在家麼？」

「他幾天沒有回家了，你找他有事？」

「不，順口問問而已。你阿爸打電話要我馬上趕來，我現在就上去，等會再跟你談談何應龍的事。」

李雄匆匆說了一句，便迅速地走

上二樓約克遜的卧室去。約莫半個鐘頭光景，李雄就下來了。

「約克路，你跟我來，我有話對你說。」

李雄示意約克路跟着他轉入餐間，他往餐間的四周仔細掃了一圈，確定這兒絕對安靜時，才壓低聲音耳語般地說：「約克遜先生很關心遺囑被偷窺這件事，他約我來就是詢問這件事。但何應龍的死我沒告訴他，你在阿爸面前也不要提及。」

「爲什麼？這件事很嚴重哪。唯一追尋眞凶的線索也斷了。我身上的黑鍋不是越揹越重了麼？該告訴阿爸，好歹由他判斷去。反正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查眞凶的事我已經絕望了。」約克路痛苦地說。

李雄把遮住眼眉的頭髮往右面狠狠地一甩，說：「事情不致於就到了這個地步。何應龍的死疑點甚多，在這上面我要不惜代價追查下去。初步的資料我已向警方提供了，這包括周幫辦的指紋印證紀錄。警方答應，未有結果以前，這事絕對保守秘密。這就好，眞凶身上的壓力並沒因何應龍的死而減輕，相反變得更加沉重。只要繼續施加壓力，眞凶遲早會現形的，你應當有這個信心，況且約克遜先生的身子很糟，精神時清時亂，告訴他對事情並沒丁點幫助。他處於這種狀態，根本就不可能清醒地考慮問題，這在遺囑的財產分配方面，你會更吃虧。你應當明白這個，約克路。」

約克路怔了怔，「阿爸跟你談過遺囑方面的事麼？有什麼話你不怕告訴我，到現在這個地步，你應該相信偷窺遺囑的事不是我約克路幹的。」

李雄瞥了約克路一眼，這一眼隱隱地帶了同情的意味。但他是遺囑的監護人，在法定承繼人面前，是不能有任何偏袒的表示的。「沒有，你阿爸沒跟我說起這個，他還是那句話，他會妥善處理。不過，坦白說吧，他現在的身體和精神狀態，能否公平地作出處理，就令人很擔心。所以，查出偷窺遺囑的幕後指使人，這對你會有幫助。這是我作爲遺囑監護人唯一能說的話，還有……」李雄謹愼地四面掃了一眼，聲音壓得很低很低，「眼下的情勢很緊張，你要小心處理家裡的保安措施。」

約克路吃驚地瞪大了眼珠，「你不是聽聞什麼風聲吧？對方大概還不致於幹這罪惡勾當吧？」

「這是我敏感的推測，因爲直到眼下爲止，指使偷窺遺囑和殺死何應龍的眞凶到底是什麼目的還不知道。這裡面有可能是出在承繼人方面的財產爭奪，但也有可能是國際間一些大罪惡集團所幹的。這些罪惡集團專門向富豪家族伸手，這在國際上大的財產謀殺案中不乏先例。但從對方的手段來看，他們是什麼也幹得出的。所以還是小心一點好。我現在去一趟差館，他們正在替何應龍的太太錄口供，這裡面也許會有一點有用的東西。」

片刻後，李雄的汽車便隱入閃爍着灰白雨點的夜幕中。約克路在客廳外面的梯級處轉了回來。伊利娜一直呆在客廳裡，顯得恍惚不安。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今天一整天她的心緒一直不能安靜下來，有如外面風中的雨，交織着、糾纏着、翻飛着。她身上的每一根神經線都綳緊了，一有風吹草動，她整個人就會極敏感地被神經線扯動起來。

「李雄律師他說了什麼？他幹麼神神秘秘的？」伊利娜一見送李雄出去的約克路轉回來，立刻便異常緊張地追着問他。

約克路皺了皺眉頭，「沒什麼，李律師提醒我們要作好保安措施。」他簡單地說了一句，便登登地跑上二樓去。他有點不放心父親單獨一個人呆在他那間靠近泳池側邊的卧室裡。

「約克路，你說什麼？有什麼不對勁麼？」

約克路從二樓走下來時，伊利娜又像幽靈般地纏上去。約克路眉頭擰成了一堆。他因伊利娜的失常態而感到煩躁。

「你怎麼啦？伊利娜，今天你老是魂不守舍的，你太敏感了，李律師說的不過是預防萬一罷了。剛才我跟阿爸說了，請他挪一個地方，他不聽。這樣吧，你去勸勸他吧，有什麼情況，就隨時按鈴叫醒我。」

約克路說完，就走回他的卧室去。他習慣了早上六時起床打高爾夫球，所以每晚十點剛過，他就躺上床上去。倒是他的太太伊利莎，愛打幾圈痲雀，每晚不到十二時絕不會上床。約克路夫婦的卧室就在樓下的套間裡，他走了進去，脫去外衣換了睡衣，正想躺上床，突然又登登地跑了出去，一直跑去工具房。片刻後，他握着一管連發的獵槍回來了，他把嶄新的獵槍舉了起來，瞄了一下，得意地自言自語地說：「嗯，有這支傢伙，一兩里內的壞蛋就別想逃去。」

約克路把獵槍擺在床側，躺上床去便安穩地睡着了。他這個人有個好處，凡事認眞起來，他會異常的執着；但鬆懈起來比誰都懶散。所以他絕不會被世間的事物困擾至失眠。他常常能在最痛苦的時候呼嚕呼嚕地安睡。

夜深了，在白日裡也顯得幽森的約家大庄園，在這漆黑的雨夜中就更靜得可怖，風也突然地猛了，雨也嘩啦嘩啦地下得更響。

噹！噹！噹……

那是十八世紀的英國製造古老的大鐘，在空蕩蕩的約家大客廳裡迴蕩，打了十一下。

伊利娜安頓了老主人約克遜，便走回隔壁的客房去。自約克遜重病垂危這半年來，約克遜便不讓伊利娜在晚上離開了。但礙於面子，讓她臨睡在隔壁的睡房裡。半夜三更約克遜叫起人來，伊利娜立刻就可以走到約克遜的睡房來。伊利娜這時只穿了一套睡衣，手托着頭，躺在一張柔軟的彈簧床上。她覺得身下的軟墊突然變得刺肉的硬，躺上去不久又跳了起來。她覺口唇焦乾，她忽然感到對酒有强烈的需求，便蹬蹬的跑到樓下，咕咚咕咚地拿酒當茶般喝了起來。

片刻工夫，伊利娜便把一支啤酒喝了大半，立刻，她感覺一股熱氣在肚子裡昇起來，像蒸氣般溫熱着她冰冷的、凌亂的、惶然的心房。她那幽靈般的眼眸變得通紅，客廳中的一切在晃動；又塗了一層色彩，她的目光向周遭搜掠着，尋找着她夢寐以求的某種東西。但她終於甚麼也見不到，她的目光散亂了，因而大客廳正面的那幅大油畫掛像似乎也像一團團五顏六色的烟霧在她眼前飛舞。突然，這一切都凝聚成一個焦點，這是約克瑟——這油畫的主人公死時那瞪眉凸目的極恐怖的模樣……伊利娜嚇得失聲尖叫，手上的啤酒瓶也摔到地上碎了。

「噓……甚麼東西……來！快來人哪……」

在二樓約克遜的睡房中，突然傳來一陣彷彿是臨近窒息的喊叫聲！這聲音把陷於精神昏亂中的伊利娜震醒了。她略一遲疑，便蹬蹬地跑上二樓去，「他不是要在這個時候蹬腿去了吧？」這極恐怖的念頭把伊利娜的心房攫住了，也把她身上的一切恐懼驅趕掉。如果老頭子在這個時候去世，那她就連一個仙銀也得不到了！她的動作突然敏捷得有如一隻捕鼠的雌貓，眨眼間便竄到約克遜的睡房裡來。

約克遜這時不知打從那兒來的力氣，竟然能夠顫巍巍地一個人坐在床上，雙手按住胸口急劇地喘氣。睡房裡很安靜，只有靠近泳池的一扇窗門不知甚麼緣故被打開了。

「約克遜先生，你……你怎麼啦？」

伊利娜瞧清了睡房裡的一切，她的心才鎮定下來。那窗門被打開也許是風太猛的緣故。老頭子半夜三更地驚跳而起，這也是常見的事。伊利娜迅速地作出了這判斷，但口裡不能不仔細地極關切地詢問說。

約克遜的右手猛地抬了起來，指着打開了的窗門，拚命地掙扎着想說出話來。他的臉龐脹得發紫了，伊利娜吃了一驚，連忙替他拍打着背，約克遜的手指依然指着窗口，總算擠出話來：「……噓……剛才有人……打從窗子進來……噓！噓！你馬上叫約克路來……去……去！」

「你沒看錯吧？外邊的風很猛……」

「去……噓……去！」

「約克遜先生！你……你是說馬上請約克路來麼？」

「噓噓……去！去！去！」

約克遜的手指憤怒地揮舞着，幾乎戳到伊利娜的鼻子上來了。伊利娜倒抽了一口寒氣，不由自主地也緊張起來。她立刻跳了起來，跑去隔壁房間，把預先安裝好的傳呼機按響了。

僅片刻後，約克路便穿着睡衣，握着他那枝獵槍趕來了。約克遜見了兒子進來，似乎心定了，他安靜下來。精神一鬆弛，剛才鼓起來的說話的力氣因而亦失去。他眼瞪瞪的望着約克路，却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伊利娜連忙說：「約克遜先生說剛才有人從這個窗子爬進來……」

「阿爸沒看錯？」

「看樣子這是眞的。這很可怕呀！約克路！」

「好吧，我下去周圍看看。我不怕！讓這些壞蛋嘗嘗這滋味！」

約克路拍拍獵槍，非常鎮靜地說。

「你小心哪！那些人是甚麼也幹得出來的。」

「哼，你放心，我對自己的槍法還充滿信心。碰上我，諒他們也討不了便宜去！」

約克路握着獵槍，衝到樓下去，從客廳的側門，他轉出泳池，小心翼翼地向前搜索。泳池四周的低矮的灌木，在雨夜中淅瀝地搖着枝條响。約克路全身的精神都聚到眼珠上了，雖然是在這雨夜，但一哩之內，約克路自信沒有甚麼可以瞞過他的眼睛。他就好像一個勇敢而敏捷的獵人，突然發現了老虎的踪跡，因而覺得更加精神煥發。

伊利娜把約克遜扶着躺下了：「你放心吧，約克路已下去看了，相信沒甚麼事的。」

約克遜躺在床上，閉上眼睛喘氣，雙手却不甘寂寞地在伊利娜身上亂摸，「……噓……你不要走開，伊利娜……噓，陪着我，就快了，我不長了……我記得你的好處。」

伊利娜皺着眉頭悶聲不語，却沒有躲開。她的肉體被撫弄得癢癢好難受，她的幽靈般的眼眸却凝注在眼前這代表幾百億財富的垂危的軀殼上。她的目光閃爍着一股異常强烈的攫取的慾望，但不知突然想起了甚麼，又立刻回復了原來的更强烈的失望。

「噓……我知道你想着甚麼，伊利娜……」約克遜的手停在她豐滿的胸脯上，「你想不透的，一切我都會處理妥當……陪着我，給我最後的快樂。這對你會有好處……噓噓……」

「約克遜，你，你是說遺囑方面另有安排麼？」伊利娜在這種場合是直呼其名了，她驚喜地低叫了一聲。

約克遜睜了睜眼皮，嘴角露出一個古怪的微笑，似乎要說甚麼。但立刻，他的眼睛驀地睜大了，裡面是極度的驚恐。他的嘴巴說不出話來，他

的右手依然停在伊利娜的身上，但左手却僵硬地指着窗口。

伊利娜以爲這準又是約克遜近來常常發作的莫名其妙的驚恐症，很不以爲然地扭頭向側面的窗口處望去……立刻，她感覺自己的全身血液在這霎間凍結的！窗口處竟然有一個蒙着頭臉的黑影爬了上來。

伊利娜狠命地咬着嘴唇，直到鑽心的疼痛了，她才意識到這不是做夢！她驚叫一聲，跳了起來，向睡房門口奔去，試圖在這最後一刻把約克路和約家公館的下人喊來。

蒙面的黑影却比她快了一步，霍地一下便翻身起來，把伊利娜的去路擋住了！一步一步地把伊利娜向約克遜這一面逼過來。伊利娜還來不及作聲，蒙面人已猛地伸出戴了黑色手套的手，把伊利娜的脖子攫住了，立刻便狠命地捏下去！

「……噓！噓……別，別殺她……噓！噓！來人呀！來呀……」

在窒息的昏眩中，伊利娜隱約地聽見約克遜拚盡力氣的嘶聲的大叫，但隨即她就甚麼也聽不到看不見了。她的眼前只是黑壓壓的一片令人窒息的濃霧，這霧是如此的濃烈，她根本就不可能呼吸一口氣！漸漸地，她覺得自己被這股濃霧捲了起來，一直向一個不知名的地方飄去……突然，她非常清晰地記得了，這是倫敦，這是泰晤士河畔的濃霧！她的身體正在向這兒飄落……她那位少女時代的戀人依然捧着那座雕了手持金箭的愛神丘比特像的枱燈。她哭了，她感覺自己是向他說了：「……我一無所有的去，一無所有的來……爲甚麼？爲甚麼？爲甚麼呀……」他却掉頭走了。她知道這疑問是永遠沒人回答她了。她極不甘心，狠命地想把他拉住，但他終於還是走了。她眼前只剩下那片她明白自己是永遠穿不透的濃霧……」

約克路在泳池四周搜索了一圈，甚麼也沒發現，他有點擔心父親的情形，便停止了搜索，折轉身來，飛快地衝上二樓來。這時，約家的下人被驚動了，紛紛湧了出來。約克路一直向父親的睡房跑來，輕輕的推開虛掩着的房門，他幾乎立刻僵住了。

伊利娜仰躺在地上，雙眼像金魚般凸了出來！約克遜伏在床上動也不動。

約克路一步跳到父親的身邊，伸手探了探他的鼻孔，似乎還有一點氣息。

「來人呀！立刻打電話去醫院！快！去……」

約克路抱着父親，嘶聲的大叫。下人有的跑去打電話，有的過去扶起伊利娜。

「她怎麼樣？」

「連一點氣也沒有了！她死了。」

「爸爸怎麼啦？」

「怎麼啦？阿爸！」

這時，約克路的太太伊利莎和約克翰一先一後地跑了進來。約克路瞥了約克翰一眼，心裡奇怪他爲甚麼竟然在這個節骨眼上突然出現。

「我剛回家，聽見下面亂哄哄的，就馬上趕來了。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阿爸他怎麼啦？」

約克翰鎮靜地迎着約克路驚疑搜索的目光，解釋似地說着，又焦急地湊近來，瞧瞧約克遜的情形。

「阿爸他醒了！」

相幫着扶着約克遜的伊利莎突然尖聲地叫。畢竟女人的心思細，約克遜的嘴角剛抽動了一下，她第一個發覺了。

「阿爸！」「阿爸！」約克翰、約克路把嘴巴湊到父親的面上，幾乎是異口同聲的叫了。約克遜的嘴角動得更清楚了，眼皮也在蠕動着，終於，他的眼皮霍地睜開了，眼睛突然變得很有神，直直地瞪着兩個兒子，他甚至連氣也不喘了，伸出一隻指頭，僵硬地指着一個角落，那兒除了一個衣櫃，甚麼也沒有。

「爸爸！你想穿一件新衣服麼？」

伊利莎憑着她女人的直覺，知道眼前這老人已到了最後的時限，但凡到了這彌留階段的人，總喜歡穿一件他平日最喜歡的衣服。

約克遜搖了搖頭。

約克翰的心突地跳了一下，意識到這衣櫃有甚麼古怪了。他立刻用勁地抱着約克遜的身子，說：「阿爸！你振作點，你要穿哪一件衣服？我馬上給你拿來。」他立刻跳了起來，搶到衣櫃前，猛地拉開櫃門，在裡面凌亂的衣服中亂翻起來，「是這件麼？是這件麼？」他嘴裡萬分焦急地嚷着。

約克遜憤怒地、狠命地搖了搖頭。他的目光突然停在約克路的面上，這目光是滿含着希望和慈愛，更有着一股强烈的鼓勵。

約克路的心靈被觸動了，也不知是從那兒來的勇氣，他大聲地吆喝了。這是他在約克翰面前破天荒的第一次。

「大哥你回來！你撿的不合阿爸的心意。」

約克路令約克翰震驚地喝聲，約克翰驚疑地瞪大了綠色的小眼珠，似乎被約克路這突然的衝動弄呆了。但在這衆多人的面前，終於無奈地退了回來。

約克路向衣櫃跑過去，在裡面撿出一件灰色的破舊的西裝出來。他曾聽伊利娜說過，當年父親在祖父死後宣讀遺囑時就是穿這套西裝的。他捏着這件灰舊的西裝跑回來：「阿爸，是這件麼？」

約克翰、伊利莎，以及在場的所有侍僕的眼珠全被這件破舊的毫不起眼的西裝粘住了。

約克遜的眼光定定地盯落在這西裝上，僵硬地伸出的指頭終於放下。

他的目光移到約克路的臉上，突然更急促地喘氣。這垂死的代表着幾百億財富的老人，在艱難地把他的生命的最後一點殘存的力氣凝聚，他的嘴唇猛地動了：「交給李雄律師。」

約克遜的最後一點殘存的生命力終於在他口裡吐了出來。他說的就是這麼一句。

立刻是一陣紛亂的男男女女的哀喊聲，在這擺着兩具屍體的臥室中響了起來。一會後，約克路在父親的屍體側邊驀地站起，眼睛血紅，左手猛地抄起那枝油光閃閃的獵槍，啪啪地敲打着槍管，咬着牙下意識地瞥了他的大哥約克翰一眼，他捏着那件灰舊西裝的右手情不自禁地抓捏得更緊。

＊　＊　＊

在熱鬧的恭喜發財聲中，猴年春節又過去二個多月，在越來越厲害的歐美各國經濟衰退的喘息聲中，香港却依然是一片通宵達旦地狂歡的鼓笛笙歌。歐美市場萎縮的威脅，因天時地利獲兩倍增長的轉口貿易而抵銷；官地的高價政策，給膨脹的地產氣球繼續灌充着濃烈氫氣；地產市道的暢旺，又給股票、黃金火箭般注入威力强大的核子燃料。這一切在驅趕着維多利亞港海的鯨鯊鱷鰲掀起駭浪驚濤！

沈松柏揣着滿肚子的密圈從金鷹機構的總部走出來。他那對鼓凸的眼珠在裏面攝回的東西已足夠令他神魂飄蕩！「有人在打大豐倉的主意！那是誰？」他因此立刻浮出馬玉龍到李雲鏑寓所拜年的一幕。他的鼓凸的眼珠緩緩的轉了，右手不由自主的捏緊了李雲鏑忽然慷慨給他的貸款支票！那花花綠綠的光華立刻把他的眼珠射得撩亂。嘿嘿！出招了！出！出！招數越狠越猛越勁越好！頂好是呼呼的拳風，鬥個你死我活！在戰場上得益的並非勝利者。

沈松柏從金鷹機構總部出來後，馬上跑去公衆電話亭，就近撥了個電話到傳呼台去，叫傳呼中心定了「長手經紀」經紀韓，他就跑回家去等着接經紀韓的傳呼電話。

家裡很靜，女兒的睡房門關着，一陣撲鼻的煎炒油烟味自厨房裡竄了出來，瀰漫着客廳，嗆得沈松柏打了個噴嚏，眼淚水也湧了出來。但他却從心底裡笑起來，呵呵！快了，挨了十幾年的龜窩也該立刻挪挪了。老婆也不必在油烟機也買不起的厨房裡受罪。他興致勃勃地走到廳中的一塊掛鏡前，鏡中現出了他的臉孔，眼鏡片後鼓凸的眼珠此刻是洋溢着目的物即將到手的强烈的喜悅，額頭也突然的覺得很亮，臉頰亦因興奮而泛着紅光。如果不是那沒刮的雜亂的鬍子，這分明便是一副鴻運當頭的大富豪相貌。嘿嘿！就只差了這一點點吧。沈松柏在肚子裡咕嚕了一句。他突然折轉身來，跑入睡房，取出一個鬚刨，在鏡子前面極仔細地刨刮起來。嗯，這裡還有一點點，刮，刮了去！鏡子裡的臉孔變得更加容光煥發，在下意識中，這些鬍子就好像廿幾年來把他纏得緊緊的厄運，在這一霎間給這柄鋒利的鬚刨全部刮去。他不禁在鏡子裡的臉孔扮了個古怪的鬼臉，馬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松柏！你是怎麼了？你，活像個瘋子！」李雪梅說。

她捧着一盤剛燒好的大海蝦在厨房裡出來，俐落地擺在飯桌上。沈松柏衝着她咧嘴笑笑，却沒說甚麼。

「古古怪怪的，你是弄甚麼鬼！」李雪梅瞪了沈松柏一眼，又快步向厨房走去。走過女兒的睡房，她順手拍了拍門，「阿冰，吃飯啦！一回來就光記得捧着本書。」

「雪梅，我打算把雲鏑的那筆貸款全部投進股票上去。經紀韓介紹的那幢樓宇就慢一步再說。」

吃飯時，沈松柏才把他盤算已久的心思說出來。沈冰冰低着頭往嘴裡撥飯，父母的說話她是照例地極少插嘴，她不喜歡在吃飯時嘮嘮叨叨的說個不停，但她的父母偏偏喜歡這個，似乎這比吃飯本身更爲重要。李雪梅一聽丈夫說起這，就來勁了，她的圓眼珠瞪得渾圓，興奮地又有點不放心地追問：「你打算買哪隻股票？有把握？如果瞧準了就大膽地買呀。眼下這個市道是賺定的。我擔心的是你到底瞧得準不準。你不是對地產內行麼？地產股正合你的胃口。」

「不，地產股雖然有升無跌，但那只是三幾塊錢的上落，我根本就瞧不上眼。要不，我早就像那些昏頭蟲迫不及待地入市啦！我等待的不是這個，我要的是翻一番的大上大落。例如說，我把這一百五十萬投進去，翻一番就是三百萬。除了還本，這百多萬就穩穩地到手啦。嘿嘿！這個機會我總算等到了，這比經紀韓說的那幢樓宇更合算。」

沈松柏滔滔不絕地說。這種種的計算，大概在他心裡憋得久了，現下終於忍不住吐了出來。

李雪梅的圓眼珠瞪得更大了，忍不住打斷丈夫的話說：「你是說大豐倉？」

李雪梅雖然呆在家裡，但對股票市場的熱勁可絲毫不比她丈夫遜色。每到市場報價時候，她就算在厨房裡忙得團團轉，也總把個收音機捧進厨房去。有時聽得着了迷，便胡亂把鹽當作糖用，直至吃到口裡才知道自己弄錯。近日來市面上風言風語地流傳着大豐倉的消息，所以丈夫的心思她立刻便猜着了八九分。

果然沈松柏詭秘地笑了：「呵呵！你也想到這上面來了，雪梅！你們李家的人果然有兩下子。你看，如果眼下有人打大豐倉的主意，要大量地收購，你說這大豐股會怎麼樣？呵呵！」

沈松柏挾了一塊石斑魚往嘴裡塞着，李雪梅啪地敲了一下筷子，說：「它肯定會發瘋地升上高價去。」

「對，對，你說的對極了。現下它是五十八塊，我計算過，光拿它的優質土地價值就超過八十塊！有人一收購就更不得了，攀上九十一百塊也是等閒之事。你說，這是不是千載難逢的時機？」

沈松柏說着，瞄了女兒一眼，她正悶聲不响地低頭吃飯。他意猶未盡地想再說甚麼，但忽然把話題一轉，說：「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吃這個？可花了不少錢哩！光是這尾石斑魚，一百幾十塊也買它不動。」他挾了一隻大海蝦扔進嘴裡，津津有味地嚼着。

沈冰冰沒作聲，眼皮向上抬了一下，露出她那對水靈靈的眼珠。

「阿冰！阿爸問你，怎不出聲？眞是的。今天星期五大學休假，她和小銳哥去了一趟屯門。別怪你阿爸前陣子反對你這事，他是討厭李家沒甚麼親情，現在他也沒再說甚麼了嘛！」李雪梅飛快地瞥了丈夫、女兒一眼，極力地緩和他們之間有點緊張的關係。

「阿媽，阿爸問的是價錢，這海鮮又不是我買的，問我幹麼呢？花三幾塊、一百幾十塊也是李銳他的心意。」沈冰冰短促地說，又悶聲地低下頭來往嘴裡撥飯。

沈松柏笑笑，女兒的心事他哪能瞧不透？

「雪梅，冰冰是怪我過問價錢不領心意哩！傻女，小銳哥是我看着他長大的，他的心性我還不知道？他的事業心很重，有一股子勁，心地又好，我爲甚麼不接受這樣好的未來女婿！阿爸跟他父親有點心病，但那是以前的事啦，現在不是又去了麼？以後我還會常常上他家去哩。你告訴小銳哥，他的心意我領了，這你該高興了吧？傻女！」

「我高興甚麼？阿爸！這是你跟他的事……」

沈冰冰臉紅了，女兒家的心事就是這般微妙。她的心思明明被說破了，嘴裡偏偏硬是否認。她飛快地瞄了父親一眼，連忙低頭往嘴裡撥飯。

「嘟……」

這時，電話响了，沈松柏立刻把飯碗放下，跳了起來，嚷道：「是我的，我剛CALL過經紀韓。」他一步跳到電話機旁，抄起電話，僅說了幾句話，便火急流星地跑了出去。

在彌敦道那間深入地下五呎的總統餐室，沈松柏很快就找着了經紀韓。兩人碰頭地唧唧噥噥着好一會兒，然後才稍微地分開了一點。經紀韓突然感到自己這根吞吐自如的舌頭在沈松柏面前是越來越不靈活了。沈松柏說出的那個驚人的市場內幕消息，使他發覺，他說甚麼都是多餘的，他的額頭也因過度的興奮而滲出汗水來。

「這麼說，風險和把握就是二八分賬。」經紀韓忍不住嚷了一句行頭話，「這值得搏一搏。」

「乾脆說，我是打算把身家性命全押上去。」沈松柏捧起一杯咖啡，他的手因緊張、興奮而抖顫，杯裡的咖啡劇烈地晃蕩起來。

「我是不方便在市場露面，入市的事就全靠你啦，老韓。」

「價位方面有沒有限制？」

「盡其量，三幾塊上落不是問題，關鍵是要快。在三天內你無論如何要給我買足三萬股。眼下的價位不能保持多久，市場上風言風語的，有些泡金魚缸的眼光利得很！一旦讓他們瞧出點風向，那就不得了，它會像瘋子般飛到天上去。」沈松柏說，他的語音亦因興奮而抖顫。

「放心！我下午就馬上走一趟，趁假前先抓它幾手。」

「不是幾手，有多少抓它多少，總之在下星期二以前弄足三萬股。今晚十點，我等你的電話。」

沈松柏急促地說。他咕咚一口氣喝乾了手捧的咖啡，迅速地離開了。

此刻，他是把身上的十萬八千個細胞都擠出勁來。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面前，他只恨自己只得一張嘴兩隻手兩條腿去完成他滿肚子的密圈。交待好經紀韓這一頭，另一張原來笑嘻嘻現在有點憂郁的臉孔立刻又浮上他的腦殼來。這是約氏家族潛在的龐大產業繼承人約克路。還有一張「噓噓」的喘着氣的老人的死去的古怪的臉孔。這兩張臉孔交織糾纏着，幻化成另一幅畫面，這上面放射着一張貸款支票花花綠綠的五彩光華。

沈松柏離開後，經紀韓抄起桌上的檸檬茶，但「砰」的一聲摔在地上碎了。他是興奮得有點手忙脚亂了。「去，入我的賬！」經紀韓朝走近來收拾地上碎破璃片的侍者粗聲地喊道。他舉目掃了這地下餐室的各枱人客一眼，突然覺得，自己平日兜搭的餐室內的幾位大客仔的富豪面相突突然晦暗起來，跟他此刻所碰到的幸運比較起來，他們簡直是微不足道。

* * *

眨眼便過去個多月，現下是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日。

這天一大早，經紀韓照例地在總統餐室用了早餐，便趕去香港證券交易所。他剛把屁股擲上的士的座位，可機便搶先嚷了一句：「金魚缸，是麼？」

「你怎麼知道？」經紀韓暗吃一驚。

「嘿嘿！連你是第五位啦！一大早跳上車子便是這麼一句：美利道和記大廈！活像是缺水的金魚拚了命也要跳上金魚缸去。」司機大概是挨日夜交叉二更的，臉上黑沉沉，嘴裡沒好氣地說。

在美利道口下了車，經紀韓立刻

便發覺氣氛的緊張。和記大廈停車場擠滿了汽車，遲來的依然在艱難地穿針插縫地尋位。和記大廈大門口外擠滿了一堆堆的人，三五成羣地交頭接耳，有人匆匆跑了進去，僅一會又旋風般跑出來，和擠在門口的人緊張地咬着耳朵。

經紀韓眼下是打鼻子裡也聞出這裡面的極不尋常的味道了。他三步併作兩步向和記大廈這面跑來，距離和記大廈大門口還有幾丈遠，他腰掛的傳呼機「嘟嘟」地响了起來。「眞要命！這個節骨眼上還要响CALL！」經紀韓咕嚕着，跑去就近的電話，當傳呼台報出CALL他的電話號碼，經紀韓立刻想到這是誰。他因此立刻撥了電話去，對方馬上有人抄起電話，一個極爲熟悉的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是老韓麼，我找你一個早上啦。你倒是鑽到甚麼鬼地方去了？火燒眉毛的，偏你還是慢郎中。你眼下在哪？」

「金魚缸唄！吃早餐我照例關掉CALL機，這你知道。」

「別囉嗦了，老韓！你在那邊就好。昨天晚上深夜，金鷹機構董事局作出決定，以大地股票兩股加一九八四至八五年還本、周息一分無抵押有擔保的債券，換取大豐倉面值十元的股票。這個決定今早凌晨一時已經送到各大報館，馬上就會見報。」沈松柏劈頭便說出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

「這麼說，金鷹終於按捺不住搶先出價啦。這收購的總值達港幣一百塊哩。松柏。」經紀韓是幾乎連話筒也失手摔了下來。

「對，對！大戰終於爆發了。但這僅僅只是序幕，還有正場，還有高潮。你等着瞧，咱們手裏的大豐倉可不要手忙脚亂地放出去，瞧準了再算，哈哈！好戲還在後頭哩！哈哈哈哈……」在電話那邊的沈松柏終於按捺不住地狂笑起來。

經紀韓放下電話，用力地挖了挖耳孔。他的耳膜給沈松柏的笑聲震得嗡嗡作响，好一會兒，他才稍稍的定下神來，像一個被猛地扯上半空去的醉漢，驚喜交集地跌跌撞撞的向和記大廈最老牌子的金魚缸滾去。

香港證券交易所買賣大堂，這時活像颱風下的維多利亞海港的驚濤駭浪。經紀韓拚了老命，才擠到最裡層的他的經紀行的代表身邊去。

最初開市時，各類股票的價位均以昨日的收市價平開，氣氛淡靜。十分鐘後，湧來的人馬越來越多，像被一股猛烈的颱風漩渦扯吸着，呼一聲被拋到「風眼」、「風心」、「風圍」中去。「風眼」是那一排排各類股票的報價板，上面的一行行數目字眼，就如颱風眼露出的星光般耀目。「風心」是在交易所註册的九百四十個經紀行的代表。他們穿着號衣、揑着電話、盯着報價板。他們每一個人就是一股猛烈的風暴，向四周的「風圍」，向交易所大堂，向和記大廈四周，向香港全境四百多平方英里的每一個角落，向東南亞，向太平洋，向歐美各國刮去！「風圍」中的萬千投機者，就象金魚缸裡瞪眼凸珠的五彩繽紛的金魚，首先就被這「風心」中的猛烈的風暴刮得沉浮翻滾。

這聲音在港島香雲道李雲鏑的府上迴响，東方機構的頭面人物幾乎全聚到了這兒來。每一個在場的人都感受到這雷聲的震蕩，所有人的眼珠幾乎全聚到李雲鏑的耳上，臉上。李雲鏑却揑着一份新鮮出版的油墨未乾的報紙，津津有味地讀着，他的嘴角甚至不時綻出喜悅的微笑，仿佛在他耳邊震响的不是雷鳴，而是悅耳的報喜的鐘聲的迴蕩。

「他們這一炮打得很猛啊，雲鏑。」

杜仲謀到底忍不住了，伸手點了點李雲鏑手上的報紙，緊張地說。這報紙上登出的，就是金鷹機構決定以大地股票兩股加一九八四——八五年還本、周息一分無抵押有擔保的債券，總值相當港幣一百元，換取大豐倉股票二千九百萬股的廣告。杜仲謀這話幾乎就是丁區泉、譚昭達兩人的心聲。他倆也緊張地瞧着李雲鏑。

李雲鏑笑笑，猛地把報紙摔開了，他扭頭問思索着甚麼的李銳：「銳仔，你去打個電話，催一催馬世伯，請他馬上趕來。」

李銳跑去打電話，李雲鏑壓低聲問杜仲謀說：「百通銀行蔣先生那裡，沒甚麼特殊情況吧？」

「沒有，蔣先生很爽脆，他歡迎你隨時去跟他見面。」

杜仲謀肯定地回答說。李雲鏑點點頭，把屁股挪到丁區泉、譚昭達那面，短促地談了一會。李雲鏑臉上的自信是越發飽脹了。他那道已不輕易轉色的疤痕也漸漸地爬出紅光來。

「阿爸，馬太說，馬世伯已出門半個鐘頭了。」

這時，李銳打過電話，迅速返轉父親這邊來。他緊挨着杜仲謀坐下，緊張地望着父親。他已預料到他將會作出一個驚人的決定。

「嘟……」

花園裡傳來汽車的喇叭聲，這像一聲訊號，李雲鏑騰地站起來，「玉龍來了。」李雲鏑說，一面迅速向客廳門口走去。

馬玉龍擦着汗水走了進來，迫不及待地對李雲鏑說：「雲鏑，外面的風聲很緊，約克翰這回是豁出去的大幹啦！一出手就把股價搶高到一百塊啦！我是剛接到消息就馬上趕來。這事不好對付哩。」馬玉龍說得很急促。他平日的緩慢勁兒仿佛給那陣雷鳴轟去了大半。說着，他一屁股摔在沙發上，呼呼地喘氣。

李雲鏑像瞧破了馬玉龍的心事微笑一下，張口欲說甚麼，這時趙小蘭

走了出來，李雲鏑又突然轉了念頭，招呼趙小蘭說：「小蘭，去吩咐一下，給玉龍送一杯凍咖啡來，加冰；還有，拿一副撲克牌來。」

下人很快就把他要的東西送來了。

李雲鏑接過撲克牌，把咖啡送到馬玉龍手上，詭秘地笑笑，說：「玉龍！來，趁喝咖啡的功夫，我跟你賭一局十三章撲克牌。」

馬玉龍仰脖子喝了口冰凍的咖啡，剛舒服了點的腦殼馬上又驚疑地燥熱起來。他瞪大了眼睛，像瞧怪物似地停在李雲鏑臉上。

「搗甚麼鬼?雲鏑！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思玩撲克牌?」

「沒甚麼，玉龍，古人不是有談笑用兵的典故麼?咱們也學學這些風雅之士。」

李雲鏑臉上的傷疤放着紅光，也不等馬玉龍答應，便派起撲克牌來。杜仲謀他們都好奇地湊近來。馬玉龍無奈地抓起派到面前來的十三隻撲克牌，緩緩地把它攤了開來。但他的心思根本不在這上面，那令人心悸的雷聲仍在他的腦殼裡迴响。在下意識中，他把兩隻相同的黑桃K王牌排到頭關上，但二關三關却是不堪一擊的兩對拉車牌和順章牌。

李雲鏑地迅速地把手上的牌調度了一下，瞧了馬玉龍一眼，馬上便噗地把牌合上了。

杜仲謀、譚昭達往兩人手上的牌局瞥了一眼，相視會心的一笑。

「玉龍，你是客人，你就先出牌吧。」李雲鏑胸有成竹，充滿必勝的自信。

馬玉龍沉吟一下，便噗地打出了他那一對黑桃K的王牌。李雲鏑打出來的却是最弱的散章3、6、7點。

「你輸了，雲鏑。」馬玉龍皺着眉頭，不高興地說。

李雲鏑微笑一下，擺了擺手，「言之過早吧，還有兩局哩。出牌吧，玉龍。」

馬玉龍把他兩對拉車牌擲了出來，李雲鏑一看便會心地笑笑，隨手抽了五隻翻起來，是6、7、8、9、10的順章牌，剛好吃中馬玉龍的拉車牌。馬玉龍心裡很高興，但有點不服氣，便把三關的順章牌扔出來，是A、K、Q、J、10的大順章。馬玉龍定定地緊瞧着李雲鏑，說：「這是最後一關，勝負就看此一局。」

李雲鏑哈哈大笑，順手便把手揑的牌拋出來，馬玉龍一看，竟然剛好是吃住他大順章的三條牌。計算下來，到底是李雲鏑勝了一籌。這在馬玉龍下意識中似乎是一個好兆頭！因而他臉上亦有了點笑容。

「雲鏑，你這手牌分明散得很，竟敢擺出這種章路，不怕連輸三關麼?」

「哈哈！我早猜到你一定擺大個頭！所以我就把全部力量都放在二關、三關上來。這就叫以小引大，以中打小，以大勝中的牌法。」

李雲鏑意味深長地說。他把撲克牌收叠好，立刻把話點到正題上來：「你看，玉龍，拿這個方法跟姓約的較量，咱們不是勝算在握麼?」

李雲鏑目光灼灼地緊盯着馬玉龍那久經海風因而黑紅的臉，審視着這上面一絲一毫的極輕微的變化。馬玉龍臉上的笑容驀地跑走了，緩緩地挺了挺腰肢，凝重地迎着李雲鏑的目光，片刻後，馬玉龍緩緩的點點頭。

「你打算出牌，是第二關的以中打小麼?」

「不，是第三關，斷然打出第三關以大打小。」

「對手的牌很强，大地兩股加債券七十五塊，是一百塊港幣哪，雲鏑。這對市面的吸引力極大，我上這來的路上就接到消息，大豐倉已經停牌了。這絕不是小事，而是大陣仗哩，雲鏑。」

「賬面上是一百塊，但那來去也不過是股票和債券，香港人是最講現實的，例如說，現錢就比股票和債券更有吸引力。所以比較起來，到底還是以大打小。」

「你打算拿出現金收購，出甚麼價錢?」

「一百零五塊。眞金白銀，比金鷹的票價高出五塊，這一炮打出去，金鷹的吸引力就被狠狠地掃去了。」

李雲鏑決然地興奮地說，他驀地跳了起來，像一頭出戰前的猛虎昂首長嘯。

馬玉龍的身子却緩緩地縮回沙發裡，再次像瞧怪物似地瞪着李雲鏑。他甚至在心裡懷疑對方，是否已被這股暴風吹昏了頭。

「一百零五塊現金，二千五百萬股，這可是二十多億港元！咱們如何籌集這筆款子?雲鏑你不是開玩笑吧?雲鏑！你把計劃越弄越大了。雖然我給你的那一千萬股可以延期計數，但你也得拿出三幾億的現金，你吃得消麼?雲鏑！」

李雲鏑笑笑，立刻接口說：「關鍵是你能不能挑起其中五百萬股的擔子，其餘的我就有把握解決。坦白說吧，我這方面差的只是三幾億的數目，這我有辦法籌集。」

馬玉龍猶豫了一下，不解地問道：「三幾億又不是那些中小銀行可以拿出！你打算向哪間入手?」

「香港的百通銀行。日前我跟他們的總經理蔣先生談過這事，他說他樂意見到香港的企業家爲香港爭光。」李雲鏑興奮地說。

李雲鏑臉上充滿了毅然拚搏的强烈的自信，情不自禁地猛一巴掌拍在馬玉龍的大腿上。臉上那傷疤與他漲紅的臉膛渾成一體彷彿要在原來的位置上跳出去。馬玉龍皺了皺眉頭，似乎對李雲鏑猛地一巴掌不勝負荷。但他黑紅臉上的眼珠越來越放亮，就像在這手掌上傳來的是逐漸昇壓的電源。

* * *

茶樓酒館、地鐵巴士、商店銀行、街頭巷尾，幾乎每一個角落裏的人，他們的話裡都帶了「大豐倉」這三個字眼。

在喧嚷的雷聲中過去了三天時間，這時是三月二十三日的下午時分。在山頂區31號約家公館那幽雅的大客廳裡，分坐着幾堆綳緊面孔的人。

約克翰臉孔鐵青，瞪着綠色的小眼珠向客廳的東側一角斜掃着。他的脊背微拱着，雙手揑拳緊壓在大腿上，像一頭隨時預備撲噬甚麼的野狠。客廳的東側是約克翰的弟弟約克路夫婦倆。對約克翰掃過來的兇惡的目光，約克路似乎毫不察覺，摟着太太伊利莎的腰肢，一個勁地與她咬耳朵，說着甚麼好笑的話，因而伊利莎不時悄聲地笑了起來。

隔在這兩個主角人物之間，最惹人矚目的是英國來的那位下議院老牌議員查里士，查里士對衆人不時瞟過來的目光感觸到了，他因此時時不自然地伸手搔搔他那半禿腦袋上的花白頭髮，眼睛却不時往客廳正中那幅人像大油畫瞟去。他嘴角露出一種古怪的笑容，又不時與他身邊的金鷹機構董事愛德華低聲說着甚麼。愛德華却似乎對查里士的話不感興趣，手指一個勁地捋着他唇上那兩撇心愛的鬍子。他的神情就好像一個在擁擠的巴士站候車的乘客，擔心自己能否在駛來的車上擠個空位子坐。其他的人是金鷹及偉烈董事局的多位董事，大部份人都好像那位經常瞧着約克翰臉色辦事的保羅董事一樣，目光灼灼地緊盯着約克翰，又不時往陰森古雅的客廳門口瞟上一眼。每一個人的心裡都在計算着、期待着甚麼，因而連眼下最熱門的「大豐倉」話題也失了議論的興趣。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客廳中那十八世紀的古老大鐘的嘀噠聲越來越厲害地使人心弦震蕩。首先是愛德華忍不住了。他的兩撇鬍子跳了一下，聲音極低地對身邊的查理士說：「不是說下午二時開始麼?怎麼不見人?這棘手律師好大的架子！」

「你急甚麼?要來的事終究是會來的。」查里士深沉地說。他沒再答愛德華，眼睛却往客廳正面那幅人像大油畫瞟去。嘿嘿，約克瑟，我的老朋友，你不是很精明麼?但你到底瞧出甚麼來的。約氏家族是你一手闖出來，但以後還能保持約家的尊榮麼?查里士混濁的眼珠瞧着油畫人像臉上那對綠色的小眼珠，東一搭西一搭地想。

終於，客廳外的停車場傳來汽車的嘟嘟按號聲。客廳中所有人的眼睛立刻轉向客廳的大門口處，約克路也把摟着的伊利莎推開了。

一霎間，著名的棘手律師李雄，挾着他那個片刻不離手的黑色皮包匆匆走了進來。所有人的眼睛又立刻像碰上强力膠水般被粘在這黑色皮包上。就好像這黑色的皮包是一座金碧輝煌的金礦。約克翰的眼珠幾乎要跳出眼眶去。

李雄連一眼也沒瞧客廳的人，事實上他根本不必瞧也知道，這個時候要來的人絕不會漏了半個。他迅速地走到客廳中間，嘶的一聲拉開了他手裡的黑色皮包，在裡面抽出一叠文件來。

李雄把遮住眼眉的頭髮習慣地往右面狠狠地一甩，重重地咳了一聲，清了清喉嚨，說道：

「各位，根據立遺囑人約克遜先生生前於一九七九年一月所立的遺囑，指定在他死後半年，再讀遺囑的意願，本人謹代表立遺囑人於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宣讀遺囑。」

這話立刻像一聲暴雷在約克翰的耳邊轟炸。怎麼，七九年一月所立的遺囑?李雄這鬼東西不是弄錯了吧！我看過的那份遺囑副本明明是七九年二月十三日立的。

李雄這時把文件攤了開來，正式宣讀了。這遺囑的內容，在約克翰的耳中，便如一個接着一個的驚雷在這幽雅的客廳裡轟鳴。「本遺囑經本人確認，七九年二月十三日所立遺囑自動失去效力……本人名下產業分配如下：金鷹機構名下股權及名下產業歸約克翰承受，偉烈銀行名下股權及名下產業歸約克路承受……本人私人存款一百八十七萬港幣歸伊利娜承受……本遺囑在正式宣讀之日即時生效。立遺囑人約克遜一九八〇年一月四日簽字確立。」

這一聲聲，像驚雷，震得約克翰的耳朵嗡嗡作响；像鐵棍，敲得他暈頭轉向；像尖刀，一刀接着一刀地挖着他的心房。在劇烈的疼痛中，他的腦袋昏糊糊地像塞滿了通了電的發熱絲。這裡面唯一剩下的清晰意念，就是他不得不承認他竟然被老頭子的詭局愚弄。他突然騰的跳了起來，發瘋似地搶到李雄面前，凶狠地吼道：「不，這不是眞的！老頭子怎會立這種荒謬的遺囑！你說！你說！」

李雄絲毫不爲所動，甚至連眼眉毛也沒跳動，他猛地一甩頭髮，說：「對不起，約克翰先生！立遺囑人的意願，香港的法律，才是我辦事的唯一依據。」

「哈哈！立遺囑人的意願！這隻手拆得好……」

約克翰狂笑着，突然跳了開去，神經質地在客廳正面那幅大油畫人像前僵立着，好一會，又突然向畫像深深地鞠了個躬。

「拜拜！我的約氏家族的尊榮！畢竟還是從棺材裡伸出來，把好好的一個家族產業弄個七零八落！哈哈！我

親愛的約克瑟！——祖父！」

在一陣發狂的活像嚎叫的笑聲中，約克翰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客廳中靜寂了一會，立刻又像刮起一陣旋風般熱鬧起來。金鷹機構、偉烈銀行的董事們，紛紛向東側的約克路夫婦跑過來；爭先恐後地搶着向他道賀握手。他們已最後肯定地確認，這隻握慣哥爾夫球棒的手，眼下已握着了百多億港元的龐大的財富。

客廳熱鬧了一會兒，當衆人紛紛告辭走了後，很快又安靜下來，回復了往日的陰森古雅。

約克路依然是那種沉思的樣子。他昔日的嘻嘻哈哈的笑臉，自從他父親病危那一刻開始，就跑得無影無踪了。

「振作點，約克路！以後你就要好好地管理偉烈的業務啦！」查里士拍着約克路的肩膀，用一種近似父親的語氣說。

查里士自聽完遺囑後，便一直緊緊地伴在約克路的身旁，儼然以世交叔伯自居。他甚至代約克路回答着那些跑上來道賀的客套話。在他心裡斷然認為，從此之後，他非得要好好地照顧着這位世交子侄，否則他怎對得起他的至交好友約克瑟、約克遜！

這時，李雄向這邊走過來，對約克路說：「明天你上我律師樓來，我和你一道去遺產稅處。」

李雄說完要走，但查里士不失時機地纏住他。

「李雄先生！請等一等。有一點我不明白，約克遜先生確立了一份正式遺囑後，爲甚麼還要另外立一份沒有法律效力的假遺囑，而且鄭重其事送到律師樓，交由你保管呢？而正式的這份遺囑，他臨死的時候，才掙扎着拿出來。」查里士說完，低垂的眼皮驀地一張，混濁的眼珠閃過一絲疑惑的光。

李雄沉吟着，好一會，才猛地把頭髮一甩，說：「約克遜先生這種立遺囑的手法，的確是前所未見，我也是第一次碰上這種棘手的遺產案件。他這種手法，事前連我也瞞住了。所以現在我說的也只是猜測。」

李雄頓了一下，才往下說：「根據約克遜先生前和我的談話分析，他大概是意識到在產業分配上潛伏着某種危機，就預先佈下一個引誘危機暴露的假局，但當他最後差不多發現這個危機的時候，對手却比他快了一步，他下一步的行動就半途而廢了，最終變成眼下這麼一個局面。」

查里士沉默了。他的花白的眉毛擰成一股，終於，他想通了這裡面交織的種種極複雜的關係。他悲哀地歎了口氣，混濁的眼珠下意識地向客廳正面那幅油畫像瞥了一眼，儼然像一個約氏家族演變史見證人似地說：「約克遜先生非常精明，但他却因爲自己的精明送掉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幾條人命。太可怕，這一切太可怕了！這是約克瑟先生創立這個家族的時候作夢也想不到的。可怕，這一切太可怕了！」

* * *

約克翰昏昏然地跑了出來，昏昏然地跳上他那部名貴的勞斯萊斯房車。他有一種脖子被人扼住窒息般的感覺。他甚至連自己身在何處，往哪兒去也不知道。他只是下意識地暴喝：「去，開出去！」就好像這幽森古雅的客廳中全是妖魔鬼怪，猙獰怒目咬牙切齒地跳着叫着向他撲來。他是片刻也不敢停留了。這部房車像逃命似地衝出約家公館大門去。

約克翰這時是躺在大富豪酒店的套房裡了。他的身子在床上，但在潛意識中，他根本不明白自己是在甚麼地方。他是覺得，一切都在飄浮，在旋轉，他在床上躺了不到一刻鐘又跳了下來，繞室踱着，口裡喃喃地嚷着：「拆得好，哈哈！好好的一份產業終於拆散了……」然後又猛地把身子向彈簧床上擲去。

他的綠色小眼珠這時粘在天花板上吊下來的彩色宮燈上。這宮燈在旋轉，在幻變，好像一顆冒着濃煙的炸彈。近了！近了，等火索終於燃到彈體上，要爆炸了……咄，魔障！約克翰暴喝一聲，抄起床邊的皮鞋，狠命地向宮燈擲去！「乒乓！」一聲，宮燈粉粹了。這却好像炸彈的爆炸，「轟隆」一聲，把他心目中原來金光四射的寶座炸得粉碎……落下四濺的宮燈碎片把約克翰的手指劃破了，鮮血湧了出來。他下意識地把手指塞入嘴裡狂熱吮吸着，一個奇怪的念頭突地跳入他的腦殼！血！血！我到底嘗到了自己的血腥味道……

「嘟……」

不知在甚麼時候，電話响了起來。

「誰？這個時候打甚麼鬼電話來……甚麼？你再說一次！」在迷惘而絕望的痛苦中，約克翰抄起電話，劈頭蓋腦地吼道，但馬上，他又好像再挨了一記更沉重的棒敲。這極度的疼痛反而使他清醒過來。

「我剛接到消息，李雲鏑決定向股市搶購大豐倉二千五百萬股……」

「時間，出價……弄清沒有？保羅！」

「不清楚。我正在查探。」

「鬼東西，一知半解頂個屁用！快，迅速查探清楚，我馬上趕來總部。」

「砰！」

約克翰把電話往座上狠命一摔，話筒斷成兩截。他軟軟地往沙發上跌坐下去。他的屁股剛沾上座墊，又騰地跳了起來，像鬼趕般衝了出去。

跑出大富豪酒店，約克翰這才知道，此刻已是燈紅酒綠的晚上。司機一直沒敢離開，待約克翰跳上房車，便箭般向金鷹機構總部駛去。房車的

收音機開着，大概是司機剛才呆在車內悶得發慌借這來消遣時光。這時電台正播着晚間甜得發膩的性感歌曲。

出了海底隧道，尖沙嘴區這時正是最熱鬧的黃金時間，星光璀燦，與地上的閃爍的霓虹燈渾然一體。

「尖沙嘴蘇絲，屋企多靚衫……」

廣播電台的歌曲聲突然停了，一陣叮咚的音樂聲後，响起了播音小姐甜蜜的聲音：「商業電台最新消息！東方機構總裁李雲鏑先生今天晚上七點宣佈：東方機構決定從本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向股市收購大豐倉二千五百萬股。每股出價現金一百零五元。東方機構將通過兆隆國際投資公司進行收購。據本台記者統計，李氏該次收購總數約佔大豐倉全部股票百分之二十七，如果收購成功，加上李氏手上的二千五百萬股，他將擁有百分之五十二的大豐倉股權。東方機構對大豐倉的控制就牢不可破了。據統計，該次收購行動，李雲鏑先生將動用現金二十五億。這樣迅速而大膽的決定，闊綽的出手，一夜之間，李雲鏑成了香港家喻戶曉的人物。」

「鬼東西！她這是當歌唱麼。關！關掉這個鬼東西！」

播音小姐似乎越說越有勁，約克翰的臉孔却越來越厲害的扭曲了，他像暴雷似地猛地吼道。

當約克翰踏進董事局辦公室時，金鷹機構的多位董事，以及地產部的頭面人物沈松柏等，已全部聚在這裡亂作一團。紛亂的喧嚷聲馬上停了下來，衆人的目光全聚到約克翰的身上。這些目光有無奈的絕望，有抱怨的憤怒，有痛苦的歎息，有裝假的關注。他們誰也沒有說甚麼。因爲他們光瞧着約克翰的臉色便知道，這場殘酷的角鬥已在全香港公開了。這個時刻，一切的客套話都是多餘的，而事實上，佔了大半的人們，也根本不知道在這個時候該說甚麼！

到底還是剛才打電話報訊的董事保羅忍不住了，他望了約克翰一眼，緊張地說：「眼下唯一的辦法是拿出比對方高的現金收購價，各位，這是唯一的辦法，保住我們大豐倉的唯一辦法！」保羅短促而凌亂地說着。

「對啦，約克翰先生！保羅先生的提議倒不失一個救急的辦法。」沈松柏眼睛一亮，立刻不失時機地插了一句。他的全身細胞眼下是巴不得兩方面都拿出更高價的現金去搶購。

愛德華的兩撇髫子跳了一下，挖苦地刺了一句：「現金！拿得出麼？眼下甚至連英國的重逢的物業，大地的金門大厦也來不及賣出去，哪來的現金？臨死才叫天主，管甚麼用！」

保羅無奈地貶着眼。他當然明白，愛德華所說的是事實，但心中又極不服氣，終於猛地一拍手掌說：「偉烈銀行，說甚麼也是同一機構，它該不會見死不救吧！偉烈肯點頭，這現金方面就好解決。」

愛德華沉默了。到這個時候，他覺得，爲了自己在金鷹機構的利益，不得不咬住牙關把個人的恩怨收起來！他因此亦不得不承認，保羅的提議是唯一還可以走的辦法，他望了約克翰一眼，終於默默地點了點頭。

約克翰這時根本就沒聽到這些紛亂的聒噪。事實上，他自從接了保羅的電話這一刻開始，他的算計便跳到偉烈銀行這上面來，不過，一片濃烈的陰影立刻又把他這算計蒙住。自老頭子病重這一年多來，老頭子就突然一反常態地執拗地直接插手偉烈的事務，所有重大的議案，都得呈上他這位董事局主席處審核，因此約克翰對偉烈董事局的調度是越來越困難了。否則，他也用不着匆匆忙忙地去實行他那個應急的「鐵三角」計劃。眼下老頭子的遺囑已正式宣讀出來，偉烈從此實際上已脫離了金鷹機構而落在約克路這法定承繼人的手上。約克翰對偉烈董事局的事務干預權力從此失去。老頭子的佈局的確絕妙而冷酷！

這一切在約克翰的腦裡迅速地掠過，突然，約克路在老頭子遺體旁拍着獵槍的臉孔又霍地跳了出來。約克翰心裡那股陰影是越發濃烈了，他感覺着一陣被濃烟困住般的窒息，他禁不住呻吟了，但馬上又頓住……

「慌張甚麼？他們華人有句話叫：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嘛！現金問題總有辦法解決。」

約克翰口氣凌厲地說。他狠命地一拳打在會議桌上。似乎拿這來鼓起包括他自己在內的金鷹董事局各人的信心，又似乎他心目中所有威脅着他的對手，是這會議桌上的微不足道的塵埃，在他這一記鐵拳下四散竄逃！

這在約克翰的心中是斷然如此。

第二天一大早，東方機構斥資二十五億現金收購大豐倉股票的消息，在香港各大報章以頭版頭條通欄大標題刊登出來。香港各大電台亦在不斷地重復着昨晚的廣播。這消息像猛烈的颱風迅即刮遍了全香港。

在和記大厦兆隆國際投資公司總部營業大廳，大批大批的市民紛紛湧進來，這其中有大豐倉的小股東，有湊熱鬧的好奇者；各種神色的臉孔在晃動，得意洋洋的、妒嫉艷羨的、涎臉恭維的、攀附鑽營的；一堆堆黑壓壓的人頭，像一陣黑色的海潮迅即把大廳淹沒了。

「一百零五塊一股大豐倉股票。」

「你是甚麼價位買進的？我是五十八塊哩，足足翻了個觔斗。」

「媽的！你誤打亂撞倒碰着了。我日刨夜刨那鬼圖表却失了這機會。」

「喂，喂，怎麼還不來登記？不是放流電吧？」

「你緊張甚麼，那是股票加債券，怎及得這眞金白銀的一百零五塊現金。」

在大廳裏迴响的盡是這些喧嘩的聲音。

到上午九時，終於有一位兆隆公司的經理出來了。他握着一具手提擴音器，滿臉笑容地大聲叫道：「各位大豐倉股票持有人，請輪着到本公司證券部，後面的請耐心等候！本公司將克盡全力盡快辦理登記出讓手續……」

人們短暫的靜了靜，但立刻又像碰上了暴風雨的潮水翻湧起來，嘩啦啦地喧叫着向兆隆公司的證券部湧去。在短短的半小時內。經登記出讓的股票便達到五百萬股！

半小時後，在金鷹機構董事局會議室，電話「嘟，嘟」地响了，守候在這裡的愛德華立刻伸手抄起話筒：

「MR.張麼！怎麼樣？甚麼，他們登記的數字達到八百萬股，還有大批大批的小股東湧來！這壞了……不，不，你絕對不能離開，一直在那裡盯着。約克翰先生出去了，我相信他回來一定有辦法反擊。你無論如何要盯住，張秘書！」

愛德華唇上兩撇刻意修削的髭子這時變得亂糟糟的，就好像他的驚急恨怒的心緒。他扭頭瞥了茫然站在一旁的董事保羅一眼，尖聲地叫道：「約克翰到這時怎不回來！還不去催催，大豐倉就要完蛋啦！」

「這……他剛才有電話回來，說正在跟他的弟弟約克路商量，他說他極有信心……」

「嘿嘿！這個時候還瞎談甚麼信心！」愛德華咬牙切齒地嚷道！他兩撇髭子在劇烈地抖動。因他的意見不被重視，因他自身的利益眼看隨着遭受重大的損害，他心裡塞滿了驚惶、怒恨。這翻湧的心緒又被逼無奈地拚命壓折着，心裡簡直難受得快要流淚了。

這時，會議室的門被砰地推開了。約克翰像一頭負創流血的野狼般闖了進來。

愛德華瞧到約克翰這副模樣，立刻像有座巨大的冰山兜頭蓋壓下來。他委頓地癱坐在椅子上，却又極不甘心地在牙縫裏擠出一句來：「怎麼樣？偉烈銀行方面……」

約克翰緩緩地搖了搖頭。「約克路只答應在偉烈董事局提出來討論，他說這事關係重大，他個人不能作出甚麼決定。」

約克翰緩緩地說。到了這個地步，他不得不承認這一切已成定局，但他反而出奇地變得異常冷靜，就好像這一切與他毫不相干。

「嘟……」

電話又响了，愛德華知道這是誰打來的，所以他根本沒勇氣去接聽；約克翰却似乎連聽電話的興趣亦失去，根本動也不動。保羅無奈的抄起電話，僅片刻就摔下了。

「張秘書說，兆隆公司替東方機構收購的大豐倉已達到一千萬股。」保羅惘然地說。

「哈哈！到這個時候約克路還說討論，乾脆一口拒絕不更妙麼！」愛德華絕望地笑着嚷了一句。

「不要緊，這一切都過去了。」約克翰接口說：「我們手頭不是還有二千萬股大豐倉麼？乾脆也給他們送去吧。」他一頓，突然像被人捏着脖子擠壓出來似地一字一句地吼道：「李雲鏑這是負創取勝！這傷口是致命的。走着瞧吧，往後的路還長着呢！」

* * *

當金鷹機構董事局張秘書拿着大豐倉股票趕去和記大廈兆隆公司出讓時，沈松柏最後確認，這場慘烈的大豐倉爭奪戰已近尾聲了。他火急跑回家裡，CALL着經紀韓，要他立刻把他手上的三萬股大豐倉賣掉。

當這一切辦妥後，他才像在一場驚濤駭浪的惡夢中驚醒過來。他不得不確信，所有的他飽嘗的屈辱、絕望、痛苦都已成過去，要得到的己經得到，未得到也等着他去攫取。他今回是脫胎換骨了。他跑入睡房，翻出那個殘舊的擦鞋帚，狠命地抱在胸前，像餓急了的娃娃見了奶嘴般放聲哭了。片刻間，又哈哈的狂笑着跑出客廳來。

「松柏！你瘋了麼？」

李雪梅在廚房裡跑出來，她被丈夫這模樣弄得目瞪口呆。沈松柏朝她扮了個鬼臉，解嘲地說：「對，瘋了，我跟那些大鱷一道瘋了。你知道麼？姓約的竟然在最後關頭把自己的大豐倉股票也賣給了東方機構。你的堂兄李雲鏑威盡了！嘿嘿，英資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

「喏，你手揑的大豐倉放出去了麼？高潮一過就不值錢啦！」李雪梅緊張地提醒丈夫。

沈松柏哈哈大笑，猛地一拍手掌說：「這還用說？我是連鼻孔也嗅着哩。經紀韓早替我弄妥了。這一百五十萬到手了。市面上有人說，這次大豐倉爭奪戰，東方是負創取勝，金鷹是含笑斷腕，對，對極了！眞正的勝利者不是這些大鱷，而是我這個被人塞到一角去的擦鞋貨！你聽着，雪梅，這只是個開頭！往後？往後自然是風光歲月！你看看，那是一個令香港人震驚的風光歲月！」

「第三部完」

三國演義之十六

定四川(一)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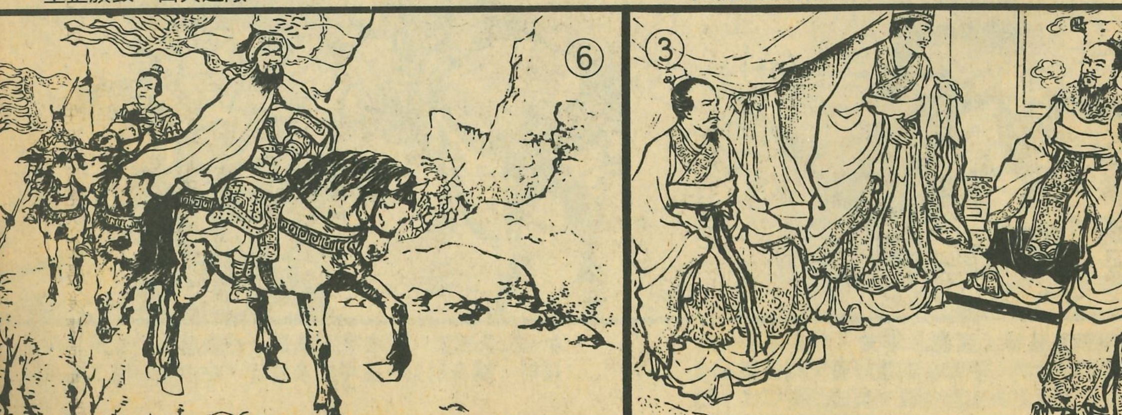


1　漢獻帝建安六年(公元二零一年)春天，袁紹自從官渡大敗，逃回冀州，心中煩亂，不理政事，天天和妻子劉氏在內室飲酒解悶。



2　袁紹有三個兒子：長子袁譚，現在青州；次子袁熙，現在幽州；三子袁尚，是劉夫人生的，最得袁紹寵愛，留在身邊。劉夫人見袁紹年老多病，幾次勸他把親兒立爲後嗣。

5　袁紹接見二子一甥，慰勞一番，又見各州兵馬，十分雄壯，心中高興。過不幾天，得到探報：曹操引了得勝人馬，向冀州殺來，已經到了倉亭。袁紹決定重整旗鼓，出兵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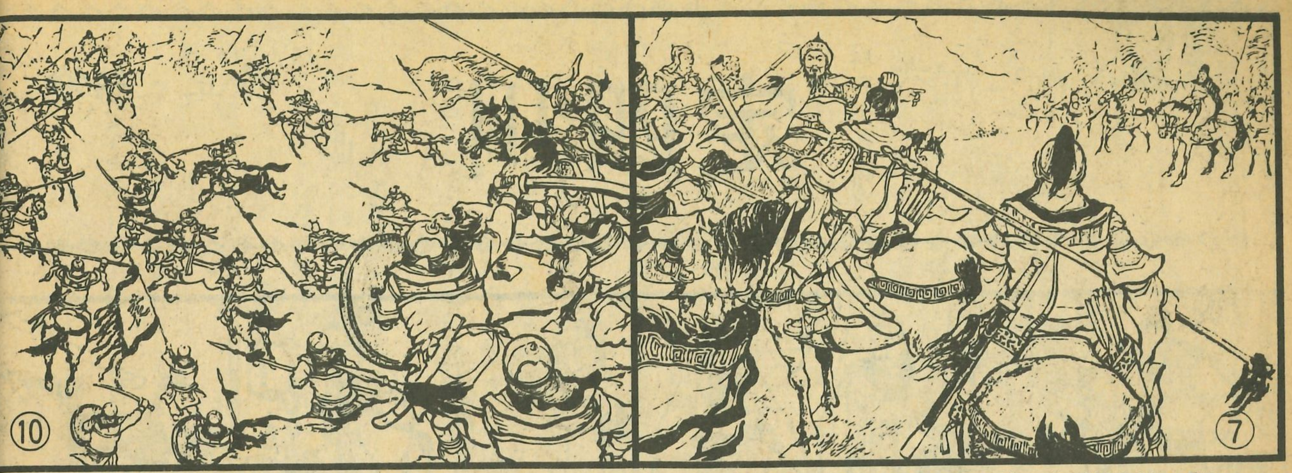


3　袁紹把這事詢問謀士郭圖。郭圖和袁譚交好，便諫道：「廢長立幼，引起兄弟不和。現今敵兵壓境，千萬不能使父子兄弟另起爭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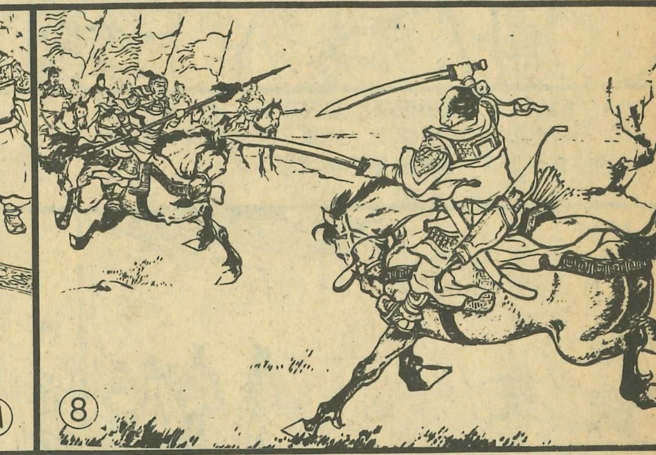
6　袁紹點起冀州兵給袁尚統帶，連同袁譚的青州兵，袁熙的幽州兵，高幹的並州兵，二三十萬兵馬，一齊向倉亭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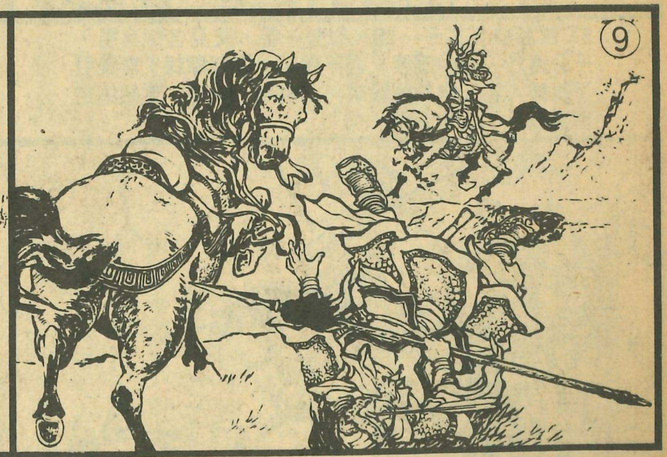
4　袁紹聽了，猶疑未决，忽報長子袁譚、次子袁熙、外甥高幹，各自引兵五、六萬，來到冀州，合力抗曹。袁紹大喜，便把立嗣的事情擱下了。



7 紮下了寨子，便和曹兵見陣。曹操揚鞭道：「你已計窮力盡了，何不早早投降？等到刀臨頭上，懊悔就遲了。」袁紹大怒，回頭對衆將道：「誰敢出馬捉拿曹賊？」



8 袁尚要在父親面前顯顯本領，便舞動雙刀，飛馬出陣。曹操那邊偏將史渙，挺槍躍馬，出陣來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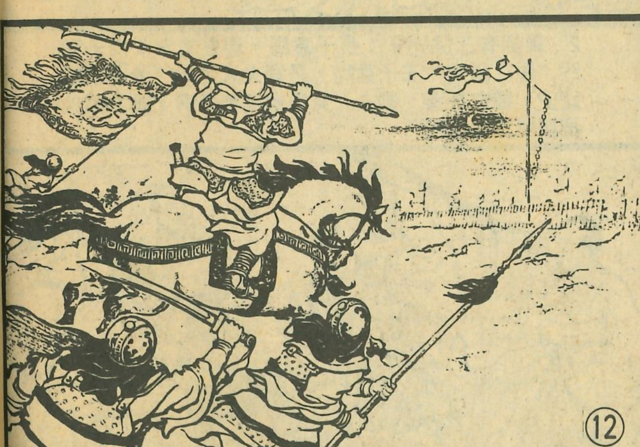


9 戰了三合，袁尚撥馬便走，史渙趕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射去，正中史渙左目。史渙頓時撞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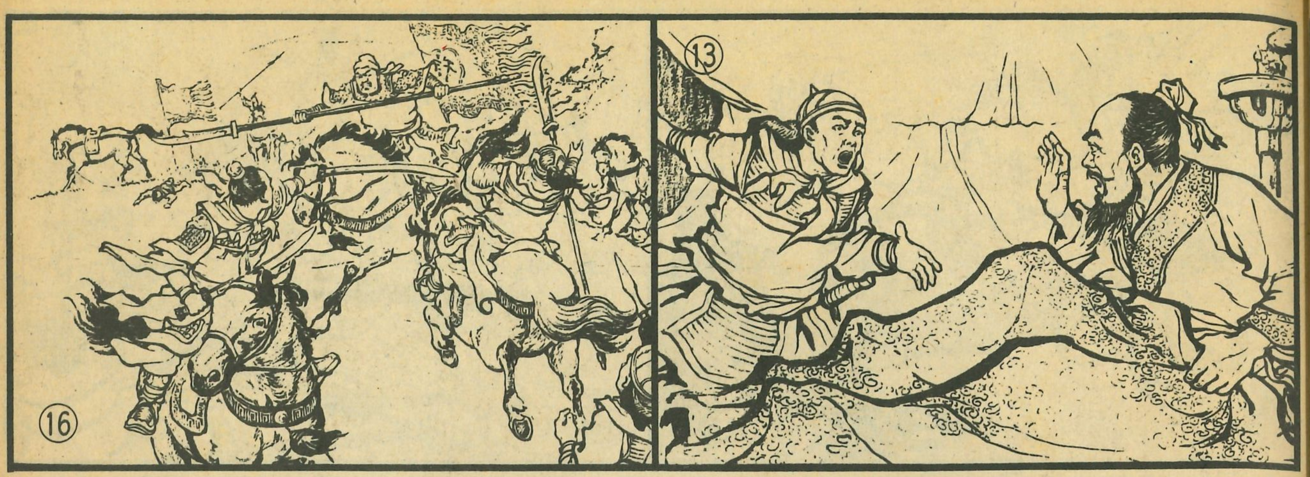
10 袁紹見愛子得勝，非常高興，立刻揮動大隊人馬衝殺過去，曹軍拼命擋住。一時兩軍混戰，大殺一場，各有死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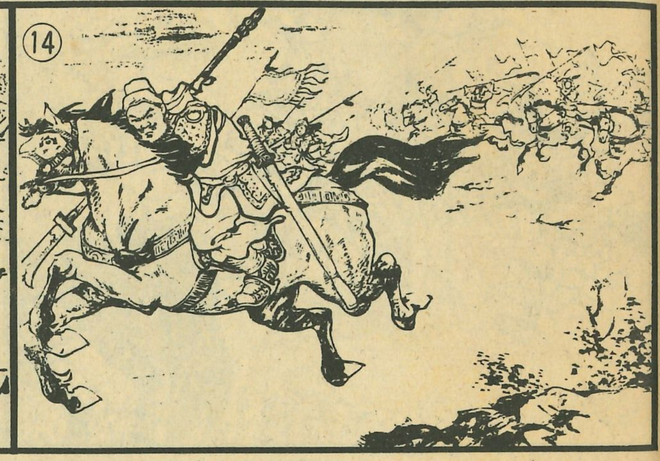
11 曹操收兵回營，與衆將商議破敵之策。謀士程昱，獻上了一條「十面埋伏」的計策。



12 曹操便派夏侯惇，張遼、李典、樂進，夏候淵、曹洪，張郃、徐晃、于禁、高覽十員大將各領一隊兵，分路埋伏；另派許褚爲先鋒，裝成劫寨模樣，逕奔袁紹大寨。



13 許褚引兵吶喊殺來。哨探報進袁營，袁紹從睡夢中驚醒，慌忙傳令，五寨人馬，一齊去圍殺曹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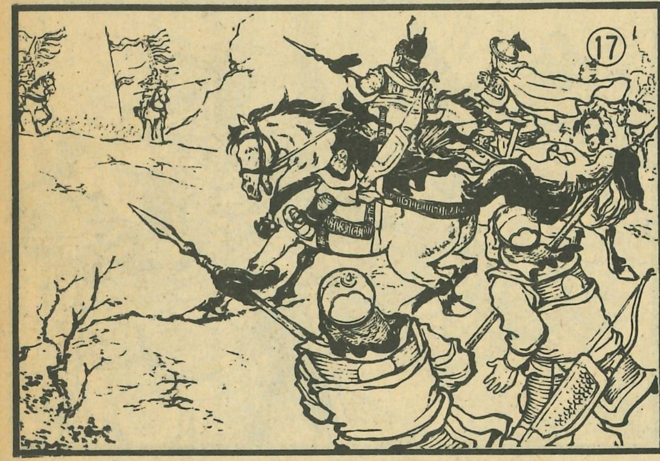


14 袁軍衝出寨子，曹軍回頭便走。袁紹揮鞭一指，袁軍喊聲震地，漫山遍野地追去。



15 將到天明，曹軍退到河上地方，前面一片烟波，已無去路。曹操在軍中高聲大叫道：「前面沒有去路了，趕快回身，拼死衝殺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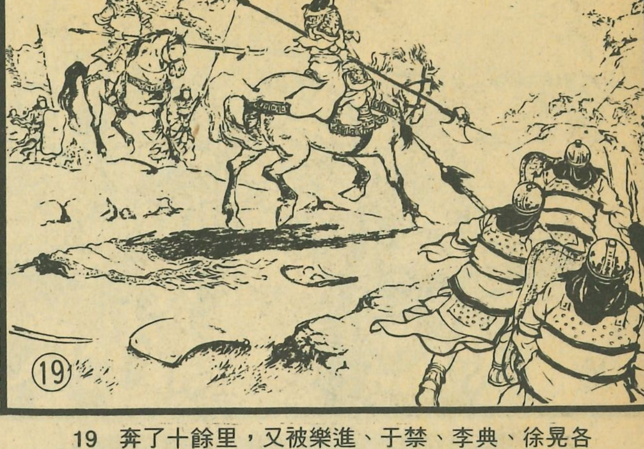
16 曹軍兵將回過身來，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斬了袁軍幾員大將。袁軍大亂。



17 袁紹急令退軍。走不了多少路，忽然一聲鼓響，夏侯淵、高覽兩路軍衝出，攔住去路。



18 衆將護着袁紹，拼命衝開一條路，急急奔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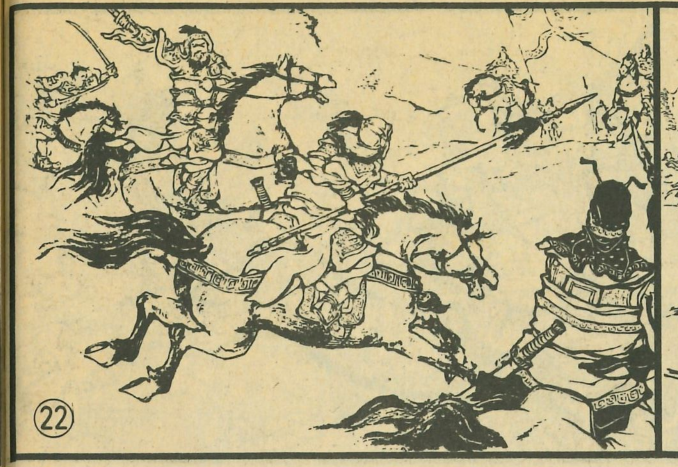
19　奔了十餘里，又被樂進、于禁、李典、徐晃各路人馬截殺一陣。袁紹帶了殘軍，慌慌張張奔向倉亭大寨。



20　袁紹父子奔入大寨，方才心定，便令軍士造飯。剛要進食，忽報張遼，張命前來沖寨，袁紹大吃一驚。



21　眨眼間曹軍四面殺到。袁紹丟下食具，慌忙上馬；三子一甥保護着他，殺開一條血路，棄寨奔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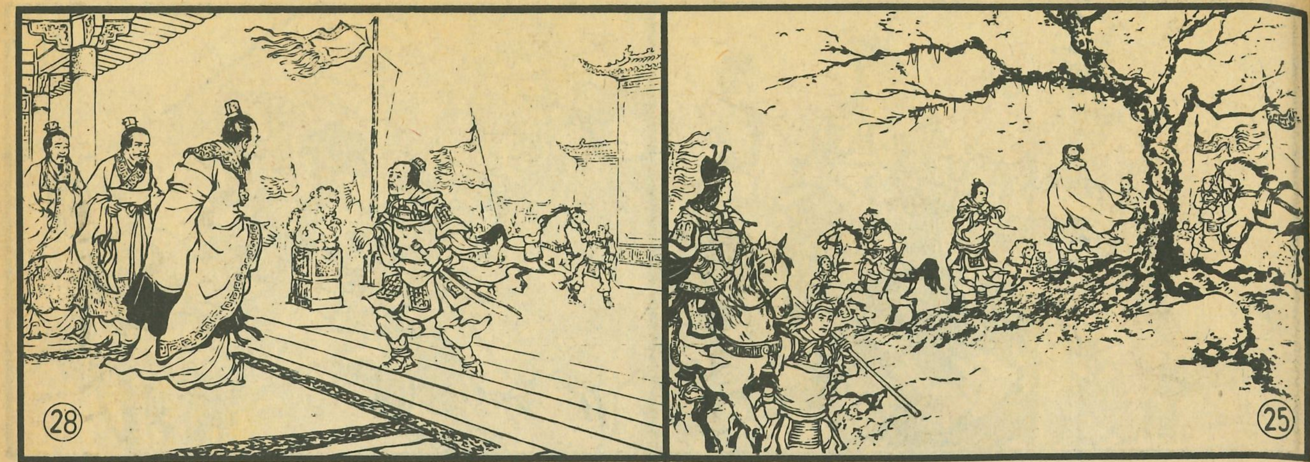
22　正在奔逃，迎面又闖出曹洪，夏侯惇兩支兵，擋住去路。袁紹率領殘部，奮力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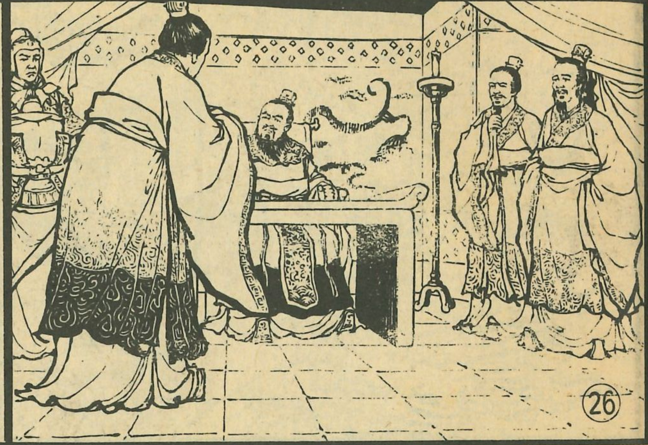
23　袁紹衝出重圍，才算喘過氣來。他看到袁熙、高幹都帶了箭傷，軍馬死傷了大半，一時又氣又急，不覺昏倒在地。



24　衆人慌忙救醒。袁紹口吐鮮血，恨恨連聲，要報此仇。



25　袁紹一面令袁譚、袁熙、高幹各回本州，以防曹軍犯境；一面令袁尚護送他回冀州養病。



26　第二年春天，袁紹病體剛好，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袁紹便要親領大兵迎敵，袁尚勸道：「父親病體初愈，不宜出征，待兒提兵前去迎敵。」



27　袁紹依了袁尚，一面令他提兵出戰，一面派人往青、幽、並三州，令袁譚、袁熙、高幹同來破曹。

28　袁尚自以爲能，不待各路兵到，便與曹軍交鋒，被張遼一陣殺敗。他逃回冀州，報告袁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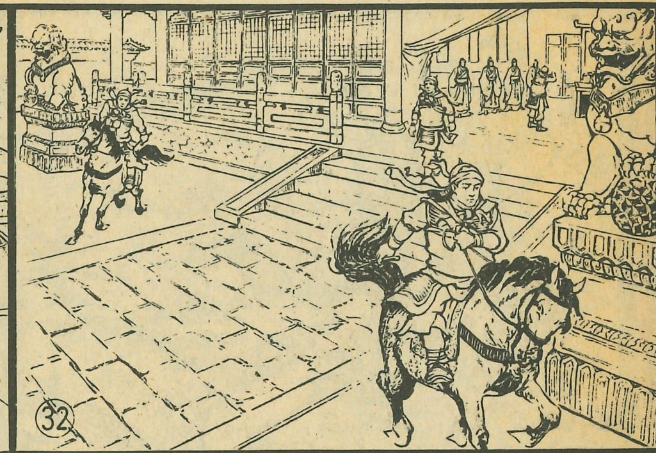
29　袁紹受了一驚，頓時舊病復發，口吐鮮血，昏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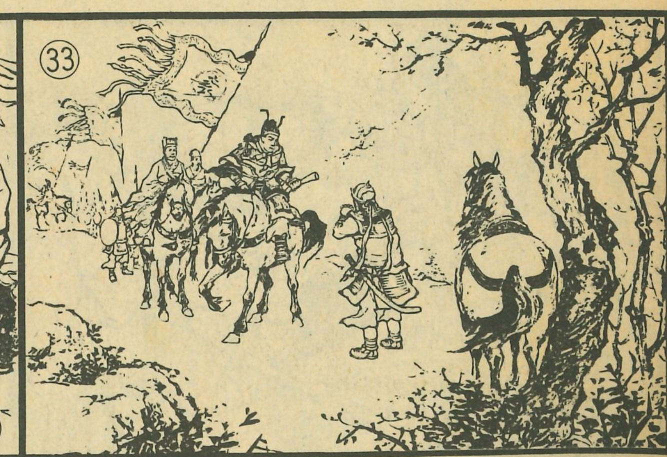
30　劉夫人見袁紹病勢危急，忙請親信的謀士審配、逢紀來商議後事。這時袁紹已經不能說話。夫人問道：「尚兒能做后嗣嗎？」袁紹微微點頭。



31　審配就榻前寫了遺囑，由袁尚繼任大司馬將軍，領冀、靑、幽、並四州牧。遺囑剛寫好，袁紹大叫一聲，吐了幾口血，便氣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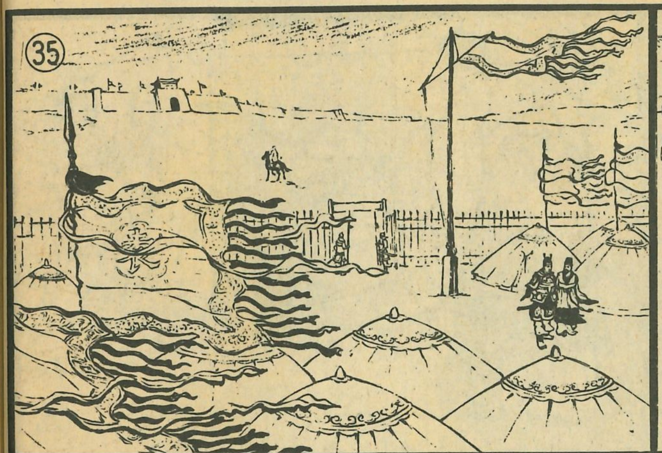


32　第二天，審配、逢紀擁立了袁尚，便分派使者往各州去報喪。



33　往靑州的使者走到半路，正遇着袁譚大軍，便上前報告。袁譚問道：「現今冀州城中由誰作主？」使者道：「審、逢二大夫立了三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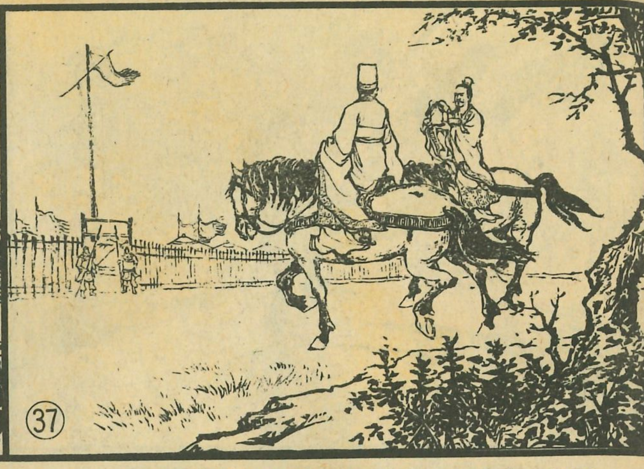
34　袁譚大怒，便與郭圖、辛評二人商議。郭圖道：「將軍且慢進城，可把大軍屯在城外，待我進城去看了動靜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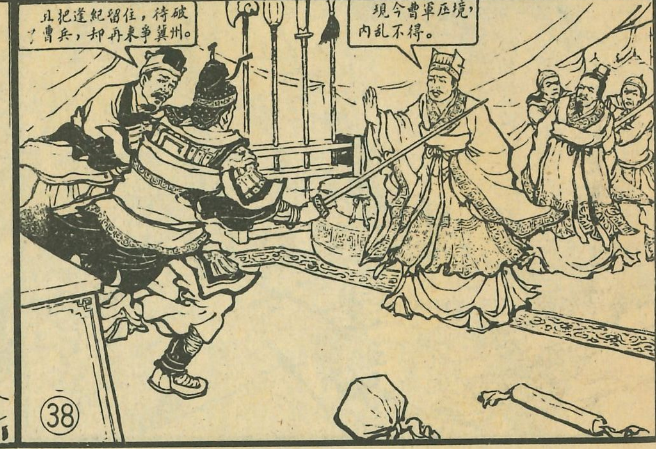
35　袁譚用他的計策，把大軍帶到冀州，在城外屯住，只推有病，派郭圖進城去見袁尚。



36　郭圖單騎進城來見袁尚。袁尚要派袁譚爲前部，迎擊曹軍。郭圖道：「軍中缺少謀士，請審配、逢紀二位同去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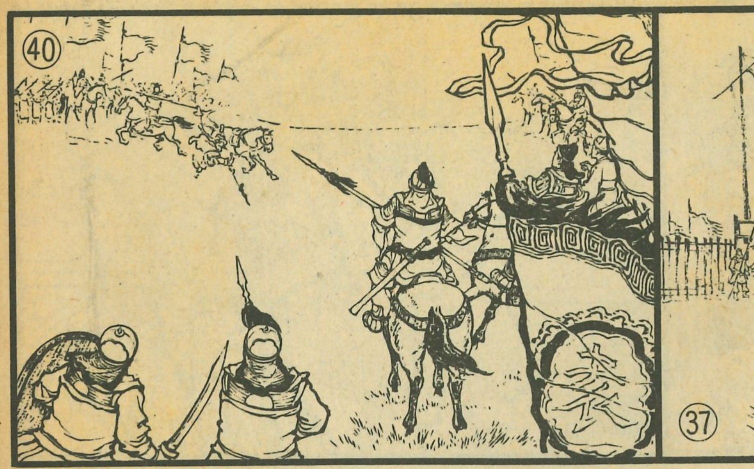
37　袁尚推說冀州也要兩人畫策，不肯答應。郭圖再三請求，袁尚無奈，只得加封袁譚爲車騎將軍，命逢紀帶了印綬，同郭圖到袁譚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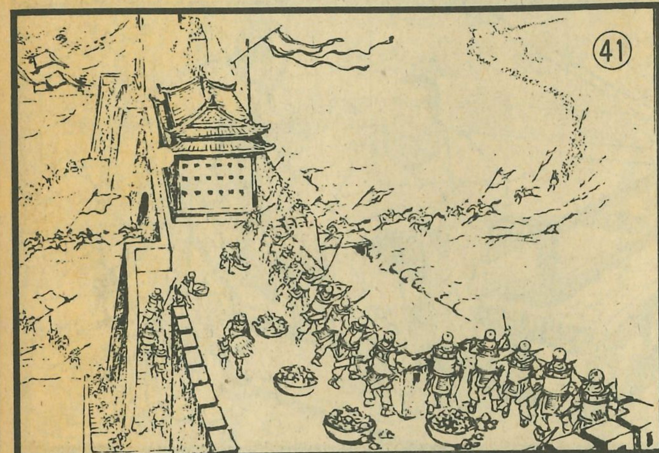
38　逢紀見袁譚並無病容，心中不安，勉强獻上印綬。袁譚大怒道：「父親亡故，應該由我繼立，他怎敢指揮我！」丟開印綬，拔劍來殺逢紀。郭圖、辛評慌忙諫阻。



39　袁譚才收劍入鞘，留逢紀在軍中，傳令拔寨向黎陽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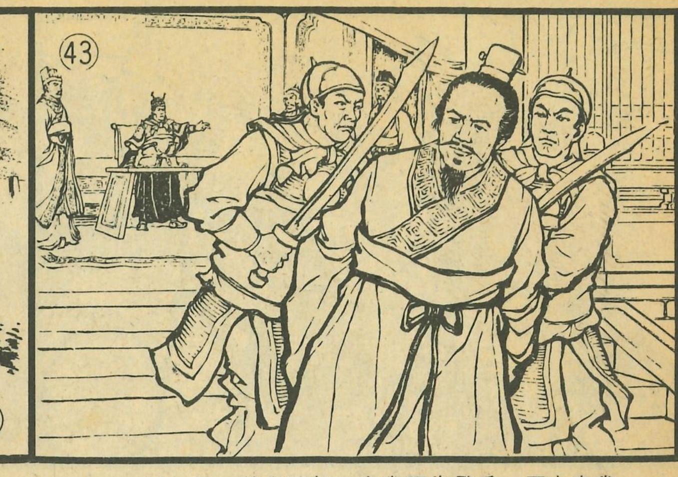


40　第二天，袁譚到黎陽城外列陣，與曹軍交鋒。大將汪昭出陣討戰，曹操派徐晃迎敵。戰不數合，徐晃搶起一斧，斬了汪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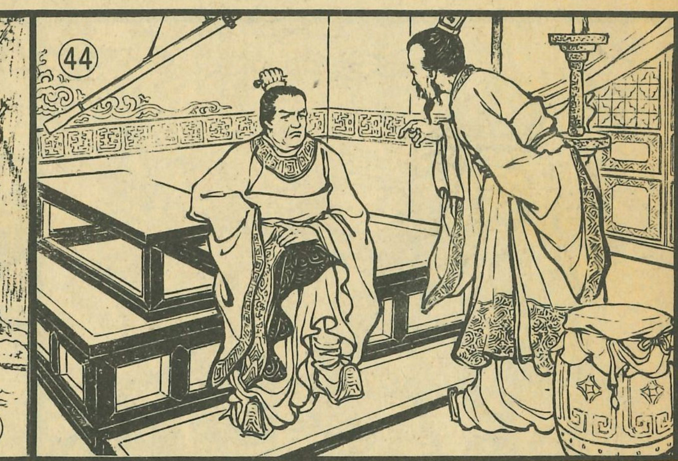


41　曹軍隨後掩殺，袁譚大敗，急急收軍退入黎陽城中。

42　隨後袁譚接連敗了幾仗，便令逢紀寫了告急文書，向袁尚請兵救援。



43　不一日，使者回報，袁尚不肯發兵。原來袁尚用了審配之計，要借曹操的力量，除掉袁譚。袁譚大怒，立即把逢紀推出斬首，準備帶兵投降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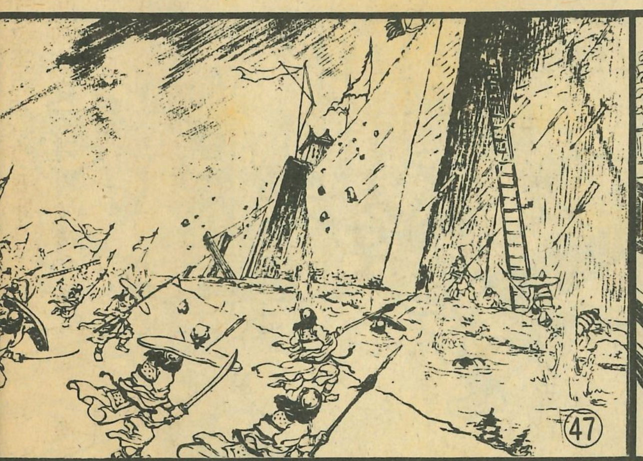


44　早有細作報到冀州。袁尚大驚，忙與審配計議。審配認爲袁譚降了曹操，就要並力來攻冀州，形勢十分危險。不如合力退了曹操，再圖袁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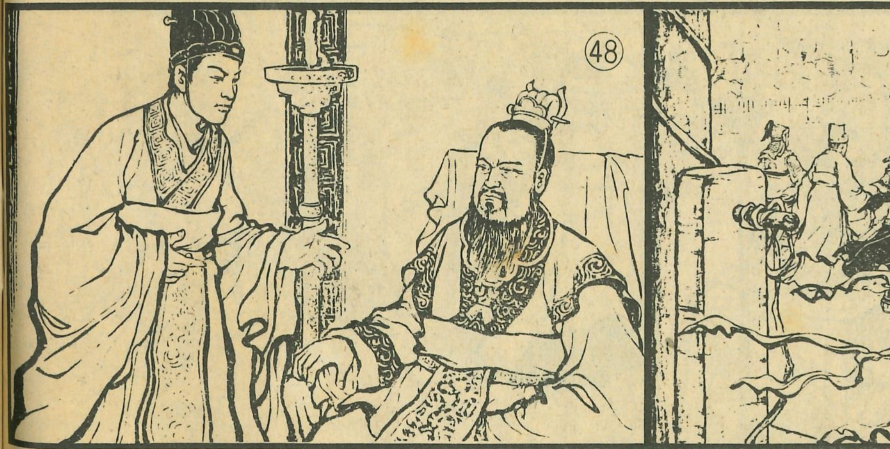
45　袁尚點起人馬，來救黎陽；幽州的袁熙、並州的高幹也都領兵到來，在城外立定營寨。袁譚打消了投降的意思，準備合力拒曹。這是漢獻帝建安八年(公元二零三年)春天的事。



46　兩軍見了幾仗，袁軍屢戰屢敗。曹操又用奇兵截斷了袁軍各營聯絡，分頭攻打，殺敗袁軍。袁譚兄弟和高幹抵擋不住，只得棄了黎陽，往冀州奔逃。



47　袁軍逃入冀州，閉門堅守。曹操提兵隨後追到，圍了四城，日夜攻打。只因冀州城牆高厚，一時攻打不下。



48　曹操攻不下冀州，心中納悶。謀士郭嘉獻計道：「袁氏廢長立幼，兄弟不和，急難時才互相救應，太平時就自相殘殺；不如暫行退兵，待他們兄弟內亂，就能一舉平定。」(待續)



上文提要： 火鳳凰艾芙從中原棧回到爺爺岷江漁隱身邊，說明自己的任務已完成，向師父交了差，今後和爺爺行俠江湖，漁隱和她去參加三聖一源大會，來到五通橋鎭，艾芙瞞着爺爺殺了當地欺師作惡之徒，至於警戒韃子貪官，又另有人用火鳳凰的名冒充是她幹的，使爺孫倆大惑不解，懷疑是瘋和尚所爲，來到大佛脚的地方，又有人冒充她懲治貪官，這回懷疑是江上虹，但最後却遇上了瘋和尚……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艾芙成了生佛　王子特殊照顧

漁隱道：「那就是了，平常人家，豈有這般陳設，却不奇怪，那霍爾王子怎麼接待我們入住他的居室來？」

和尚道：「若他對你們心懷敵意，又豈會接待你們來此，這便是善而非惡了，酒保留下你們，不讓你們出店，老漁兒，你先前說的也不差，不致正面公開與韃子兵爲敵，免了殺傷，這豈又非是福而非福麼？其實，我和尚所知亦不多，只知那霍爾王子豈僅對你們是一番善意，而且優禮有加，今日他行前吩咐手下人等，要以上賓之禮接待你們，能請得你們入住他這瑤台來，他重重有賞，而且更會大出你們意外的是：他吩咐手下人等，小心保護，若你們有了毫髮的傷損，亦要重懲不饒。」

岷江漁隱更愕然了，小艾芙道：「我明白了，就像他們明知中原棧暗中高舉反元復宋的旗幟，却按兵不動一樣，怕不是對我們進行分化籠絡。」

和尚的濃眉掀了掀，睨了她一眼，道：「也許是吧，有因便有果，以果可證因。」

漁隱道：「你是說，那霍爾王子今日尚在此間，却又北上去了？」

「去了蓉城。」和尚說：「他爲何匆忙趕去蓉城，小芙兒，不久妳就會明白了。」

「我？」艾芙瞪大了眼兒說：「和尚，你一定知道好多好多，趁早兒說出來便罷。」

和尚說：「小芙兒，難道妳不也要北上蓉城，他先行一步，一對寃家，如何不聚頭。」

「哎呀！和尚。」艾芙道：「你說些甚麼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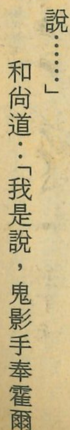
和尚呵呵一笑，說：「他是元，而妳反元，如何不是寃家。」顯然和尚故意岔開了話題，道：「有一樁事兒，可是你們所不知道的，那太子精吉木，生有兩子，長子特穆爾，在朝中的勢力越來越大，與丞相伯顏分庭相抗，勃勃野心，將來繼忽必烈接掌皇位的，必是此人。但精吉木這幼子霍爾，亦萬丈雄心，暗中培養勢力，且不管他們窩裡反，暗鬥明爭，小芙兒，妳的本領可大得很啊，連鬼見愁的鬼影手，一遇到妳便望風而逃。」

小艾芙得意地一揚眉，道：「你也知道啦，和尚，瞧你以後還敢不敢欺負我。」

和尚道：「小芙兒，妳休得意，妳道那鬼影手眞怕了妳麼？老漁兒，你聽眞了，鬼影手明裡是替特穆爾辦事，與脫脫兒結件，效忠於特穆爾，其是乃霍爾王子的心腹……」

漁隱啊了一聲，連連點頭，道：「當眞，初時我也奇怪，南郭先生便是武功蓋世，小芙兒才多大點年紀，怎生連鬼見愁的鬼影手，竟是一遇到小芙兒，便望風而逃，和尚，你可是說……」

和尚道：「我是說，鬼影手奉霍爾



王子之命差遣，那霍爾王子之所以對你們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對你們的來龍去脈，都一清二楚，便是得自鬼影手的報告。老漁兒，別望了，鬼影手今日匆匆趕回來，雖被你們燒傷，但傷的不重，今日已隨同霍爾王子身邊的四大高手，聯袂北上了，你們也不用躭心，霍爾王子這瑤台別館，任他是誰，除非被召喚，是不敢走近的，我已查看得清楚，便是兩個青衣侍女，也已奉命，不許引起你們絲毫疑惑，侍候完了，便已退出院外去了，咱們再大聲些，也不怕被人聽了去。」

小艾芙怔怔地兀自出神，回想數日前在這嘉定府，果眞不過十數招，便打跑了鬼影手，當眞，鬼影手並不曾施展他的看家本領鬼影手，只用拳脚功夫和她對敵過招，銀丸雖也打出幾顆，可全失了準頭，哼，她偏不服氣，再遇上這賊子，非要迫他施展眞本領出來，鬥他一鬥。

漁隱道：「和尚，疑團未被你解開，倒令我更加糊塗了。這麼說，鬼影手敗非眞敗。」

小艾芙叫道：「敢情鬼影手如影隨形，是在偵察咱們的一行一動，爺爺，若再遇上，休放過他。」

和尚道：「偵查只是其一，也和此間人等一樣，奉命暗中保護，咱們不去說他了，老漁兒，眼下有一件緊急的事兒，那是非你去辦不可的，一把銅壺煮三江，和你的交情如何？」

漁隱道：「少說已是二三十年的交情了，雖說君子之交淡如水，難得會上幾面，却是互敬互重。」

和尚道：「金眼雕這隻大鵰，對你敬重有加，雖非莫逆，亦非泛泛之交，是也不是？」

漁隱道：「我明白了，一把銅壺煮三江的女兒，金眼雕的愛徒，那心高氣傲的江上虹，在此惹事生非，你怕她闖出禍來？」

和尚說：「啊呀！老漁兒，敢情你是我肚裡的蛔蟲，我還未說，你已知道啦。」

漁隱道：「大和尚，你便不說，我焉得不管，這麼說，今日大鬧嘉定府，眞是那妞兒了，和尚，眞了不得，好像沒有瞞得過你的事兒，無論遠近，你都能先知，有如眼見。」

醉菩提正容道：「若能先知，那便好了，我便不許那妞兒在此胡鬧，事前加以阻止。不瞞你們說：自從小芙兒大鬧嘉定府，我事後猜出便是這個淘氣的小妞兒胡鬧，這幾日，我皆躲在這瑤台，是以才暗中得知一切，若是早些日，我們在峨嵋山中醉臥松雲，這西蜀已被你們攪得烏烟瘴氣。我那有一些影兒，老漁兒，既然你想到了，此事你不能不管，小芙兒便是再淘氣些，都能逢兇化吉，暗中有人護祐，江虹那妞兒早晚必會闖出殺身之禍來，這岷江一帶都是你的地頭，若她有個三長兩短，看你如何向姓江與姓金的交代，却是咱們這個淘氣的小妞，不但見識高那江虹一籌，行事也還有些分寸，任由她去獨闖江湖，也是放心得過的。」

小艾芙叫道：「該死的賊和尚，再多讚我兩句，也休想把我和爺爺分開來，爺爺，盼了多少年，好不容易才在一道兒了，爺爺，不許你離開我。」

醉菩提直如不聞，繼續說道：「老漁兒，我和尚可不是因爲從小就喜歡她，才讚我們這小芙兒，聽說她在中原棧縱論天下事，連見多識廣的金眼鵰也口服心服，數日前說是大鬧嘉定府，咱們且瞧瞧，那一個不是死有餘辜的，她却都能以大局爲重，只是施以小懲，這不是行事有分寸是甚麼？」

岷江漁隱道：「非是誇讚自家的孫女，就算那鬼影手不是眞敗在她手中，便是眞敗，喪心病狂，小芙兒也說過，以大局爲重，不會要他性命的，和尚，我眞不是誇口，小芙兒那像是初出道，簡直勝過老江湖。」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不瞧小艾芙，那眼角兒可掃描得一清二楚，分明見到小艾芙的眉頭兒揚，眉梢兒越挑越高，却假作不見。

岷江漁隱又道：「和尚，這麼說，五通橋割鬚，留柬那件事兒，不是你冒名做的了？」

和尚叫起屈來道：「我連嘉定府也沒離開，何曾去過五通橋，便是今晚劫庫銀，留下火鳳凰，我一直不會遠離酒樓，端的是何人假冒小芙兒，我尚不知，來來，你們爺兒倆且養足精神，我出去轉一轉來，也許我回來時，能給你們一個交代。」

和尚一溜煙，去得無影無踪，漁隱道：「小芙兒，你有師命在身，明兒就要上路，昨晚一夜不眠，快去睡一會。」

艾芙連打了兩個呵欠，可不是眞睏了，倒頭便睡。那岷江漁隱可不敢閉眼，任醉菩提說的如何有泰山之安，也不敢大意，那知到了天明，艾芙已醒來，和尚却沒回來，兩個青衣女進來侍候盥洗，醉菩提的話仍在耳邊，艾芙可也不傻，那會心下不明白，啐了一口，不願領情，拖了爺爺就往外跑，跑出大門，登時一怔！

「爺爺！」艾芙叫道：「我的馬！眞是我的。」

可不是她留下在中原棧的那匹棗騮馬，只不過換上了簇新華麗的鮮明鞍蹬，拉着馬的正是昨晚侍候他們的酒保，說道：「今兒一早，有人把這馬送來，說姑娘要捨舟陸行，豈可無代步。」

漁隱道：「是甚麼樣人！可還有話說？」

酒保搔着頭，說道：「說是和尚，却又有頭髮，芒鞋破僧衣，言道：『姑娘上了路，請老爺子去老地方相會。』不容我問多一句，一溜煙就跑走了。」

艾芙和爺爺都沒言語，飄身上了馬，才回頭道：「爺爺，我等你，可快些兒來，我先走一步了。」

多一刻也不願在這門前停留，呸！一抖韁，跑了下去，經過昨晚一陣亂，嘉定的清晨，顯得更冷清，北上是她的來時路，街道上已不見有韃子兵，一路無阻，出了北門，門外可全是些貧窮人家，只見三五成羣，交頭接耳，個個笑逐顏開，艾芙心中一動，跳下馬來，牽馬緩步而行，挨近那人羣一聽，都在興高彩烈之際，艾芙又是個姑娘，是以都不避她，聽得明白，原來皆在一夜之間，或桌上，或地上，發現了雪花花的銀子，多少沒人提及，都避而不談，却同聲異口，稱頌那火鳳凰劫富濟貧。豈僅把她作爲行俠仗義的大俠來感激，簡直當她是觀世音，佛菩薩。只聽那心花怒放、色舞眉飛的人說：「王知縣貪贓枉法，魚肉百姓的贓銀，府庫中的銀子全是民脂民膏，不過是還之於民，自然不是劫，休要玷辱了女俠火鳳凰，萬民的大恩人。

哈！火鳳凰成了大女俠，萬家生佛的佛菩薩、觀世音，聽得艾芙也心花怒放，自怨自悔，心說：怎生先時我竟沒想到，妙哇！動亂年年，百姓流離顚沛，火熱水深，把民脂民膏還之於民，誰說不該？誰曰不宜。

且慢，這人端的是誰？不，不會是江上虹，醉菩提也說過，另有其人，啊呀！一定是五通橋割鬚留柬的同一人，那柬上匆忙畫着火鳳凰，來到嘉定府，自也抓緊了時間打造，當眞好玩的緊，哈！韃子兵關起城門來搜查，勞師動衆，鬧得地覆天翻，人家却靜靜地把民脂民膏還之於民，當眞是萬家生佛。

艾芙一路行去，路經之地，不用聽，只看那些人笑逐顏開，便知那人也北上而來，沿途分派劫來的銀子，似無意，又似有意，在對艾芙暗示行踪。

艾芙一抖韁繩，跑了下去，漸漸地，呸！她又狠狠地啐了一口，臉蛋兒又紅了。怎生她想起瘋和尚的瘋話來，若眞當和尚說的是瘋話，她心兒就不會跳，臉兒就不會紅了，艾芙絕頂兒的聰明，和尚半吞吐，其實無言更勝有言，那霍爾王子非但不以她爲敵，且不准手下人等和她爲敵，更且暗中保護，連不許人走近的行館，也款待她入住留宿，那意願、那用心，呸！賊和尚不用擠眉弄眼，敏感些兒的姑娘都會明白的，何況她聰明絕頂，只恨得羞得小艾芙又狠狠地啐了兩口。可又不由她不去想，她沒見過，人家一定見過她，不，該說是她見過而不在意，但又是何處見過呢？哎呀！是了，那日在嘉定府，她首次與鬼影手相遇，過起招來，初時鬼影手不把她放在眼裡，眞幾乎傷在她鞭下，但鬼影手剛施展渾身解數，使出眞功夫，就在那時刻……啊呀！是了，圍觀的人羣中，有人把鬼影手喚了過去，耳語了幾句，那人……呸！必是那人，那人就是賊霍爾，可惜記不清那模樣，唯一的印象是挺年輕，二十來歲的少年。

有道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多嬌誰不愛，誰不愛多嬌，若說是別個少年郎，她不會惱，呸！何物霍爾，賊韃子竟敢……竟敢……呸呸！三分兒羞，多七分惱怒，一時劈拍嘩啦之聲，不絕於耳。原來她心中惱怒，不自覺已撤出腰間的鳳凰鞭來，拿那道旁的樹木出氣，一時枝拆葉紛飛，敢情那鞭梢上的展翅鳳凰，鋒利無比，粗逾兒臂的樹木，掃着即斷。

艾芙餘怒未息，已是日迎中天，一口氣奔了數十里地，那馬也跑得乏了，緩了下來，原來一路上山坡，已來到山坡頂的高處，只見山坡下，一望之地，黑壓壓一片房屋，好大一個市鎮，艾芙把餘怒發洩在鞭上，近身一株碗口大的小樹，登時應鞭折斷，倒了下來，壓向灌木叢中，發出嘩啦一聲暴響！

艾芙一怔！那嘩啦啦暴響聲中，好像有人叫了聲：「啊呀！」

可不是灌木後有人，有人躍了起來，堪堪沒被那樹打中，但也被枝葉掃拂得頭巾也歪了。

艾芙也叫道：「你……咦！你怎會躲在樹叢後面！」

原來竟然是她一路追踪到中原棧的青衫客，她眼中傻兮兮，怯楞楞的少年，她口中的傻小子。

那少年揉着惺忪的倦眼，嘆了口氣道：「是我啊！我自在樹蔭下小睡，姑娘何苦……」

艾芙啐了一口，說：「誰和你過不去了，那知你這傻小子躲在樹叢後睡覺……當眞……」把少年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眼，才又說道：「你的脚程倒眞也不慢，讓我算算看，三四百里地，還不到兩日，你倒走在我前頭了。」

當眞，說甚麼人家也是巴鼻道人的徒兒，六年的功夫，可也不短啊。呸！年紀輕輕的小子，整日唉聲嘆息，整日苦着臉兒愁着眉。

少年又嘆了口氣，道：「姑娘的金玉良言，醒我痴迷，有若醍醐灌頂，既有家師嚴命，那敢不日夜兼程，便是走得乏了，故爾小憩樹後。」

艾芙心想：倒是不差，她雖和爺爺以內功催舟，今日躍馬奔馳，却在五通橋與嘉定府停留，皆有躭擱，這傻小子武功雖不濟，若日夜兼程，也是能走到前頭的，倒是我多疑了。

由於她心生歉意，再聽人家恁地一讚，不禁又再對少年端詳了一會，心下想：「其實他不傻，蠻清秀的，只不過整日苦着臉，面色也青黃些，綳緊着的臉兒，再又少言語，令人覺得他木訥訥，怯怯傻傻的而已。」

艾芙跳下馬來，把鳳凰鞭纏回腰

間，道：「你那老道師傅命你去蓉城相會，可沒限定時刻，你日夜兼程幹嗎？這麼說，你已兩日夜沒睡覺了，怎不去找個棧房歇息，却跑到這荒地裡來睡大覺。」

艾芙早又皺了眉頭，皆因那少年不嘆息，苦着的臉兒却繃得更緊了，道：「姑娘，吃飯要飯錢，住店難道不要錢麼，山中歲月本已清苦，我又未稟明家師，匆忙下山來，那有多少銀両可帶的。宿露餐風，我已慣了清貧歲月，其實也不以爲苦。」

艾芙不轉眼的瞧起他來，倒像初相識一般，當眞，這是她的不是了，人家衣衫破舊，她只覺寒酸，竟未從敝衣想到人家金盡，床頭金盡，壯士無顏，英雄無錢，難行寸步，有道是：人窮志短，馬瘦毛長，教他如何不整日苦臉嘆氣，那瘦面青黃，又如何不木訥訥，怯楞楞？

「走啦！」艾芙說：「前面有鎭市，且去那裡坐吧。」

她也不上馬了，少年跟着她，走下山崗來，艾芙也不回頭，喂了一聲，說道：「當眞，我雖知你是誰，你改了甚麼名兒，我還不知道，這就是我一直叫你傻小子之故，你惱不惱我啊？」

少年說：「賤名乃家父所命，豈敢更改，不過隱了姓氏，今以宋匡爲名。」

「好宋匡，」艾芙道：「便是教你不忘匡復宋氏。好，今而後我便叫你宋匡，我叫你傻小子，可不理你惱不惱，宋匡，但人家口口聲聲叫我姑娘，我可是要惱的。」

宋匡道：「其實，那是……是敬稱呀！」

差點兒那姑娘兩字又溜出口來。話到嘴邊，慌忙嚥了回去，艾芙道：「誰稀罕，就像那英雄之稱一樣，你們這些臭男人，自以爲高高在上，自高自大自狂，有女人家本事好的，不是要加上巾幗兩字，也要加上甚麼紅粉，怎生你們稱英雄，不加上臭男人三字，好像英雄的稱號是你們男人尊有的，我偏不服氣，又譬如說天地、日月、乾坤、男女，呸！全是你們臭男人在前，憑什麼你們該在前，我不服。」

那少年，當眞，他名宋匡了。宋匡忍住笑，說道：「不然，混沌開，乾坤奠，始分陰陽。可有聽說陽陰的麼，豈不是陰前陽後，姑娘妳……啊啊！我是說艾芙姑姑……」

艾芙噗嗤一聲，笑道：「我可不是你的姑姑。」

宋匡正容道：「叫順了口，一時改不過來，恕我斗膽，今後直呼你的芳名了，妳不但天仙化人，任誰見到妳，眞箇是幾疑嫦娥來月殿，仙姬降人寰……」

「是麼？」艾芙心想：這宋匡只怕說的是眞話兒，是以那賊霍爾……呸！怎生又想到那該死的賊霍爾！

宋匡聽她連啐了兩口，心裡着了慌，忙道：「可是我又說錯了話麼？」

艾芙道：「不關你事，說下去，說啊！」

宋匡道：「姑娘見識卓越，目光如炬，醒痴迷有如暮鼓晨鐘，良言金石，對我恰似棒喝當頭，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那晚姑娘所言，眞箇是聞所未聞，普天之下，男人萬萬千，誰能望姑娘項背，啊……」

怎生姑娘兩字又溜出口來了，待見艾芙頭也不回，若未覺察，才放了心。又道：「其實有志豈在年高，成大事業，也不限男或女，且不說若無女媧補青天，天傾東南，地陷西北，那還有甚麼乾坤天地。豈不又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就以我朝來說，若無岳母教精忠，梁紅玉擊鼓退金兵，神州不淪於元，也早喪於金了，是以……」

那艾芙正被讚稱得飄飄然，宋匡正說得不絕滔滔，驀見艾芙一帶韁繩，那棗騮馬前蹄離地，人立一聲嘶鳴，原來已進了那市鎭，行走在長街。

原來宋匡說得起勁，艾芙聽得入神，驀不防店舖中竄出一人來，攔在馬前，受驚的棗騮馬人立而起，發一聲長嘶，宋匡剛瞪了眼，那人已躬身道：「姑娘可是貴姓艾，芳名一個芙字。」

昨日傍晚剛有過同樣遭遇，一點兒不陌生，哼！那話兒又來了，道：「是我，便又怎的？」

那個小二哥道：「已屆午刻，姑娘該打尖了，酒飯已備，姑娘請。」

原來已來到一家酒樓門外，宋匡道：「何人殷勤，已備下酒菜在此？」

艾芙不睬他，道：「好啊，我不但餓啦，還有位人客。」

把馬交給小二哥，昂然進入店中，宋匡跟在身後，滿腹狐疑，艾芙的出身來歷，他豈有不清楚的，而且初入江湖，道上無朋友，是誰如此殷勤接待？若不是對她行踪一清二楚，豈會適時在此，備下酒菜等候？

奇怪宋匡多一句也不問，日正當午，北上交通要道，往來人多，偏那酒樓中沒人客，只當中一席，擺滿了海味、山珍。艾芙道：「坐下啦，有美酒、有佳餚，休辜負了人家的孝敬。」

宋匡只覺渾身一震，那心兒也劇跳起來，這是幻？還是眞？艾芙竟牽着他的手，把他拉近身邊，並肩坐下，替他杯裡斟得滿滿。「請。」艾芙說：「今而後跟着我，少不了玉食錦衣，居住有神仙府，請啊。」

當眞妙極，傻小子適時來到身邊，艾芙眼睛亮了，而且眼兒也在笑，把身子兒挪移了一下，更和宋匡挨肩而坐，細語低聲，說：「喂！咱們像不像……像一雙神仙眷屬？啊不！該說是一雙愛侶，喂！靠過來些，眷屬、愛侶，可是要親親熱熱的。對啦，就是這樣，耳鬢廝磨。」

這是眞的嗎？非幻亦非夢，眞而又眞，搖曳心旌，眞似神仙在雲端。

當眞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他酒到杯乾，艾芙不停給他斟酒，那酒如何不更香冽，更甜蜜蜜，本已是佳餚，又如何不更香美，因爲酒中餚裡，更有艾芙的情意，吞下肚的，更多的是那醉人的秀色。

「好啦！」艾芙站起身來，說：「酒足飯已飽，咱們該上路啦。」

宋匡慌忙跟在她身後，走出店來，小二哥已搶先拉過馬來侍候。

「喂！」艾芙接過韁繩，說：「站着幹嘛呀！還不扶我上馬。」

他眞沒聽錯，走壁飛簷的艾芙，在衆目睽睽之下，竟要他扶她上馬，啊呀！上了馬的艾芙，抓住他的手，只一帶，道：「抱緊我。」

那會防到她有此一着，他又豈會抗拒，艾芙竟把宋匡也拉上馬來，啐了一口，道：「醉醺醺，沒量，就別喝那麼多，要小命兒，快抱緊我，嘿！你這人，怎麼啦，抱着我的腰，抱緊了。」

宋匡不抱緊她的腰，也不行了，馬鞍豈能坐兩人，坐在光滑的馬屁股上，艾芙早一抖韁，驀地一夾馬腹，再一聲吆喝，那馬已邁開四蹄，奔馳而去，只嚇得大街之上的行人驚呼奔跑，紛紛躲避。

宋匡原已有了幾分醉意，加上軟玉溫香抱滿懷，自是醉上加醉，飛馬奔騰起來，可就眞似神仙在雲端裡。

「啊呀！噯……喲！」

宋匡從雲端裡撞跌下來，跌在道傍乾硬的泥地上，地上有大塊小塊的石子，噯喲！好痛！

原來是在一個疏落無人跡林子裡，大道穿林而過，艾芙霍地一勒馬，那馬一聲長嘶，人立而起，艾芙只在環抱着她腰兒的宋匡手上那麼一擰，宋匡更防不到艾芙有此一着，那得不跌下馬來，何況他酒醉，更陶醉在溫香軟玉裡，直跌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跌得眼前冒金星，酒醒，夢也醒了。

摸着疼痛若裂的屁股，好不容易撐起半身來，說：「妳妳……爲什麼……是妳教我……」

艾芙兜轉馬頭，冷冷地哼了一聲，道：「怎生巴鼻老道教出你這個沒出息的徒兒來，眞現眼丟人。」

他豈僅從雲端撞跌下來，而且是從明媚的春光中，撞跌在寒冬的冰窟裡，啊呀！她怎生恁地變幻無常，臉蛋兒上失了嬌媚，唇邊也令他悲哀地逝去了笑靨，眞令他傷悲，林中的枝梢不是在野風中搖曳，是在搖頭，作同聲嘆息，嘆息逝去的春光。

艾芙不是惱，只是睥睨着宋匡，道：「馬上跌下，也會跌痛你，呸！憑你這點兒功夫，也想出來闖蕩江湖，還不快滾起來，趁早兒上路。」

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那麼，她只是輕蔑他功夫不濟，並非惱了他，不是惱他馬上把她懷中抱，這才是最最緊要的，謝天謝地。

宋匡忍着痛，爬起身來，伸手去扳馬鞍。

「呔！你做甚麼！」

「上馬啊，」宋匡說：「妳不是叫我上……」

「叫你上路，誰叫你上馬啦！」艾芙瞪了眼：「適才那是做戲，傻小子，做給人家瞧的，快快跟來。」

「做戲……做給誰瞧啊？」

當眞，宋匡怎會曉得，呸！想起那賊霍爾，她就惱怒，倒會提他麼，艾芙不理睬，放馬跑了下去，宋匡慌忙追趕，忍着疼痛，叫道：「姑娘，慢些兒。」

糟糕，她不喜歡人家叫她姑娘，怎生偏改不過口來，還好，已跑出一箭之地的艾芙，收韁了，等待宋匡追上了，才又往前走。

馬上的艾芙也不回頭，說道：「聽着了，我有話問你，可要老老實實答我。」

宋匡喘吁吁，道：「是，妳問吧。」

艾芙道：「一把銅壺煮三江的女兒江上虹……」

宋匡說：「那姑娘名叫江虹。」

艾芙道：「你知道甚麼，那三江口一帶，誰不稱她江上虹，因爲她一身紅裳，江上飛躍來去，恰似一道彩虹，是以都叫她江上虹。」

「是麼？這名兒當眞恰當得很。」艾芙問道：「那晚我走後，那江上虹就出來了，是不是？」

「是，」宋匡道：「原來那江姑娘早躲在雅座後面，妳說的話，她全都聽得明明白白。」

「聽我說要會一會她？於是她不服氣。若我猜得不錯，金眼鵰越是誇讚我，那江上虹越惱怒。」

「哎呀！」宋匡說：「了不得，妳像親眼見到的一樣，如何不是，那江姑娘怒冲冲，跑出中原棧，門口有妳留下的這棗騮馬在，她一躍上馬，阻攔已來不及了，金眼鵰金爺苦臉皺眉，只有嘆息的份兒，是他言道：「知道江姑娘的性兒，不和妳會上一會，便是她爹爹親來阻止，也是攔不住她的。正是，金爺要我代懇姑娘，妳若會上了江姑娘，務請妳手下留情，不看僧面看佛面。」

艾芙嘻嘻笑，說道：「我和她無寃亦無仇，聽爺爺讚她了得，性情兒簡直像是一個模子裡出來的，我想啊，有她作個伴兒，咱們雙鞭闖江湖，打盡天下不平事，有多好玩兒，我那是眞要和她較量，父是豪傑，金眼鵰老江湖，武林中也有個萬兒，武學淵源有自，自也錯不了，你聽着了，早晚咱們就會遇到她。」

「當眞，」宋匡說：「這馬分明是江姑娘騎來的，怎麼妳人未會到，馬却

到妳胯下了?」

艾芙道：「自有人去手到牽來，小子，你等着瞧吧，爺爺再加上一個瘋和尚，也攔阻不了江上虹，喂！」

宋匡道：「姑娘還有甚麼要問的?」

艾芙兜轉馬頭，對宋匡瞪着眼瞧，說：「你知道我爺爺是誰?誰又是瘋和尚?怎麼你也不問?」

宋匡說：「我我……姑娘願相告，自會說出，我我……不敢問。」

艾芙見宋匡眼中其實隱藏笑意，並又避開她的凝視，那心中也多了一分疑惑，道：「我再問你，金眼鵰攔阻不住江上虹，於是對你言道：『我這虹兒必也北上了，公子此去，請多加照顧。』於是……其實你就一路躡踪。」

宋匡讚嘆道：「姑娘眞的是天人，沒有甚麼可瞞得過妳的。」

艾芙道：「好！趁早兒說出便罷，五通橋割鬚留柬，在那柬畫上一隻火鳳凰的，可是她?」

她把馬頭左兜，再向右一兜，迫得宋匡連連後退，不待他答言，再又問道：「嘉定府那狗官王仁的耳朵，可是硬生生被扯落的，也有人親見她的眞面目，除了江上虹，再沒別人，我不問你，但那五通橋的達拉，鬍子可是她割的，還有，取去王仁的贓銀，劫去庫銀，皆留下一隻火鳳凰，兩地相去不遠，有馬跡蛛絲可尋，分明是同一人，而非那江上虹，趁早兒說……咦……」

艾芙忽然心中一動，這小子追趕江上虹，一路躡踪而來，那江上虹可是騎我這匹駿馬奔馳，那麼這小子豈不是能追及奔馬?唉呀！休被他騙了！

刷的一聲，銀霞暴閃，宋匡一聲啊呀！像是嚇得一踉蹌，腿也軟了，那麼一斜身，堪堪躲過，宋匡雖未受傷，右肩上的衣衫却已劃破數寸長的一條口子，只見地上閃出一溜火星，宋匡身側的一塊大石，竟被鞭梢上的銀鳳，硬生生被劈開了來。

却不奇了，嚇得臉色白了的，不是宋匡，竟是艾芙，敢情適才她不是眞鞭打宋匡，不過是試試他功夫而已，本是抹肩掃過的，偏那宋匡嚇得一踉蹌，反倒向艾芙的銀鞭撞來，這還是她翻腕得快，那鞭上的力道原未用老，本來僅兩分，加足成了十分，那鞭立即變了方向，這才堪堪抹肩掃過，劃破他肩頭衣服，未傷皮肉。

宋匡叫道：「妳妳！為甚麼劈我呀！」

艾芙吸了口長氣，驚魂稍定，竟又惱怒起來，是她鞭打宋匡，嘿！人家沒惱，她倒惱了。怒冲冲地呸了一口，道：「不知那牛鼻子老道不會教徒弟，還是你這小子沒用，呸！你為甚麼要躲?我又不是眞的要打你，不過……」

她怎麼又搖起頭來了?而且怔怔地，自言自語，說甚麼啊?

宋匡用眼角兒瞟着她，尖起了耳朵，只聽艾芙自言自語說：「不，不會是他，他腰間雖然帶着一把破劍，憑他那胆色，這點兒功夫，也做不出那樣的事來，呸！你這個沒用的傻小子，你聽着了。」

宋匡的臉又苦了起來，可憐兮兮，說：「我聽着啦，姑娘妳又要說甚麼啊?」

艾芙道：「若不是你那老道師傅求我，若不是我師傅有嚴命，若不是你爹義胆忠肝，功在國家，誰耐煩暗中保護，接引護送你，你不該一出大巴山，就逢人打聽，打聽到你爹死難，就變顏變色，悲從中來，令那鬼影手與脫脫兒生疑……」

宋匡凄然道：「端的是我不好，是我的不是。」

艾芙道：「幸是我適時趕到了，趁他們還不過是對你生疑，保護你的最佳方法，莫過於分散他們的注意，主動自是好過被動，於是……」

宋匡讚道：「姑娘才智胆色過人，令我好生佩服又感激，於是，你倒先找上他們，一路戲耍為難他們。」

嘿！眞不講理，讚她、感謝她，她倒又惱怒起來。

艾芙道：「偏是你這小子不知好歹，對我躲躲藏藏也還罷了，趁我在嘉定城中製造點兒事故來，分散他們的注意，並公然挑戰鬼影手，你這不知好歹的小子，竟悄悄溜走了，幸是我早猜出你必會前往中原棧，一路追趕，仍然遲到了一步。」

宋匡道：「我眞蠢，竟不知姑娘為我而來！眞該死，眞不知好歹。」他說得懇切，悔愧形於顏色。

艾芙道：「我和爺爺其實早商量好了，若不令鬼影手帶點兒傷，就不能激怒他，不能把他誘離你身邊，只是你隨後而來，不可能比我更快，那料你倒走到前頭來了，偏是那鬼影手倒更走在你前頭了，傻小子，你明白了麼，在我護送你到蓉城之前，不許你離開我一步。」

宋匡道：「姑娘好意，實是沒齒難忘。」

艾芙又道：「既然那鬼影手是在前途，我就在前給你開道，我的馬快，你隨後來。」

艾芙說罷，一抖韁，便跑了下去，若是艾芙回頭望他一眼，那怕只是匆匆一瞥，他就不會那麼失落傷心了，但艾芙頭也不回，奔馬好快，瞬已被道旁的樹木遮蔽，連馬蹄聲也不復聽聞了。

她本性就是這樣的姑娘，不喜人家稱她姑娘的姑娘，只為了保護，才和宋匡結伴而行，既然能對宋匡作出傷害的鬼影手在前，那她為何要回頭。

嘿嘿！鬼影手甚麼鬼見愁，便眞打實鬥，不信會輸給他，一定要教醉菩提瘋和尚瞧瞧，知道他不過是個瞎了眼的和尚。還有，呸！還有那該死的賊霍爾，那個癩蝦蟆，一定要他知道，她艾芙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人，不是俗粉庸脂。啊！還有，江上虹一定在前途，那江虹若眞是和她一般的性兒，瘋和尚加上爺爺，也攔阻不住她的，一定在前途。

為何她捨下宋匡，獨個奔馬打前頭跑下來，就是這緣故。奔馬過眉山，可以不入城的，却故意穿城而過，哼，且瞧那賊王子賊霍爾又有甚麼花樣，不用說，霍爾的身邊伴着鬼影手，她非要鬥一鬥鬼影手不可。

那知南門入，北門出，午後天氣炎熱，眞箇烈日炎炎似火燒，熱浪催人欲睡，在街道上亦少行人，那馬蹄嗒嗒嗒嗒的踏在石板街上，也引不起人家的注意，那有甚麼事故，艾芙倒好生失望。

嘿嘿！不料這一兩日間，發生了這麼多事故，一而再，再而三的有人假冒她的名義，雖說做的不是壞事，倒替她做了好事，揚了名兒，却連那僅已知曉的江上虹亦未會着，無端端，倒又鑽出一個癩蝦蟆的霍爾來，呸！

想起那霍爾王子，就不由她不惱怒，還有，那瘋和尚，該死的醉菩提，怎麼匆匆一見，奪回她的馬來，並給她送了去，却再不相見，暗地裏又在搞甚麼鬼?

哎呀！艾芙心說：「不錯，暗地裏，人家都在暗地裏，她在明處，倒像在五里霧中。」

她何只在明處，而且騎在高頭駿馬上，人家老遠就能瞧見她，遠遠地就能聽到馬蹄咯嗒嗒的踏在石板路上，不錯，正是這緣故，才墜入這氣煞人的五里霧中，不不，她不應該再騎在馬上行走。

心念一動，那韁也鬆了下來，大路左邊，一帶丘陵環着個水塘，那午後的微風雖送來涼意，却吹皺了池水，吹拂得柳絲兒婆娑，樹下水邊的濃蔭，對炎炎烈日下的行路，自是强烈地誘惑。

艾芙跳下馬來，她眞的把理還亂的思緒，認眞的想想，也不拴馬，把韁繩拋在馬鞍上，草兒青青，水也清清，她輕輕地在馬脖子上拍了兩下，任那馬兒去喝水吃草，靠着柳樹，她在水邊坐了下來。

當眞是欲理還亂，兀自對着那蕩漾的水波，皺着眉頭出了神，似覺那邊樹後，有紅影一晃，心下剛那麼一動，驀聽一聲馬嘶！

呔！艾芙跳了起來，只見那馬正從道旁兜轉來，馬上是個紅衣似火的姑娘，登時心花怒放，便站定了，說道：「敢情是個偸馬的賊，趁早兒還我馬來。」

那紅衣女郎若是要跑，也不兜轉馬頭了，道：「當眞是賊喊捉賊啦，妳偸了我的馬，不把你捉將官裏，倒說我偸妳的。」

艾芙在不轉眼地打量她，那紅衣女可不也在打量艾芙，眼兒越更睜得大了，艾芙心下却在想：爺爺說她好模樣，性情和她直似一個模兒裏出來的，可眞不假。

艾芙早知她是誰了，道：「喂！妳講不講理，馬原是我的。」

「但是我騎來的！」紅衣女說。

「但是我留下在中原棧的。」艾芙道。

紅衣女的眉兒高高揚了起來，道：「妳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中原棧是誰開的。」

艾芙的眼兒在笑，說：「怎會不曉得，你是一把銅壺煮三江寵壞了的小妞，金眼鵰教不成材的徒兒，姓江名虹，人稱江上虹，馬是我留下在中原棧，妳不告而取便是偸，趁早兒滾下馬來，妳不是追趕前來，要會會我麼?妳的胆兒可眞不小。」

紅衣女哎呀一聲，道：「你還知道多少?」

「我還知道，」艾芙說：「有人被一個瘋和尚，一個岷江漁隱，追趕得落魄七魂，妳不是要把我捉將官裏去麼，好啊！有人假冒我的名兒，把一個官兒的耳朵，嘿嘿！硬生生、血淋淋地扯了下來，咱們就去官裏一遭，且瞧妳怕是不怕。」

紅衣女道：「哎呀！那麼你怎會知道啦?」

艾芙噗嗤一聲，笑道：「既然妳騎來的馬，竟又馬歸原主了，又怎會不曉得。妳已知道我是誰了，只怕你還不曉得那瘋和尚是誰?岷江漁隱是我的甚麼人，好教妳得知，岷江漁隱是我爺爺，那也罷了，和尚可是最難纏的醉菩提，妳沒見過，也該有過耳聞，妳能從他手下溜跑一次，還有第二次麼，他要是存心捉妳回去，妳便有齊天大聖的本領，也逃不出他的如來神掌。」

紅衣女啊呀一聲，道：「原來那和尚是醉菩提，不行，我得趕快跑，好姊姊，這馬就算是妳的吧，借我一用。」

艾芙道：「哎喲，你這小妞兒的嘴眞甜，再叫我兩聲好姊姊，這馬不但給了妳，還替妳阻擋追兵，有我相助，不怕那瘋和尚佛法無邊，也休想揪得妳回去。」

紅衣女當眞連叫了兩聲好姊姊，說：「妳眞好，那我先走一步了。」但她慌忙轉過去的馬頭，又兜轉過來，道：「姊姊，說句眞話兒，我不是眞要來和你較量，連鬼見愁的鬼影手也不是妳的對手，我那敢，不過是羨慕妳江湖闖蕩，獨往獨來，聽妳說要會會我，便借來作個題兒。」

艾芙道：「我曉得，小妹子，我聽爺爺讚妳了得，就想妳作個伴兒，也眞不是要和妳較量的。妳快走吧，快

去成都等我。」

紅衣女大喜，道：「馬不轉路轉，路不轉水相連，不……不對，該說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哎呀！後面兩句怎麼說？咱們闖蕩江湖，就該說江湖話兒，是不是？」

「他年相見，後會有期。」艾芙忍笑不住，說道：「都不對，不用等他年，一兩日內，咱們就相見了，妳走吧，啊啊！小妹子，妳回來。」

那紅衣女忙又兜轉馬頭，道：「姊姊，妳有何話說，說啊！姊姊，妳說，妳爺爺和那瘋和尚，眞不會即刻就追趕到麼？」

艾芙心中一動，把剛轉身的紅衣女又喚了回來，道：「妳瞧瞧那邊，喏！大路那邊，有個好大好濃密的林子，且去那裏，我有話說。」

她只道艾芙是要她暫躲一會，她也眞怕岷江漁隱和瘋和尚追來，會把她捉將回去，道：「姊姊說得是，無論我跑出多遠去，妳爺爺的釣絲兒一拋，就把我釣了個不沾地，那瘋和尚更邪門，無論我朝那個方向逃跑，他只那麼一晃腦袋就截住了去路，對我咧嘴齜牙，嚇得我魄散魂飛，姊姊，妳要快些來呀！」

她拍馬跑了過去，鑽進林子，回頭一瞧，可怔住了，艾芙並不在那邊，來路上並不見人，叫道：「姊姊，妳在那裏呀！」

只聽艾芙的聲音發自她身後，說道：「我自在這裏，別嚷！」

艾芙可不是在她身後林中，她已是人稱江上虹，江上來去飛躍，有如彩虹，不料艾芙比她的馬更快，也罷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沒見她是怎麼搶到前頭，鑽入林子去的！罷了，就憑人家這脚下功夫，相差得實在太遠了，還用和人家較量麼？

艾芙道：「別發楞了，快下馬來，快把這衣衫換了。」

啊呀！艾芙不但後發先已在林中，而且已脫下了紫色外衣，另一手拿着她的雲肩，不但驚，而且奇，道：「妳要我……換穿妳的衣衫？啊！我明白了，姊姊，好主意，我這紅衣，在日頭兒下奔跑起來，恰似一片彩虹，老遠就能見到，便是見不到，也最易打聽出來，休想能隱蔽行踪，本來我也想換過衣衫的，可也沒那個工夫。」

江虹喋喋不休，一面已接過紫衣來急忙穿上，艾芙替她繫好雲肩，嘖嘖連聲，道：「小妹子，這一來，別說遠看了，便近些兒乍然一見，也會以爲是我了，爺爺說得不錯，小妹子，妳眞是個小美人兒。」

江虹又是得意，又好笑，說：「不害臊？妳不是讚我，是耗子爬秤鈎，自秤，說眞的，姊姊，我要是及得妳一半兒美就好了，將來不知會顚倒多少人，多少英雄爲妳氣短，便是我……我見猶憐。」

哂！冷不防，被江虹一把拉住了，被她香了個咀去，艾芙跺着脚，罵道：「只道妳天眞無邪，敢情是個人細鬼大的壞丫頭，喂！妳可要當心了。」

江虹早跳上馬，奔出林子去了，回頭叫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我記得啦，他日相見，後會有期。」

快馬快人，飄飛的雲肩成了一縷銀霞，快馬如風飄，瞬已成了一團逐漸縮小消逝的黑影，在那遠處的山崗上，一閃而沒。

慚愧，艾芙心下有一抹的愧疚，江虹只知道和她換過衣衫，是爲了躲避她爺爺和瘋和尚的追踪，却那知道艾芙是爲了自己，別有計較。

就是這個主意，而今她豈僅不是在明處了，倒有了江虹作了她的化身，且慢，那假冒她名兒，劫庫銀的人，查知端的是何人，倒非緊要，賊霍爾那個癩蝦蟆，非教訓他一頓不可，當眞妙極，先時都說鬼影手手下留情，而今不怕他不施展眞功夫，哈！教醉菩提那瘋和尚，今而後成了瞎眼和尚，想到心裏就樂開啦！

那邊廂有一戶人家，就是這個主意，非是她要偷人家晾在竿上的衣衫，她雖是個拳頭上立得人、胳膊跑得馬，噹噹響的姑娘，說甚麼也還是個女孩兒，沒外衣，如何見得人，羞死人。

那衣衫一定是農家小兒郎的，穿在身上，倒蠻合身的，把披肩的秀髮挽成了髮髻，水邊照影，哈！活脫成了個小兒郎，但不行，水中影，顯現出芙蓉如面，目秀眉淸，有了，眉目雖然改變不了，抓一把汚泥，往臉上抹得勻了，便黑裏透黃。

她越瞧越得意，也越樂了，她可得趕快些，得追上江上虹，而今江虹成了她的化身，必吸引人家的注意力，嘿嘿！哈哈，任那黃雀去捕蟬，她這獵人，妙極了，誰會想到他這個獵人在後。

趁午後火傘高張，道上少行人，把輕身功夫施展開來，恰似一溜輕煙，那天色尚未近黃昏，眼前已現城廓，本是來時路，知是彭山，却不見江虹的影兒，心想：「可是醉菩提和爺爺令她嚇破胆了，必是見天色尚早，馬不停蹄跑下去了。」

艾芙一直趕到新津，那天色已黑了下來，方才趕上了，只見江虹正要入城，入城的人多，不由她不鬆韁，艾芙混在人叢中，打傍邊溜了過去，江虹豈會去注意一個人叢中鑽行的農家小兒郎，却不時在回頭望。艾芙知道她在望甚麼。醉菩提那個瘋瘋癲癲的賊和尚，一晃腦袋，陡然間出現在她面前，對她咧嘴一齜牙，她小時候常被和尚逗耍得尖聲大叫，一老一少，瘋在一道兒，嘿！不怕小江虹不被和尚嚇掉了魂。

夜幕已低垂，街道兩旁小店舖皆已掌上了燈，招商客棧，飯館酒樓，燈火更輝煌，但行人道上仍多陰暗，

艾芙更不怕被江虹認出來，傍着她，江虹快些，她也快走兩步，目光總不離江虹的前後左右。

驀地裏，一家燈火通明，却少人住的客棧中，走出一人來，攔在江虹的馬前。

「來了！」艾芙心頭一緊：「又是那話兒，嘿！來啦，任妳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哎，不對。一個未出嫁的大姑娘，怎麼自稱老娘啦！這詞兒得改一改，改成！對了，改成……

艾芙還未找到適當的詞兒，就聽江虹一聲驚呼：「啊呀！」已滾鞍下馬。

艾芙一怔，早聽街那頭，有人長歌而來，芒鞋、衣百衲，跌跌撞撞，敢情是個醺醺醉的和尚，只聽他唱道：吾南來北往走西東，嘆得浮生總是空，江上虹化烏烟氣，火鳳算算無影踪……

艾芙也嚇得幾乎大叫出聲，來的正是醉菩提，她可不怕瘋和尚，却怕和尚揪走了江虹，壞了她的大事，她才知道江虹那一聲驚呼之故，急得艾芙一跺脚，皆因江虹雖已滾下馬來，那馬高與人齊，雖是把江虹遮住了，該死的傻丫頭，難道忘了今兒一早便是和尚把馬送去給她的，不見人，可認得馬呀！但聽口中唱，可知也是找尋她。

別瞧醉菩提東歪西倒，跌跌撞撞，穿行在人叢中，却似在無人之境。

艾芙一急，一急智生，衝出街心，迎着瘋和尚，一頭向和尚心窩撞去，和尚一聲啊呀！跌了個仰面八叉，艾芙跳過一邊，粗着嗓門兒，叫道：「該死的殺千刀的和尚，走路也不帶眼睛，唉！」

忽然想起來，她現下扮成個農家小兒郎，罵人殺千刀，可是娘娘腔呀，小兒郎豈會罵人殺千刀，不好了，要露馬脚轉頭就跑，和尚翻身爬起來就追，直嚷嚷，艾芙跑過一條街又一條街，只聽那破芒鞋劈劈啪啪的聲響，總不離身後，嚇得她那敢回頭，奔過大街，鑽入小巷，艾芙上氣不接下氣，直奔跑得只有張大嘴喘氣的份兒，却始終擺不脫瘋和尚，忎怪？她快，那劈啪的響聲也急些，稍稍慢些兒，那劈啪聲也緩了，而且和尚也不嚷了。心中一動，旋身一跳，跳到街邊，只把個小艾芙氣得肺也快炸了，氣得她跳起脚來大罵，殺千刀，殺萬刀，罵不絕口。

敢情身後那有甚麼和尚，該死的賊和尚，竟用一根繩兒繫着破芒鞋，不知怎麼，是幾時，又怎能將繩繫在她腰間上，敢情和尚並未追來，而是她拖着破芒鞋奔跑，只氣得小艾芙差點兒沒哭出來，哎喲！脚兒跺得好痛，且慢……

艾芙不罵，也不跺脚，楞楞地想：和尚把繩繫在她腰間，她竟不覺察，若要擒她，早手到擒去了，啊呀！不好了！休中了和尚的詭計！不錯，調虎離山，只怕和尚已把江上虹揪回去了。

她心中一動，忙又跑回那客棧的大門口，可又奇了，只見江虹獨據一席，偌大的店堂，燈火明如白晝，也只有她那一席，小二哥走奔忙，侍候的也只有她一人，穿梭往來，正把大碗大盤的菜餚送將來。

艾芙溜到門邊，躲在門柱後，只聽江虹道：「你們不敢說，我也曉得，是我姊姊包下了妳們這客棧，吩咐你們備下的酒筵，是我那姊姊，再不會有別個，姊姊待我眞好。」

侍立在江虹身邊的一個小二哥，躬身道：「小人等只是奉命接待騎棗騮馬，銀紅披肩紫衣裳的姑娘。絕不會認錯的，姑娘美如仙女下凡來。」

當眞，燈下看江虹，更美了，天上仙女總也沒見過，比較無從，比之於出水的紅蓮，花一般的嬌美，那是一點兒也不差的，嘿！怎麼她想不到，棗騮馬、銀紅披肩紫衣裳，都不是她的，被人一讚美，就飄飄然，眞少了歷練，似這般易哄得像個小孩兒，怎生闖得江湖。

艾芙皺了眉，也不去管他，却是那殺千刀的瘋和尚，瘋到那裏去啦？怎生和尚現了身，她爺爺岷江漁隱呢？怎又沒跟和尚一道兒？却無暇理會，賊霍爾那個癩蝦蟆，還有那鬼影手，怎麼也不見人？爲何她要扮成個農家小兒郎？不就是要揪出那躲在暗裡獻殷勤的賊霍爾，不就是要找出那鬼影手來，憑眞功夫，鬥他一鬥。

但都不見人，艾芙好生失望。

那江虹却再也不疑，道：「那吩咐你們的人，還說了些甚麼，必有話說。」

另一個站立她身邊的小二哥道：「確也有些言語，不過非是對我們說的，那人對他的同伴說道：咱們快些兒上路，姑娘馬快，得趕去前頭安排，還說……」

「還說要去覆命，報告姑娘的行踪，姑娘可知那兩人的主人，非大官，亦大貴，姑娘豈會不知道的。」

另一個又慇懃道：「後面的上房，已爲姑娘安排住宿，已煥然一新，並有侍女留下來侍候姑娘，可是那兩位爺爺帶來的，也許是多些，待會姑娘進去一問便知。」

「啊！」江虹的眼因爲發亮，更明媚了，說：「姊姊，姊姊眞好，姊姊那麼大的本事，有甚麼是她辦不到的。」

她竟認定是艾芙所作的安排，艾芙見她恁地信任，又如此感激，心中好不愧疚，若知艾芙非但不是助她從醉菩提追趕下溜逃，而且還利用她來找出那癩蝦蟆來，並教訓那賊霍爾一頓，再和鬼影手認眞較量一下，嘿！教那瘋和尚知道，他不過是個瞎了眼的和尚，她心裡先就樂了，若是江虹

明白她的用心，會有多傷心難過。

艾芙不是後悔，而是好生失望，本來還爲了要想找出假冒她火鳳凰名兒的那人來的，也沒心機了。她退了出去，繞過小巷，往後院越牆而入，只見上房燈光明亮，從老遠就可看得出，裡面的陳設當眞煥然一新，心想：却也便宜了小江虹，啊啊！

一見睡床，不由艾芙就打呵欠，那霍爾趕走了客棧中的人客，倒也妙極，多的是空房，艾芙溜進可以望得見上房的一間空房，和衣躺在床上，不大工夫，聽得脚步聲雜沓，是小二哥送進江虹來，果見個女侍把江虹迎了進去，並非嘉定府那瑶台中的青衣女。那麼，江虹一時間不會被揭穿，轉身倒頭便睡。

既不躭心江虹，她也沒甚麼要防備的，合眼入了夢鄉，睡得好生香甜，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一陣人喧馬嘶之聲，把她驚醒過來，敢情天已亮了，院中的脚步聲也雜沓，忙看時，只見江虹已穿戴齊整，站立在上房門口，一個小二哥奔了進來，道：「姑娘萬安，外面馬亂兵荒，四門緊閉，上不得路的。」

江虹道：「却是爲何？」

那小二哥道：「聽說有人殺官劫了庫銀，現全城的兵馬皆已出動，正挨戶搜查，倒是小店托姑娘的福了。」

江虹啊了半聲，艾芙在那窗後，慌忙掩住了嘴，也才沒驚呼出聲，江虹道：「你怎說？托我的福？」

小二哥道：「初時一開店，可眞嚇了一大跳，只見一個官兒，帶來四個兵丁，守在門外，嘿！敢情不是來搜查，而是來保護姑娘，不許那兵馬來騷擾，原來姑娘……姑娘妳是……姑娘休怪，恕小人有眼無珠。」

江虹呸了一口，大概小二哥以爲她是元朝甚麼公主千金吧！

江虹愕然了。艾芙心裡明白，大大地鬆一口氣，這西蜀雖說是特穆爾的勢力範圍，但那霍爾王子，却明爭暗鬥，對特穆爾的手下分化籠絡，各地都有霍爾王子的心腹，明是效忠特穆爾，其實聽的是霍爾王子的號令，像鬼影手高翔便是其一，像在嘉定城中，公主設立銀行，不用說，這新津近着成都，繁華富庶之地，那軍營之中，豈會沒賊霍爾的心腹。

艾芙氣得跺脚，可是生她自己的氣，只因她一心以爲賊霍爾見鬼影手必在此間，結果大大失望，竟連那個假冒她名兒殺官劫庫的也不去揪他出來，嘿！不料那人竟又故技重施。

只聽那小二哥繼續說道：「其實那官兒並未被殺死，只不過割去了耳朵，庫門大開，失去了多少銀兩，可還在點算。」

江虹道：「我曉得，那官衙中，庫門上，却釘着一隻火鳳凰。」

小二哥大驚，說：「姑娘妳……妳……」

江虹道：「你大驚小怪做甚麼？前晚夜裡，嘉定城中的知縣也被割了耳朵，劫去庫銀，都留下一隻火鳳凰，這裡殺官劫庫的，自是同一人，自然留下了一隻火鳳凰。」

小二哥道：「姑娘說的有何不是，這新津的兵馬之所以能即時出動，便因地方官兒很怕，早存了戒心，也早作了提防，不料……嘿嘿，在兵馬森嚴護衛下，那官兒的耳朵仍然不保，庫銀仍然被劫，和大鬧嘉定一般，那人出入如無人之境……」

艾芙被小二哥一言提醒，心想，殺官劫庫和大鬧嘉定一般，沒錯兒，那人必也把劫來的庫銀，趁城內關起門來搜查他，嘿！他必也施施然，在城外周濟那窮苦人家。

江虹既然無事，在霍爾王子暗中派人保護下，再安全不過，她還等甚麼？

溜出後窗，翻身上房，那天色漸黎明，旭日上升，小巷中仍然霧鎖，城門雖然關閉，如何能阻攔得了她，越牆而出，那料城外亦早駐有兵馬，把守着路口，家家關門閉戶，衝上路上，除了巡邏的兵丁，不見平民百姓。

艾芙好生失望，非但找不出那冒名人來，且不能停留，雖是路口有兵丁把守，自是攔阻不着她，甚至那兵丁連她的影兒也瞄不着。

一直奔出兩里地，道傍才見有個林子，失望又氣惱，費了那麼大的勁，哄得江虹作了她的化身，那知想要揪出來的人，一個也沒找到，嘿！就在她眼皮底下，倒又殺官劫庫。

艾芙一頭鑽入林子裡，賭氣靠着一株大樹坐了下來，把輕勾着她的衣衫的一根橫枝拿來出氣，扯得葉落枝搖還不罷手，更把那橫枝折得寸寸斷。

且慢，那是甚麼聲音？

敢情有人打了個大大的呵欠，還似唱，含糊不清，似近還遠，不，聽得清清楚楚唱的是：戴月披星通利天，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不起，看來名利不如閒。

艾芙一躍而起，登時怒火中燒，叫道：「該死的瘋和尚，趁早先滾出來！」昨晚被和尚冤了，怒火仍在心中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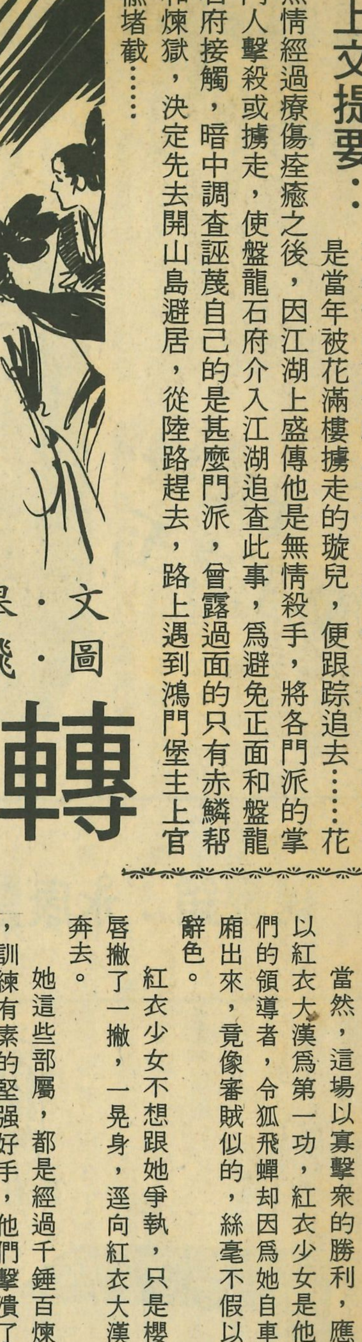
錯了一錯身，繞樹一盤旋，竟不知和尚在那裡。

艾芙氣得跺脚大罵，罵不絕口：「賊和尚，趁早兒給我死出來！」

口中不停罵，眼珠兒却也在滴溜溜的不停轉，手中的那斷枝緊了又緊，哼！只要和尚一出聲，只要他再出一聲，哼哼！她氣惱，又勾起了昨晚的舊怨，更怒上加怒！

但和尚出聲了，那聲音似東却又似在西，飄去又飄來，像來自天上，在雲端……

（未完·三）



上文提要：

花無情受重傷騎馬逃去，羅蘭憶子情深，確定他是當年被花滿樓擄走的璇兒，便跟踪追去……花無情經過療傷痊癒之後，因江湖上盛傳他是無情殺手，將各門派的掌門人擊殺或擄走，使盤龍石府介入江湖追查此事，爲避免正面和盤龍石府接觸，暗中調查誣蔑自己的是甚麼門派，曾露過面的只有赤鱗帮和煉獄，決定先去開山島避居，從陸路趕去，路上遇到鴻門堡主上官榆堵截……



法輪九轉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高皋·文　可飛·圖

大意陷入困局　幸能赴水逃生

當然，這場以寡擊衆的勝利，應以紅衣大漢爲第一功，紅衣少女是他們的領導者，令狐飛蟬却因爲她自車廂出來，竟像審賊似的，絲毫不假以辭色。

紅衣少女不想跟她爭執，只是櫻唇撇了一撇，一晃身，逕向紅衣大漢奔去。

她這些部屬，都是經過千錘百煉，訓練有素的堅强好手，他們擊潰了一倍以上的敵人，只有幾個受到一點輕傷。

紅衣少女檢查過部屬之後，向車廂瞥了一眼，一甩頭，便領着他們急馳而去。

公孫瑤仙原想謝謝她，並問問她的姓名及門派，想不到她說走就走，眨眼之間已走得沒有了影兒。

令狐飛蟬適才只是擔心花無情，也有點酸素作用，人家一走，她也有點過意不去。

「瑤姐姐，咱們要不要追她回來？」

「作甚麼？」

「謝謝她呀！」

「不必了，她已走遠，追不上了，只要咱們在江湖上走動，以後還會見面的。」語音一頓，接道：「心祺，將上官堡主帶過來。」

適才公孫瑤仙獨鬥上官榆，一掌追魂的莽牛氣功竟然敗下陣來，並被煉魂手一記擒拿，使這位名震江湖的魔頭，內腑受到重傷。

此時，心祺將他帶到車前，他雖是面色慘白、血洒衣襟，面頰之上仍是一片冷傲之色。

公孫瑤仙道：「上官堡主，咱們有仇？」

上官榆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須有仇？」

公孫瑤仙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咱們究竟犯了甚麼滔天大罪，閣下拿點證據讓咱們瞧瞧。」

上官榆冷冷道：「犯了甚麼罪，你們應該比誰都明白，要證據麼，天下武林人人都可以作證，狡辯對你們沒有好處。」

令狐飛蟬道：「這麼說，閣下是爲江湖正義了？將一世英名與鴻門堡的大好基業作孤注一擲，值得麼？」

上官榆道：「這個……」

令狐飛蟬道：「是因爲花大俠身負內傷，所以想撿便宜？其實你應該明白，紫竹仙府的門下，每一個你都惹不起，撿便宜還輪不到你上官榆，再說，鴻門堡一向不問江湖是非，閣下今日的行爲，可能並非出於自願，說說看，你受了誰的指使？」

上官榆哼了一聲道：「一掌追魂名滿天下，上官榆能受人指使？」

令狐飛蟬道：「那是受人請託了，那人是誰？」

上官榆道：「能夠請動本堡主的，必然不是等閒人物了，你們慢慢猜吧！」

令狐飛蟬道：「你不說？」

上官榆道：「本堡主豈是出賣朋友的人，要怎樣，妳動手就是！」

令狐飛蟬道：「上官榆，你要明白，告訴了咱們，鴻門堡可以保存，否則閣下將受到生死兩難的命運，鴻門堡也將自江湖上除名，何況那人只是利用你，你何必替他保守秘密？」

上官榆雙目一闔，一副慷慨就義的神色，雙唇緊緊抿在一起，不再回答隻字片語。

令狐飛蟬以傳音對公孫瑤仙道：「瑤姐，此人軟硬不吃，妳說該怎麼辦？」

她們在車前問話，就是要讓花無情知道。此時，他果然傳出話來道：「放他走吧，狐狸尾巴總有一天會露出來的。」

於是她們放了上官榆，趕到城裡投宿，翌晨由臨潼出發，經渭南、華縣、華陰，均未發生任何事故。

這天剛到潼關，就有一名身着錦袍、年約五旬的老者迎着馬車道：「老朽聞仲恭迎花公子。」

車轅上的公孫瑤仙一怔道：「老人家，咱們好像沒有見過。」

錦袍老者哈哈一聲狂笑，氣勢逼人，屋瓦皆震，可見此人功力之深，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他一笑即止，雙拳一抱道：「咱們的確沒有見過面，老朽只是奉命迎賓，並無惡意，其他的，姑娘就不必計較了。」

令狐飛蟬道：「狂客聞仲雄霸關洛，閣下奉命迎賓，莫非你還有主人？」

狂客聞仲道：「這個麼，請恕老朽賣個關子，到時候姑娘自會明白。」

令狐飛蟬道：「對不起，聞前輩，咱們沿途被人迫害，實在不敢與不明底細之人打交道，前輩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語音一落，長鞭刷的一聲，在空中爆出一聲巨响，雙馬八蹄翻飛，逕向長街馳去。

聞仲避開馬車的衝撞，向身後一名勁裝大漢道：「跟去瞧瞧，他們在那一家投店。」

勁裝大漢應了一聲，尾隨馬車奔去，片刻之後，回來報告道：「稟舵主，他們歇在東大街樹王客棧。」

聞仲道：「好，咱們走。」

東大街有一棵枝葉虬結、濃蔭覆地的古槐樹，相傳三國時代曹操被馬超所敗，割鬚棄袍，最後還是被馬超追到，他繞樹而走，馬超一槍刺到樹上，他才能乘機逃脫，以後他就封這棵樹爲樹王，這就是樹王的由來。

花無情等落店之後，立即清洗進食，飯後，他們在花無情的房間，討論狂客聞仲攔車邀請之事。

令狐飛蟬道：「狂客聞仲，是一個湖海名人，他居然是奉命而來，那麼他的主人，必然是一方霸主了，花大哥交往的友人之中，可有此等人物？」

花無情道：「一方霸主麼，敵人是有幾個，朋友一個也沒有。」

公孫瑤仙道：「如此說來，狂客聞仲是笑裡藏刀，不懷好意了。」

花無情道：「那也不見得，咱們被鴻門堡圍殺，救咱們的那批紅衣大漢，不也是素不相識麼？」

令狐飛蟬撇撇嘴道：「那不同，準是那小妖精看上了你這位風流公子。」

花無情道：「別瞎說，我從未見過她，而且當時我是在車廂之內。」

令狐飛蟬道：「所以上官榆就是成人之美，一掌將她送進車廂，哼，我不信會有這般巧法。」

公孫瑤仙微微一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狂客聞仲可能是奉紅衣少女之命而來。」

令狐飛蟬點點頭道：「有此可能，花大哥，你跟那小妖精是不是已有約定？」

花無情道：「這怎麼可能，當時她被上官榆的掌力震傷，基於投桃報李之心，我不得不替她治療一下傷勢……」

令狐飛蟬哼了一聲道：「就只這樣？你們沒有通名道姓，連她是誰，你也不知道？」

花無情道：「我問過，她的回答簡直教人啼笑皆非。」

公孫瑤仙道：「哦，她怎麼說？」

花無情道：「她說，是你娘請我娘幫你，我娘是你娘，我娘原是你娘。」

令狐飛蟬道：「莫非她是你的同胞妹妹？」

花無情道：「不可能，從小到大我就是一個人，也沒有聽娘說過我還有一個妹妹。」

公孫瑤仙道：「她說過是你娘請我娘幫你，這證明她來助戰，是師兄的娘請她娘協助的。後面的話可能還沒有說完，咱們不能斷章取義。」

花無情道：「不錯，正是這樣。」

令狐飛蟬道：「她娘能一次派出數十名武功不弱的部屬，必然是當今武林頗具實力的門派，我就是想不出那個門派是着紅衣的。」

公孫瑤仙道：「她既然肯幫我們，這些遲早會明白的。」一頓接道：「咱們除了揹黑鍋，爲天下武林所不容，又與盤龍石府發生正面衝突，此去開山千里迢迢，前途荊棘載道是可以預知的，師兄的內傷是否全部康復？你可不能對自己的身體也滿不在乎。」

花無情道：「放心吧，師妹，我的內傷已全部復元，至於以後麼……」

公孫瑤仙道：「我明白師兄的心意，今後遇到像狄飛虹這等高手，咱們就以紫竹陣對付。」

花無情道：「還有，咱們紫竹仙府，對先天奇門五行變化之學，放眼天下，無人可比，咱們對敵之時，有時候會按奇門生尅走幾步，由於變化不大，所以顯不出它的威力。」

公孫瑤仙道：「莫非師兄另有發現？」

花無情道：「不錯，日月盈虧有數，天候晴雨難測，舉凡人生際遇，草木榮枯，雖然皆有一定之常軌，但天機變化無窮，就不是一般常人所能瞭解的。」

公孫瑤仙一嘆道：「師兄智慧如海，在這幾天的療傷期間，必然大有所獲。」

花無情道：「師妹太抬高我了，我只是由本門所學之中，悟出了一種步法，是否適用，還待印証之後才能瞭解。」

公孫瑤仙道：「能夠傳授咱們麼？」

花無情道：「當然可以。」

他語音甫落，一陣敲門之聲忽然傳了進來，道：「客官，有客人求見。」

花無情道：「是店小二，心怡開門。」

心怡拉開房門，見是在臨潼相助對付鴻門堡的紅衣少女，及適才攔車邀請的狂客聞仲，既然是友非敵，自然讓他們進來。

花無情雙拳一抱道：「臨潼承蒙仗義相助，在下還來不及相謝，實在失禮得很，快請坐。」

紅衣少女撇撇嘴道：「謝倒不必，如果讓我娘知道，在潼關還讓你們住店棧，她準會跟我沒有個完，店錢我已經結清了，快收拾一下，咱走吧。」

花無情道：「別急，姑娘，兩位先坐下，咱們聊聊再走不遲。」

待他們就坐之後，花無情道：「咱們兩度相逢，也算是老朋友了，在下還不知道令堂是那位高人，豈不是一項罪過。」

紅衣少女道：「我娘是毒沙門的掌門祝京娘，我名祝依依，現在你總該知道咱們不是外人了吧？」

花無情一呆道：「姑娘果然出身名門，可是在下却不明白，家母與令堂幾時扯上關係的。」

祝依依哼了一聲道：「你這人怎麼搞的，我娘的事，你娘從來沒有跟你提過？」

花無情道：「我不知道爲了甚麼，可是家母的確沒有提過。」

祝依依道：「你也沒有見過我娘？」

花無情道：「是的，從來沒有見過。」

祝依依大聲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娘每年都會見你娘一次，二十年來從未間斷過。」

狂客聞仲畢竟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之人，因而咳了一聲道：「小姐請別着急，其中只怕別有隱情。」

祝依依道：「他不是花無情麼？我娘告訴我他是羅夫人的兒子，要我全力保護他的安全，難道這其中還會有假？」

花無情面色一正道：「祝姑娘說對了，這其中的確有假，在下不錯是花無情，但家母並非姓羅。」

祝依依道：「好，我問你，你是不是去過黃蜂谷？」

花無情道：「不錯。」

祝依依道：「在黃蜂谷被人以內力震傷？」

花無情道：「也不錯。」

祝依依道：「還敢說你不是羅夫人的兒子？」

花無情道：「妳聽我說，祝姑娘，羅夫人認爲我是她的兒子，她是認錯人了，我娘另有其人。」

狂客聞仲道：「在下說過，這其中可能另有隱情，要解決這段公案，只有請花少俠的娘與羅夫人相見，才能了解其中的因果。」

花無情道：「這就難了，在下離開遼東之時，我娘也外出訪友去了，她說一年之後會到江湖上找我，我却無法尋找我娘。」

祝依依道：「這樣吧，花公子，小妹立即以飛鴿傳書通知我娘，十日之內，我娘必能趕來潼關，一切問題，待她老人家到達後再作商議，公子以爲如何？」

花無情搖搖頭道：「除非我娘出面，就算羅夫人親臨，也無法解決問題，妳娘是第三者，來了又能怎樣？再說咱們未了之事尚多，也無法在此地停留十日，不情之處，請多原諒。」

祝依依十分失望的道：「小妹留不住公子，眞是一樁遺憾，公子是要回遼東，還是別有去處？」

花無情道：「花某是想回遼東瞧瞧，不過天下武林圖謀於我者太多，當得是處處荊棘，步步危機，今後究竟怎樣，在下也無法加以預測。」

祝依依憤然道：「花公子，我跟你走，我就不相信那些牛鬼蛇神，能將咱們怎樣。」

花無情長長一吁道：「有祝姑娘這句話，花某會永誌不忘的，不過我不能讓貴門扯進在下的個人恩怨之中。在下很累，心怡姐妹代我送客。」

不領情還下逐客之令，花無情果眞人如其名。

令人詫異的是這位祝姑娘，她不僅毫無怨恨之色，而且離情依依的道：「公子旅途勞頓，咱們不打擾了，今後如有需用敝門之處，只要託人梢一句話，咱們當全力以赴，公子保重，告辭。」

送走了這兩位不速之客，花無情嘆口氣道：「這話從那裡說起？」

令狐飛蟬道：「實在令人想不透，如果花大哥當眞是羅蘭夫人所生，也就是盤龍石府主人狄飛虹的兒子。虎毒不食子，他爲甚麼將花大哥一掌擊傷？」

公孫瑤仙道：「這一點麼，在當時的情況，倒也怪他不得，狄璞挾馭劍之術作全力一擊，師兄的法輪九轉玄

功亦已達到金輪九轉、萬象絕滅的境界，如果讓他們一招互拚，狄璞固然難以倖免，師兄也會受到極端嚴重的內傷。」

令狐飛蟬道：「那他這一掌，爲甚麼不推向狄璞？哼！看來狄飛虹虛有其表，也不是甚麼好人。」

花無情道：「不要討論這些了，我悟出的步法，妳們還想不想學？」

公孫瑤仙道：「當然想學，如果師兄不累，咱們正在洗耳恭聽。」

花無情道：「好，妳們注意聽着。」

基本步法只有七步，但每一步都按奇正生尅、陰陽五行而變化，身法一經展開，有如風起天末，鶯穿柳帶，任是陷身千軍萬馬之中，也能來去自如，只要練好了這套步法，江湖之上，誰能將他們怎樣？

不過機智魯鈍，概由天生，所謂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各人，花無情是對公孫、令狐主婢六人一起傳授，獲得其中神髓的，只有公孫瑤仙一個。

其次是令狐飛蟬與心怡姐妹，小瑛白雀就更差一層了。

* * *

次日，他們離開潼關，逕向九朝都會的洛陽奔去，花無情放棄了馬車，如果他再裝病，只怕也瞞不過別人。

好在這幾天並未發生意外，直待過了陝縣，才感到有點不太尋常。

此時，花無情一馬當先走在前面，身後是瑤仙、玉蟬，依次是小瑛、白雀，走在最後的是心怡姐妹。

櫻唇一噘，心祺忽然哼了一聲道：「公子是怎麼啦？他不嫌煩，我可忍不住了。」

心怡微微一笑道：「怎麼，這陽關大道是妳家的？妳能走，別人就不能？」

心祺道：「誰說別人不能了？可是這些人忽前忽後的盯着咱們已經兩天了，他們分明沒有存着好心。」

心怡道：「妳以爲公子小姐不知道？只是像他們這等貨色，不屑一顧罷了。」

心怡說的雖然有理，心祺依舊噘着嘴，而且滿面惱怒之色，此時誰要是招惹了她，必然會弄得灰頭土臉。

但世上就有那麼些不開竅的人，分明知道是一個馬蜂窩，他偏要去捅它一下。

你要是不信，現在就有這麼一個。

那是一騎怒馬，向花無情等迎面馳來，馬上是一個裝扮入時的公子哥兒，年齡雖是只有二十出頭，但雙目精芒如電，一身修爲必然不凡。

是心祺生得太美，還是讓他瞧不順眼？

不管是甚麼原因，當他控騎擦身而過之時，他原本抽向坐騎的馬鞭，竟然失了準頭。

馬鞭失準，應該算不得怎樣稀奇之事，不過鞭頭點向人家姑娘的奶頭，那不只是稀奇，而且近乎邪門了。

心祺是一個美麗的姑娘，還生有一對令女人羡慕、男人垂涎的豪乳，現在是春夏之交，天氣雖然還不算熱，但因長途馳騁，所着的衣衫也不能太多，再加上隨着馬身的起伏，她那對迷人的豪乳，幾乎要破衣而出。

如果要讓一個登徒子，或是邪門人物瞧到，八成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變故。

現在就是這樣，那公子哥兒的鞭頭這麼一點，要不發生變故也不可能。

心祺雖然只是一個丫頭，一身功力，在江湖上也不易多見，那位公子哥兒出手雖然輕快，想佔她的便宜還沒有那麼容易。

她左手一抄，便已抓到鞭梢，右手一揮，馬鞭湧起一股强烈的勁風，猛向那位公子哥兒的面頰抽去。

這人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一個年齡如此之輕的小姑娘，不只是反應奇快，功力之深，也使他大爲震駭。

他被抓住的鞭梢，突然傳來一股剛猛的暗勁，他立即發現絕不是他所能抗拒的，除了立即棄掉馬鞭，別無選擇。

此人是神鞭門的少門主歐陽吹山，神鞭門財雄勢大，門主神鞭大俠歐陽放鶴，崛起江湖十餘年，掌中一條九尺軟鞭，打遍三山五嶽，從未遇到過對手。

自然，少門主歐陽吹山家學淵源，在年輕一代之中，也是一個佼佼不羣的人物。

想不到他這一輕薄的行爲，會付出一場痛苦的代價。

他棄掉了馬鞭，同時身形向馬背一伏，也避過了面頰上的一記痛擊，此時馬匹錯身而過，他已馳出兩丈以外了。

按說現在事過境遷，不會再有甚麼事了，誰知一股勁風忽然撞上他的後腰，他竟然痛得從馬背上滾了下來。

這自然是心祺的傑作了，她將奪來的馬鞭，向歐陽吹山的後背擲去，並且貫注了紫竹神功，她是存心要留下這位少門主的生命。

總算他命不該絕，馬匹突然向前一竄，使馬鞭失去了準頭，也消去不少力道。就這樣，已經够他受的了。鞭梢插進腰部，少說也要躺上十天半個月。

其實歐陽吹山的挑釁，並不是單純的偶發事件，這片官道之上，早已佈下天羅地網，赤鱗帮、神鞭門聯手佈局，要將花無情等七人摺在這裡。

官道已被阻絕，數十具連珠弩箭，由東西北三面包圍，除了向南走，他們連退路都沒有了。

南面是峭山，丘陵起伏，叢莽遍

地，將他們逼進險惡的山區，然後埋伏重兵，八方伏擊，他們縱然功力够高，要想生離山區，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當花無情發覺處境不利之時，才想到適才找碴的那位少年，及回頭一瞧，已經被人救走了。

公孫瑤仙道：「師兄，這些人要將咱們逼往南面的山區，那兒必然設有毒惡的陷阱。」

花無情道：「我知道，飛蟬，賞北面的賊人一把五香豆，咱們迅速藏身馬腹，向北突圍。」

令狐飛蟬道：「北面是黃河，活動的空間不大，一旦被人堵上，就只有背水一戰了。」

花無情道：「賊人也是這麼想，所以北面的人數最少，咱們却可以在河邊擺下紫竹陣，給他們一點教訓。」

令狐飛蟬道：「我知道了。」

五香豆爆炸威力雖是不强，也能使鄰近之人受到炸傷，它最厲害之處，是爆出一片濃烟，使人雙目難睜，涕淚交流，兩把五香豆，就護着他們突出重圍了。

北面黃河橫阻，活動的空間的確不大，但，如果不是賊人太多，移動的速度十分快捷，他們未嘗不能找到空隙逃出重圍。

這等稍瞬即逝的機會，他們沒有把握，由於地形不熟，也無從把握。現在幢幢人影由三面進逼，除了背水一戰，已別無選擇。

他們並不在乎背水一戰，只要佈下紫竹旗，縱使千軍陷陣，他們也能安若磐石。

這是花無情的打算，他這項打算應該是正確的。不過，誰也料不到轟的一聲巨响，竟將他的計劃全部粉碎。

巨响帶着火光，它不僅遇物即燃，而且草摧木折，塵土四飛，威力之强，血肉之軀固然無法承受，紫竹陣同樣阻擋不了這巨大的爆炸之力。

所幸他們當機立斷，迅速突圍，這一顆烈火彈並未傷到他們。

但以後又當如何？

陣法無法阻敵，血肉之軀不能與烈火彈相抗，除了赴水逃生，還能有甚麼選擇？

* * *

黃河水流湍急，有如萬馬奔騰、一瀉千里之勢。花無情等一經入水，被急流一沖，彼此就無法相顧了。

一個人的武功不論如何高明，都無法與自然之力相抗，花無情雖是全力掙扎，仍然喝了不少水，最後筋疲力盡，竟然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他終於醒來了，第一個感覺，他是躺在木板之上，而且波濤起伏，動盪不已，莫非是在船隻之上？

天空佈滿烏雲，偶爾會見到一絲陽光，那麼這是一個大白天了，可是四週空蕩蕩的，任甚麼都瞧看不到，難道這兒不是黃河？

他緩緩坐了起來，流目向四週一瞥，他明白了，這是一艘海船，他正置身於汪洋大海之中。

雖然他沒有海中航行的經驗，對海却不陌生，因爲他隨母住過遼東，可以說是在海邊長大的。

只是他不明白，在黃河落水，怎會跑到海上來了？這自然是有人救了他，因而流目四掠，想瞧看一個究竟。

這是一艘雙桅烏篷海船，主桅上懸着一面迎風招展的白旗，上面綉着一對互相交叉的金色雙斧。

花無情不明白這雙斧白旗代表甚麼，但由舵尾的兩名大漢，及船首瞭望的大漢猜想，這艘海船絕非一般船隻可比。

因爲這些人全都身着勁裝，帶着兵刃，很像傳說中的海盜。

如若他們當眞是海盜，那就糟了，他既不會泅水，而且混身疲憊，一旦必須動武，豈不要任人宰割？

好在艙面上除了他，並無別人，就此調息一下，也好應付未來的危機。

他並沒有負傷，一經調息便疲乏盡除，不過身在茫茫大海之中，他仍然不敢輕舉妄動。再說人家救了他，在沒有弄清情況之前，也不能恩將仇報。

他正待起身找人問個明白，一陣海螺吹起的嗚嗚之聲，忽然由船首傳來。

是那瞭望者發現了甚麼，還是別有用意？

他的疑問很快就有了答案，由於他目光銳利，已經瞧出右前方現出兩艘海船。

本船在一陣騷動之後，湧出來三十餘名彪形大漢，領頭的是一名面容姣美、一身白色勁裝的姑娘，她那一握楚腰之上，插着兩柄帶鏈的金斧，英朗之中擁有一份清新與嫵媚，在女性之中，她是出色的。

瞧到她的裝扮，花無情明白了，桅桿上的旗幟，不正是她的標誌？

一個年歲不大的女人，居然能縱橫海洋，這是罕見的，據花無情的猜想，她如果不是海盜頭子，必然是某一門派的重要人物。

這些人湧上艙面之後，立即各找掩蔽之處，手挽强弓，靜待來敵，瞧他們那迅捷沉穩的行動，必然是一支訓練有素的勁旅。

唯一沒有掩蔽身形的只有那位白衣姑娘，以及她身後的一名綠衣丫環，還有就是坐在艙面上的花無情了。

此時，綠衣丫環走到花無情的身前道：「進艙裡去吧，別在這兒礙手礙腳的。」

花無情站了起來，向逐漸接近的兩艘海船瞥了一眼，道：「是他們找

碴？」

綠衣丫環道：「怎麼，你想見識見識？」

花無情道：「在下正有這個意思，我想在海上打鬥，必然好玩得很。」

綠衣丫環撇撇嘴道：「咱們令主知道你會武功，可惜你是一隻旱鴨子，一旦失足落海，那就不好玩了。」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來船左右包抄，你們必須兩面作戰，而且敵衆我寡，形勢對你們似乎不利，如果先制服其中一艘，主動就操之在我了，怎麼，要不要我幫幫你們？」

綠衣丫環哼了一聲道：「就憑你？」

立身稍遠的白衣姑娘道：「小玉，別胡說，咱們的處境確屬不利，公子，你願意相助一臂之力麼？」

花無情道：「好，戰況緊迫，有話待會再談。」

此時右側的敵船已迫至十丈遠近，船上的賊人正控弦待發，花無情的長劍已經失落，只得隨手抄起一根木棍，口中一聲清嘯，騰身便向右側撲去。

右側的賊人大吃一驚，他們絕未想到，金斧門中會有如此高明的人物。有人喊了一聲射，立時百弩齊飛，向花無情懸空的身軀射來。

身在空中，本來不易閃避，他拾起一根木棍，就是爲了撥打敵箭，同時他已將紫竹神功提至十級，週身罡炁流轉，凝爲一片鋼牆，不必以木棍撥打，利箭也傷他不得。

不待利箭射到，他忽然眞氣一沉，身形比敵人的弩箭還快，只一閃，便已撲上賊船的艙面。

木棍橫掃全船，沒有人能阻擋，他隨手一揮，慘嚎之聲不絕於耳，橫屍艙面及落水者不計其數。

只不過片刻之間，這艘賊船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他瞧瞧那遍地遺屍，也覺得有些後悔。

及回頭一瞧，白衣姑娘及她的部屬正陷於苦戰，她們主婢金斧飛舞，雖是頗具威勢，只是以二敵五，這五名使刀的賊人，又個個功力不凡。

她們左支右絀，已然危如累卵，看情形，她們最多再支持二十招，必然會傷在這五人的刀鋒之下。

這五名使刀的大漢，不只是刀法凌厲，攻防之間也配合得絲絲入扣，白衣姑娘主婢遇到此等高手，勿怪要落入下風了。

花無情既已伸手管上這件閒事，就不能爲德不卒。何况人家救過他的命，他也應該投桃報李。

於是縱身一躍，撲向五名使刀的大漢，一記煉魂手，抓斷一柄劈向白衣姑娘的刀尖，順手一甩，將刀尖送入揮刀者的胸膛，左掌急吐，一名使刀大漢立即慘呼着飛了出去，同時吐指如風，另三人便像木雕泥塑一般的動彈不得了。

花無情舉手投足之間，賊人中功力最高的五個匪首，就落得兩人喪命，三人被制，此等駭人的絕世功力，怎能不使白衣姑娘主婢目瞪口呆。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貴屬下與賊人之戰，在下分不出敵我，所以不便參與，請姑娘原諒。」

白衣姑娘雙拳一抱道：「公子好說，大恩不言謝，小玉，先請公子到艙裡歇息，我一會就來。」語音一落，她忽然發出一聲長嘯道：「住手！」

其實來犯的賊人早該住手了，他們一條船全軍盡墨，另一條船的五名賊首兩死三被擒，如何還能鬥得下去。

搏殺應聲停止了，取得全面勝利的白衣姑娘還得處理善後，因此小玉咳了一聲道：「咱們進去吧，公子，小姐還得忙一陣子。」

花無情道：「好吧。」

小玉將他帶進一間船艙，裡面綉簾朱帷，紅氈舖地，陳設之精美，使他大爲驚奇。

小玉奉上一杯香茗，然後微微一笑道：「公子請坐，這兒是咱們小姐日常歇息之處，她一會兒就會來陪公子的。」

花無情道：「多謝姑娘。」

小玉兒忽然啊了一聲道：「公子很久沒有進食，只怕餓了，我去替你弄點吃的。」

花無情道：「好的，我的確有點餓了。」

小玉兒剛剛送來飲食，白衣姑娘也來到船艙，道：「小玉，加一副碗筷，我也餓了，順便帶一瓶玫瑰露來。」

菜是四菜一湯，而且樣樣精美，只要瞧看一眼，就會令人食指大動。

白衣姑娘嫣然一笑道：「空着肚子飲酒會傷身體，先吃點菜吧。」

花無情道了一聲多謝，就毫不客氣的飲食起來，待塡飽肚皮，他才瞧向白衣姑娘道：「都處理完了？咱們的船好像又在開動。」

白衣姑娘道：「這是一次大豐收，兩條雙桅烏篷、二十八名俘虜，現在咱們是帶着勝利品回家。」

花無情道：「請恕在下失禮，還沒有請教姑娘的芳名。」

白衣姑娘道：「我名金鳳，家兄金翔，是金斧門的門主，公子身負絕學，必然是名門高弟了，請教……」

花無情道：「在下姓花，草字無情，咳，咳，只是隨家母習了一點莊稼把式，那裡敢稱名門高弟。」

他說出自己的姓名之時，白衣姑娘金鳳的雙手竟然輕輕一震，這雖然只是一個十分輕微的動作，仍然沒有逃過他的雙目。

金鳳的動作，應該是「突然」與「震驚」的表現，此一表現，是當她聽到花無情的姓名之時發生的。

花無情被人栽賍嫁禍，在中原江湖道上是荊棘載途。（未完・十二）

乳虎雛龍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

司空羽·文
可飛·圖

賭技怪招 嘆爲觀止

羅天本來在笑，他愛笑，而且笑起來兩個酒窩比女孩子還好看。只不過，現在他的笑僵在臉上。

因爲一隻强而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的左腕。

可怕的是抓住這隻左腕而非右腕，因爲一隻假骰子就夾在左手的拇、食二指之間。

這隻大手一使勁，「叭噠」一聲，這隻假骰就掉落在桌上。玩假賭被管場抓到會被活活打死的，於是怒吼聲爆起。

羅天本來贏了七八百兩，正準備退出。現在望着這些銀子，彷彿已變得非常遙遠了。

「揍死他——揍死這個小子！」吼叫聲滙成股洪流，有人拍桌子，也有人吐唾沫。

好像每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他似的。

羅天一向樂天，他不爲前途發愁，也不爲任何事發愁，至少表面看來是如此的。

此刻，似乎發愁也沒有用了，所以他仍不發愁。

叫囂者不絕，有人要宰他，也有人要卸去他的左手，什至有人建議把他的左手砸爛之後，撒上一些胡椒粉或芥末醬什麼的。

剛才抓住羅天的左腕那漢子雙臂一張，道：「各位請安靜一下，在下倒有個辦法。」

這人能親手抓住這個老千，他的辦法一定夠狠夠絕，很具有說服力。

場中靜下來，這人像是羊欄中的一頭驢。青青的馬臉上掛着一抹自得的笑意道：「在這兒殺人，爲掌櫃的添麻煩，這太不妥，再說，這小子賭錢玩假却也罪不該死。」

於是有人附和，反正在這場合之下，如果有人放個響屁，也必然有人跟着放。

馬臉之人道：「這小子弄假，就以賭具招呼他，我數一二三，大家以骰子牌九或麻將向他招呼，他能逃出來賭坊的這道門，算他命大，就放生算了。」

有人鼓掌，表示馬臉漢子是天才，居然能想到別人所想不出的懲罰辦法來。

這可能是因爲馬臉漢子姜開基的綽號爲「雲中之虎」的緣故吧！今天在這「來來賭坊」中的武林中人，似乎沒有比他的身份更高的了。

這時一個少女在羅天身旁以肘撞了他一下，低聲道：「叫我一聲『甜姐』，我就能救你一命。」

羅天這才嗅到一股幽香，側頭望去，原來是來來賭坊掌櫃的掌珠小五子，此妞的作風大膽開放。

這妞兒長得不怎麼太養眼，却有一股難以形容的勁兒。雙臂交叉胸前，把雙峯托得好高，頗有故意饞人的架勢。

羅天道：「妳像個澀柿子一樣，這個『甜』字怎麼能加在妳的身上？」

「哼！」小五子哂然道：「你知不知道，百十人之衆，只要有五分之一的骰子、牌九或麻將擲中你的身上，和暗器一樣，你是絕對活不成的。」

羅天沒說什麼，他當然知道，任何一張牌九或麻將牌擊中他的要害都可能致死，何況幾十張牌。

「小子。」姜開基大聲道：「我數一二三，你就把吃奶的力全使出來快跑，只要你能跑出這第一道門，就算你的造化。」

羅天沒出聲，造化不會照顧他，所以他臉上有嘲弄之色，他玩世不恭，嘲弄一切，包括死亡在內。

每個人手中都握了兩把骰子麻將或牌九，沒有人希望他能跑出這第一道內門，除非手中沒有賭具的人。

自然都希望自己發射出的賭具沒有不中的。

當「三」字自姜開基口中喊出時，骰子、牌九和麻將有如漫天飛舞的蝗蟲，自四面八方飛來。

羅天本是要閃避的，而且已盡了力，只不過所有的賭具似乎都擊中了他。

是不是每個人都是暗器名手？忽然間又鼓譟起來，很多人都大叫「我擊中了，我擊中了！」

的確是擊中了。而且居然沒有一顆落空。

利那間沸騰，喧囂的賭坊中鴉雀無聲，這麼大的屋子，這麼多的人，好像一下子變成一個眞空管。

所有的人都驚住、楞住、呆住。

因爲所有的賭具都吸在羅天身上。

才不過十六、七歲的小毛頭，有沒有這麼大的功力？已經大有疑問，絕的是，麻將牌全集中在胸前。

凡是懂麻將的人都能一目瞭然，那是一幅很難作的牌——「雙龍抱」。

是眼睛出了問題？當然不，不可能這麼多的眼睛都有問題，有人大叫「雙龍抱」，聲震屋內。

一個賭徒如果在大場面上獲一把「雙龍抱」，他會引爲終生的快事或光榮，這是極難作的牌。

牌九都集中在他的背後，能配對的都配了對，配不上對的也都配成最大的點子。

也許更絕的是十三顆骰子了，一字排開，橫佈在羅天的額上。居然每顆都是一點，正好是十三點。

這賭場中的人除了老千、油子以及常常進入賭場也都相當在行的江湖人物，那就是開賭場的人，這種人算是見過世面的人了。

只不過他們今天也開了眼界。

如此玄奇的活兒居然發生在一個小毛頭身上，在賭場上的武林中人無人不知，這應該具有上乘內功才能作到的活兒。它的難度在於瞬間要把牌分門別類，名別集中，然後再作適當的配合。

其實羅天比四周的人還要震驚、迷惘。

他素來常常作此怪夢，以超羣的賭技橫掃天下賭場而日進斗金。這夢境似乎已經實現了。

這是不是在作夢？如果不是作夢，世上會發生這種事？

只不過，羅天的反應却是一流的，他的震驚一閃而過。

既然事實已經確確實實發生在他的身上了，爲什麼不端起來？

於是，兩個大酒窩又在他的雙頰上出現。

他又笑了，笑得和平常一樣地自然而迷人。

自然得就像他本就具備這種超羣賭技，沒有稀奇一樣。

他笑得越甜，姜開基和一干武林中人的臉就繃得越緊。

小五子雙手捂着嘴，心道：這小子眞會裝熊！

羅天掃視着像冬眠的武林人物與賭客，忽然的又笑起來，他從不大笑，所以他的笑能永遠保持美好而迷人。

這一笑奇景又出現了。

羅天身上的賭具紛紛落下，居然又分門別類地疊在一起。

牌九和牌九垛在一起。

麻將和麻將垛在一起。

更不可能的是骰子落地後，一顆顆地往上疊，十三顆疊得雖直，却在搖搖晃晃，好像隨時都會倒下來。

「這眞是神乎其神，玄乎其玄。」有個漢子道：「搖搖晃晃地，一定有個名堂？」

羅天道：「『金鎗不倒』。」

常在外面跑的過來人都知道，「金鎗不倒」是一種春葯的名稱，暗示服用(或擦用)後能百戰不疲，堅挺不倒。

小五子這個十七歲的姑娘，在這種環境中長大，雖然見多識廣，不會見人臉紅，但却未聽過「金鎗不倒」這名詞。

「大叔，什麼叫『金鎗不倒』？」她問剛才說話的漢子。

「這……這……」那漢子攤着手，尷尬地走開。這時小五子的父親，陪着笑臉上前，把三張銀票放入羅天袖中，道：「這位少俠，你可眞是眞人不露相，從今以後，只要少俠每隔三五天到本坊來走一趟，在下每月奉上一千兩。」

羅天沒點頭也沒搖頭，就這樣作了個羅圈揖，道：「雕蟲小技，各位別見笑，後會有期。」揚長而去。

爲什麼會這樣？是賭神附體？

管他，看看三張銀票竟是五千兩。

小五子他爹可眞大方，這可不是個小數字，於是他先進了一家大酒樓，向小二叫了最好的菜和酒。

小二道：「貴客，最好的有時不一定是燕窩魚翅、熊掌駝蹄，說不定是臭豆腐也未可知。」

「對對對！」羅天道：「小二，你說的有理，酒菜的好壞似乎在於各人的胃口。說說看，你們的拿手菜如何？」

點了一回菜，羅天不能不想，到底是怎麼回事？爲什麼以前沒有遇上這種事？如果不遇上這怪事，後果又會如何？

這工夫，門外走進一個四旬左右，手拿一杆布牌，上寫「劉半仙」及「鐵口直斷」字樣，一下子就坐在小羅對面。

這人樣貌平平，衣着隨便，看起來挺討人喜歡。

中年人道：「在下劉半仙，鐵口直斷，不靈不收費。」

羅天笑笑，道：「我一天混個三飽一倒，既不想問禍，也不想問福，既發不了大財，也不會餓死，所以從不算命。」

劉半仙微微搖頭，道：「少俠不久前發了筆小財，但大禍不久就要臨頭，怎可不信命相之說？」

羅天以爲，此人不久前一定也在賭場中，他笑笑表示不信。

「這樣吧，我爲少俠算算流年，代價是一頓飯。」

「什麼？只混一頓飯？不再收費？」

「正是。」

羅天笑笑道：「劉半仙，我看你是越混越回去哩！」

劉半仙也笑笑，彷彿不大在乎這種揶揄和嘲刺。

羅天道：「吃頓飯算什麼？就算你不爲我算命，吃吃飯也算不了什麼，你懂什麼？淵海子平、紫微斗數？」

劉半仙道：「紫微斗數是所有占星術中最精細準確的一種，是根據人的『生年、月、日、時』四組干支，推算紫微星辰及其他星辰，以占卜人類的流年及命運，而產生陰陽、生尅及化合之道。」

酒菜上來，羅天道：「劉半仙，你自管吃喝，不必客氣。」

劉半仙一邊喝酒吃菜，一邊爲他列出干支四柱。

「陀羅入命宮。」劉半仙道：「陀羅屬火、金、陰、北斗助星化忌，主是非，入令命宮，主孤寂、不守祖業、爲人飄落、武人能發達，文人不耐久，若逢紫微，天對文昌會……」

「好好，劉半仙，像『不守祖業』及『飄落』等字句，似乎很合我的身份，算算我的父母。」

劉半仙道：「與擎羊、陀羅、火星、鈴星、天空及地劫同宮，主與父母緣份薄或生離死別。」

羅天自斟自飲，好像無動於衷。

「不過，」劉半仙半帶戲謔之色道：「少俠桃花照命。」

羅天揮揮筷子，道：「你是說我有女人？」

劉半仙點點頭，道：「而且馬上就有一個送上門。」

羅天喃喃地道：「女人雖好，却也是累贅……」

他茫然地望着抹抹嘴離去的劉半仙，居然未說個「謝」字。

其實也不必，算算流年、休咎，換得一餐，這個人未必是潦倒，只是酒脫而已，小羅爲了不讓劉半仙說中，吃完飯出了酒樓就出了大鎮，在四十里外鎮上落了店。

他眞能有效地控制自己，不受人左右。

甚至他也希望不受命運的左右，只不過今天的事他無法解釋。

當他洗澡回來時，有個妞兒居然坐在他的床上。

羅天心中大叫着：劉半仙，你眞是鐵口直斷！

她盤膝坐在床中央，像是酒席中的一道主菜似的。

他笑了，想到「桃花照命」四字，他又笑了。

她就是「來來賭坊」坊主的千金小五子。

看她坐在床上那種架式，就像坐在她自己的床上一樣。

小羅倚在門上，以老油子那種目光瞄着她，道：「在賭場中我是不是並沒有叫妳一聲『甜姐姐』？」

小五子道：「你的確沒有。」

小羅聳聳肩：「我既然沒有叫妳，妳來幹什麼？」

小五子道：「你有那麼大的本事，技震整個賭場，表演了神乎其技，我以爲你該知道我來幹什麼？」

小羅笑了，很迷人，也很放肆，至少對一位姑娘是很放肆的。

小五子有點坐不住了，道：「你知不知道你笑得很不禮貌？」

「也許……」小羅道：「只不過女人上了男人的床，在這種情況之下，實在和『禮貌』二字沾不上關係。」

小五子道：「小羅，你要知道，在你還沒有炫露奇技之前，我就對你有好感，想交你這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小羅坐在床沿上，道：「只怕妳不敢交我這個朋友。」

「只怕世上沒有我不敢交的朋友。」

「眞的？」

「不是眞的我會找上門？」

「好吧！」小羅道：「躺下，把衣服脫了。」

「什麼？」小五子一下子就蹦下床，站得遠遠地。

此刻似乎就是被小羅瞄一眼都會中毒似的。

「妳走吧！妳和一般的草地女人一樣，找個老老實實的男人嫁了，平平淡淡過一輩子……」

「不，我不是那種女人，但我也不是褲帶鬆的女人。」

小羅道：「褲帶鬆有什麼關係？那個人一天不鬆幾次褲帶？只怕一個人的觀念鬆，那就糟了！」

「什麼觀念？」

「貞操觀念。」

「褲帶鬆的人貞操觀念會不鬆？」

小羅道：「一個人如果能作到『心中無妓』的境界，就是有個赤裸女人躺在床上，他也不會想入非非。」

「我不信！」

「妳當然不信，因爲妳對自己缺乏信心。」

「不是，我對自己太有信心，只是對你沒有信心。」

「如果我要弄妳，妳不脫我就辦不到？」

的確，以他在賭坊中炫露的奇學，他的功力深湛，一隻手就能制服她。她道：「叫我在你床上脫光會有好事？」

「却也不是壞事。」

「騙鬼！」

「妳走吧，妳不是能和我混在一起的女孩。」

「你說說看，要幹什麼？總不會是坐在一邊欣賞吧？」

「差不多。」小羅道：「我要在你全裸的肚皮上放一個大海碗，碗中有幾枚骰子，然後擲骰子。」

「這是幹什麼？」

「練習定力。」小羅道：「不論多麼精明高超的賭徒，都有失手的時候，尤其是遇上高手，而失手的關鍵，多在一擲的前一刹那，定力稍有動搖，後果就很悲慘，小則失金丟臉，大則賠上性命。」

小五子打量他很久，道：「你的本事那麼大，還會失手？」

「强中自有强中手，天下沒有絕對的第一。」

「我不幹。」小五子道：「羅天，你不能這樣對待朋友。」

「妳目前還不能算是我的朋友。」

小五子大聲道：「不是朋友你憑什麼要我脫光？」

「妳知不知道周瑜打黃蓋的故事？」

「小羅，我發覺你很邪！」

羅天笑笑道：「妳現在才發現？」

「小羅，我是眞心誠意地想交你這個朋友。」

「想交就上床脫衣，不想交就立刻請便。」

小五子掉頭而去，羅天攤攤手，倚在床上瞑想。

他有太多的謎無法解開。

就以他這雙手來說，有時左掌心會顯出套在一起的三個圈圈，而且是粉紅色，每次出現，都會使他驚喜，而且威風八面。

只不過很多時候，非但不威風，甚至很尷尬丟人。

門簾一掀，小五子又站在房門內，道：「小羅，我答應你，但你必須保持君子風度。」

小羅嘆口氣，道：「我會儘量去作的。」

「怎麼？你自己都沒有把握？」

「我不是對妳說過，我要以這方式練習定力嗎？要是有把握，我還練它幹什麼？眞是多此一問。」

小五子道：「哼！你八成沒安好心！」

「還是那句話，要幹就上床，不幹就走人。」

小五子心想，以他在賭坊中所表現的奇功，要逮住她眞是易如反掌折枝，可見這小子挺驕傲，他要女人，還要女人送上門，這種男人雖風流却不具危險性。

她以爲一個色狼沒有這等耐心，於是上了床，而且照他的意見躺在床上。

一個大海碗放在她的胸腹之間，碗在微顫。

一個黃花閨女，不管她如何開放，這情景還是會緊張的。

小羅不言不動，目光在她的胴體上掃瞄不已。

「我說過，你可能是個色狼。」

「可能是色狼，不一定就是色狼對不？」現在他才發現小五子的胴體之玲瓏剔透、晶瑩細膩，簡直不敢相信世上還能找到比她更好的。

「好，我們開始。」小羅抓起大海碗中的骰子，道：「妳練過武功對不對？別說謊，有一句說一句。」

「是的，只不過不能和你比。」

「你既然練過內功，一定能使肚皮跳舞、雙峯抖動。」

「你……你說什麼？」

「我說的已經很清楚，妳已脫光，也不必再忸怩。」

「你下流無恥！」她似要放棄，但是，以小五子的個性來說，小羅這作風正對了她的胃口，她甚至以爲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小羅了。

但是，她絕對不會以最後一道關卡作爲建交的賄賂品。

一個人不管如何放浪，能有所不爲，就很難得。

小羅道：「妳到底是幹不幹？我又沒有强迫妳，是妳自願的，而現在，我已看清了妳的身體，妳就是不幹也是吃了虧。」

「小羅，你渾蛋！」

小羅喟然道：「說我渾蛋嘛，我實在不能否認。」

「但爲什麼異想天開要我……」

「妳知道什麼？有所謂『名高惹妒，樹大招風』，我小羅成名之後，宇內一些成名的老千，必然紛紛向我挑戰，或者表面向我學習，骨子裡希望擊敗我而一舉成名。」

「就算如此，憑你這兩套還怕不能一一過關？」

「錯！沒有人能永遠保持不敗，只

有不斷地超越自己。」

「怎麼超越？」

「練習定力，因爲賭技到了某境界，就不僅是手法熟不熟練的問題，而在於定力是否深厚。」

「笑話，練定力非用這種方法不可？」

「老子以『飲食男女』說明人之大慾，可見人之大慾就沒有比『飲食』和『男女』更大更緊要的了，以女色練習定力是最最有速效的辦法，沒有比這箇更好的辦法。」

「可是我不一定會跳肚皮舞及乳舞。」

「會內功的人只要運氣至某一部位，就必能做到。」

「我試試看，只不過你仍要告訴我，爲什麼要這樣？」

「道理很簡單，佛家語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是指魔由心生，而導致魔的幻生，大多由色而起。」

「這和肚皮跳舞有何關連？」

「女人的胴體再美，如果靜止不動躺在那裡，充其量不過是一具雕塑，所以女人要達到『活色生香』的境界，就必須動，如肚皮及胸部跳舞，以及腰臀蠕動等等。」

小五子試作，肚皮和胸部勉强可動，但腰、臀蠕動配合以上兩種跳舞就很難達到標準的程度。

小羅擲了幾次，由於動得不得要領，海碗都翻了下來。

小五子忿得哭了：「我作不好，都是你出這餿主意。」

小羅道：「一回生，兩回熟，常作就會駕輕就熟的。」

她匆匆穿上衣衫，小羅又在瞑想。

等了一會小羅仍未出聲，小五子雙手叉腰大聲道：「你是死人？」

「我？將來一定會是死人，只不過目前還不是。」

「那你要我作了這種事也沒個『謝』字？」

「謝什麼？練功夫對妳自己有好處，妳不是也該謝我？」

小五子一巴掌摑去，「啪」地一聲，小羅居然未能閃過。

這怎麼可能？剛才這一巴掌她本就不指望會摑中的。

小五子擊着手吶吶道：「你爲什麼不躲？」

「我不是躲過？妳的動作太快……」

「你騙鬼！你的功夫已經出神入化，那會閃避不及？」

「妳反正打了我出了氣，可以馬上走人。」

「你攆我走？你這個無情無義的傢伙！」

「要留下也成，每天要爲我捏脚一次，必要時，要陪我睡覺。」

小五子大爲失望，立刻絕塵而去。

小羅不久就離開了這家客棧。

* * *

黃昏。

山野中一片迷濛，小羅吹着口哨，邊走邊以五枚骰子輪流向空中擲去，川流不息，有條不紊。

他的五枚骰子落入手中第一枚是三點，其餘也都是三點，要一點也全部是一點，絕無差錯。

漸漸地，由五枚加到七枚，九枚一直到二十一枚。

然後隨便自空中(尚未落下的骰子)配對，配好的交到左手，果然都是很大點數的對子。

要精於某一事物，必須念茲在茲，時刻不斷地苦練才行。

忽然，他的視線落在前面路邊的和尚身上。

這和尚正在路邊小便。

小羅走近，和尚在提褲子，迴過身來。

看來四十多歲，光頭上沒有戒疤。

這年紀的和尚頭上沒有戒疤，是否代表他的慧根不深，道行太淺，或者不守清規？要不怎麼會在人前小便？

「小羅，你別走。」

小羅立刻停下來，回頭望着這個和尚。

他不認識這和尚，却又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和尚，你認識我？」

「廢話，不然的話我會叫你小羅？」

「有什麼事？」

「你已經出了鋒頭，也等於出了名，從此以後，必然有人找你較量武功或賭技。你的賭技也許還可以應付，但武功……」

「這是在下的事，不勞大和尚操心。」

和尚攤攤手，道：「我是眞的爲你操心。」

「操心又如何？」

「教你一門絕學，從此以後，不論是賭技和武功都是頂尖的。」

和尚噙着一抹自負的笑容等他回答。

的確學了他的武功，短期間就能紅起來。

在武林中要紅起來可不容易，因爲弄不好就會一身血紅。

和尚準備把小羅扶起來不必大禮參拜，只不過小羅根本未拜，而且掉頭就走，道：「我不學武功。」

「你……你不學？」和尚的臉上像被蹴了一脚。

「我說的很清楚，我不學！」

「也許你不知道學了我的武功在武林中會有什麼地位？」

「我不想知道。」

「小子，告訴你，學了我全部的武功，就和武林三大高手『風、雷、雨』

差不多了，懂了沒有？」

小羅是未聽到還是懶得和他囉嗦？一路行去未再出聲。

和尚似乎仍然不敢相信，居然有人拒絕他的絕學。

* * *

起更後，小羅發現不遠處似有個鎭甸，準備入鎭落店，但岔路上林中馳出三個人，似是衝着他來的。

爲首的一個不就是「雲中之虎」姜開基？

他那張馬臉，幾乎是他的註册商標。

另外二人看來稍年輕些，約二十五、六光景，都用刀，而且貌似兄弟，論身份也許稍遜姜開基些。

小羅發現這二人也在「來來賭坊」中見過。

「羅少俠，眞是幸會！」姜開基先打招呼。

小羅道：「的確是幸會。」

姜開基道：「少俠奇人奇技，有目共睹，姜某總以爲失之交臂太可惜，無論如何要請少俠指點兩手。」

小羅忽然發現，今夜要難看。奇蹟不會常出現，常出現也就不是奇蹟了。

這老小子眞是有心人，居然看出他是個空心老倌。

小羅淡然道：「指點不敢，眞的不敢。」

「少俠客氣！」

「在下說的是實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指點一下，又少不了什麼。」他向那兩個漢子使個眼色，道：「這兩位是『關洛雙英』金氏兄弟，心儀少俠已久，少俠可千萬別拒人於千里之外。」

小羅搖手道：「在下最怕多事，還是免了吧！」

金氏兄弟並未亮刀，但兩人左右攻上，小羅才閃過金老大一腿，又閃過金老二一拳，但被金老大一掌砸出兩步。

金老大眉飛色舞，和一邊的姜開基交換了一個眼色。

「關洛雙英」有點名氣，却也不算什麼高手。

小羅居然接不了他們十五六招就連連失手。

這和在「來來賭坊」中的表現有多麼大的差距？

小羅，身上連遭拳腿砸擊，肉體上並不很痛，自尊却受了傷。和尚的話浮顯耳際：也許你不知道，學了我的武功在武林中會有什麼地位？

至少，他學了和尚的武功，現在不會躺在地上，他已被金氏兄弟擊倒。

金氏兄弟二人在狂笑，姜開基也在笑，但笑得極不自然。

道理很簡單，小羅技不如人才會被擊倒。

是不是另有不簡單之處？不錯，在賭場中技驚四座的人，怎會如此無能？

姜開基是隻老狐狸，所以剛才一見面他很客氣。

他們三人一直暗暗地跟踪小羅。

他們看到了一切，包括和小五子的事及和尚授技被拒等。

姜開基以爲，在「來來賭坊」中小羅的表現前後矛盾。

如果他眞是個賭國高手或武林高手，就不該被他抓住手腕當場出醜。

如果他是個蹩脚貨色，吸住一身的賭具且配了對又怎麼說？

因此，他必須弄清這些疑團。

現在他站在小羅身邊。

小羅要站起來，他伸腿一勾小羅又趴下了。

金老大道：「姜大俠，你是不是把他估高了些？」

姜開基有點掛不住，道：「也許不。」

金老大道：「武林中有這種假仙假道，就有這種假仙假道的人。」說着踢了小羅兩脚。

這當然是給姜開基難堪。

金老二一邊踢人，一邊伸手在小羅身上摸索。

他大概想摸「來來賭坊」給小羅的三張銀票吧？

小羅知道已保不住三張銀票，但金老二未搜到。

「說！銀票藏在什麼地方？」

小羅不出聲，他要站起來，又被金老大踢倒地上，他如果起來，就要再倒下。但銀票藏得很隱秘。

月光甚明，野外有一種朦朧之美。

小羅的目光忽然傾注在他自己的左手手心上。

忽然間，他的嗓中發出「嘎」音，通常這表示驚奇過度。

因爲他的左掌心有三個粉紅色圓圈打了在一起。

他幾乎確知這現象代表什麼。

自去年有過一連串的怪夢之後，這怪現象就會偶爾出現，而產生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能力。

在「來來賭坊」吸住賭具的奇技，正是手心出現三個圈圈之故。

「不說是不是？」金老二又是一脚踩向他的肋骨。小羅忽然抓住了他的脚踝，一扭一送，金老二旋轉着摔出。

金老大沒看清，嗥叫着撲上，也是雙足交踩。

幾乎和他兄弟一樣，足踝被抓住一扭一送，摔出老遠。

冷眼旁觀的姜開基十分迷惘。

是怎麼回事？這小子爲什麼總是在吃了虧之後才亮出眞功夫？

只不過姜開基並未看到小羅注視他自己左手。

就算他看到也不明白，除非他能看清他手心的三個粉紅色圈圈。

姜開基的確是隻老狐狸，他的油滑在此刻才顯示出來。

如果他要作好人作到底，就可以置身事外。

剛才金氏兄弟嘲笑他，他也有足夠的理由袖手不管。

只不過他也有點不大信邪。

除非是個賤骨頭，一個人有能力不受侮辱而非先受折辱之後才出手不可，這就叫人想不通了。

金氏兄弟二人的脚踝都被扭傷。

抓住一隻脚扭動整個身子，是非扭傷不可的。

「小子，姜某在武林中混了近三十年，可還沒見過你這種怪人。」姜開基道：「我不自量力，也想試試。」

雖表示了不服，但語氣溫和，爲自己留了退路。

小羅拍拍身上的泥塵，回頭就走。

姜開基如果眞正聰明，該就此下台，就比金氏兄弟風光多了。

只不過，炫耀自己，好高騖遠是人類的弱點。

姜開基總要設法顯示他比金氏兄弟高明些才行。

「小子，你沒聽到我的話？」

「姓姜的，你最好別出鋒頭。」

「我這鋒頭似乎已經出完了。」

小羅回過身來，用食指勾了兩下，就像對一頭忠狗的召喚一樣。姜開基不禁冒火。

他似乎忘了小羅抓住金老二和金老大的脚踝的手法很怪異，而且看來速度不快，却恰到好處。

如果這手法不怪，金老大是第二輪攻擊，應該不會被抓住脚踝的。

「雲中之虎」是個人物，並非他自己以爲如此。

他走近時，金氏兄弟還坐在地上，都希望他栽得比他們更慘。

由此證明，走在一起的人不一定是朋友。

姜開基一掌劈來，看來不太認眞，却用了七成力道。

小羅道：「我這人一向是寧願自己吃虧，不願多事……」身子一轉一閃，姜開基就劈了個空。

勢在必得之下，一旦劈空，必然向前一栽，小羅一脚踢中他的屁股，「蹬蹬蹬」，一口氣栽出五六步。

被人踢屁股，幾乎比打耳光還要丟人。

「雲中之虎」未及一招栽得這麼慘，他簡直不想活了。

只不過到目前爲止，除了發楞，他還沒有死的打算。

金氏兄弟內心在叫好，表面上却顯示同仇敵愾的同情。

小羅走到二金身邊，手托下顎，身子一顫一顫地道：「你們自己說，是不是不配『關洛雙英』這綽號？」

金氏兄弟嚇壞了，心中後悔，沒把眼珠子帶出來。

「不說是不是？那好，我再把你們另一隻脚……」

「我說。」金老二搭拉着脖子道：「的確不配。」

小羅道：「你們看，改爲『關洛雙犬』如何？」

兄弟二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旦傳出，狗里狗氣的，像什麼話？他們在這一帶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不說是不是？那好，我馬上就動手……」

「少俠，」老大喟然道：「『關洛雙犬』就『關洛雙犬』吧！反正我們兄弟已經栽了，連姜大俠都不能免，我們又算什麼？」

姜開基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小羅道：「既然是『關洛雙犬』就該吠兩聲聽聽。」

金氏兄弟倒吸一口冷氣，金老大道：「少俠不可欺人太甚！」

「我沒有欺負人哪！你們是『關洛雙犬』哪！」

金氏兄弟渾身發抖，但老二終於「汪汪」叫了兩聲。

其中一聲是代他哥哥叫的。

小羅不很滿意，道：「聲音太小，像哈巴狗，記住，以後要聲音宏亮，遠遠聽起來像一頭拳師狗什麼的。」

說完已揚長而去。

這一次，姜開基並未與金氏兄弟同行。

* * *

小羅坐在這酒樓迎門桌上飲酒，一隻脚還蹬在另一櫈子上。

有了錢他很會享受。

他以爲弄錢很容易，有了錢很多人會圍繞他陪笑哈腰打躬。

這檔口門外走進一人，坐在他桌上右側，向他齜齜牙，道：「反正你一個人吃飯很寂寞，對不？」

小羅道：「的確寂寞。」

「所以你要找個酒友邊喝邊聊，是不是？」

「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

「何必計較這個？」

「你身上有沒有銀子？」

「你最近不是進帳五千兩，何必小家氣？」

小羅愕然道：「你到底是誰？」

這人自來熟，邊吃邊喝，支支吾吾半天才往頭上一抓，原來是一頂假髮，假髮下是個禿頭。

小羅失笑道：「原來你又是那個和尚。」

「是啊，我就是那個和尚。」

「你爲甚麼要裝作不是個和尚的樣子？」

「你這麼聰明，怎麼又不聰明了，戴上假髮不是可以吃魚吃肉嗎？」

小羅道：「又何必活受罪，何不把頭髮蓄起來還俗？」

「這你就不明白，作和尚也有方便的地方。」

「有甚麼方便？」

有時過了宿頭，到寺廟中去掛單，不是很方便？」

小羅道：「你眞是個投機和尚，你在鬼混甚麼？」

和尚嘆了口氣道：「財多無子和藝高無徒一樣，都是人生憾事，我和尚一身曠世絕學，迄未找到一個資質好的徒弟，如今找到了，你却又不——」

小羅手一揮道：「要白吃就自管吃，再囉嗦你就請便。你這種人簡直太不像話。」

「噯噯，你小聲點成不成？」

「怕甚麼？既未偷人家也不搶人家的。」

「小子，」和尚猛吞了一會，大概已經飽了。他摸着肚皮道：「你聽清了，學我的武功，一個月內你就能一鳴驚人，如果不學，我就在人多的地方折辱你。」

小羅道：「我不學武功，你何必强人所難？」

和尚道：「你必須學，不然的話，你會變成別人的影子。」

小羅道：「你說甚麼？」

「你學不學？」

「不學。」

「你以爲這兒的人夠不夠多？」

小羅道：「怎麼？古人韓信受漂母一飯之賜，尚能終生不忘，你這禿賊吃了人家的，嘴一抹就翻臉了？」

「對，反正我和尚今生已不能上西天，能收個好徒弟，也算是一大樂事，最後我再問一次，學是不學？」

「不學，不學，不學……」

第三個學字未出，和尚已揪住了他的衣領，拉離座位，出了大門，酒家中人以爲他們是白吃的，急忙追出來，却見這中年人，不斷地踢這年輕人的屁股。

小羅不久前踢過姜開基的屁股，踢起來很過癮。

現在他才知道被人踢屁股是很沒有面子。

當然，和尚此刻踢別人的屁股一定很過癮吧！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有人很不平，大聲嚷叫「停手」。可是和尚並未停脚，有人出了手，和尚擧手投足就把插手的人打倒，也就沒有人敢上了。

和尚踢得小羅跌跌撞撞東一頭西一頭，只感到屁股上火灼灼地像被火燒似的。且對小羅低聲道：「學不學？」

小羅道：「你就是踢死我還是不學。」

「你如果不學，我就經常在人多的地方踢你。」

小羅猛咬牙，但看看左手手心，沒有甚麼變化。

這麼一來，他今天被這和尚踢了一頓屁股眞是白踢。

「你們以爲他是誰？」和尚指着小羅道：「他是我的乾兒子，我對他不錯，可是他偷了我四千七百三十五兩銀子，追到這兒才追上他。」

由於小羅長得有模有樣，很討人歡喜，這和尚的樣子却不大養眼，圍觀者自然多少同情小羅。

有人道：「怎麼能証明他偷了你的銀子。」

「這很簡單，有銀票爲証……」他往上一摸，出手很快，已自小羅袋內把銀票掏出來。

他展示三張銀票，正好是四千七百三十五兩。

小羅都已經夠狡猾的了，想不到這和尚是訛詐能手。

由於他說的數目和銀票上的總數一兩不差，觀衆爲之語塞。

和尚抽冷一脚把小羅踢出五六步，鑽入人叢去了。

有人還是不信道：「小兄弟，眞是這麼回事？」

小羅道：「他是個騙子，因爲他知道我身上有這麼多的銀子，而他的身手又比我高出太多。」

有人大聲道：「我們去追，別讓這個惡人溜了。」

只不過也有人看出，小羅的樣子長得很討人喜歡，却也有點油滑老練，這件事未必是他說的那樣。

小羅正要入內付賬，「雲中之虎」又出現了。

小羅不能不想——眞是陰魂不散。

似乎姜開基一直對他懷疑，所以盯住不放。

不錯，姜開基對他的疑竇很大，非弄清不可。

他被小羅踢了屁股，認爲是畢生的奇恥大辱。

剛才小羅被那人踢屁股，他仔細觀察，小羅即使會武功也十分有限，所以不會放過這機會。

「小友，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呀！咱們又遇上了。」

又來這一套，萬一看走了眼，就不會太僵太爆。

小羅知道老賊的心意，道：「是姜大俠，眞是幸會，有一位年輕的堂客在酒樓上等你。」

「哪一家？」

「就是這一家樓上。」

由於小羅說謊連眼皮也不眨一下，姜開基以爲眞的，掉頭進入酒樓。

小羅掏出一塊銀子，在門口往門內桌上一丟，匆匆離去。

世上眞的有些巧合，未免令人叫絕。

姜開基快步上樓，果然有個妞兒站在窗口，雖是背影，仍可看出肩削、腰細、臀翹、腿長，無不具備美人胚子的條件。

「小妹妹，你怎麼來了？」姜開基一呼，這妞兒轉過身來，細柔的長髮，襯托着一張清麗的嬌靨，姜開基竟有一位這麼年輕的妹子。

「大哥，剛才那年輕人是誰？」

「問他幹甚麼？一個小混混。」

「可是看起來不像。」

「小妹，你一個人出來，我眞不放心，只不過你的身手比大哥還要高些。」

「那倒不見得，不過大哥放心，我不會出岔子。」姜軟軟一副軟綿綿的樣子，却揹着點穴鍬。

女子用此兵刃的極少，不論男女用此兵刃必是點穴能手。

「小妹，我去追一個人，妳別去，最多一個多時辰我會回來。」

姜軟軟知道他要去追剛才那小子。

剛才如果姜開基出手，軟軟一定會出聲阻止的吧？

她不信小羅會是個小混混，倒像個大戶人家的小爺。

姜軟軟眼見大哥往東邊追去，不由暗笑。因爲，小羅去了西邊。剛才小羅在街上看到樓窗處站着一個妞兒，才騙姜上樓的。

＊　＊　＊

小羅在作莊推牌九。

手氣順，枱面上已有千餘兩賭資。

由於賭客中還無人知道他是小羅，看在他枱上千餘兩銀子份上，下注就越來越多。

小羅偶爾看看自己的手心，又通吃了三次，這時他推牌而起，把賭資納入口袋內，就要走人。

一個八字眉的小子，比他大不了幾歲，在桌邊一站道：「你就是小羅對不？在『來來賭坊』出過鋒頭？」

小羅點點頭道：「哥們是不是想吃紅？這沒有問題。」

「吃紅？你他媽的把我當作甚麼人？」

「你是甚麼人？到現在也沒有報上名來。」

「我就是葛三刀，葛大海，中原一帶誰不知的大名？」

小羅道：「的確這名很響。」

「那麼咱們來賭一下，如果我輸了，就聽你使喚，我贏了，你枱面上的銀子都是我的，你看如何？」

小羅道：「賭甚麼？」

「也許你還沒有聽說過，自西洋傳來的賭具。」

小羅哂然道：「是不是『撲克』？」

「你也知道？」

小羅笑笑不語，葛大海道：「『梭哈』你會不會？這玩藝兩廣及閩省沿海一帶已流行，中原內陸還很少有人會玩。」

小羅道：「還湊合。」

「那好極了，妙極了！」像遇上了知音，掏出一副撲克交給小羅察看，因爲這種牌很容易弄鬼。

由塗藥水及以指甲划痕作記號等。

小羅洗了兩次牌，這牌在他手中好像每一張都很聽話，像一道弧形彩虹橫掛天際。

每一張牌飛過時，他就能看出牌上有沒有記號。

更絕的是一種「滿場飛」手法，捏着全副五十二張牌一弓一彈，全部飛出，而且飛向不同。有的往東，有的往西，有的向上有的向下。

這是一些硬紙片，飛行自然不會規則。

但是，這些有如蝴蝶似的撲克牌亂飛一陣之後，却又先後有序地飛回，小羅一一收回。

葛大海道：「這是花拳繡腿，沒有甚麼。咱們就開始賭『梭哈』，還有哪位願意參加？」

這等賭場中自不乏會賭幾手這洋玩藝的賭客。

五個人決定賭半副，也就是自「小八」開始，前面的不要，因爲賭全副的不夠刺激。

大多數賭客未見過這玩藝，自然好奇，都圍攏起來。

猜拳決定第一次由誰發牌，結果，由小羅發牌。

和骰子、痳雀、牌九一樣，作莊才能弄鬼。

賭「梭哈」也要發牌的人才易弄鬼。

當然，另外幾家也可弄鬼，如身上暗藏大牌等。

又如在牌上划上記號，任何一家都可以作這暗號。

如果兩人串通弄鬼，更是防不勝防，如交換彼此的牌等。

小羅洗牌的花樣極多，手法熟練，引起一陣采聲。

當然，他作牌就在此刻作成。

發第二張牌時，有一家打烊。

發第三張牌時，又有一家放棄。

此刻枱上已有三四百兩銀子了。發了第五張牌時，已經很熱鬧了。

小羅是一張十、一張Q、一張K、一張J，這當然是兩頭順的牌面，這種牌最唬人。

也就是說，小羅再來一張九或一張八都是勝了。

但兩頭順的牌，往往也有偷機的可能，因爲牌面很唬人。

比喻，他只有一對，暗牌和明牌的K或A是一對，開始時本想變成三條和兩對，甚至成爲「富爾豪士」乃至於「四條」，但往往一路跟下來還是一對。

這種牌當然多得很，而這種牌敢偷機，自然也和別人的牌的進度有關，要是別人的牌面太大，他就不會一路跟下去了。

現在小羅是九、A兩頭順，另一家明牌三張小八、一張A、這當然也有八、A「富爾豪士」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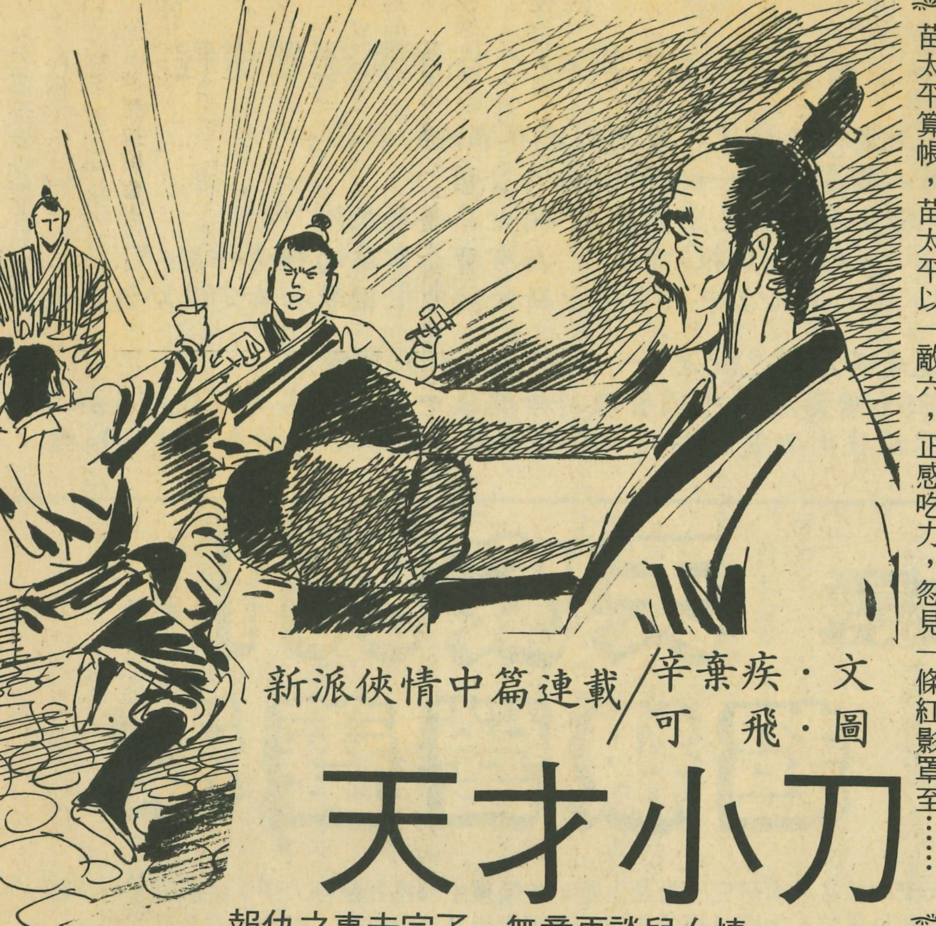
第三家是九、Q兩對，也有「富爾豪士」的架勢。

當然，也可能是「三條」，或者只有表面的兩對。

（未完・一）

上文提要：

白可染把高峯留在雜貨店，自己正欲離開，遠遠却見三船帮的人追來，連忙回雜貨店，把高峯帶走；追來的五人向苗太平打聽高峯等逃走的方向後，向他討些吃的，苗太平遂給予他們一些加了瀉藥的麵條，五人吃畢後勾上天亦至，齊往苗太平所指的方向追趕，中途因五人腹瀉才覺有詐，折回雜貨店找苗太平算帳，苗太平以一敵六，正感吃力，忽見一條紅影罩至……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天才小刀

報仇之事未完了　無意再談兒女情

紅影兒來得突然，但當那紅影與勾上天的身子在半空中錯過的剎那之間，好一道血雨標下來，一地雨點是紅色。

勾上天幾乎落地站不穩身子了。

他的頭與肩好像要分家似的，只見他直着流血的脖子不敢稍動顫，因為他怕頭掉下來。

勾上天不用開口叫，四個大漢分兩批，兩個人扶起快死了的粗漢，另兩個也架着勾上天。

沒有開口說話。

勾上天沒有，苗太平沒有，甚至那個落地以後吃驚的紅影也一樣沒開口。

雙方就這樣分開了。

三船幫的人走大路，勾上天吃驚得心頭亂跳。

架着他逃的漢子問他：「四當家，你傷得重呀！」

勾上天不開口，他只哼。

他的頭第二次被切，却仍然未被切掉。

第一次是被高峯切的，而這一次……

他的另一手下又問：「四當家，那個紅衣女人，她是甚麼人？」

勾上天道：「段玉。」

三船幫的人都知道有個姓段的女人一心要毀三船幫，老一輩的人知道當年血洗壩上的事，有些人甚至還參與那件黑心的事，如今聞得那紅衣女子是段玉，幾個人跑得更快了，就算如今肚子不爭氣要拉稀，那就拉在褲子裡吧！

* * *

是的，段玉來了。

段玉對苗太平說過，怕是三船幫的人會找他的痲煩，而且他一定很難應付。

果然段大姐猜中了。

苗太平挨的一刀雖然未中要害，但也令苗太平的左臂抬不起來，他的日子不太平了。

三船幫的人雖然逃走，但苗太平心中明白，他的這間小小雜貨店開不成了。

他必須立刻換職業，段大姐就是這種想法。

段大姐在內心一陣激動中有着既驚且喜的感覺，她出刀就令勾上天幾乎斷頭，這證明她這麼多天，關門研究高峯的小冊子上殺頭秘笈已經快成功了。

所謂「快成功」，便是快要出手就能切下人頭了。

她如果剛才出刀就得手，她一定會高興得大叫。

可是她沒有切下勾上天的人頭，所以她只發呆。

「快，苗太平，收拾你的貴重之物，去找司徒德。」

「大姐，我為何不去找劉大夫？」

段大姐道：「江陵城內別去了，江

陵城內來了一批人，都是三船幫的人。」

苗太平道：「他們想造反？」

「他們不造官家的反，他們要找咱們，你快去，這幾天咱們的人受傷的不少，若想找機會大幹，那就得快去找司徒德。」

苗太平道：「大姐，如果三船幫要在江陵大集結，我以為我們最好躲一躲，大姐，他們的人太多了。」

段大姐道：「我知道，不過，我以為這也是機會，我不會放過任何殺水龍的機會。」

苗太平道：「可是大姐也要為安危着想，我們經不起太大的失敗。」

段大姐道：「我知道，你快去找司徒德，我會通知劉大夫前去為你治傷。」

她看看尚未打開門的小店，又道：「店裡你的東西。」

苗太平笑笑，道：「小本生意雜貨店，一把火燒了我也不心痛，我走了。」

他走得眞快，直往西邊大山走去，却身上的鮮血還在流，只不過苗太平不能停，他還得躲着三船幫的人。

* * *

從「龍記客棧」的後門抬出一頂軟轎，那軟轎看上去只能坐一個人。

抬轎的兩個壯漢有精神，抬着軟轎走得快，就像小跑步一樣，因為轎上坐着的是位大姑娘。

一眼看上軟轎中，也正是個大姑娘。

一大早人最少，軟轎直往城外跑，一路跑抬轎的還直叫着：「哎嗨，哎嗨！」

抬轎的走的腳步很整齊，那軟轎閃呀閃的幾乎被他二人閃斷。

當然轎槓不會被閃斷，雖然實際上轎上坐了兩個人。

轎上的另外一個人蜷曲在轎內一邊放置的大包袱中。

高峯就是睡卧在包袱中。

那個藍底印白色茉莉小花的大包袱，好像是包了兩床大棉被，看的人都以為是棉被。

高峯不能再住在「龍記客棧」了。

江陵城忽然來了許多三船幫的人物，為了安全，他就得另換地方養傷去。

梅子坐在軟轎上，她的模樣是靦靦的，楚楚可憐的，看上去就好像她是個遇人不淑的小婦人一樣。

* * *

軟轎出了江陵城，飛一般的到了江岸邊，有一艘快船已守候在那兒了。

兩個壯漢把軟轎抬上船，靠在艙門邊直喘氣，雖然日頭才冒出個火紅的半張面，可這二人已經滿身大汗了，六月天實在太熱了。

船上只有三個漢子，三個人只等軟轎上了船，拉起繩子就往江對岸搖去。

沒有人開口說話，但却很注意江面上的幾條大帆船。

誰都知道三船幫又來了七艘三桅五帆大船。

三江之內大船多，但三船幫的船更多。

段大姐說的不錯，三船幫在集結了。

是的，水龍發火了。

三船幫在這幾個月之內，不但死了人，而且也傷了幾個大人物，二當家阮啓川，三當家洪百年，便四當家勾上天也都幾乎被人把頭切下來。

死傷了人，更損失了銀子，這種叫人吃不了兜着走的大虧，三船幫全幫的人火大了。

水龍更火，所以他把人馬精銳集中在江陵江面上，準備動用全幫的力量與段玉大幹一場。

* * *

高峯與梅子被送過江，他們被抬着到了山裡面。

半山裡住了一戶人家，不過這戶人家的人不多，只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

老太太一個人住在大山裡，茅草房子只兩間，前面是個小菜圃，另外就是莊稼二畝半。

軟轎抬在草屋門口放下來，只見兩個抬轎的冲着梅子一鞠躬，把包袱輕輕放在茅屋門下，便扛起空轎走了。

空轎不是回江邊，空轎是往大山裡去了。

去那裡？誰也不知道，反正不是往原路回去就對了。

* * *

茅屋裡，白髮老婆婆走出來了。

她先是用力的看看梅子，笑得嘴巴角盡是魚尾紋，道：「丫頭啊，妳來了，鍋裡煮着綠豆湯，熱天喝幾碗，便心火也沒有燒的了。」

梅子笑了，道：「古姥姥，謝謝妳了。」

她去提布包，却見古姥姥已伸手抓住包袱往屋子裡面提進去了。

她好像提的不是人，她好像提的是棉花一包，就那麼輕巧的走進茅屋裡去了。

* * *

「古姥姥，妳的功力又見精進了。」

「我老了，可是我不想收山，老爺子是個厚道的人，我一定要為老爺子做些甚麼。」

梅子道：「妳已經為段老爺子做了一輩子的活兒了。」

古姥姥道：「從小我就在壩上，雖然我是個丫頭，可是老爺子那時候與我的年紀差不多，老爺子沒有拿我當外人，更不把我當下人，唉，該死的水龍他造老爺子的反，我眞是遺憾呀。」

梅子道：「當年妳不在現場？」

古姥姥道：「是的，我陪小姐去了她外婆家，那一年，唔……她才六歲還不到吧。」

* * *

高峯被放出來了。

他早就聽到古姥姥的話。

原來這兒也是段大姐的一個分站，必要時候這兒也能派上用場。

現在把高峯藏在這裡就是派上了用場。

古姥姥拉着高峯仔細看，她點着白花花的頭，道：「是很年輕，孩子，你多大了？」

「十六。」

「唔！才十六歲呀！」

高峯點點頭，道：「我長得高大，因爲我在山上長大的，看起來便不只十六了。」

古姥姥把高峯扶在椅子上，道：「你受了這麼多處傷，孩子，姥姥看了就心痛喲。」

高峯有着溫暖的感覺，道：「謝謝姥姥關懷。」

古姥姥道：「我聽說你的武功奇特，出刀辛辣 如今看你一幅老實樣子，眞是不敢相信。」

高峯不能說他家學淵源，更不能說他爹是幹殺頭勾當的，他只一聲淡淡苦笑，道：「我只會那麼一招，切下敵人的人頭而已。」

古姥姥哈哈笑得露出口中僅有的三顆老牙，道：「孩子，你還要怎樣？殺頭已是要害之地，已經要了命，你難道要把人用刀剁碎？」

高峯道：「我只會殺頭，姥姥！」

他說的是實話，但古姥姥却呵呵笑了。

* * *

梅子也笑了，她只是微笑，並不多話。

高峯發現梅子有着另一種誘人的美，他轉而看向梅子，道：「等我的傷好了，一定謝謝你。」

梅子半帶笑的道：「高少爺。」

高峯道：「不要叫我少爺，叫我高峯。」

梅子很忸怩，她不看高峯，她看着衣袂，因爲她正用一雙手那麼不好意思的在揉捏着。

古姥姥哈哈笑道：「看看，看看，你們眞正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配在一起太好了。」

梅子的頭更低了。

高峯不好意思道：「是大姐的吩咐，叫梅子姑娘來幫我幾天，等我的傷好了，梅子便又要回去了。」

古姥姥道：「孩子，有梅子在你身邊照顧你，你應該高興，聽你的口氣，好像不接受梅子在你身邊，孩子，我知道梅子是個再好不過的姑娘。」

高峯如果第一個接觸梅子，他一定高興，然而他心中已經塞滿了愛情的苦果。

高峯的愛情苦果才眞正是苦。

而且苦得不得了。

別人也有愛的煩惱，但那只是雙方不愉快造成的，至少還有補救的一刻。

高峯的愛情却無法再有彌補的機會，因爲他所愛的女人死了，而死的三位女子也都酷愛着高峯。

他已經三次受到重擊，他已喪失再接受被愛的勇氣了，當段大姐叫梅子服侍他的時候，他幾乎要反抗。

他見段大姐不以爲然，他便退縮了。

* * *

梅子端來一盆溫水，小心的爲高峯擦着身子，她的動作是細膩的，十指的移動也是誘人的，就好像她是受過特殊練訓而專爲侍候人的。

高峯就覺得梅子的動作帶着誘人的美感，她的面上又是嬌柔有致，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神，有時候還以爲她要落淚似的。

她那用指頭一戳就會破的臉蛋，實在令人憐愛。

高峯就以爲段大姐在甚麼地方找來這些美嬌娃，一個個都有着一股子特殊的氣質。

* * *

梅子服侍高峯是細心的，當高峯在床上躺久了，她便會及時的用厚被墊起一角，讓高峰舒服的換個姿勢。

當高峯要方便的時候，她便會提着木桶送到床前。

當然，每當吃飯的時候，梅子又會把熱呼呼的飯用她的俏嘴吹涼了，一口一口的送進高峯的嘴巴裡。

高峯雖然有梅子服侍着，他却又忘不了星兒、月兒與桃兒三人，如果問他到底喜歡那一個，高峯是不會回答的，因爲他的內心中實在個個都喜歡。

梅子的服侍令高峯感動，高峯有時候會想到從前在舅舅家放羊時候的事情。

有一回，他的羊被狼咬走了，他追狠，他也大叫，終於把羊追回來了，只不過那羊已經被狼咬得半死不活，於是高峯很細心的照顧着那頭羊。

有時候他還與羊睡在一起，他終於把受傷的羊救治好了，當那頭羊又能上山吃草的時候，便一直跟着高峯不離他身邊，高峯如果起晚了，那頭羊就會在羊圈裡尖聲叫起來，直到把高峯叫醒。

羊與高峯已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如今高峯忽然走了，不知那頭羊怎麼樣了？

此刻，他看着爲他敷藥的梅子，便想到了那頭羊。

梅子也要走的，她太好了。

高峯就算想把梅子留在身邊，他也不忍，因爲高峯已認定自己是個不祥的人了。

* * *

梅子的舉止行爲，漸漸的吸引着高峯，從高峯的眼神中，他好像十分渴望着看到梅子。

如果梅子不在他面前，他便會不時的望去門口，有時候甚至還會叫一聲。

古姥姥很少在茅屋裏。

古姥姥白天大部份時間，都在整理她的菜圃與那塊田。

有時候，古姥姥也會上山坡去拾些乾柴回來，她好像有做不完的工作。

人老了是不宜太空閒的，因爲等死的滋味不好受，找點事情做一做還好。

古姥姥很少再和高峯說話，但她却高興高峯和梅子說些甚麼，雖然只是幾句不相干的話，她也會笑。

梅子永遠在面上掛着微笑，雖然她笑得惹人憐，但那是會令男人心動的。

高峯就動心於梅子的那種柔柔的笑樣，只不過高峯一直在克制着自己的衝動，他不能再傷害到梅子，因爲他太不祥了。

有一回，梅子雙手扶着高峯的雙肩，小心翼翼的把高峯往床上躺下去，梅子的秀髮，有一半垂到高峯的面上，那股少女的幽香，早已傳入高峯的鼻孔，他有些醉。

他發覺梅子的俏唇濕濕的，雙目欲淚的注視着他的眼神，而雙方的距離又那麼近，他如果稍有行動，梅子就會溫柔的投入他的懷抱。

他有意，當然他很想有所表示，只不過當他忽然從梅子的臉上看到影像在移動不已，他退縮了，他不敢再愛梅子，因爲他不想梅子死。

那影像當然是星兒、月兒與桃兒三人的。

高峯只要想到星兒她們，便立刻會痛苦不堪，就好像有人用針往他的心房刺了一下似的。

他承受着無比的煎熬，却也增加了他對水龍的仇恨，偶爾他也會恨段大姐，因爲段大姐爲甚麼一定要支使姑娘去同敵人週旋。

雖然他有些恨段大姐，他却又不得不聽段大姐的命令，這就是高峯的另一種痛苦。

他有了這兩種痛苦的折磨，便也陷入痛苦的深淵了。

* * *

高峯在山中養傷，有梅子一邊侍候，他好得很快，只不過半個月時間，他已好了大半。

梅子很高興，她很靦覥的拉着高峯，道：「出外走動走動吧，高少爺。」

「叫我高峯。」

「我……我不好意思。」

「叫我高峯，我命令妳這樣叫我。」

「好嘛，高峯，出外走走吧！」

「這是妳的建議？」

「出外走走，對你的身子會好的。」

「我們去那裏走走？」

梅子指着東面，道：「幾里處有個水潭，長瀑布下濺十八丈，水潭水深一丈五，水潭中還有魚，好肥的魚，我陪你坐在水潭邊看風景、看魚，還有那滿山的山茶花，去了你就知道。」

高峯道：「聽起來是個好地方，好吧！」

他起身，由梅子幫他把衣衫穿好——他已經有十多天沒有出門了，他只在房中走動。

梅子陪高峯走出門，古姥姥肩上背着個竹筐要出門，她見二人走出來，咧着嘴巴笑道：「好嘛，是應該出外走動的時候了，只不過別玩過了興，忘了回來吃飯呀！」

高峯笑道：「姥姥，今天你弄甚麼給我們吃？」

古姥姥道：「山雞兔虎肉、鴿子滷牛肉，我看你早就吃膩了，不如今天來頓素的吧！」

高峯道：「吃素的洗腸子，好呀，我肚子好像膨脹了，清洗一番最好不過。」

別以爲他住在山中吃不到甚麼，古姥姥這兒甚麼也有，當然，外人是看不出來的。

* * *

梅子陪着高峯往東面山道上走去。

她很小心的伸手扶着高峯，那種關懷的模樣，很令人看了羡慕。

其實高峯幾乎已痊癒了，他不需要人扶持，不過梅子的溫柔令他心中暖暖的，梅子的體貼比有個老婆還實在，這年頭，有多少女人嫁男人只是爲了「混口飯吃」，一大半人都是爲了找一張長期飯票，又有幾個像梅子這樣的表現。

高峯很感動，有時候他就想着，如果他有梅子這麼一位女子守在身邊，他這輩子就沒有白活。

他也想着，如果段大姐要把梅子嫁給自己，也許他就不再恨段大姐了。

他的心情，有時候是很矛盾的。

當他看着梅子的時候，他更矛盾。

他現在就矛盾，因爲梅子正小心的扶着他往前走着，而且梅子還會輕聲的提醒他「小心，有石頭！」

另一種愛，自然與星兒她們的愛有所不一樣，高峯心中是充滿了矛盾，充滿了喜悅，更塞滿了痛苦。

* * *

那確是個美境，遠遠便聞得「哇啦啦」的水聲傳來。

梅子已指着前方，笑笑道：「過了山坡就看到了，那兒很幽靜，是不會有人到的。」

高峯道：「我已經好了，就算有人

來，我們也不怕。」

梅子一笑道：「我怕，因爲大姐交代，要我好好的侍候你，直至你再能出刀。」

高峯道：「想看看我出刀？」

梅子道：「等你好了再出刀吧！」

高峯道：「我說過，我已經好了。」

梅子道：「你身上的傷處痂未全脫，就是沒好！」

高峯笑笑道：「你今天說了許多話，唔，你的聲音也好聽。」

梅子不開口了，但她却淺淺一笑。

於是，他們到了山坡上，果然，迎面一條飛瀑一瀉而下，十分壯觀，附近山岩陡峭，巉岩絕壁，飛猿難渡之勢，倒令高峯想起了從前……

從前，他在大山中放羊，當時不知人在仙境，如今這才稍有領悟，這才眞是好地方，比之那通商大埠，人車擁塞，長街之上磨肩擦踵的熱鬧，這兒眞是太美了，更何況最繁華的地方，人們的臉上沒笑容，人們的臉上如果有笑容，那一定是不懷好意的奸笑，因爲人多的地方，才是人吃人的地方。

至少，高峯此刻已領略到了。

* * *

梅子與高峯走到飛瀑對面，那兒有一塊三丈方圓的平坦大石，坐在石上望着潭中的游魚，實在令人愉快。

梅子撿了一些碎石放在高峯的身邊，笑道：「投擲石頭，看你能擊中水中魚兒不能？」

高峯道：「魚兒不在水面游，永遠也擊不中牠們。」

他邊說着，伸臂投了一粒石子。

眞奇怪，當石子剛入水中，潭中的魚立刻四散開來，然後又立刻往石子落的地方游過來。

附近有幾株山茶樹，碗大似的花朶盛開着，高峯伸手摘了一朶，拉過梅子，便插在她的髮鬢上。

梅子不動，她只是笑笑，然後溫柔的望着高峯。

她的眼神中有着神秘色彩，那是很引男人遐思的光芒，高峯不由得在她的面上香了一下。

梅子仍然笑，她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如果眞正仔細看，她的眼光有反應，那種渴望甚麼的反應。

有時候，女子沒反應，比有反應更會引起男人的興趣。

女子如果作主動，情調就大打折扣了。

因爲天下的男人，都將自己當成了「女人心目中的男子漢」，一切應該由男人主動。

高峯的主動，除了香香梅子，便是以右臂圈着梅子的細細柳腰，靜靜的坐在潭邊看游魚。

好一陣沉默中，梅子道：「你的傷眞的好了？」

高峯道：「我覺得好了。」

「只是覺得還不夠。」

「要我起來證明給妳看？」

「靜靜的坐着更好呀！」

高峯又在梅子面上吻了一下，他站起身來。

他只看了附近一棵丈五高的山茶樹，便笑對梅子道：「梅子，妳不是想看我出刀嗎？」

「現在？」

「是的，妳仔細看了。」

梅子立刻站起身來，笑道：「小心你的傷口呀！」

高峯哈哈一笑。

只見他忽然一個側身，人已騰身而起，他人在空中才拔刀，那麼疾快的越過那株山茶樹。

樹未動，但光焰已斂，高峯也站在樹的另一面，他只是對着梅子笑不已。

梅子道：「高峯，你拔刀收刀很快，只不過樹仍然是完整的呀！」

高峯道：「樹已經沒有頭了。」

梅子驚訝的道：「你是說樹已斷了？」

便在這時，忽然一陣風吹過來，才見那株山茶樹齊中而斷，往另一邊倒下去。

梅子奔到樹旁，她驚呼，也伸手去摸那斷處，道：「啊！眞齊，比鋸的還整齊。」

高峯的短刀是寶刃，削鐵如泥，何況只是兒臂粗細的山茶樹一棵。

* * *

高峯收刀走近梅子，笑得很得意的道：「梅子，我已證明，我的傷已好了。」

「你好了。」

「也要謝謝妳這些天來的侍候我，妳不眠不休，令我好感激。」

梅子一笑，道：「如果你殺了水龍，我反而要更加的感謝你。」

高峯道：「但你却眞的對我很好。」

他摟住了梅子。

他又在激動了，只不過附近有了腳步聲。

那聲音來得很突然，也很急促。

高峯抬頭看去，只見是個打柴的漢子往這邊走過來。

梅子驚訝的看着來人。

那人擔着乾柴，一身青色衫褲，足上穿一雙舊布鞋，鞋上繫着帶子。

扁擔一頭掛着乾糧包，這人來得很突然。

* * *

梅子很注意這個中年漢子，她皺着眉。

高峯却並不在意，大山裏總會有砍柴的人出現。

那擔柴的人走到二人身邊，他停下來看看二人。

梅子不開口，她的面色是迷惘的。

擔柴的放下擔子了。

他用布巾擦着汗水，道：「這天氣眞夠熱的了。」

高峯道：「六伏天總是這樣。」

擔柴的看看高峯，他一笑，道：「這位兄弟，我好像在這山裏，從未見過你。」

高峯道：「我也沒見過你。」

擔柴的一笑，道：「你住在附近？」

高峯尚未開口，梅子說話了：「這個山裏我很熟，可是我就沒見過你。」

擔柴的一聲笑，道：「這邊的山我第一次走，唉，我過去常在北邊山中幹活兒，只因爲這些天來，三船幫在各處鬧事，我曾在北山遇到他們欺侮人，所以我今天改在這兒來砍柴了。」

高峯道：「三船幫的人進入山裏來了？」

「是呀，你還不知道？他們的人眞不少，誰敢在老虎屁股上放炮仗？」

高峯咬牙，道：「我饒不了他們。」

擔柴的一笑，道：「年紀輕輕的別惹事，心中不平擺心上，切莫一吐爲快惹禍殃。」

高峯嘿嘿冷笑，道：「他們整不死老子，他們就有得瞧了。」

擔柴的道：「原來你同三船幫有過節，我的媽，我要走了，我勸你最好找個地方去躲藏。」

他抓起擔子，便匆匆的下山去了。

* * *

梅子怔怔的不開口。

高峯上前拍拍她，道：「梅子，妳怎麼了？」

梅子全身一震，道：「不，不對！」

「甚麼不對？」

梅子道：「這傢伙一定是三船幫的人。」

「妳爲甚麼說他是三船幫的人？不可能。」

「可能！」

「他如果是三船幫的人，還會大罵三船幫？」

「如果他爲了取信敵人，就算罵，也是一種手段。」

高峯道：「妳以爲他是三船幫的人？」

梅子道：「我一直在仔細的觀察，他沒有斧頭，只有刀。」

「刀也可以砍柴。」

「但他的刀是亮晃晃的，刀上也沒缺口。」

高峯道：「也不能證明他是三船幫的人。」

梅子道：「還有他的鞋，那是船上人常穿的布鞋；砍柴的人穿草鞋，當然，最明顯的乃是他的一雙手。」她冷冷的又道：「搖船的人手泛白色，砍柴的人手最粗糙，那人的雙手是泛白色。」

高峯道：「手常在水中泡浸，久了就會泛白色。」

「不錯，所以他是三船幫的人。」

高峯笑笑，道：「可是他還是不敢出手。」

梅子道：「也許他只是一個探子。」

高峯怔住了。

高峯很擔心，如果那人果眞是三船幫的人，古姥姥的日子就不太平了。

這一帶方圓二十里，只有古姥姥那兩間茅草房子，三船幫的人，一定會找到那裏的。

梅子道：「高峯，我們回去吧，這件事應該告訴古姥姥。」

高峯道：「梅子，妳先回去吧，我也想找個地方好生想一想了。」

梅子吃驚的道：「高峯，你趕我走？」

高峯道：「我已經好了，用不到再由你侍候我了。」他拉着梅子雙手，又道：「我很感激你這些天對我的照顧，梅子，眞的很感激妳。」

梅子開始顫抖着，道：「你不喜歡我，高峯，你趕我回去，我……」

高峯心中很苦，道：「梅子，我不能再害妳，我實在不祥，我們第一次外出就遇上三船幫的人，我很難保護妳，梅子，我已經害死三個好女人了，我又怎麼忍心再害妳呢？」

梅子雙目見淚了。

她本來是水汪汪的眼睛，忽然淚珠兒滾動下來了。

高峯不忍，他伸手去擦拭着。

梅子道：「高峯，如果我被害，我不會怪你的，我只會想你，高峯。」

高峯忽然摟緊梅子，道：「梅子，我忽然感覺到我們的命有多苦，如果不是江湖爭鬥，我們會過着很舒服的日子，我吃苦，甚麼苦也能吃，我賺錢養活妳，養着咱們的小小家庭，而不是這種充滿了血腥殺戮的日子，提心吊膽的生活。」

梅子忽然抬起淚臉，道：「高峯，我們會的，會有那麼一天到來，當我們打垮了三船幫，爲段老爺子報了深仇大恨以後，我們就可以天涯海角，隨我們遨遊了。」

高峯心中一痛，他知道梅子的話也有着無奈，一旦涉足上這種事，是很難脫身的。

* * *

沉默着，空氣中有着凝結的靜。

兩個人的心各自發出「噗通噗通」聲，彼此也似乎聽得很清楚，雖然對面的飛瀑聲吵雜，但高峯還是感覺到梅子的重重呼吸。

「妳聽話，回去吧，讓我一個人靜一靜。」

「高峯，就算那人是三船幫的人，也不會馬上領着人找上門，至少，我們還可以回去向古姥姥辭別，你不覺得古姥姥很喜歡我們？」

高峯當然知道，他也知道古姥姥希望梅子永遠在自己身邊，兩個人應是一對小夫妻的。

他嘆口氣，道：「梅子，有必要要向古姥姥辭行？」

「我以爲應該。」

高峯想了一想，道：「好吧，我們再同古姥姥吃一次飯，只不過……」

梅子道：「你想說甚麼？」

高峯道：「梅子，我想一個人靜一靜，妳先回茅屋去，我想通了一件事情之後，就會回去的。」

梅子道：「我陪你。」

高峯道：「有妳在，我的心就會很亂。」

梅子的表情是哀怨的。

她本來就是多愁善感型的姑娘，她的一舉一動，都帶着令男人愛憐的感覺。

她的聲音是溫柔的，一種令男人寧爲她死的腔調，如果高峯沒有經過三次重大打擊，令他痛苦得幾乎發瘋，他早就接納梅子了。

就是因爲他太喜歡梅子，所以他不能害梅子，然而，梅子却沒有想到高峯內心的痛苦，如果她想通了，如果她仍然要跟着高峯，那就會令高峯稍稍減輕一些內疚。

* * *

梅子緩緩的動身了。

她走了幾步，就會回過頭來看一看高峯。

她每看高峯一次，雙肩就會聳動一下。

她的嘴唇也噏動不已，就好像她再也看不到她心愛的人似的。

高峯也一樣，只不過高峯在心中泣血。

當他看着梅子回過頭來的時候，他也幾乎把持不住的要衝過去抱緊梅子。

如果他衝過去，相信梅子比他回身得更快，更快的投入他的懷抱。

只不過高峯沒有。

高峯在咬緊牙關之後，忽然拔身而起，往深山中狂奔而去。

於是，梅子哭了。

她哭着奔回茅屋去了。

* * *

古姥姥坐在茅屋外面那塊光滑的石頭上，扁扁的，扁得就像古姥姥的那張臉。

石面很光滑，古姥姥常常在石頭上坐，只不過她此刻並非坐在石頭上閒情逸緻的微笑，而是緊皺眉頭看着遠方。

梅子也一樣的心焦，她不時的走到石台邊上去張望，那份緊張與不安，早已表露無遺。

「看你們如膠似漆，還以爲你們會恩愛一輩子，我老婆子打從心眼裏爲你們祝福，怎麼會知道，笑着出門，愁着回來。」

「姥姥，他心中很苦。」

「甚麼苦，他只是想不開，鑽牛角尖。」

「姥姥，他還年輕。」

「年輕人更應該把天下事看開些，有甚麼值得唉聲嘆氣要死要活的？他就是個不開竅的小子。」

「姥姥，別生他的氣，他沒有錯。」

「他沒有錯，那是妳錯了？」

「是的，我沒有安慰他，我不知道怎樣去安慰他，我只覺得他很可憐。」

她忽然抬頭遙望向對面山坡上的一片林子裏，有個人影在浮動。

梅子道：「姥姥，有人來了。」

古姥姥沒有站起來，她側面遙望，道：「沒看見。」

梅子道：「有人往我們這兒來了。」

古姥姥道：「幾個？」

梅子道：「四個。」

古姥姥立刻挺身而起，道：「敵人找來了。」

梅子道：「姥姥怎知是敵人？」

古姥姥道：「這些年來，只有大姐與劉胖子二人到過我這裏，便司徒德也不知我在這兒住着，今天來的四個人，不是敵人是甚麼？」

她的手上，立刻多了一根鐵杖。

梅子道：「姥姥，高峯怎麼還不回來？」

古姥姥道：「我們等他吃飯，飯也等涼了，他還未見回來，這小子說話不算數。」

梅子很關心高峯，便輕聲的道：「姥姥，我還不餓，我等高峯，姥姥先進去吃吧。」

古姥姥道：「我也不餓，且看來人要幹甚麼？」

* * *

就在二人併肩站在石台邊沿上望着對面的時候，斜刺裏從兩個方向奔出了四個人來。

從方向與來人的表情上看，這些人是從瀑布方向找到這兒來的。

果然，當四個人併肩站在石台下面的時候，梅子先是一怔，她指着左面那漢子，道：「你不是那個打柴的嗎？你原來……」

打柴的呵呵笑，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妳看我像是打柴漢？」

梅子道：「我早知道你不是打柴的！」

那漢子又是一聲笑，道：「這時候妳聰明了！」

梅子道：「在水潭邊，我已經懷疑你不是打柴的了！」

那漢子笑道：「是眞的嗎？」

「是的，從你的雙手、你的衣着鞋子上，還有你挑柴的姿勢，很容易知道你不是打柴的人。」

「眞聰明！」

梅子道：「而且我還知道你是三船幫的人！」

她此話一出，四個人齊瞪眼，那

表情多少還帶着吃驚的模樣，因爲如果知道打柴的是三船幫的人，那麼他們爲何不逃？也許他們有備了！

梅子又道：「我當時不敢太肯定，你的匆匆而去，令我不敢肯定你是三船幫的人！」

那人嘿嘿笑道：「當時我不能出手，因爲我沒有十成把握。」

梅子道：「所以你匆忙的走了。」

那人道：「我把關爺請來了！」

他指着身邊的彪形黑漢，只見那黑漢長得一副虬髯，頭戴遮陽帽，身穿直身寬衣，腰繫皂絲帶，足穿涼皮快靴，手上提着一柄厚背大砍刀，齜牙咧嘴的好像要吃人的模樣，鼻孔中直哼……

就在梅子看着姓關的的時候，那人又指着另外二人，得意的道：「那邊二位乃是三江有名的『三江四鼠』鐵爺與成爺，我們四人就是在這一帶追殺姓高的小子……」

梅子指着那人，道：「閣下又是什麼人？」

那人哈哈笑道：「我與關爺均屬漢江執法，照……遠從幾百里外趕到總舵，不就是要會一會姓高的那小子！」

梅子道：「原來三船幫把精銳全召來了。」

「我們不能不來，我們再也輸不起了，姑娘，我們死了人，也損失了不少銀子，如果再不加以清除，三船幫的威名便喪失殆盡了。」

忽聞姓關的對那人吼了一聲，道：「老于，別閒扯淡了，要她叫姓高的出來受死吧。」

那一面，「三江四鼠」的老大與老三，二人也各自點着頭，他二人有着忿怒之色，只因爲他們本來是四人的，却已死了老二與老四——被高峯切了腦袋。

他們還敢找高峯，是因爲聞得高峯已受了重傷，再加上姓于與姓關的二人，在三船幫中也是有名的狠字輩殺手，於是他二人便合着出外追找高峯了。

* * *

姓于的手上一把鬼頭刀，他不擔柴，看起來就順眼多了，因爲他那兩隻手掌泛着白，稀稀的還有幾根鬍子。

突然，古姥姥一頓鐵杖，叱道：「你們找高峯？」

「三江四鼠」老大鐵雄托着長長的彎刀，沉聲道：「叫他出來！爺們知道他已傷得慘兮兮了……」

三鼠成虎嘿嘿笑道：「也是爺們爲死去的哥兒們報仇的時候了。」

他忽又戟指梅子，叱道：「妳還不快把姓高的叫出來受死！」

梅子正要回答高峯不在，不料古姥姥又頓一頓手中鐵杖，尖聲罵道：「畜牲！你們大概都是當年壩上的兇徒，血染我們老爺一家的惡人！」

她此話一出，四個人彼此一瞪眼。

姓關的嘿嘿冷笑，道：「老太太，妳又是何許人也。」

古姥姥怒道：「老婆子是你們的祖奶奶，怎麼樣？」

姓關的怪吼一聲，道：「他媽的，老虔婆，妳是不是活膩了？」

古姥姥怒髮沖冠，道：「我老婆子死不了，我要看着你們三船幫的人死絕了，我方始考慮我的死活。」

姓關的厲吼怒罵，道：「他奶奶的，妳永遠也不會有那麼一天，老子今天就送你上西天。」

他一擺手中砍刀欲上，鐵雄一攔，道：「關兄，先殺姓高的那小子。」

他仰面對着茅屋，又道：「集中力量先幹掉姓高的，因爲姓高的活一天，當家的心中就一天不安，休忘了姓高的出手就要命，他專殺頭。」

姓關的重重點着頭，對古姥姥道：「聽到沒有？快叫姓高的出來！」

古姥姥冷笑，道：「想會我們的高老弟？你們幾個不夠瞧，還是回去吧。」

姓于的笑笑，道：「夠不夠瞧是爺們的事，老太婆，你叫姓高的出來吧！」

他跐起脚去看看茅屋，又道：「今天既然被爺們兜上了，姓高的小子，別在屋子裡裝熊樣，出來吧，兒……」

古姥姥嘿嘿笑道：「他是不會出來的。」

姓于的怒道：「眞要爺們殺進去？」

古姥姥道：「那得踩着我老人家的身子，否則，怕是你們休想進去。」

梅子側身對古姥姥道：「姥姥……」

不料古姥姥沉聲道：「不用多說了。」

誰說年紀大的人沒火氣。

年紀越大，火氣越旺；古姥姥就是這種人。

* * *

「殺！」

姓關的發動了。

大砍刀平空橫掃，他已躍在石台上，他與古姥姥立刻殺在一起了。

那面，鐵雄與成虎這兩頭鼠，一心要殺高峯，爲他們兩個兄弟報仇，只一出手，便一齊越過梅子，直往茅屋那面撲過去。

那成虎還厲聲大吼：「姓高的小子，爺們送你上西天來了！」

梅子的雙刃尖刀未能攔住他二人，却被姓于的鬼頭刀橫身阻住。

姓于的出手就是十三刀，上下左右狂劈不已，梅子雖然盡力出刀，却因力道不濟，有幾次幾乎刀脫手。

* * *

鐵雄與成虎二人幾乎就是擠進茅屋門，當門一張舊木桌子上，放滿了吃的喝的，那鐵雄一見便火大了，他大吼一聲道：「他娘的老皮，吃得眞不

賴，有酒也有肉。」

那成虎暴出一腿，「啪」的一聲，桌子被他踢起一丈高。

「花啦啦」一聲響，桌上的東西散光了。

兩柄長把彎刀殺向大床上，却發現床上是空的。

茅屋裡也是空的，屋子裡根本沒有人。

如果高峯在，他早就出去了。

高峯是不會躲着裝縮頭烏龜的。

那鐵雄罵了一聲：「他媽的，逃了！」

成虎不開口，氣呼呼的又衝出來，他厲聲道：「老于，怎麼屋子裡不見人？」

姓于的鬼頭刀七刀併着一次殺，生生逼退梅子，他躍近成虎，道：「沒有人？」

成虎道：「床底下也搜了。」

姓于的道：「不可能吧？」

鐵雄道：「咱們先活捉這二人，然後逼問姓高的下落，他娘的，機會難得。」

姓于的道：「這姑娘由我收拾，你二人去聯手對付那老太婆，老關還眞難侍候這老蚌。」

* * *

姓關的名叫關宏大，漢江的拚命三郎就是他老兄，只不過今天遇上古姥姥，他一時之間還無法得手，因爲古姥姥的那根鐵拐既沉又猛，招式又狠又詭，關宏大有兩次，手腕被震得痲辣辣。

二人從石台上打到台下面，却是「三江四鼠」的鐵雄與成虎二人分成左右殺上來了。

兩個人使的是長彎刀，一個掃一個劈，一聲不响的就對準古姥姥出刀殺。

「颯！」

「唉！」

成虎的刀劈下來，狠狠的在古姥姥的背上開了口。

那聲厲叫，四山迴蕩，古姥姥橫着搶出七步才站穩。

她戟指成虎與鐵雄二人罵：「畜牲！眞是不要臉，你們偷襲老奶奶……」

姓關的急步撲上來，他的砍刀斜着殺，厲聲道：「臭老婆子，死吧！」

「叮！」

鐵杖擋住姓關的殺來一刀，那成虎已哈哈大笑，道：「老子們就是要把妳踩在足下了，哈！」

「殺！」

就在成虎得意的仰天大笑，忽然傳來一聲厲殺。

這一聲來得突然，當那聲撕破喉管的殺聲尚在四山迴蕩中，成虎的人頭已彈上了天。

「咚」的一聲又落在地上，便見鐵雄狂叫，道：「老三！」

他只叫得一聲，那突然飛來的影子，已從他的身側越過去，就好像一朵雲彩，無聲無息的掠過去一樣。

「呀！」

那聲音急促短暫，好像只叫了一半。

是的，鐵雄只能叫一半，因爲那一半未再叫出口，他的人頭已整整齊齊的落在地上了。

這種突變太快了，快得不及眨眼。

姓關的幸好距離遠，他在古姥姥的正前面。

古姥姥無力再出杖，眼看就要坐在地上了。

姓關的就在這時，才看到來了一個年輕漢子。

年輕人出手就要命，他急忙抽刀而閃，他閃到了姓于的身邊，那把砍刀已架在梅子的脖子上不動了。

他怒目直視着甫落在地的年輕人。

姓于的也驚怒交加，把鬼頭刀放在梅子的頭頂上，那情景很明白——如果年輕人向他二人逼上來，梅子就得先他們而死。

梅子沒有叫出聲，但她在流淚。

是的，高峯來了。

高峯本來是踽踽而歸的，他也想了許多，他已決心爲段大姐做些什麼，兒女情長只有等待三船幫瓦解之後了。

當他想通了，也下決心了，便立刻往茅屋走來。

他也餓了，是應該吃飯了，梅子還叫他早點回去同古姥姥一起吃飯的。

然而，他忽然聽得一聲狂叫，那聲音是古姥姥發出來的，古姥姥的叫喊是痛苦的，這便令高峯想到早上那個擔柴的人了。

於是，他拔身而起，飛一般的往茅屋這邊奔來。

當他看到那場搏殺的時候，他幾乎要發瘋。

他出刀是自然的，也是神奇的。

他一招之間切下成虎的人頭，迴旋之間便又切掉鐵雄的人頭，但當他欲殺關宏大的時候，他發現遲了。

* * *

高峯見古姥姥背上鮮血直冒，他撲過去：「姥姥。」

古姥姥怒指關宏大與于耀二人，道：「快去救梅子，她對你一片癡心吶……」

高峯道：「姥姥，你的傷……」

古姥姥道：「我挺得住，去救梅子……」

高峯雙目在噴火了。

他緩緩的站起來，那模樣就好像一頭欲噬人的豹。

緩慢的往姓關那二人逼近着，高峯不開口。

姓關的開口了。

他厲喝：「你大概就是高峯？」

「不錯！」

「你不是傷得極重？」

「我還不會死。」

「你站住！」

「放了她。」

「休想，嘿，你若是再多走一步，老子們先叫她死在你面前，小子，她的死便是由於你的不合作，你願意她死嗎？」

高峯當然不想梅子死，他甚至可以爲梅子拚命。

他不能再看着對他好的姑娘死了，因爲已經有三個姑娘爲他而死了。

高峯站住了。

這是他頭一回聽從敵人的話，他的短刀也收起來了。

「放了她，我不殺你二人。」

姓于的哈哈笑道：「我知道你不敢下手，因爲今天早上，我曾見你二人在飛瀑前面談情說愛，卿卿我我，十分的親熱，如果她死了，你一定會發瘋。」

梅子收住眼淚，她抽噎的道：「高峯，你愛我嗎？」

高峯怔了一下，道：「我喜歡妳，梅子。」

梅子道：「我們都是爲了段大姐，是嗎？」

「是的，梅子！」

「那麼，你爲何還不出刀？」

「出刀？」

「是的，你快出刀，我不在乎被他們殺死，如果我死了，你便能殺了他二人，我會含笑的。」

高峯楞住了。

關宏大叱道：「少表現你的壯烈，如果高小子出刀，妳一定先死！」

雙刃尖刀忽然回殺，梅子的動作不慢，她要自戕了。

「噹！」

雙刃尖刀幾乎沾上肚皮，却被姓于的鬼頭刀打落。

高峯眞的嚇了一跳，他不懂，爲什麼梅子要求死。

「梅子妳……」高峯急叫道。

姓于的哈哈笑，道：「她死不了，因爲她是爺們的護身符呀，哈哈哈！」

高峯怒叱道：「眞是無恥，你們不怕丟盡三船幫的人？」

姓關的虬髯抖動，厲聲道：「情非得已，也是手段。」

高峯道：「怎不說你們不要臉！」

姓于的得意的道：「人如果死了，便想要臉也晚了。」

高峯道：「想要怎樣，你們才放人？」

姓于的道：「簡單啦，我們帶着她走，直到我們覺得安全，我們就放了她。」

高峯大怒，吼道：「休想！」

姓于的道：「你如果想要她活着，便只有聽我們的。」

姓關的沉聲道：「老于，你只管押着這丫頭上路，姓高的如敢走一步，你就出刀給我殺，然後我們二人合力，痛宰這小子。」

高峯氣得直瞪眼，他根本沒有聽姓關的說些什麼。

他狂叫：「梅子，我不要妳再死，妳不能死！」

梅子道：「高峯，不要爲我擔心，你盡管馬上出刀，我會感激你的。」

高峯又叫：「梅子，我不能，你死了，我會發瘋，我不要發瘋。」

梅子道：「高峯，容我說一句眞心話吧！」

高峯立刻大叫：「說，說你恨我無能，說我沒有本事把你從惡人手上救出來，說……」

梅子也尖聲道：「不是的，高峯，我要說我愛你，高峯，我眞的很愛你。」

高峯厲聲道：「爲什麼？爲什麼？妳不應該愛我，我不值得妳愛我，我不祥呀，梅子。」

梅子道：「高峯，我無怨無尤，我是眞心的。」

忽然，古姥姥厲聲道：「高峯，你聽到了嗎？梅子多麼坦白的如此說出她心中想的，她是個靦覥的姑娘，如今她如此對你，你還容他們把梅子押走？」

高峯厲吼如虎，道：「站住！放了她，我一定不會殺你們，放了她呀！」

姓于的已經走出七八丈外了，他忽然把鬼頭刀在梅子的肩上按着，叱道：「別過來，小子，你難道要她的人頭落地？」

姓關的嘿嘿笑，道：「聽聽，他奶奶的，兩個人那股子難分難捨的樣子，嗯？」

他倒退着走，邊又道：「只不過暫時的分離，他們就如此要死要活的。」

高峯怒叱道：「你住嘴，你們要把她押多久？」

姓關的道：「到了我們認爲安全的地方，自然會將她放回來，小子，你切莫以爲我這話是放屁，不信的話，你不妨試一試。」

* * *

高峯氣得全身直哆嗦，他眞的計窮了。

他看着姓于的押着梅子往對面的山坡上走去，姓關的緊緊跟在他後面，不時的回過頭來看。

高峯頓着足，只聞得古姥姥道：

「唉，眞慘呀！」

高峯回身撲近古姥姥，他急切的道：「姥姥，妳的傷，我先看妳的傷。」

古姥姥痛苦的道：「傷在背後一刀，被他們偷襲。」

她在高峯的扶持下，進入了茅屋。

古姥姥在床邊抓了一把草藥，對高峯道：「快，把這些草藥替我包紮在傷處。」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余顧南與翦學鴻在酒樓上較技，翦仲台見侄兒處於下風，忙終止這場比武，各人回座，不久丁鶴之徒洪蓮率兩漢至，當衆宣佈邀請在座各武林人仕參加興魔會成立之慶典，促衆人後天準時往天香樓赴會；當天，各路人馬齊集，見天香樓大門緊閉，正在鼓譟，洪蓮乘馬車至，着衆人乘馬車往總舵飲宴，衆人抵達一巨宅，負責接待的人正是丁鶴……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光千里

慶典不歡而散　惡魔自討沒趣

拓跋齊天又問：「丁鶴，你在興魔會的職位是甚麼？」

他問得甚不禮貌，丁鶴沉住氣道：「丁某武功名望不足，只因得敝會總舵主提攜，方能勉强坐上總堂主之位。」

拓跋齊天再問：「如此誰是總舵主？貴會尚有甚麼頭目？爲何不出來相會，也好教咱們開開眼界！」廳內附和者甚衆。

丁鶴道：「總舵主尚未至……」

翦仲台截口道：「這豈不怪哉！今日是貴會之成立大典，總舵主居然遲到，這是甚麼玩意兒？」

拓跋齊天接道：「老夫不遠千里而來，不見到他，豈能心甘？」

不愁僧道：「他若有事趕不及到會主持，也該有個姓名，總不能教咱們白走一趟！」

丁鶴道：「待敝總舵主至，諸位自然分曉。」

翦仲台道：「難道貴會只你一個頭目現身？」

丁鶴道：「適才介紹的，大多是敝會的堂主香主。」

背後有人發吼一聲：「眞是雷聲大雨點小，憑你們這些王八，也敢號令武林？簡直笑話！」衆人一回頭，但見趙魏漢鬚髮俱張，眉目間放出懾人的神光！

丁鶴忙道：「諸位誤會了，敝會從來不敢存號令天下之奢望，亦未發帖給諸位，此全是諸位誤信人言，方巴趕來杭州的。」

趙魏漢怒道：「你罵老夫誤信人言？」

丁鶴身爲主持，不能過於示弱，硬着頭皮，道：「事實如此，也許有人故意散播了甚麼消息，是以方將天下英雄全吸引至此，本會頗有自知之明，根本不敢存此大志！」

趙魏漢沉聲道：「你們總舵主到底是誰？再敢隱瞞，老夫可不客氣了。」

丁鶴駭然道：「此乃敝會的事，外人幸莫干涉。」

「豈有此理！你們宣佈甚麼成立大典，臨時却不見總舵主，這是甚麼玩意兒？分明是愚弄天下英雄！」趙魏漢激動得滿臉通紅。「老夫要干涉你們興魔會的事又如何？誰反對的，誰站出來！」

丁鶴道：「敝會雖然力量單薄，但若有人進犯的，敝會上下，堅決反抗到底！」

趙魏漢還想再罵，翦仲台道：「趙兄何必跟他一般見識？先喝了酒，再慢慢計較未遲。」趙魏漢這才坐下。

唐前彥也乘機走過來打圓場，不愁僧道：「咱們今日是來看熱鬧喝酒的，凡事以和爲貴！」

俄頃，第二批觀禮的人亦已來到，這些人大部分都只配坐在庭院裡，有資格到大廳的，只有寥寥幾位，巨宅內人聲吵雜，這興魔會實力單薄，

實在罩不住，赴會之人都不將之放在眼中。

吵鬧之中，忽有人道：「俺估計他們的總舵主，很可能是嚴敬重！」

誰知話音剛落，門外已傳來嚴敬重的聲音：「多承諸位青睞，嚴某却無此福份！」只見他帶着兩個兒子和幾名親信，走了進來，反問道：「到底誰是興魔會的總舵主？」

丁鶴苦笑道：「丁某有令在身，未得總舵主同意之前，實不能透露！」

又有人道：「他不說，自有人肯說，俺不信他們興魔會的人，個個都是硬骨頭。」

丁鶴道：「可惜除了丁某之外，無人知道，老實說，連丁某也不太了解他！」

翁皓訝然道：「如此你們又怎會加入興魔會？」

唐前彥結結巴巴地道：「咱們是身不由己……咳咳，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翁兄請勿多問……今日既然承諸位瞧得起，光臨敝會，便請多喝幾杯水酒，若有得罪冒犯之處，尙請原諒！」

拓跋齊王仍憤憤不平，怒道：「老夫萬里迢迢，日夜趕路，便是爲了喝你們幾杯水酒？氣煞老夫也！」

趙魏漢道：「依趙某之見，今日不如大開殺戒，殺他個落花流水，洩洩恨也好！」

不愁僧合什道：「阿彌陀佛，千萬不可殺生！」

「和尚，此事與你無關，你給老夫滾開。」

翁皓見老友受辱，忍不住道：「趙魏漢，別人怕你，不愁僧和不醉翁可不怕你！」

趙魏漢怒極反笑：「難道老夫也會害怕你們兩個糟老頭不成？」

大廳內有人道：「誰都不用害怕誰，最好是手底下見眞章！」這話大有撥火添油之勢，不愁僧轉頭四望，却找不到說話的人。

翦仲台哈哈一笑：「依翦某看，好戲尚在後頭，趙兄何須急於表演？翦某不敢相信，今日之會會虎頭蛇尾！」

趙魏漢雖然兇殘暴戾，但到底是個人物，聞言愕然一醒，心想今日天下高手，幾乎全在此處，實無理由打頭陣，是以冷哼一聲，悻悻然坐下。

拓跋齊天笑道：「丁鶴，可有美女獻藝娛賓？怎地如此冷清？你這主持是幹甚麼的？」

丁鶴還是不生氣，道：「早已準備好了！稍候邊喝邊賞歌舞，別有趣味。」

「老夫却希望如今便開始。」

丁鶴極力忍耐，了解他脾性的人都十分詫異：「對不起，尚有嘉賓未至，請恕丁某難以從命。」

趙魏漢道：「還要等到何時才開始？」

唐前彥道：「諸位今日來此，似乎是爲挑衅而來的，豈有賓客欺主之理？不怕失身份麼？」

「對着你們這些跳樑小醜，還需顧甚麼身份？」

這句話太傷人了，廳內與魔會的人全都站了起來。丁鶴怒道：「所謂人要名，樹要皮！姓趙的，你再兇，也兇不過閻羅老子，就算閻羅老子在此，咱們也要與他鬥一鬥，何況是你！」

趙魏漢暗吃一驚，冷冷地道：「想來個羣毆？來來，趙某一對拳頭正在發癢。」

「阿彌陀佛，有事好說，莫動輒動武。」不愁僧道：「成立典禮該開始了吧？」原來洪蓮又送來了一批觀禮的人，把巨宅內外擠得滿滿的。

趙魏漢冷哼一聲：「也罷，待你們興魔會成立之後，再慢慢跟你們算賬。」

丁鶴陰着臉，沉聲道：「吉時將至，準備！」原來吉時是午時，大廳前安着一張鋪着紅幔的神几，丁鶴率衆上前焚香禱告。接着，又聞丁鶴高聲宣佈：「本會宣佈由此時起，正式成立，本會宗旨乃集合一切被視作邪魔的同道的力量，準備抵抗任何外來力量的侵犯。」

趙魏漢高聲問道：「何謂邪魔？」

翁皓和鐵劍門掌門屈千秋齊聲問道：「從來邪不能勝正，你們自信有此能力麼？」

丁鶴不回答，宣佈完畢，大呼一聲：「禮成！」門外便傳來一陣震耳欲聾的鞭炮聲，阻止了宅內羣豪的交談。

炮聲硝烟中，「颼颼」幾聲，牆頭翻進了幾個人來，余顧南目光一及，歡聲叫道：「師父！」人隨聲送上，向乃師飛去，原來這幾個人赫然是齊雲高、信水君、浮雲樵夫和湖海釣叟，高立亦急忙上前，可是他却沒有余顧南般高興。

浮雲樵夫輕輕在他肩上拍了一記，道：「立兒不必擔心，菱兒命大，料不會出大事。」

高立忙問：「義父已知道了？」

浮雲樵夫頷首道：「待此間事了，才慢慢打聽。」高立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信水君接口道：「諸位談的可是方菱麼？信某已探到一點有關她的消息。」

高立正想問他，已被翦仲台截口道：「齊兄幸會幸會，今日見吾兄身子硬朗，更勝從前，小弟寬懷不已。」

齊雲高臉色微微一變，針鋒相對道：「齊某見你雙腿行動如常，不用再騎駱駝，心頭方能稍安。」聰明的人自他倆口中，雖未知當年他倆鬥決勝負的詳情，此刻亦已能料到幾分。

翦仲台聞言，臉色同樣一變，澀聲道：「齊兄若中氣不足，小弟手頭上有一秘方，只須依帖服食，半年後便能痊癒。」這一來，羣豪都知道當日決鬥，齊雲高受的是內傷，而翦仲台受

的則只是外傷矣。

「多謝翦兄關心，那秘方請吾兄貼身收好，以備不時之需，本門正宗內功，對療傷有奇效，倒是吾兄所習的內功，似乎不大正宗。」

不愁僧忙道：「武林四大高手今日能夠聚首一堂，難得之至，四位施主怎不喝酒？」

信水君道：「此話有理，不管如何，自從十八年前，華山一別之後，已未聚過，今日倒得多喝幾杯。」十九年前，武林高手在華山比武定高低，果然選出了東雁西鴻、南龍北虎四位，亦因此使信水君誤了約，以致伊人嫁給耶律淳，終生抱憾。

趙魏漢道：「說起來，還得多謝這狗屁興魔會哩，咦，你們兩位怎還不入席？」信水君和齊雲高携手入座，武林四大高手，四人佔了一席，其餘的則都是八人一席。

拓跋齊天道：「怎地咱們這席多了幾位？」

嚴敬重微微一笑，忙令兒子和手下退出，此席亦同樣只坐四個人——嚴敬重、拓跋齊天、不愁僧和翁皓。

丁鶴舉杯站立，道：「今日是敝會成立大典，能得天下英雄同來道賀，敝會上下五內銘感，丁某僅代表敝會致謝，以酒代禮，先喝爲敬。」他一口氣喝了三杯，除了興魔會的人之外，羣豪反應甚是冷淡，使丁鶴甚是尷尬。

不愁僧舉杯道：「喝酒喝酒。」

席中有人道：「興魔會收羅的全是些使毒的下三濫，和尚你不怕酒內被人下了毒？」

丁鶴面色大變，沉聲道：「丁某等雖然擅使毒，却也無此膽量，在這個宴會中下毒！諸位若不相信者，大可以先試驗過再喝，以免事後有意外，將罪名推在敝會頭上。」

不愁僧笑嘻嘻地道：「丁施主又何必大動肝火？世人既有許多人懷疑你，自然有其道理，若施主平時不使毒，又焉有人誤會？」

座中仍有人道：「不錯，這些邪魔叫咱們試驗，乃以退爲進，千萬莫中其奸計，一定要先試過方能入口！」於是有人呼取銀針，又有人謂銀針不保險，最好拿一頭狗來試，不一而足，氣得丁鶴臉色發白。

唐前彥道：「諸位英雄何必擔心，有一個辦法，可使大家都能放心的，只怕一說出來，你們又要鼓噪。」

拓跋齊天道：「小子你說話吞吞吐吐，賣甚麼關子，有屁還不快放！」

唐前彥沉住氣道：「只要諸位英雄在此不飲不食，那便安全得很。」

白富貴道：「廢話，咱們要飯的來此不是爲了吃喝，難道是來眞心道賀的？」一句話惹來哄堂大笑。

唐前彥再也忍不住，高聲道：「所謂盜亦有道，咱們事前根本沒有發帖，是諸位自己擠滿杭州城的，本會有鑑於此，方派馬車載諸位來喝杯水酒，想不到諸位竟說酒菜中有毒，在座之中，不乏平日自稱俠義、自命維護白道的高人，今日爲何不挺身說句公道話？」

大廳內登時靜了許多，半晌方有人道：「咱們向來不自稱俠義，亦不被人視作白道中人，你這一套，在此不應驗。」

唐前彥沉聲問道：「好，請恕唐某冒昧問一句，今日諸位分明是來找碴的了，敝會人單勢弱，諸位乃武林精英，大可爲所欲爲，可否將目的和手段告訴敝會？」

羣豪根本料不到會是這個局面，是以廳內吱吱喳喳，却無人高聲發言，半晌，齊雲高才道：「齊某本欲去雁蕩山遊玩，聞訊趕來，想不到貴會雷聲大雨點小，令人大失所望……」

翦仲台截口道：「齊兄何不挑重要的說！」

齊雲高待要發作，又恐衆目睽睽之下，有失風度，是故忍住氣道：「今日若有甚麼衝突發生，概與齊某師徒無關。」

嚴敬重打了個哈哈：「只許齊兄清高麼？某家父子亦不願在此情勢下，與這些跳樑小醜斤斤計較。」

座中忽有人高聲叫道：「若人人學你們這樣，武林正義何時方能長？」

齊雲高冷笑一聲。「恃勢凌人若能大長武林正義，這正義兩字也太不值錢了。」

衆人回頭望過去，但見開腔的正是素以嫉惡如仇聞名的「鐵劍門」掌門屈千秋，只見他漲紅臉，粗着脖子道：「老夫不懂得甚麼恃勢凌人，只知斬草不除根，風吹草又生！莫看他們今日勢力尚弱，亦莫以爲在座之人全都不齒他們所爲，只要他們弄出點名堂來，各地魔頭加入之機會便大增，也許大魔頭更欲染指總舵主寶座！」

白富貴接道：「有道理，說不定如今他們的總舵主便已是大魔頭……嘿嘿，說不定也在座中。」

此言一出，衆皆嘩然，有人問道：「白長老，你認爲誰是他們的總舵主？」

白富貴笑道：「白某不知道，只是揣測耳。」

拓跋齊天冷笑道：「這種話豈可胡亂猜測。」

不知是誰道：「說不定便是你！」

拓跋齊天轉頭找不到說話的人，怒道：「放屁！老夫若是總舵主，必定堂堂正正出來招呼諸位，絕不會做縮頭烏龜！何況老夫對這種事只覺其煩，怎及得如今這般逍遙快活。」

忽然圍牆外又飛進兩個人來，其一蓄着三綹短髯的中年漢，道：「呂某可有來遲？」余顧南轉頭望去，脫口叫了聲呂叔叔！原來來的正是西京大俠呂鳳先，後面那位後生小子，便是其子呂維正。

屈千秋與他似甚相熟，走下石階道：「呂兄來得正是時候，咦，這是令郎吧？」

話音剛落，身旁生風，但見余顧南衝出大廳，跳下石階，一把抱住呂維正，道：「你便是呂大哥吧？想煞小弟啦！」

呂維正上下看了他幾眼，結結巴巴地道：「你……你可是雁兒……余顧南賢弟？」

「正是小弟，剛才若非屈掌門說你是呂叔叔的兒子，小弟還不敢相認！」

呂維正如今已成長，肩橫胸寬，活脫脫是個大人，難怪余顧南不敢貿然相認，當下呂維正亦笑道：「若非賢弟相認，愚兄亦認不出你來，這幾年來愚兄到處打聽不到你的消息，只道今生無相見之期，想不到今日在此相見。」

呂鳳先伸手輕拍拍余顧南的肩頭，笑道：「賢侄無恙，又能厠身於此，料成就不凡，實在可賀可喜。」

余顧南回頭見呂鳳先眼神十分複雜，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想起在開封城無意中撞破他的「好事」來，心頭如打翻了一個五味架般，訕訕地道：「多謝呂叔叔，未知叔叔近來一切如意否？」

呂鳳先嘴角肌肉扯動了一下，乾笑一聲：「呂某十年如一日，未知甚麼才叫如意！」他怕余顧南少不更事，揭出自己的底來，便轉身與屈千秋寒暄。

丁鶴在階上道：「敝會能得呂大俠光臨，蓬華生輝，請進廳喝杯水酒。」

呂鳳先忙抱拳道：「呂某得訊太遲，未及辦賀禮，空手而至，有失禮儀。」

丁鶴皮笑肉不笑地道：「也幸好呂大俠沒有備禮，本會早已宣佈，不收任何禮物！」當下親自下階請他進廳，余顧南則與呂維正走在後面，兩人既感興奮，又同時覺得有點陌生，再難以像以前那樣如手足一般。

拓跋齊天問道：「此是甚麼大人物？」

呂鳳先進廳之後，見羣豪臉有不悅之色，忙抱拳道：「因呂某遲到，壞了諸位酒興，呂某深感不安，稍候自罰三杯謝罪。」

拓跋齊天雖然自認在呂鳳先之上，但到底呂鳳先亦非無名之輩，是以冷哼一聲便不再吭聲。屈千秋道：「呂大俠來得正好，適才屈某正與他們爭辯，該不該趁此機會毀了興魔會，雙方爭持不下，未知呂大俠站在何方？」

呂鳳先暗罵一句：「這老頑固不是存心坑我麼？」臉上却堆下笑容，道：「呂某剛到，下車伊始，怎敢亂發表謬論？何況此處幾集天下英雄於此，呂某人微言輕，也輪不到我强出頭。」

屈千秋正容道：「豈不聞除奸務盡，伸張武林正義人人有責？呂大俠譽滿天下，實在不宜推卸責任。」

呂鳳先亦正容道：「實非呂某推卸責任，乃因呂某剛到，毫不了解，且呂某向來採取少數服從多數之策，屈兄若有見解，大可以獨自付之行動，諒在場好友都不會讓你吃虧。」

屈千秋暗罵一聲：「好圓滑的老賊，你也是浪得虛名之輩！」當下道：「屈某始終認爲該趁此機會毀掉興魔會，贊成的請舉手。」

席中立即有人答道：「你是甚麼東西？要咱們舉手贊成你！」

「姓屈的，你雖然薄有名氣，但此處還輪不到你强出頭，你要毀興魔會，大可以自己動手！」

屈千秋一張臉變得鐵青，怒道：「難道老夫會怕死不成？你們不動手，就讓咱們『鐵劍門』的自己來幹。」言畢「嗆啷」一聲，抽出長劍來，他的兒女徒弟亦紛紛效尤，掣出長劍。

「笑裏藏刀」皇甫快哈哈大笑道：「屈千秋，咱們興魔會只顧忌別人，單你們鐵劍門還不放在眼中！」

「毒蜈蚣」吳屏藩接道：「不錯，你別打錯算盤，本會力量雖然微薄，也非你們『破劍門』能動得了的！」他故意將鐵劍門唸成破劍門，只把鐵劍門弟子氣得哇哇大叫。

屈千秋劍出鞘收不回去，騎虎難下，只好怪笑一聲。「咱們是破劍門，閣下的吳鈎劍也未放在屈某眼中，既然互相不服，何不較量較量？」

老實說，吳屏藩口氣雖大，却沒取勝的把握，當下慢條斯理地道：「你我一戰，終究省不了，只是今日吳某忝爲主人，絕無理由率先動手之理，再說新張之日，動刀動劍亦不大吉利，錯過今日，吳某必會奉陪。」

這席話說得甚爲得體，屈千秋亦不敢逆衆意而一意孤行，是故道：「也罷，明日午時，屈某在六和塔下候駕，不見不散。」

吳屏藩不得不道：「吳某準時到達。」

一場風波眼看就要消弭，忽然白富貴叫道：「你們到底還有沒有菜端出來，餓死賀客了！」

翁皓接道：「又謂有歌舞助興，爲何尚不出場？要打架也得等吃飽了飯，看罷了歌舞！」

丁鶴連忙吩咐手下添酒加菜，又着人請大榮班的歌女登場，大廳內響起一片絲竹聲，羣豪或用銀針試驗，或用獨門方法試驗，不見有毒，便放心吃喝起來。

酒過三巡，丁鶴率領衆小魔頭逐席敬酒，羣豪都自揣身份，長身回敬一番，適才之風波似乎已經化解，大廳內敬畢，丁鶴又率人出廳，庭院中的賀客身份稍次，無須逐席敬之，丁鶴遂站在階上舉杯道：「多謝諸位遠來道賀，本會無甚好酒菜侍客，深感不安，尚盼諸位多喝幾杯，不醉無歸。」

有人笑道：「咱們都醉倒了，你們便好動手脚，天下間豈有這等便宜

事？」

又有人道：「算啦，馬馬虎虎將就一下吧。」

丁鶴沉住氣道：「諸位言重了，今日來此都是本會朋友，以後的事誰也不知道，但只要在敝會總舵之內，本會上下便視之為上賓，豈會動甚麼手脚！」

院中有人道：「好吧，那就喝呀！」

丁鶴舉杯道：「請！請恕丁某量淺，不能逐席敬酒，就此喝三杯，尚請體察！」下人立即端上盤子，上面放了好幾杯酒。丁鶴喝了兩杯，剛端起第三杯，忽然院子中「咕咚」一聲響，有人倒地。

「梅花針」蔣三妹笑道：「這位好友也未免量淺，才兩杯便醉倒了！」

話音剛落，便見有人戟指罵道：「臭婆娘，你們在酒內下毒，還敢說輕巧話！嘿嘿，剛才你們說的比唱的好聽，結果桐油埕，還是裝桐油！」

又有人道：「興魔會居然敢在宴會中下毒，今日咱們可能都已中了毒，好歹也得跟他們拚個明白！」

丁鶴額上爆出黃豆般大小的汗珠，急喝道：「且住口，聽丁某說幾句話！」這句話他運足內勁，是以聲音極響，庭院中的人登時靜了下來，但廳內羣豪都爭相湧了出來，甚至有人跳到院子中檢視死者。

丁鶴鐵青着臉道：「諸位，丁某發誓，敝會無人敢在宴會中的酒菜裡下毒！」

霎時間，又有人反詰：「是不敢還是不會？」

「你敢保証貴會由上至下，每一個人都完全聽你的命令麼？若是你手下幹的，興魔會能脫得了關係麼？」

丁鶴胸膛不斷地起伏着：「丁鶴敢代表興魔會上下，保証無人在酒菜中下毒！」他幾乎說一字頓一下，是故羣豪全部聽得清清楚楚。

屈千秋道：「但此人的而且確中了毒，你又如何解釋？」

吳屏藩道：「中毒而死的原因太多了，怎可一口咬定是咱們幹的！」

翁皓冷笑道：「可惜你也不能証明，此事非你們興魔會幹的！」

吳屏藩還待解釋，為丁鶴所止，只聽他道：「唐兄，請你下去看看，那人是因何而死的！」他們幾個中，數唐前彥對毒藥毒物最有研究，是以丁鶴派他去。

唐前彥走下石階，厠身在羣豪之間，饒得他藝高膽大，此刻亦難免一陣緊張。他小心翼翼來至那死者屍前，只見他一臉黑氣，遂取出一對鹿皮手套戴上，仔細檢查之。

屈千秋冷笑道：「老夫雖然對毒藥沒有研究，但一看也知道他是中毒！」

唐前彥報以一道冷笑：「不錯，他是中毒身亡的，但屈掌門可知他中的是甚麼毒？」

屈千秋惱羞成怒，「老夫只要知道他在此處是中毒死的便可，管他中的是甚麼毒？」

「幸好屈掌門只是一門之主，若是一縣一城一州之主，冤死屈死的也不知凡幾！」

屈千秋怒道：「姓唐的，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唐前彥笑道：「道理很顯淺，殺人便一定有罪麼？不見得！若有人被殺死在某人家裡，是否兇手便是這家主人？恐怕在座之人無人會這樣想！不知屈掌門又會如何想？」

屈千秋道：「莫忘記最大嫌疑的是你，你莫顧左右而言他！」

唐前彥長身道：「此人中的毒，主要是一種以黑骨草為主之慢性毒藥，服了這種藥的，喝少量的酒還不太打緊，若一口氣喝得太多，毒氣突然發作，那就救不了，何況他剛才還剛吃過鵝肉，更受不得刺激！」

他頓了一頓，方續道：「敝會同袍雖是善於用毒之人，但據我所知，無人使這種毒藥，是以……」

屈千秋截口道：「你對你的手下完全了解麼？何況此只是一面之詞！」

唐前彥哈哈一笑：「說不定有人故意要嫁禍咱們興魔會！視本會為眼中釘的是甚麼人，大家知道！」

屈千秋寒聲道：「姓唐的，你懷疑老夫？」

「不敢，彼此雖然不同道，但你老兄之為人，唐某還信得過！」

有人嚷道：「四川唐門一向不參與武林門派之爭，這厮毅然加入興魔會，証明是唐門之叛徒，心腸如何可想而知！」

唐前彥哈哈大笑：「唐某在興魔會只是客卿身份，依然是唐門弟子，而且以興魔會身份出現時，絕不會施展唐家的暗器！」他吸了一口氣，續道：「唐某雖無十足把握，但亦有七成把握斷定此人用的是『十日倒』毒藥，這是一種慢性藥，是以足証他中毒與咱們無關！」

席中又有人道：「名雖叫『十日倒』，却未必在十日後發作，若有人存心嫁禍，又怎會這麼巧？」

另一個聲音沙啞的道：「此處有名醫在此——『閻王敵』，何不請他診視一下？」

俄頃，一個鬍子花白的老頭顫巍巍地站了起來，走到死者屍前翻檢了一下，頷首道：「老夫沒有十足把握斷定他是死於慢性毒藥，但亦有九成，而且那毒藥確是以黑骨草為主！」

屈千秋急再問：「九成把握是指中毒，還是中慢性毒？」

閻王敵一字一頓地道：「指他中慢性毒！」

屈千秋登時閉嘴，庭院中響起一片嗡嗡之議論聲。

蔣三妹冷笑道：「如今大家都清楚了吧？諸位亦不用害怕！」

龍虎僧人道：「阿彌陀佛，是誰嫁禍本會的？」

不愁僧罵道：「你喧甚麼佛號，誰嫁禍你們？大不了是一場誤會罷了，沒的多生事端！」

龍虎僧人道：「不管如何，今日有人總要找碴子，當眞以為本會是好欺侮的麼？」

嚴敬重道：「正是如此！如今不好欺侮，難道要等到你們羽毛豐盛之後才動手？」

龍虎僧人道：「如此分明是欺善怕惡，虧你們尚敢自詡是俠義！」

嚴敬重哈哈笑道：「老夫從來不做這種事，亦從未有人視老夫為俠義道上的人，你罵錯人了！」

龍虎僧人道：「貧僧不是針對閣下，但誰是這種人，他如雞吃放光蟲，心中有數！」

屈千秋怒道：「賊禿，莫非你在罵我？」

「是又如何？今日若非形勢不利本會，貧僧第一個便不會放過你！」

吳屏藩接道：「不錯，這種人只懂欺善怕惡！」

屈千秋冷笑道：「江湖上，知道我屈某之為人的人大不乏人，屈某豈是怕死之人！」

話音剛落，「颯颯」兩聲，圍牆外又跳進了兩條漢子來，喝道：「屈千秋，你不怕死，那最好，今日便在此送你上西天吧！」

屈千秋回頭一望，認出他倆是「河東三妖」之老大易洲和老二易海，不由冷笑一聲：「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兩個跳樑小醜，老夫正到處找不到你倆，今日送上門來，正合吾意！」

易洲罵道：「老匹夫，你為何趁咱倆不在，殺死我么弟易河？這是你們所謂正派人仕該為之行？」

屈千秋怒極反笑：「老夫為何要殺死易河，你倆可知道？他姦殺了『鴛鴦雙俠』之駱蕙，為何他在其夫馬雄不在家時下手？這筆賬又該如何算？」

易海虎吼一聲：「如何算？還不容易！手底下見眞章！」他抽出虎頭刀來，向屈千秋撲去，易洲亦自側攻上，以二敵一。

屈成龍罵道：「不要臉，兩個打一個！」言畢也掣出長劍來。

易洲冷笑道：「到底是初出道之雛兒，誰不知道咱們三兄弟一向共同進退，一百個人也是由咱們三個應付！」

屈千秋道：「龍兒，你且站在一旁，看為父收拾他倆！」他忝為一門之長，果然有過人之能，一柄長劍在兩柄虎頭刀中翻騰，有進有退，有攻有守，毫不遜色，羣豪見突然上演了一齣這樣的好戲，都樂得站在一旁瞧熱鬧，作為餘興，何況更有許多人想摸摸屈千秋的底。

三人刀光劍影，鬥了好一陣，仍未分勝負，其間雙方都已遇到幾次險着。在場諸人心中都想着一件事——假如由自己下場，又會如何？興魔會的人本來都十分痛恨屈千秋，但此刻却又多了幾分佩服之情。

吳屏藩忖道：「這糟老頭口氣雖大，却也有幾分眞實本領，明日與他決鬥，却無幾分把握！」當下睜大雙眼，看得一眨不眨。

眨眼間，三人已換了一百五六十招，雖仍未分高下，但招式已越來越凶險，只要某方閃避稍慢，當即血濺現場。齊雲飛等數名高手站在階上觀戰，態甚悠閑，只有拓跋齊天和翦仲台因為欲了解中原武學，是故比較留心觀看；余顧南和呂維正在廳內訴說別情，千言萬語從何說起，只能簡略介紹一下，但饒得如此，也花了不少工夫。

忽然余顧南想起一件事來，連忙走到信水君身後，低聲問道：「信叔叔，小侄有話問您，請您……」

信水君未待他說畢，便退回廳中，笑道：「快問。」

「您不辭而別去何處？是去找小郡主？」

信水君臉色微微一變，頷首道：「不錯，信某已找到她，她與龔漢和耶律拉琴一道，相信可以平安回國……」

余顧南結結巴巴地道：「那可未必，此去遼國千里迢迢，漢人對遼人又恨之入骨……」

信水君哈哈笑道：「你所擔心的本來有理，但亦是她的福氣，天下高手如今全齊集杭州，一路北上，遇到不能抵禦之敵人機會不大……何況龔漢和耶律拉琴武功亦不錯！」

「但一干獵鷹會的舊人，他們要為弟兄報仇，一定會千方百計攔阻！」余顧南還是擔心地道：「小侄還以為信叔叔會保護他們出境哩！」

信水君輕嘆一聲：「信某在靈隱寺住了幾個月，覺悟了不少，對她來說，只有某種道義上之責任……宋遼兩國百姓怨恨已深，信某若一路保護他們，豈非又公私不分？是以信某只找了一個可靠的船家，用船送他們北上，其他的也管不了這許多！」

余顧南被他那公私不分四個字說得臉上發熱，國仇家恨，比海還深，豈容因一已恩情而忘却？且不說會因此成了千古罪人，恐怕晚上睡覺也不安穩。

耳際又聞信水君問道：「雁兒，難道你有善策授我？」

余顧南急道：「小侄年輕，不知事情輕重……那有甚麼善策……信叔叔這般說，教小侄汗顏……」他心中其實想問信水君是否找到方菱，却因年輕臉皮薄，遲遲不敢開口，至此方欲大着膽子開口詢問，不料外面突然傳來幾道驚呼聲和嘆息聲，信水君雙肩一晃，已飛出大廳，余顧南噓了一口氣，亦跟着出廳。

呂維正用羡慕的目光望着余顧南的背影，想起以前他寄人籬下，幾年

之後，竟與四大高手之兩人攀上關係，看來他日之前途，必在自己之上，霎時間心中有如打翻一個五味架，分不清是甚麼滋味。

余顧南一躍出大廳，舉目望去，只見庭院中之屈千秋和易氏昆仲三人身上都掛了彩，如鬥敗公鷄一樣，張大嘴巴喘息着，但眼睛却緊緊地瞪着對方。三人受傷深淺差不多，仍然難分勝負，當然若是單對單，必是屈千秋高一籌。

丁鶴乾咳一聲道：「三位今日均是本會嘉賓，請看在本會份上，暫時將樑子揭開，且進廳喝杯水酒如何？」

不料易氏兄弟人雖不肖，但性格頑强，兄弟情深，丁鶴話剛說罷，又聞他倆虎吼聲，向屈千秋撲去，喝道：「姓屈的，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屈千秋也還以顏色。「自古以來，邪不能勝正，死的必是你倆！」他長劍翻飛，仍然頑强進攻，此三人性子都烈，再次交鋒，斷殺得更加凶狠燦爛，旁人都看得心生寒意。

再次交鋒，只過了三十多招，忽見屈千秋突然蹲下身來，堪堪避過易氏昆仲兩刀，長劍離地三寸横削。這一劍力貫劍刃，速度又快，白光過處，只聞易洲怪叱一聲，足踝已着了一劍，深入骨頭，痛得他一跤摔倒地上！

好個屈千秋，只見他雙脚一蹬，身子倏地射前，在易洲身上越過，手腕一沉，劍尖已準確無比地送進易洲的胸膛！他心頭剛一喜，猛覺大腿一痛，原來又着了易洲臨死前一刀，幸好他中劍在先，失却準頭，僅劈下屈千秋大腿上一片皮肉！

屈千秋雙脚落地，勉强站穩，已聞易海悲呼一聲，連人帶刀飛撲過來，其勢有如獅子搏兎！

屈千秋並不是兎子，且性子沉穩，臨危不亂，待易海人與刀將至，方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雙手握劍，向斜上方用力一刺！

「噗」地一聲，長劍自易海小腹插進，由後背穿出，鮮血洒了屈千秋一頭一臉，易海臨死前極力屈曲上身，舉刀欲劈，可是他越用力，受創越重，又見屈千秋雙臂一掄，連人帶劍將他拋開！

這一戰的結果慘烈之至，屈千秋如同鬼魅般，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氣，直至屈成龍匆匆奔出去，方有人發出采聲！

吳屏藩一邊令手下把屍體搬開，一邊又道：「屈掌門新戰受傷，吳某不便佔便宜，明天之戰暫且押後，改日再訂日期如何？」屈千秋根本已無再戰之力，只好冷哼一聲，當作答應。

丁鶴道：「一切已事過情遷，請諸位繼續飲宴！」

孫盛高聲道：「鐵劍門今日到此爲止，告辭了！」

丁鶴道：「快送藥給屈掌門，諸位少俠也請留下……」

孫盛道：「多謝了，咱們自個有傷藥！」言畢與師弟一人一邊，架着屈千秋離開，丁鶴碰了一個軟釘子，仍然堆下笑容請賓客入席。

拓跋齊天冷冷地道：「宴無好宴，會無好會，老夫滿懷希望而來，想不到無一絲看頭，令人大失所望！今日便到此爲止，諸位告辭了！」

翦仲台問道：「拓跋兄急急要去何處？」

拓跋齊天道：「既然來到江南，少不免到處遊山玩水一番……老夫剛到杭州，西湖是甚麼樣子，尚未知道哩！」

丁鶴道：「西湖只在咫尺，老仙何不待宴完方去？」拓跋齊天不屑一顧，拂袖率徒而去。

齊雲高回頭對徒弟道：「雁兒，咱們也走吧！」他師徒要走，信水君、浮雲樵夫、湖海釣叟、不愁僧、翁皓等人也一齊離開。

呂維正道：「爹，孩兒想與顧南弟好好敘一敘，咱們也走吧。」

呂鳳先沉吟道：「你去吧，今晚爹仍住在雲賓客棧！」呂維正怎知道父親對余顧南有所憚忌？只道他要與舊友相叙，是故欣然隨他們離開與魔會總舵。

一出門口，翁皓便道：「今日酒飯均未飽，先找個地方祭祭五臟廟吧！」

浮雲樵夫道：「聞人說天香樓酒菜俱佳，何不去試試？」齊雲高不喜合羣，尚在沉吟，却讓信水君拉着。

今早天香樓掌櫃恐羣豪會鬧事，不敢開門，直至羣豪全去了與魔會總舵，放敢繼續營業。此刻午飯時刻已過，樓頭食客稀鬆，羣豪很容易便找到一個雅座，分兩桌坐下，翁皓立即呼小二過來，點了許多菜，小二見來了豪客，殷勤侍候。

齊雲高道：「你且去，不叫你且莫過來！」

浮雲樵夫道：「這與魔會好生奇怪，只道今日有好戲上演，誰知除了屈千秋和易氏昆仲打了一架，甚麼事也沒發生！」

釣叟道：「奇怪的不是此，而是與魔會的總舵主爲何不出現？此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不愁僧道：「猜來猜去，實在想不到武林中尚有那位足以統率羣醜的魔頭，或許是一位未爲人識的新魔頭，最近練成甚麼奇功……」

翁皓截口道：「非也，以我不醉翁之愚見，此必是以前那一位大魔頭！大家只道他已死了，其實未死，隱藏至今，練成絕藝再出山！」

信水君淡淡地道：「何必作無謂之揣測？到時候，你道他不會出現？」

翁皓澀聲道：「誰不知道，問題是他今日爲何不現身？葫蘆裡面賣甚麼藥？」

齊雲高接口答道：「這問題也簡單，正如丁鶴所說，他們根本沒有公開發帖，所邀請的只是他們的同道，却料不到消息傳出去之後，突然自各地湧來這許多人，令他們措手不及，以至總舵主不敢露面，只着些二三流的人出來敷衍，此亦說明了一件事——與魔會羽翼未豐，尚不敢與天下英雄爲敵！」他轉頭望向信水君，用目光徵詢其看法。

信水君道：「齊兄之見正與小弟略同！」

翁皓道：「此人這般狡猾，實不能掉以輕心，能早日將他剷除，方是上吉！」

忽然梯口有人道：「翁兄欲剷除那位？」羣豪回頭一望，只見嚴敬重父子黨羽拾級而上，嚴敬重臉上堆滿笑意，可是齊雲高對他甚是冷淡，只輕輕點點頭。

翁皓道：「咱們要剷掉與魔會總舵主，嚴兄害怕？」

嚴敬重臉色一變，反問：「翁兄此言何意？」

翁皓道：「嚴兄若非與魔會的總舵主，又怎會害怕？」

嚴敬重冷冷地道：「嚴某本就不怕！」他神色迅速恢復常態，轉頭問齊雲高：「齊兄，一別十餘年，別來無恙？早前與令徒邂逅，吾兄能收得這等佳徒，實令人羡慕，他日不難成爲武林砥柱！」

「嚴兄萬萬不可盛讚，否則恐難成器！」齊雲高態度依然不變，「嚴兄的『寒玉玄功』和『寒玉掌』料已練至大成之境，比之十年前進步極多，天下難覓敵手矣！」

嚴敬重臉上不動聲色，打了個哈哈道：「齊兄這樣說，眞敎嚴某汗顏了！倒是齊兄之看家本領『飛雁擒日掌』及『鐘鼎神功』更臻化境，放眼天下無人能敵矣！」

齊雲高道：「數年前齊某方敗在翦仲台掌下，天下無人能敵，實不敢當！」

翁皓道：「兩位互相吹捧，却無人捧老夫！嘿嘿，不過若論喝酒，恐亦天下無敵！」一句話引來哄堂大笑。

嚴敬重再問：「齊兄與諸位準備去何處？」

齊雲高對他似乎有幾分顧忌，耐着性子答道：「齊某一向居無定所，今日不知明日動向。若無意外，在杭州盤桓幾天便南下嶺南走走。」

嚴敬重訝然問道：「齊兄在嶺南有故友？」

「齊某走遍大江南北、黃河兩岸，就是未去過嶺南，是故興起一遊之念！」齊雲高反問：「嚴兄欲回家乎？」

嚴敬重道：「嚴某甚少出來，今番既然離家，少不免在附近走走！」當下雙方之酒菜已端了上來，便各自飯食，不再交談。

翁皓用「傳音入密」道：「這姓嚴的一至，不知爲何，翁某的酒興便大減！」

湖海釣叟素來惜話如金，今番却忍不住問道：「齊兄，適才你對嚴敬重推崇備至，未知是否有原因？」

齊雲高傳音問信水君：「信兄對嚴敬重有何看法？」

信水君微微了一愕，怔了一下方以「傳音入密」答道：「經齊兄一提，方覺得嚴敬重絕不簡單！」

齊雲高道：「信兄可曾留意到，他臉上的那股微微的青氣？」

信水君轉頭看了嚴敬重幾眼。「若非經齊兄提醒，小弟還眞沒發現他臉上那股若有似無的青氣，這其中有甚麼玄妙？」

「嚴敬重練的是『寒玉神功』，練這功夫有個特異的現象，剛開始時臉上青氣極淡，隨着功力之加深而加深，但練至深處又開始轉淡，待他練至第九重時，臉上便不留一絲痕跡，只覺皮光肉滑，有如年輕人！」

信水君忍不住再望了嚴敬重一眼，問道：「以齊兄之見，他如今已練至第幾重？」

「上次齊某見到他時，他臉如青玉，該是練至第五重，如今最少已練至第七重矣！」

翁皓聳然動容，問道：「若練至第九重時，那又如何？天下無一種功夫能夠破之？」

「敝門之『鐘鼎神功』共分五重，據之若練至第五重，便可破練至第九重的『寒玉玄功』，可惜本門內功易學難精，齊某窮半生研究，至今亦只練至第四重，今生要練至第五重，看來是無望了！」

樵夫失聲道：「鐘鼎神功大名人人均知，須練至第五重方能破『寒玉玄功』第九重，如此說來，若讓他練至第九重，當眞無人可制住他了？」

齊雲高首次露出憂色，道：「就齊某所知，確是如此！」

就在此刻，嚴敬重忽然長身抱拳道：「諸位慢用，嚴某尚有事要辦，先走一步了！」

齊雲高道：「嚴兄慢走，恕咱們不送了！」

余顧南見一向眼高於頂的師父對嚴敬重如此客氣，大惑不解，低聲道：「師父，弟子曾見他出過手，也不見得如何厲害，也强不過師父，師父，傳聞是否有錯？」

齊雲高正容道：「雁兒，你可曾記得，爲師多次在你面前提及『寒玉玄功』和『寒玉掌』？並要你以後遇到懂上述武功的人，一定要小心？」

「弟子記得，師父一共提過五六次。」

齊雲高頷首道：「若純屬捕風捉影，爲師又怎會多番提醒你？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余顧南忙垂下首去。

不愁僧亦問道：「以齊施主之見，

天下間有那幾位是你之對手？」

齊雲高道：「齊某向來不會妄自菲薄，亦不敢目空一切！天下間藏龍伏虎之士極多，但就所知道和認識的，齊其向來將嚴敬重視爲最難纏之對手！他寒玉掌使至酣處，能發出一陣陣寒氣，迫使對手須不斷運功禦寒，如此一來，消耗內力極巨，除非你能在短時間之內便將其擊倒！但要擊倒嚴敬重，齊某沒有幾分把握！」

信水君喟然道：「小弟近年來，荒廢武功已久，若連齊兄亦無把握，小弟就更加不能敵矣！」

齊雲高接口道：「是故齊某認爲嚴敬重有足夠的實力率領羣魔，何況他一向野心勃勃，只是此人極沉得住氣，在沒有把握之前，不露絲毫聲息！他向來深居簡出，也極力避免在人多處出現，今日一反常態，在杭州出現，也許他認爲已有鹿逐武林之把握！」

翁皓道：「早知如此，咱們剛才便該攔住他，不管如何，一湧而上，先將他擊斃，免留後患！」忽然，齊雲高放聲大笑起來。

齊雲高一笑，樵夫、釣叟和不愁僧亦大笑起來，到後來，連翁皓自己亦忍俊不禁。高立訝然問道：「師父，你們笑甚麼？」

樵夫斥道：「呆子，憑在座諸人之身份地位，會做出這種無賴行爲的事來麼？」高立赧然地傻笑。

齊雲高道：「酒足飯飽，齊某也要走了，未知諸位有何處可去？」

翁皓道：「老夫與和尚素來好熱鬧，杭州城未全平靜，咱們仍無意離開。」

樵夫道：「咱倆已三年未下山，難得下來走走，捨不得就這樣回去，齊兄準備去何處？」

齊雲高近來年紀漸老，性情有了很大的改變，沉吟道：「齊某行踪未定，但短期內當不會遠離杭州。」

信水君道：「既然如此，何不同至靈隱寺住幾天？」齊雲高欣然答允，當下羣豪長身離座。

余顧南問道：「呂大哥，你又要去何處？不如也到靈隱寺吧。」呂維正頷首答應，態度甚是恭謙。

信水君讚他頗有乃父之風，再視之，呂維正資質亦是上佳，可惜不便收之爲徒。待至寺前，呂維正忽然問道：「賢弟尚記得嶗山三鶴否？」

余顧南咬牙道：「怎不記得？他三個殺死我義父，小弟無時無日不想殺他們報仇哩！大哥這樣說，莫非知他們的下落？」

「兩個月前，愚兄和家父在揚州還見到他們三個在一酒樓內，只道他們會來杭州，却不見踪影，只是如今不知是否尚在揚州！」

信水君道：「君子報仇十年未遲，何須焦急？只要練好武功，何慮報不了仇！」言畢已至靈隱寺客舍，信水君着人把兩旁的客舍也打掃了，讓樵夫、釣叟三師徒住一間，另一間留與齊雲高師徒。

齊雲高道：「雁兒，爲師去找信兄談話，你們兩個也叙一叙吧。」他去後，兩小又談起往事來，各有一番感概。

余顧南問道：「大哥可有雲氏兄妹和沈而堅等人之消息？馮家昆仲小弟倒是見過一個。」

「十年人事幾番新，愚兄也已有幾年未見過他們了。」呂維正忽爾問道：「賢弟得名師指點，未知『鐘鼎神功』已練至第幾重？」

余顧南紅着臉道：「小弟愚昧，至今仍在第二重徘徊不進。大哥自小得呂叔叔親炙，成績必甚美滿。」

「差强人意，近來隨家父出來歷練，長了見識，深覺所學膚淺，不敷應用，正如人云，書到用時方恨少！」

兩人談談笑笑，不覺日落西山，信水君過來催促吃飯，衆人到齋堂用膳，呂維正與余顧南又談了一陣，方才告辭，余顧南忙挽留之：「寺內尚有客舍，大哥何不在此渡宿？小弟還想與您秉燭夜談哩！」

呂維正道：「愚兄也有此意，奈何家父在客棧內等候，不管如何，愚兄也得回去請示他。」余顧南深覺有理，也不强留，親自送他出寺，到了山下方揮手作別。

呂維正快步進城，去雲賓客棧，他父子以前已來過，輕駕就熟，筆直走進客棧，那掌櫃一眼認出他來，道：「公子爺，令尊早已到了，就住在東四號房！小城子，還不提燈引路！」

一個小二連忙應聲而至，將呂維正引至東四號房外，呂維正給了他一吊錢，打發他走，然後伸手敲門，誰知敲了好一陣，裡面並沒有應聲。呂維正因夜深，不敢再叫，繞路至窗外，誰知後窗洞開。呂維正探頭望之，房內黑燈瞎火，但呂維正武功已有一定造詣，黑暗中仍然看得清楚——房內一片凌亂，似經過一場惡鬥，却沒有父親的踪影，他忍不住叫了聲爹！

父親的安危重於一切，呂維正顧不得自身的安全，左手在窗台上一按，跳進屋內，接着才抽出劍，最後方把桌上之油燈點燃。

燈光亮起，房內纖毫畢露，果不見呂鳳先之踪影，呂維正心頭如遭火燒般，只匆匆看了一眼，便放下油燈，又跳出窗外，不斷叫道：「爹，你在那兒？」他跳上屋頂，縱目望去，雖然星月滿天，然而那裏有呂鳳先之影子？

呂維正心生不祥之念，在客棧外面跑了一圈，重返客棧，粗暴地問掌櫃：「掌櫃，家父去了何處？」

掌櫃聽了一驚，詫聲問道：「令尊不在房內？」

呂維正一指櫃台，怒道：「廢話！家父若在房內，少爺何須來問你！」

掌櫃囁嚅地道：「令尊出去又沒有

交代，老朽又怎知道……咦，老朽自晚飯後便一直坐在這裡，寸步不離，未見他出過店，也許他去茅厠，少爺請再找找！」

「房內一片凌亂，」呂維正雙眼緊緊瞪着老掌櫃，問道：「剛才你可曾聽到什麼異响？比如叱喝聲或打鬥聲？你店內夥記又可曾聽到什麼聲息？」

「老朽可沒有聽見！小城子你聽見沒有？」

那店小二搖搖頭，道：「待小的去問問老劉他們！」

言畢快步跑進內堂，半晌方才出來，道：「他們都沒有聽見！少爺，也許令尊自己踰牆出去，你且再等等，所謂吉人自有天相……」

「放屁！你們且跟我到房內看看！」呂維正拉着掌櫃到房內，一掌震開房門，道：「看清楚，這像是去茅厠麼？」

房內的情景一入掌櫃的眼睛，他登時無話可答，呂維正怒氣沖沖地道：「有人在房內打鬥，你們居然無人聽到聲音，都死了麼？」

小二道：「少爺明鑑，這個咱們可管不着，而且……」

呂維正喝問道：「而且什麼？」

「咱們無拳無勇，令尊又是能飛簷走壁的活神仙，咱們怎知道那許多？」

小城子目光一及，見床上被褥有血跡，吃驚地道：「有血！」

掌櫃也着慌起來，問道：「少爺，如今杭州城三教九流人等混雜，不如早早報官府吧，萬一有事，本店承担不了！」

官府兩字一入耳，呂維正登時便冷靜下來，搖頭道：「且不必，沒你們的事了，請先去吧！」他遣走了店內的人，一個人在房內搜索踪跡，但除了被褥上的血跡之外，什麼也找不到，他忍不住再出大堂，問掌櫃：「請問家父幾時回店，回店後可曾出去？又有否朋友來找他？」

「令尊是在下午回店的，黃昏前出過去一趟，說去吃飯，但回來之後便關上房門，再不見他出來，更不見有人來找他！」

呂維正不得要領，又走出客棧，漫無目的地在街頭閑逛，希望能找到父親，實則此亦是聊勝於無，但望奇跡會出現！可是他幾乎踏遍杭州城的大街，仍無所獲，至此只能暗中祈求上蒼，保祐其父親平安。

呂維正返回客棧，天已將亮，他和衣躺在床上，却無法進入夢鄉，待天色發白，再也忍不住，快步跑去靈隱寺找余顧南，希望多一個人協助尋找，成功機會較大。

呂維正到靈隱寺時，信水君正在指點余顧南的刀法，他見到呂維正，訝然問道：「大哥怎會這般早！」

呂維正苦笑道：「不瞞賢弟，昨晚愚兄回客棧，不見家父……一夜未曾合過眼！」

（未完・八）

上文提要： 谷飛雲經過崆峒派數次的擋駕，終獲金母接見，未料谷飛雲道明來意，金母却否認擄走西鳳三元，還道宇文瀾非其門徒，不過答應會派人徹查此事，谷飛雲只好帶着滿腹疑團回老爺嶺，抵達許莊，才知女榜眼及女探花已回來，獨狀元許蘭芬被金母收爲徒，留在崆峒，衆人正感奇怪，榜眼及探花的父兄却來報，說兩人又被擄走，而擄人的正是崆峒派……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密室修練內功　瞑目摒除雜念

許鐵棠把谷飛雲此行經過說了一遍。荆溪生詫異的道：「這麼說，許姑娘是被假冒崆峒派的人所劫持，這……」

南山老人道：「許莊主，金母既已派門下弟子偵查，必定會有結果，令嫒決無危險，你也不用太過着急，至於荆、祝二位姑娘，金母以天池勅令擔保，安全更無問題，大概是爲了二位姑娘會和假冒崆峒派的人有過接觸，需要她們提供線索而已，二位更不用擔心。」

許鐵棠道：「依老仙長的看法，咱們該當怎麼辦呢？」

南山老人微笑道：「稍安毋躁，老夫相信，金母會有圓滿答覆的，大家不如靜候她的消息爲是。」

許鐵棠經南山老人這麼一說，心事放寬了不少，點頭道：「老仙長既然這麼說，兄弟就放心多了。」

南山老人轉臉朝醉道人道：「谷小哥奉他師父之命，前來找你，這幾天正好沒事，你不妨帶他去望仙觀一行。」

醉道長恭聲應「是」，說道：「弟子明天就和谷施主回桐柏山去，你老人家……」

南山老人笑道：「爲師難得來一趟，許莊主這裡有的是好酒，一時如何捨得走？再說許姑娘失蹤這件事還沒下文，爲師自然要等多幾天了。」

許鐵棠忙道：「老仙長說得是，平日裡請都請不到，既然來了，自是要在敝莊多盤桓一些時候。」

＊　＊　＊

今天是正月十三，俗稱上燈夜。（慶祝元宵的花燈，今晚開始點燃）。

雲不多，月色很好，大地好像舖了一層輕霜！

現在初更已過，二更還差一點，谷飛雲已經睡了，而且還睡得很香！

驀地，在睡夢中，他耳邊響起像打雷般的聲音：「小哥快醒一醒，快到莊外西首一里外去，遲就來不及了。」

谷飛雲矍然驚覺，蹶然坐起，他聽得出來，這是南山老人的聲音，以「傳音術」在自己耳邊說話。

老人家決不會捉弄自己，那麼眞的有事了！

心念閃電一動，那還猶豫，立即披上長衫，開門走出，雙足一點，長身縱起，登上屋簷，接連幾個起落，出了莊院，一路朝西飛掠，一里光景，不過轉眼工夫的事，就趕到了。

這裡地名景家山，沿着山脚，是一片空曠的山地，這時正有兩條人影，在互相追逐。

不，應該說一個閃避，一個追逐才對，因爲閃避的那人一回向東，一回向南，身法輕快，但似凍蠅鑽窗一般，到處碰壁。

追逐的那人，身法高過閃避的人甚多，是以任憑閃避的人投向那一個方向，他只需輕輕一閃，就可擋住對

方的去路。這好比貓戲老鼠，欲擒故縱，放開了，也不怕對方逃得出去。

谷飛雲在一棵大樹後隱住身子，凝足目力探首看去，這兩人都是女的，閃避的那個一身青布衣裙，秀髮束成一束，垂在背後，生得蛾眉鳳目，一副嬌而且黠的模樣，不是宇文瀾還有誰？

再看追逐他的人，則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婦人，也是一身青布衣裙，面貌白晰，身材苗條，風韻甚佳，頗像大家閨秀！

尤其施展移形換位，身法美妙，輕靈得宛如一縷輕煙、一陣輕風，令人不可捉摸。

宇文瀾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聲東擊西，乘隙溜走，都被青衣婦人擋住去路，心頭自是十分氣惱，不由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叱道：「妳一再攔我去路，要待怎的？」

青衣婦人平靜道：「我問妳要去那裡，妳還沒告訴我呢！」

宇文瀾道：「我去那裡，關妳甚麼事？」

青衣婦人冷聲道：「妳不肯說，咱們就這樣耗下去了。」

宇文瀾自知不是對方敵手，跺跺小蠻靴，無可奈何的道：「我到老爺嶺去，總可以去吧？」

青衣婦人問道：「到老爺嶺作甚？」

宇文瀾道：「找人。」

青衣婦人問道：「找誰？」

宇文瀾粉臉微紅，說道：「妳有完沒完？」

青衣婦人道：「妳還沒回答我。」

宇文瀾焦急的道：「朋友。」

青衣婦人道：「朋友總有姓名吧？」

宇文瀾道：「我找朋友，爲甚麼要告訴妳？」

青衣婦人道：「妳非說不可。」

宇文瀾忽然笑道：「他叫……看劍！」

玉腕疾抬，長劍一顫，閃電朝青衣婦人咽喉刺去。

這一劍出其不意，去勢極快，令人防不勝防！

「嗒！」青衣婦人不知何時，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而且輕而易舉的，一下壓住了宇文瀾刺去的劍脊，輕聲喝道：「說，他叫甚麼名字？」

宇文瀾趕忙縮手收劍，但劍被對方壓住，竟如被吸住了一般，掙都掙不脫，一時粉臉嬌紅，使性子的道：「我偏不說！」

「妳不說，我說。」青衣婦人冷冷一笑道：「妳是不是去找谷飛雲？」

谷飛雲心裡「咚」的一跳，她說得不錯，宇文瀾在這裡沒認識甚麼人，找人，自然是找自己來的了。

青衣婦人和宇文瀾顯非熟人，她怎會知道的呢？

宇文瀾的劍，仍然被青衣婦人的劍尖壓着，兀自收不回去，一面急道：「妳管我找誰？」

青衣婦人目光漸漸冷峻，說道：「妳找谷飛雲有甚麼事？」

宇文瀾雙頰驟然飛起兩朵紅雲，嬌羞的道：「妳胡說甚麼，我才不是找他來的！」

「我不管妳找誰，」青衣婦人冷聲道：「妳給我站着別動，待回就可分曉了。」

說話之時，左腕乍然一抬，一縷指風，朝宇文瀾的「華蓋穴」上點去。

隱身樹後的谷飛雲聽出青衣婦人的口氣，似乎要出手了，急忙從樹後閃身掠出，口中叫道：「宇文瀾，我在這裡。」

他閃出之時，也正是青衣婦人抬手之際，谷飛雲眼快手快，左手趁機輕輕一推。

這一推雖然出手不重，但正好推在青衣婦人右肩背上，使的是四兩撥千斤的手法，一下把青衣婦人推得身向左轉，脚下也跟着朝左首跨出一步。

這一下純是出其不意，把青衣婦人推得向左跨出一步，她壓住宇文瀾的長劍自然也鬆開了，左手點出的一縷指風，更落了空。

這瞬間，谷飛雲已經搶到了宇文瀾的身前。

宇文瀾從沒受過人家半點委屈，方才被青衣婦人逼得團團轉，心知對方身手高出自己甚多，強忍着一口氣，不肯屈服，這回驟然見到谷飛雲，好像遇見了親人一般，口中叫了聲：「谷大哥！」

一下撲入谷飛雲的懷裡。

谷飛雲做夢也想不到，她會撲入自己懷裡來，這眞是艷福要來的時候，連城牆也擋不住。

軟玉溫香抱滿懷，這是何等香艷之事，但谷飛雲長到二十歲，從未和女孩子有過接觸，連女孩子的玉手，也是那天在山腹裡，第一次握過。

這回宇文瀾縱體入懷，可把他給楞住了，何況對面還有一個青衣婦人，一時之間，脹紅了臉，雙手把她扶住，口中囁嚅的道：「妳……沒甚麼吧……」

宇文瀾也只是一時忍不住，很快就發覺自己撲入他懷裡，不是太親暱了嗎？一時也羞得渾身發熱，經他這一扶，慌忙直起腰，朝邊上退開一步，微微搖頭道：「沒甚麼……」

青衣婦人看着谷飛雲冷冷的道：「你就是谷飛雲？」

谷飛雲朗聲道：「如假包換。」

青衣婦人道：「你爲甚麼要包庇她？」

谷飛雲笑了笑道：「因爲她是我朋友，她是來找我的，我自然要替她解圍了，請問大嬸又爲甚麼要爲難她呢？」

青衣婦人冷聲道：「你少管閒

事！」一面朝宇文瀾喝道：「宇文瀾，妳跟我走，還是要我把妳擒回去？」

宇文瀾冷聲道：「我和妳素不相識，爲甚麼要跟妳走？擒我回去，憑妳，配嗎？」

青衣婦人輕哼一聲，身形疾然欺近，快如魅影，探手朝宇文瀾肩頭抓來！

「妳做甚麼？」谷飛雲怕宇文瀾被她抓到，急忙一把握住宇文瀾玉臂，右足輕旋，帶着她嬌軀閃了出去。

青衣婦人抓了個空，清瑩的臉上，不禁飛過一絲怒色，喝道：「谷飛雲，我叫你少管閒事，你聽到了沒有？」

谷飛雲擋在宇文瀾身前，朗聲道：「妳要做甚麼，總該說清楚。」

「讓開！」青衣婦人冷聲道：「我說過要把她擒回去，還說得不夠清楚嗎？」

宇文瀾氣黃了臉，叫道：「谷大哥，她以爲我怕了她呢，你站開去，讓我領教領教她的高招。」

纖腰一擰，從谷飛雲身邊閃出，抖手一劍刺了過去。

不，她恨透了青衣婦人，一劍刺出，迸出一簇劍光，這一劍，至少刺了七八劍之多。

青衣婦人冷笑一聲：「果然是妖女！」

手中長劍一轉，登時響起一串清脆的「叮」「叮」之聲，一下又壓住了宇文瀾的劍脊，劍尖一昂，抵住了宇文瀾的咽喉，冷聲道：「妳動一動，我就刺穿妳的喉嚨！」

宇文瀾大聲道：「妳殺了我好了。」

谷飛雲看得心頭大急，身形一側，左手探處，一把抓住了青衣婦人執劍的右腕，說道：「有話好說，別眞的傷了人！」

青衣婦人雖已三十五六歲，但從未和男人接觸過，這下被谷飛雲抓住右腕，不禁心頭發慌，臉上微微發赤，急忙用力一掙，但谷飛雲這記手法，乃是南山老人教他的「抓蛇手法」，被他抓住了，整條手臂竟然使不出半點力道，掙也沒用，一急之下，臉色更紅，叱道：「你還不放手？」

谷飛雲原是一時情急，才抓住她的手腕不放，此時眼看青衣婦人羞怒神色，急忙五指一鬆，歉然道：「對不起，在下……」

話還沒有說完，青衣婦人嬌叱一聲：「小賊看劍，今晚饒你不得！」

長劍揮舞，一片錯落劍光宛如孔雀開屏，纓絡繽紛，急襲而來。

谷飛雲看得大吃一驚，急忙回頭道：「妳快退後些！」一面大聲道：「妳玩眞的了？」

青衣婦人冷喝道：「今晚我要剁下你雙手來，方雪我心頭之氣！」

劍光瀰漫，愈刺愈快！

谷飛雲展開身法，身如逆水游魚，就在對方一片綿密的劍光中閃來閃去，不住的遊走，任憑青衣婦人劍法快得如同電閃，却連他一點衣角也沒刺中。

宇文瀾看得芳心喜不自勝，嬌哼道：「這樣的劍法，再練上四十年也不管用，還在這裡現甚麼眼……呃！」

話聲未落，突然呃了一聲，就不再說話。

就在此時，另外響起一個婦人聲音，喝道：「四師妹，住手！」

正在揮劍如飛的青衣婦人聽到聲音，立即長劍一收，疾然後退了數尺。

谷飛雲聽到另一個婦人的聲音從宇文瀾身邊傳來，心頭不由一驚，這時正好青衣婦人收劍後退，急忙擧目看去，果然，不知何時，宇文瀾身邊，已經多了一個瘦高青衣婦人。

這青衣婦人同樣面貌白晰，但個子較高，臉型狹長，顴骨微聳，看去大概四十來歲，雙目神光炯炯，正朝自己投來。

宇文瀾就站在她身邊，不言不動，已被她制住了穴道。

這時，那瘦高青衣婦人開口了：「四師妹，這人是誰？」

谷飛雲朗笑一聲道：「妳是甚麼人？宇文姑娘是妳把她制住的了？」

他在發出朗笑聲中，右足尖已經輕蹴地面，飛射出一蓬八九顆細碎的石子，襲向瘦高青衣婦人背後八九處穴道。

這是他師父孤峯上人獨創的奇功「蹴石打穴」。這門絕技，就是脚尖用勁，先把地面上的石頭踩碎，再蹴飛出去，襲取敵人穴道。

但同是打穴，分爲正取和逆取兩種，正取就是打敵人正面穴道，只要把石子蹴得激射出去就好。

逆取就要把蹴飛出去的石子，射向敵人身後，再以回力倒打過來，襲取敵人背後穴道，這比正取要難得多，全仗內功火候和十多年的勤練，才能得心應「脚」，拿捏得準，使敵人防不勝防，可說是武林中別出心裁的奇功。

那瘦高婦人一身功力却是十分可觀，她在谷飛雲朗笑聲中，突然發覺身後響起幾縷極輕的破空尖風，朝自己身後襲來，心頭猛地一驚，急忙施展「移形換位身法」，憑着一口眞氣，硬把身子朝橫裡移開三尺光景。

說也眞險，就在她堪堪移開之際，八九顆石子挾着勁急輕嘶，從她身側飛掠而過。

瘦高青衣婦人臉含怒色，回身喝道：「甚麼人在我身後施襲，還不給我出來？」

谷飛雲大笑道：「不用怕，妳身後沒人。」

雙足連蹴，又是一蓬十數顆碎石子激射出去，這回是正取，急襲對方前身。

高瘦青衣婦人沒想到谷飛雲雙手

沒有抬動一下，却有一大蓬暗器射了過來，但她豈是省油的燈，口中冷笑一聲：「小子，原來偸襲我的是你！」

說話聲中，左手一把抓起宇文瀾，身形再次橫閃而出，右手却在閃出之際，迅速化掌，朝右拍出，同時喝道：「你也接我一掌！」

原來她算準谷飛雲打出這一蓬暗器的目的，是要逼她後退，谷飛雲才好乘機搶上來救人，所以在閃出之時，橫掌拍出。

這一記谷飛雲果然沒有防到，瘦高青衣婦人閃出之際，他已同時撲身而起，朝宇文瀾搶來。

兩人一退一進，等谷飛雲撲到之時，瘦高青衣婦人已經閃了出去，但覺一道輕風，迎面吹拂過來！

谷飛雲還不知厲害，也並不經意，突聽一個蒼老婦人聲音在耳邊喝道：「年輕人，這是崆峒派的『天池水面風』，接不得！」

話聲入耳，另有一道掌風，一下撞到身上，把自己一個人往後推出去了三五步之多！

心頭不覺一怔，不知這說話的是誰？脚下堪堪站停，耳中聽到「啪」的一聲脆響，好像有人的臉上挨了一記耳光！

接着只聽一個蒼老婦人聲音沉喝道：「小丫頭，還不把我徒兒放了？」

谷飛雲抬目看去，敢情方才那聲「啪」，是摑在瘦高青衣婦人的臉上，她神情錯愕，左手撫着臉頰，還不知道是被誰摑的。

宇文瀾被制的穴道，也在此時解開，她一臉驚喜，縱身飛快的朝谷飛雲跑來，口中叫道：「谷大哥，我師父來了！」

瘦高青衣婦人及時驚覺，急忙喝道：「四師妹，快截住她，別讓妖女跑了！」

縱身朝宇文瀾身後追撲過來。

先前的青衣婦人同時縱起，截向宇文瀾前面。

兩人身法均極快速，但就在她們撲起之際，但聽接連兩聲「砰」「砰」輕響，兩個人在半空中好像撞上了甚麼，同時被震得往後飛跌出去。

這時，又響起蒼老婦人的聲音喝道：「妳們兩個小丫頭，膽敢在我面前如此無禮，徒兒，要她們到一里外小山上的五穀神廟來見我！」

她把兩個快四十歲的青衣婦人叫作「小丫頭」，而且口氣極爲托大。

這下看得谷飛雲心頭暗暗凜駭，這蒼老婦人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甚至連一點影子也沒看到，就把兩個青衣婦人像稻草人般憑空摔了出去，這份功力，豈不駭人？

就在他沉思之際，大路上又有幾條人影飛奔而來，那是六個苗條少女，前面四個一式青色勁裝，肩揹長劍，另外兩個不穿勁裝的，輕功較差，是以比前面四人落後了許多。

等她們趕到之時，谷飛雲已經認出來了，稍後的兩人，不就是三天前已經回來，今天又告失蹤的女榜眼祝秀珊和女探花荊月姑！

現在，谷飛雲差不多已可明白，這兩個青衣婦人，很可能就是金母派出來調查西鳳三元失蹤的門下弟子，她們要祝秀珊、荊月姑協助，是爲了認人。

現在失蹤的只有許蘭芬一人，不用說，是被宇文瀾的師父收爲徒弟了。

這時，他不好跟荊月姑打招呼，正好宇文瀾挺挺胸，朝兩個青衣婦人哼道：「我師父叫妳們到一里外小山上的五穀神廟去見她老人家，妳們去不去？」

瘦高青衣婦人冷聲道：「我們當然要去！」

宇文瀾沒有理睬她們，回過頭，一臉笑吟吟的叫道：「谷大哥，我們走吧。」

谷飛雲自然要去，因爲這是南山老人要自己來的，總得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同時對方才那個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蒼老婦人聲音，更是心存好奇，頗想一見其人。

這就和宇文瀾一起走在前面。

先前的青衣婦人望望瘦高青衣婦人，遲疑的道：「三師姐，我們……」

瘦高青衣婦人不等她說完，揮了下手道：「一起去，大家跟我來！」

宇文瀾走在前面，親暱的偏着臉道：「谷大哥，你怎麼知道我被人在半路上截住，趕了來的？」

谷飛雲不好說出是南山老人叫自己來的，只好含糊的道：「我晚上睡不熟，出來隨便走走，沒想到會遇上妳……」

宇文瀾聽得咭的輕笑了聲，就抿抿嘴，沒有說話，心裡却是甜甜的，很想說：「這叫做心有靈犀一點通咯！」

但姑娘家這話如何說得出口？何況她知道師父修成了「天耳通」，心裡的話也就不敢說出口來，怕給師父聽到了。

一回工夫，就已趕到小山脚下，宇文瀾和谷飛雲依然走在前面，當先登上山腰。

宇文瀾悄聲囑咐道：「待會見到我師父，要叫聖母。」

谷飛雲點點頭。

五穀神廟只是一座小廟，坐落在山腰間，並沒有堂皇廟貌，也沒有廟祝。

這時雖有月光，兩扇山門敞開着，但裡面還是黑漆漆的，不見一點燈火，也不聞一點人聲。

宇文瀾走到山門口，回頭悄聲道：「谷大哥，我們進去。」

谷飛雲點點頭，跟着她跨過山門，門內是一個小天井，中間有一條路，本來鋪着寬闊的石板，現在石縫間

都長了沒脛青草。

兩人登上石級，兩個青衣婦人也已到了山門前，只聽身後響起瘦高青衣婦人冷冷說道：「崆峒門下丁令儀、聞玉音求見。」

原來她們在山門前停了下來，並沒跟着走入。

大殿上響起蒼老婦人聲音的一聲沉哼，說道：「老身早就知道妳們是崆峒門下，不然，還不會叫妳們到這裡來見我呢，怎麼，不敢進來了嗎？」

丁令儀（瘦高青衣婦人）冷笑道：「崆峒門下還沒有不敢進去的地方。」

說着，果然舉步跨進山門，穿越小天井，朝大殿走來。

她身後的聞玉音和六個少女，相繼跟着走入。

這時，谷飛雲已由宇文瀾暗中拉着他衣袖（她在師父面前，自然不敢拉他的手了）走進大殿，悄悄退向邊上。

大殿上適時響起蒼老婦人的聲音，喝道：「掌燈。」

她喝聲甫出，登時有四盞紗燈同時亮起，那是由四名身穿青色緊身衣裙的少女手中提着，迅快走到上首神龕前面，分左右站定。

神龕前面，放了一把木椅，椅上端坐着一個一頭銀髮、臉色白晰紅潤、身穿青緞道裝、手持烏木拂塵的老婦人。

谷飛雲看得心頭驀地一怔，暗道：「原來就是金母。」端坐在大殿上的老婦人，赫然就是金母，他在崆峒天池見過，當然不會認錯人了。

這時，四名手挑紗燈的少女同聲喝道：「崆峒門下見了聖母，還不跪下！」

丁令儀、聞玉音兩人並肩站在大殿入門處，看到白髮老婦，不禁都變了臉色。

丁令儀冷哼一聲道：「假冒崆峒派名義、假冒家師的，果然是妳。」

谷飛雲也有此感覺，她是宇文瀾的師父，不可能是金母，那麼自然是假冒的金母了。

白髮老婦雙目金光暴射，沉喝道：「小丫頭，妳膽敢目無尊長，對我這樣說話？」接着喝道：「瀾兒，過去給我掌嘴。」

宇文瀾應了一聲，立即閃身而出，走到丁令儀面前，叱道：「妳目無尊長，就該罰！」

右手抬處，「啪」的一記耳光，打在她左頰上，反手又是「啪」的一聲，打在她右頰上，才行退下。

丁令儀在宇文瀾走近之際，頓感四肢動彈不得，心知被人在暗中制住了穴道，只好咬緊牙關，把兩記耳光承受下來，等宇文瀾一退下，身上也立時一鬆，穴道頓解。

心頭氣惱已極，冷聲道：「難道不是妳假冒崆峒派名義、假冒家師、劫持老爺嶺許鐵棠之女許蘭芬的？我幾時說錯了？我奉家師之命，徹查這件事來的，又有什麼不對？」

「當然不對，當然說錯了。」白髮老婦冷冷一笑，又道：「妳不妨回去問妳師父，老身何用假冒妳師父？老身堂堂正正是崆峒派的人，更何用假冒崆峒派名義？」口氣一頓，接着又道：「至於老身收許蘭芬為徒，與妳師父無關，她更無權查我的事！」

丁令儀聽出這面貌酷像師父的白髮老婦，好像和師父有着極深的淵源，一面接口道：「家師要我們調查此事，是因為南山老人派谷飛雲找上天池去，認為許蘭芬等三人是家師劫持去的，家師總不能替人家揹黑鍋……」

「嘿嘿嘿！」白髮老婦一陣嘿嘿笑聲，打斷了丁令儀說的話，接着說道：「當年妳師父自號西鳳，與東龍、南仙、北怪，號稱武林四奇，憑妳師父，也奇不到那裡去。我之所以要收許蘭芬為徒，嘿嘿，西鳳女狀元，當然也可以稱之為西鳳，我徒弟也是西鳳，西鳳有什麼了不起的？」

谷飛雲終於明白了，這位白髮老婦要收許蘭芬為徒，其實只是為了金母昔年叫做「西鳳」，她收個徒弟也叫「西鳳」，氣氣金母而已。

丁令儀當然也聽出來了，冷冷的道：「原來妳和家師有過節，那也不難，有什麼事，怎麼不去找家師呢？」

「我去找她？嘿嘿，嘿嘿……」白髮老婦怒聲道：「有什麼事，金鳳不會來找我嗎？派妳們兩個丫頭出來，能辦什麼事？回去告訴金鳳，我隨時隨地候教，好了，妳們可以走了。」

丁令儀道：「好，我會把口信帶回去的。」一面回頭道：「四師妹，咱們走！」

一行人迅快的退了出去。

白髮老婦叫道：「谷飛雲。」

谷飛雲連忙走出，朝上首拱了拱手道：「在下拜見聖母。」

白髮老婦微笑頷首道：「又是瀾兒告訴你的了？」一面問道：「你師父可是石頭大師嗎？」

「不是。」谷飛雲欠身道：「家師自號孤峯上人。」

「這就奇了。」白髮老婦臉有不信之色，說道：「你使的『劍遁身法』、『蹴石奇功』，都是石頭大師的獨門武學，只有『捉雲手』，乃是南山老人的奇學，怎麼會不是石頭大師的門下呢？」

谷飛雲道：「在下不知道。」

「好，不知道就算了。」白髮老婦接着道：「不過，如果你是石頭大師門下，以後遇上金鳳，就要小心些，提防她的『天池水面風』。」

谷飛雲想起方才自己朝宇文瀾撲去之際，她曾把自己推開數尺，說過：「小心天池水面風」，連忙拱手道：「對了，方才幸蒙聖母援手，在下還沒向聖母道謝呢。」

白髮老婦道：「那丫頭雖然只有三四成火候，但你不小心撞上了，至少

也會傷及內腑，治療費煞周章呢。」

宇文瀾問道：「師父，什麼叫『天池水面風』，是很厲害的掌功嗎？」

白髮老婦道：「這種掌功，不是容易練的，先是每天對着天池水面發掌，用掌風擊拍水面，要使水花四濺，漸漸波瀾激盪，洶湧起伏，練到後來，發出的掌風要由動而靜，水面但作微波盪漾，再進一層，由靜生定，表面上看不到一絲動靜，而掌力却直透水底，才算成功，其實也只是練劍炁的初步功夫而已，可以在百步之內，傷人於無形，因為是在天池水邊練的，所以叫『天池水面風』。」

宇文瀾道：「那和一般武林中的摧心掌、無形掌差不多咯。」

白髮老婦點頭道：「天下武林，異支同源，武林本來就差不多的，只是純與不純而已。」說到這裡，又朝谷飛雲道：「老身收許蘭芬為徒，本來就是要氣氣金鳳的，既然有南山老人出面了，這樣吧，她父親因女兒失踪，心裡自然十分焦急，老身給她三天假期，要蘭芬隨你回去，也好讓她父親知道他女兒在我門下，也可放心了。」接着回頭道：「妳們去叫小師妹出來。」

站在她身後的一名少女答應一聲，轉身進去。

一回工夫，只見許蘭芬從神龕後面走出，欠身道：「弟子叩見師父。」

白髮老婦一指谷飛雲，說道：「去見過谷少俠。」

許蘭芬出來的時候，早已看到谷飛雲了，聞言不禁粉靨泛紅，朝谷飛雲施了一禮道：「谷少俠好。」

谷飛雲連忙還了一禮，含笑道：「恭喜許姑娘，拜在聖母門下。」

白髮老婦朝許蘭芬道：「谷少俠因妳失踪，曾奉南山老人之命，遠上天池，但妳却拜在為師門下，谷少俠自然沒見到妳，現在為師給妳三天假期，回去看看妳爹，好讓妳爹放心，三天之後，為師自會派人前去接妳，妳隨谷少俠回去好了。」

許蘭芬躬身應「是」，說道：「多謝師父。」

白髮老婦道：「你們去吧。」

谷飛雲拱拱手道：「在下告辭。」回頭又朝宇文瀾拱拱手道：「宇文姑娘，再見。」

宇文瀾當着師父面前，師父沒叫她送，她自然不敢言送，只是看着他，說了聲：「再見。」

谷飛雲和許蘭芬一起走出廟門，許蘭芬才低聲道：「谷少俠，謝謝你。」

谷飛雲忙道：「許姑娘不用客氣。」

兩人只說了這樣兩句話，就沒有話好說了。

許姑娘心裡好像有許多話要和他說，但見了面，却一句也說不出來。

谷飛雲也是這樣，不知和人家姑娘說什麼好。

就這樣，兩人只是默默的走着。

下了小山，只見有兩條人影佇立在路傍，這時只聽一個少女聲音說道：「來了，來了，妳還不快上去？」

說話之際，用手推着另一個人影。

另一個人影被推得朝前衝出去兩步，回頭啐道：「妳才急着想見他呢！」

先前一個尖聲道：「啊，是妳要等他的，現在倒賴到我頭上來了。」

這兩句話的時候，谷飛雲和許蘭芬已經走到和兩人不過一二丈距離，谷飛雲目力較強，已可看清兩人面貌，那是荆月姑（被推的一個）和祝秀珊，這就叫道：「原來是荆姑娘、祝姑娘，妳們怎麼會在這裡的？」

祝秀珊搶着道：「是荆姐姐要在這裡等你的，我只是陪客而已。」

荆月姑也搶着道：「妳眞是亂嚼舌根，方才丁、聞兩位使者上山去的時候，叫我們留在這裡的，後來她們下山，說已經不用我們兩人作證，要我們回去好了，我們因谷少俠還沒下山，就在這裡等候……」

祝秀珊道：「這話不是妳說的嗎？」

「是我說的。」荆月姑道：「但等是我們兩個人都在等呀。」

祝秀珊道：「我說過，我只是陪客而已。」

許蘭芬噗嗤笑出聲來說道：「兩位姐姐，這有什麼好爭的呢？」

荆月姑驚異的道：「咦，會是許姐姐，妳怎麼來的？」

說話之時，迅快跨了一步，一把握住許蘭芬的纖手。

祝秀珊也連忙搶了過來道：「許姐姐回來了就好，我們總算沒白等哩。」

許蘭芬道：「那就快些走吧。」

回老爺嶺，不過二里路程，路上有三位姑娘在一起，誰都不敢單獨和谷飛雲說話，因此誰也沒有開口，只是低頭趕路。

兩里路，當然很快就到了。

這時已是快近四更，四人剛奔近莊院，只見孟君杰很快迎了上來，喜道：「谷兄果然把小師妹和祝姑娘、荆姑娘救回來了，師父和荆大叔、祝兄都在廳上，快進去吧。」

谷飛雲奇道：「許莊主已經知道了？」

孟君杰笑道：「老仙長怕谷兄有失，暗中跟隨谷兄去的，他老人家早已回來了，通知了家師，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廳上，燈燭輝煌，許鐵棠陪同南山老人、醉道人、荆溪生、祝中堅等人坐着喝茶。

看到谷飛雲和三位姑娘走入，許鐵棠趕緊離座，迎着谷飛雲連連拱手道：「谷少俠，兄弟眞不知如何感謝你才好，把小女和二位姑娘全救回來了。」

谷飛雲還禮道：「許莊主言重，其實三位姑娘並不是在下救回來的。」

「爹。」許蘭芬、荊月姑異口同聲的叫着「爹」，分別朝許鐵棠和荊溪生身邊急步走上。

「大哥。」

「妹子。」祝秀珊也急步走到大哥祝中堅的身邊。

許鐵棠一把抱住女兒，老淚橫縱的道：「乖女兒，這些天，妳吃了不少苦吧？」

許蘭芬嬌聲道：「爹，你老人家不用擔心，師父待女兒很好，就是怕爹不放心，師父才給女兒三天假期，回來看你老人家的。」

「三天假期？」許鐵棠聽得一怔，急急說道：「什麼？妳還要回去？」

「是啊，師父是有大本領的人，許多人想拜師父爲師，還求不到呢！」許蘭芬接着道：「師父還說過，以後每隔三個月，就給女兒三天假，回來看你老人家，爹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許鐵棠問道：「蘭兒，妳師父叫什麼名號？」

許蘭芬道：「師父曾說，她老人家的名號，暫時還不宜公開。」

許鐵棠回頭望望南山老人，說道：「老仙長一定知道，小女的師父是誰了？」

南山老人摸着白鬚，笑道：「老夫今晚沒看到令嫒的師父，所以並不知道她是什麼人，但從種種迹象看來，她是一位已經隱名多年的人物，應無可置疑，師徒是要靠緣份的，令嫒能夠拜她爲師，當然也是福緣了。」

許鐵棠道：「只要老仙長說好，在下就可以安心了。」

大家落坐之後，莊丁送上四式點心。

荊溪生問道：「谷少俠，你能否把今晚經過，說出來給大家聽聽嗎？」

谷飛雲心知南山老人不會說得很詳細，這就從自己在睡夢中，給南山老人叫醒說起，把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許鐵棠駭異的道：「小女這位師父，會和金母長得一模一樣？口氣又有如此托大，莫非和金母有什麼淵源不成？」

南山老人微笑道：「大概也差不多了，這是他們崆洞派內的事，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 * *

望仙觀，在桐柏山胎簪與大復兩峯之間。

胎簪和大復是兩座高峯的名稱，這兩座高峯，代表了整座桐柏山。在這兩座高峯之間，還有成百成千不知名的山峯，峻嶽百重，只是沒有這兩座峯出名而已。

譬如望仙峯吧，同樣千仞壁立，鳥徑難見，凡夫俗子，罕有人登，但峯頂却有望仙台，一片平台上，有石案、石櫈，案上有棋盤，案右有石爐，可以折薪烹茶，是仙人閒來無事，瀹茗下棋的地方，但就是沒有出名。

望仙峯在江湖上出名，是因爲有望仙觀之故，望仙觀却因醉道人而出名，但醉道人出名，又因他是酒仙南山老人的徒弟之故。

望仙觀矗立山麓一片松林間，碧瓦黃牆，觀舍三進，倒也頗具規模。

觀內有一百多個道士，觀主就是醉道人。他門下有八個弟子，其餘都是道友。

醉道人是南山老人的唯一傳人。

南山老人昔年就被江湖上的人稱爲「南仙」，但他從不標榜門派，醉道人也就不敢稱門派，因此大家就以望仙觀稱之，望仙觀也就等於是門派了。

谷飛雲是跟着觀主醉道人來的，這時就坐在觀主雲房裡。

醉道人從木櫥抽屜中，取出一個朱漆小木箱，箱上有鎖，他打開銅鎖，取出一個花布小包，收好朱漆小箱，手持花布小包，轉過身來，說道：「谷小施主，這個小布包，就是你的東西了，你先接過去。」

「先接過去」者？他隨後還有話說也。

谷飛雲不知這花布小包裹中，放的究是什麼東西？心頭未免有些緊張，雙手微顫，從醉道人手中接過。

醉道人柔聲道：「你打開來看看。」

谷飛雲依言打開花布小包，裡面只有三件東西——一柄三寸長的亮銀小劍、一方玉珮，並放在一塊摺疊整齊發了黃的白絹上面。

小劍劍刃鋒利，依然閃閃發光，好像是暗器。

玉珮色澤光潤古樸，微帶淡青，中間刻的是一片雲朵，恰好色呈深紫，飄飄欲飛。

谷飛雲不知這一劍一珮有何用處，不覺抬頭朝醉道人望去，正待開口。

醉道人已經先說了：「你再打開這方白絹看看。」

谷飛雲取起小劍、玉珮，雙手把摺成四方的白絹打了開來，這方已經發了黃的白絹，像是從衣衫上撕下來的內襟，絹上血迹斑爛，但仍可看得清那是三行字迹：「小兒取名飛雲，務懇送交師祖，素叩託」。

看到這裡，只覺心頭一陣激動，看這口氣，絹上血書，不是自己爹寫的，就是娘寫的了。

莫非二十年前，爹和娘遭遇了什麼大故不成？一念及此，急急問道：「道長，這是我爹還是我娘的血書？」

「是令堂的手迹。」醉道人道：「令堂生下小施主，就託人把小施主送來此地，再由貧道送給上人扶養的。」

谷飛雲不覺噗的跪了下去，顫聲問道：「道長，我娘現在那裡？」

「小施主快快請起。」醉道人伸手

把谷飛雲拉了起來，一面說道：「貧道已有二十年不曾聽到令堂下落，不知令堂現在何處。」

谷飛雲又道：「那麼我爹呢？」

醉道人微微一笑道：「令尊令堂伉儷情深，自然在一起了。」

谷飛雲當然聽得出醉道人的語氣，含糊其詞，其中似有隱情，接着問道：「家父名諱，道長可以賜告嗎？」

醉道人指指玉珮，說道：「令尊初生之日，家師曾以此珮爲壽，所以取名一個雲字，至於這把小劍，乃是令堂的暗器，留給小施主作紀念的。」

谷飛雲心中暗道：「原來南山老人和自己祖父，還是朋友。」

一面收起小劍、玉珮，仍和白絹一起包好，朝醉道人拱手作了個長揖，說道：「晚輩多蒙道長指點，就此告辭。」

醉道人一怔，問道：「小施主要去那裡？」

谷飛雲道：「晚輩二十年來，一直不知身世，現在既已知道父母名諱，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二位老人家的下落。」

醉道人頷首道：「小施主一片孝心，原也無可厚非，但……要找令尊令堂，也不用急在一時，小施主請隨貧道來。」

他在說話之時，已經站起身來。

谷飛雲只得跟在他身後，走出雲房，一直來至最後一進，醉道人走到一間石屋門前，推開一扇厚重的木門，走了進去。

谷飛雲只覺這間石屋裡面十分幽暗，心中覺得奇怪，不知醉道人領着自己來此，有什麼事，只好跟着走入。

室中地方不大，中間只有一張木榻，四面無窗，如果關起木門，就不見一點天光。

醉道人道：「這間石室，是貧道閉關清修的地方，小施主要在這裡住上一個月，才能出去。」

話聲甫出，出手如電，已在谷飛雲身上點落三指。

谷飛雲根本毫無防備，三處穴道已被封住，但口中尚能說話，駭異的道：「道長這是做什麼？」

醉道人雙手抱起谷飛雲的身子，把他放到石榻之上，然後又替他盤好雙膝，含笑說道：「這是家師臨行時吩咐貧道的，要小施主在這裡住上三十六天，才可以出去。」

說話之時，已從懷中取出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放到谷飛雲身邊，又道：「小施主從小練的是佛門『金剛禪功』，雖然已有四五成火候，但家師總覺得『金剛禪功』純走陽剛一路，如能再練玄門內功，就可剛柔相濟，這本是家師手錄的『太清心法』，以你現在的功候，大概要三十六天時間，可以練會了。」

谷飛雲道：「那麼道長爲什麼要點晚輩的穴道呢？」

醉道人道：「貧道一共要封住小施主三十六處穴道，俾可使你在練習『太清心法』時，不受『金剛禪功』的影响，等你稍有領悟，穴道自會逐一解開了。」

谷飛雲道：「老人家和道長如此成全，晚輩十分感激，只是……」

醉道人不待他說完，就道：「好了，現在不可再開口說話，貧道就要封閉你另外的三十三處穴道了，在這三十六天時間之中，希望小施主好自爲之，不可辜負家師一片心意。」

說完，緩緩伸出食、中二指，朝谷飛雲身上依次點來。

他這回出手十分緩慢，谷飛雲但覺他每一指點落之處，似有一縷陽和之氣，凝注穴道，直待他點完三十三處穴道，周身都似充滿了暖氣，心中暗自驚異，忖道：「醉道長竟然用他本身眞氣封穴，這樣豈不要消耗他很多眞氣？」

醉道人點完穴道，果然已累得滿頭大汗，徐徐吸了口氣，從身邊取出一個小葫蘆，放到榻上，然後才道：「你從此時起，不可說話，凈心凝氣，依照手抄本上的運氣心法，緩緩行功，葫蘆中是辟穀丹，早晚一粒，可以不飢，好了，貧道要出去了。」

說完，就舉步走出石屋，關上木門，谷飛雲依稀聽到他在門外還下了鎖。

厚重的木門關上之後，石屋中一片漆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谷飛雲因醉道人再三叮囑不可開口說話，是以不敢開口，此刻醉道人退出之後，他突然想到自己穴道被封，雙手如何能動？

心念一動，就試着伸手取書，原來雙手居然能動，便把放在身邊的手抄本取了起來。

但另一個問題又發生了，自己從小練習內功，在黑夜之間，還能看得清楚，這就是一般練功的人所謂目能夜視。

夜視，是指晚上能夠看得清東西。因爲晚上雖然黑暗，總是會有星月之光，內功練到相當火候，可以憑藉些許星月之光，就能看清週遭物事。

但現在可大大的不同，木門一經關上，不透一點天光，如何教自己看手抄本上的字迹呢？

正在此時，只聽自己耳邊响起細如蚊子的聲音，說道：「虛空生白，心能空虛，則純白自生。」

這是醉道人的聲音，他以「傳音」之術，點度自己！

谷飛雲依着他所說，寧心靜志，瞑目調息坐了一會，緩緩睜開眼來，這回果然有了進展，石室雖然黝黑如故，但自己却可看清室內的情形，連自己手裡拿着的三頁紙張，都可以看到了。

（未完．四）

上文提要：

天衣有縫想控制宴會上的主動權，尅制任怨、任勞，拯救賀壽的豪客，忽然來了天下第七用勢劍擊潰氣劍，天衣有縫當即受重傷，任勞、任怨又神氣起來，局面受到他們控制了。方恨少强將天衣有縫救走，天下第七堵截，却不防天衣有縫偷襲，將他擊傷，仍然不捨追踪着方恨少。任怨又向衆豪雄施加壓力，馮不丁不服，起來反抗，只有遭到他們的凌辱……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金風細雨樓

惡魔手段兇殘 晴洲慘遭剝皮

任怨緩緩地道：「所以我的手常常發抖。」

之後又慢條斯理的接着說：「我也很沒耐心，一旦聽到了些刺激的話，手就控制不住了。」

他一面還揉捏着馮不八的乳頭，淡淡地說：「記住了沒有？我受不了刺激，你就別讓我等，也別刺激我了，好不好？」

陳不丁叫了起來：「好，好。」

任怨側一側首，用鼻子哼道：「嗯？」

陳不丁竟哭了起來：「八妹，你要原諒我，我，我這也是，迫不得已……」

任怨一笑，顯然在指上用了力，馮不八整個臉肌都扭曲了起來，痛得連話也答不上來了。

陳不丁忙道：「我……我我我，加入你們，任憑指使……」

任勞哈哈笑道：「這才是了。」

任怨吁了一口氣，道：「你又不早些說，害我——」

忽爾，手起刀落，把馮不八在乳首一刀切下。

血光暴現。

馮不八痛得全身一騰。

她着了恙，原是動彈不得，但想必是痛極了，居然還彈動了一下，其痛楚可想而知。

陳不丁怒叱道：「你，王八蛋……」

任怨作失措狀，道：「哎呀，你看我，還是一時失了手……唉，都是你，早又不答允下來，害得她……眞是！」

就在這時，倏地，一個瘦小的人影疾衝了過來。

快到絕頂。

＊ ＊ ＊

人未到，五縷指風，急扣咽喉。

人才至，還有五指抓向鼠蹊。

這人出手狠辣，志不在擒住任怨。

而是當場殺了他。

——只要任怨看了任何一指，都得馬上身亡。

何況是十指。

看來，任怨至少得要死上十次。

——不止是要他死，而是要他死得慘。

武林中，有的是你要我死，我要你亡的故事。

不過，這些故事裏在生與死之前，也佈滿了情和義、愛和欲求。

而這些都成了生死之間可歌可泣的故事。

＊ ＊ ＊

任怨避不了。

但不是避不及。

只是他知道避得開一擊，避不了第二擊，避得了第二擊，避不掉第三擊。

他看出對方的來勢。

對方武功極高，而且對他已恨之入骨。

不過，他也看得出來，對方已中了恙。

——一個着了恙毒，還能出手的人。

——一個身受毒恙，出手仍那末厲害的人。

但再怎麼厲害，對方仍是中了毒。

他只要擋住他一輪攻勢便行了。

可是他擋不住，也避不了。

所以他立即做了一件事。

把馮不八向那人推了過去。

那人正是牽牛尊者。

＊ ＊ ＊

馮不八赤精着上身，撞向牽牛尊者。

牽牛尊者大叫一聲，不想自己施出的那兩記狠着誤傷馮不八，只好全力收招。

他確已中了恙，只不過他的酒喝得比旁人都少一些，趁方恨少、溫柔、天衣有縫等人搞擾的時間裏，强自把恙毒逼到肝胰裏，憋住一口元氣，想殺出重圍再說。

却見任勞任怨，因大局差些失控，老羞成怒，竟殘人以自快，牽牛尊者忍無可忍，見馮不八受辱，再也按捺不住，想出奇不意，全力格殺任勞任怨再說。

他武功高。

他出手快。

而且突然。

任怨果然招架不住。

但他手上有馮不八。

牽牛尊者避開了馮不八，還待奮力再搏，任怨又推來了陳不丁。

牽牛尊者更不想傷害陳不丁。

他只有接住。

——江湖人的弱點便是講江湖道義，但作爲眞正的江湖人，誰能不講道義？

他接得了陳不丁，局面便完了。

任勞、任怨、兆蘭容、蔡小頭、蕭白、蕭煞，已一齊向他出手。

他，只有一個人。

大廳裏有的是他的同道。

但大家都愛莫能助。

他還着了恙。

他要對付的是一大羣人。

一大羣殘虐可怕的人。

＊ ＊ ＊

牽牛尊者脾氣古怪，一向高傲，就算「發夢二黨」的黨魁，也得敬他三分，忌他三分，讓他三分。

在這些人裏面，單以內力，也算他修爲最高，所以也只有他可以强行把「恙毒」壓在一邊。

他一見這種局面，便知道完了。

——是他自己完了。

既然是完了，他更不願落在他人手裏。

他年紀很大。

樣子也很醜。

人又很瘦小。

他正四面受敵。

可是這樣看去，他依然倨傲如故。

因爲他已決定。

——寧死也不受辱。

所以他只有死。

＊ ＊ ＊

他對六面的攻擊，不封不架，不閃不躲，只運聚全力，向其中一人發動了他瀕死的一擊。

他選的人當然是任怨。

可是任怨攻上來的時候，早已準備好後路。

牽牛尊者剛向他發動，他便像蛇一般滑掉、虫一般溜掉了。

牽牛尊者擊了個空。

但合攻之勢，已有了個空缺。

牽牛尊者追擊任怨，恰好就等於躲開了另外五個人的攻擊。

牽牛尊者一擊不中，但敵方也擊不着他。

不過任怨這時却反擊了。

「鶴立霜田竹葉三」。

牽牛尊者拆開了他的霜田竹葉掌，但避不開他倏然一記，「鶴踢」。

這一脚就踢在他的腰間上。

也等於把他强逼住的「恙毒」全踢了出來。

正好，這時，蔡小頭一刀砍至。

蔡小頭砍的是牽牛尊者的手。

他知道這人走不了。

所以他也不急於殺他。

不過令他詫異的是：他這一刀竟砍下了牽牛尊者的頭。

＊ ＊ ＊

當然，是牽牛尊者自己把手換成了頭。

這種情形之下，他不是要求生，而是求死。

只求速死。

是以，他便死了。

＊ ＊ ＊

任怨微吁了一口氣：「又一個。」然後向大夥兒示衆地道：「這便是頑抗的結果。」

他雖然已殺了牽牛尊者，但兩番遇險，也受了點驚嚇，心中惱極，一面說着，一面自大廳的兵器架上，抽出一把長槍，說一個字，槍尖便向牽牛尊者的頭刺一下。

直刺得鮮血淋漓，腦漿四溢，一顆人頭已全是密密麻麻的血洞，再也不似是人頭，他才問：「剛才是誰起哄，叫甚麼兔崽子來着？」

說着，他斜睨向已斷了一手一足的趙天容，柔聲問：「是你？」

趙天容已成殘廢，只企一死，臉色全白，頑强地道：「你有種就一槍殺了我。」

任怨却笑道：「我沒種，你有種，可惜世上一向都是沒種的人來折磨有種的人。」

他笑笑又道：「你有種，所以給我折磨。」

然後又向羣豪道：「你們都有種，所以還嘴硬，只不過，不消一會，你們的骨頭就要跟舌頭一般硬了。」

他羞赧地笑道：「我先給你們看看熱鬧罷，」又問葉枯發：「聽說你有個兒子？誰是你的兒子？」故意一個個人前走過去，端詳着，走過葉晴洲，似沒留意，待走過了之後，却忽然回首，問：「是你罷？」

葉晴洲不過廿歲，唇紅齒白，倒未眞有江湖閱歷，那見過此等場面，而今生死關頭，更嚇得牙關打戰，答不上話來。

葉枯發沉聲叱道：「好孩兒，別丟臉。」

「丟臉？」任怨神神秘秘地笑道：「你稍等一會，保管他臉也沒了，人也丟了，兒子也當沒生過了。」

葉枯發怒喝道：「你想怎樣？」

任怨把食指放到唇邊，噓了一聲，道：「你就稍安毋躁嘛，我只是要作個示範，讓你們眞眞正正的明明白白，不聽我們的話是怎麼個下場。」

然後他就動手。

* * *

很少人會這樣子。

第一，沒有多少人會遇到這種場面：見死救不得，愛莫能助，悲憤塡膺，却不能動彈。

第二，就算在武林中人，常遇上腥風血雨，而在場的人也有不少刀頭舐血的江湖好漢，可是也很少見過這等殘虐的場面。

第三，很少江湖人會下這麼狠、這麼絕、這麼辣、這麼毒的手。人在江湖上行走，誰都留一分餘地，以待日後好相見。至少避免在大庭廣衆衆目睽睽之下，公然幹出人神共憤的事，以防日後引起公憤、被人圍剿，故而誰都寧可背地裏當小人，壞事大都暗裏動手。

任怨却不是。

他很反常。

現在他所做的事，在場的人，就算膽子再大也做不出來。

只有他才做得出來。

他還做得非常自得。

看他的樣子，簡直像是在完成一件藝術品，幹得十分享受。

他在屠殺。

他把這壽筵變成了座血肉磨坊。

* * *

任怨做的事，不像是人做的事。

不過人的特色就是常常在做不是人幹的事，而且天天都在做着。

彷彿不如此就不是人。

* * *

任怨一身都是血。

血不是他的。

血是別人的。

——只有血不是他的他才會如此高興。

血是受害者的。

受害者是：

葉晴洲。葉枯發之獨子。聽話而孝順，樣子聰敏俊秀，廿歲，武功已得乃父眞傳，但仍從未涉足江湖。

趙天容。是「發黨」葉氏門下六徒，貪花好色，但爲人講義氣，因自小是孤兒，爲葉氏收入門下，故對葉枯發一黨死心塌地，忠心耿耿。

* * *

任怨已是殺了他們。

他們也沒有死。

慘，就慘在他們還沒有死。

任怨在動「刑」。

他把葉晴洲的皮完完整整一大張地剝了下來，而葉晴洲仍沒有死去，人人都可以看得見他痛得每一根肌肉都在抖，但就是死不去。

而且還叫不出聲。

任怨就用吳一厢那一刀，也在葉晴洲咽喉上一抹，這少年人就成了啞巴，而且成了個沒有面目的人，接着更變成了個沒有皮的人。

——只是沒有了「人皮」，還算不算是個人？

——像任怨這樣還披着「人皮」的人，也算不算是個人呢？

葉晴洲想些甚麼，誰都不知道。

但他在流着淚。

淚珠兒滾過顫抖的臉肌，滑過顫抖的頸肌，流過哆嗦的胸肌，一顆清淚早成了血。

趙天容的情形比他更糟。

他本來就被砍了一臂一腿，只求痛快的死。

任怨却不讓他痛快。

他對趙天容使的是剮刑。

剮即磔刑。

任怨一定是個慣於施刑的能手，他每一下刀，都精確嫻熟，先剝皮，後片肉，一共切下二百三十一片肉，趙天容只剩下白骨嶙嶙，雙目碌碌地轉，連淚也沒有了。

任怨這下似完成了一件偉大藝術品地歎道：「我保管你明天還能吃點東西，不過不能撒糞放尿。」

他滿意且有信心地道：「而且你現在一定能聽得懂我在說甚麼。」

他還「威脅」地道：「你聽得懂，就點點頭，別以爲我把你整成這樣子便再整不了你了，你知道我再潑你一桶砂，一桶水，你會有甚麼感覺嗎？要是那砂是烘熱了的或加點火炭，那水加點辣椒或蜜糖，再放你到陽光下曝曬……」

趙天容立即就點了點頭。

任怨又道：「別怪我也把你的聲帶割掉了，因爲我不喜歡罵人，也不喜歡聽人罵我。凡是粗俗的字眼，我都不喜歡。你可記住了沒有？下次，千萬不要用那種字句罵我……啊，我倒忘了，你已沒有下次了。」

* * *

在場的人，多不敢看。

不忍看。

在剝皮的過程裏，連蔡小頭和兆蘭容都看不下去。

只有任勞很欣賞，也很欽佩的樣子。

他就知道這個年輕過他近四十歲的伙伴比他行。

比他狠。

更比他絕。

——這些人落在任怨的手裏，唯一的希望和最大的幸運，便是死得快一些。

有一個人也一直在看。

但已睚眥盡裂。

葉枯發。

——一個是他的愛徒。

——一個是他親子。

他也不知道自己造了甚麼孽，竟遭遇而且目覩這樣的情境。

甚至連蕭氏兄弟都認爲任怨有些過份：

——何必在衆人面前種下那麼大的仇恨？

——這種深仇大恨莫可消解……

——莫非上頭早下命令，要把這些人全部……

蕭白和蕭煞又有點迷惑了。

可是他們都沒有問。

闖了那麼些年歲的江湖，也跟隨蔡相爺和方小侯爺身邊好些日子了，甚麼該說的，甚麼該看的，甚麼該問的，和甚麼才是不該問不該說不該看和不該知道的，他們總能分得一清二楚。

反正他們來這兒的任務，就是協助任勞和任怨，做他們一切要做的事情。

只是沒想到他們會把這兒弄得一片狼藉血腥。

像座人間地獄。

像一處殺戮屠場。

* * *

任怨完成了這兩件「偉大的工程」後，看着血汚的手，彷彿意猶未足，道：「在我還沒選第三位試刀之前，我想先聽聽你們是不是還要當硬漢。」

並非人人都是硬漢。

有的人已嘔得一身都是穢物。

人都有求生的欲望。

就算敢死，也不想是這種死法。

所以任怨一問這句話，一定有人求饒，寧可任聽指使。

不過就在這時候，砰砰二聲，二人背向任怨，倒撞而入。

溫夢成倒認得他們。

——既然蕭白蕭煞、兆蘭容蔡小頭出現了，這兩人出現倒不足爲奇。

——他們本來就是京城裏的「八大刀王」。

——那是習煉天和彭尖。

只是溫夢成倒沒想到他們會以這種「方式」進來。

這兩人是倒着滾進來了。

就像被人一人一脚踢了進來一般。

* * *

當然不是沒有人能打得倒這兩大刀王。

而是不多。

——就算有，也不是把他們當球一般踢進來。

能有這樣功力的人，縱觀整個開封府，最多只那末幾個。

就那麼幾個。

* * *

幾個裏一定有這個人。

這個人就是白愁飛。

他身邊還跟着兩個人。

祥哥兒和歐陽意意。

* * *

白愁飛一進來，就發現情形有點異樣。

他似乎有些意外，所以長吸了一口氣，俐落的道：「聽說今兒是葉黨魁做壽，我特地來這兒拜壽的，可是外面門禁森嚴，我以爲出了甚麼事，一時莽撞，闖了進來，要是諸位不便，我也不叨擾了，這兒拜過就走。」說着即向葉枯發一拱手，只說了一句：「葉兄大壽，松柏長青。」轉身正要離開。

就在這時，就發現種種令人悚目的情景。

白愁飛怔了一怔，失聲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葉枯發因愛子慘死，整個人傷心到了極處，甚麼都豁出去了，怪笑道：「別假惺惺了，你拜的好一個壽！」

白愁飛滿臉狐疑，他身邊的祥哥兒卻叱道：「葉黨魁，咱們副樓主好心好意的來拜壽，你可得把話說清楚一些。」

任勞忽然笑着走前來道：「大家喝了點酒，葉老冲着興，多說了幾句，白樓主就不要見怪。」

白愁飛本來是很謙恭的進來，可是，他現在的態度又恢復了他原來的樣子。

他又變得很懶散和悠閒。

懶散和悠閒原只是一線之隔，但却是迥然的兩種性情。

懶散的人忙不來，悠閒的人忙也舒服。

白愁飛卻是懶散得洒脫，悠閒得倨傲。

他嘴角又泛起了笑容。

一種不屑、無懼、不受騙的笑意：「喝了酒，也不見得會殺人助興罷？」

任勞强笑道：「這是『發夢二黨』在清理門戶。」

白愁飛道：「他們在清理門戶，何庸任兄發言？難道他們都說不了話？」

任勞的笑容已很勉强：「白公子，您的『金風細雨樓』跟『發夢二黨』可沒深交，是非皆因强出頭，我們還是管自家的事罷。」

白愁飛索性似要賴在這裏不走了，負手四顧吟道：「各人自掃門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業可養身須着己，事非干己莫勞心。」

然後又向祥哥兒道：「你說現在這兒像甚麼？」

祥哥兒小眼咕溜溜地一轉，答道：「像是座血肉屠場嘛。」

白愁飛又好整以暇的問歐陽意意：「你呢？」

歐陽意意閒閒地道：「像在戰火屠城。」

白愁飛蠻有道理的點頭：「你說，葉黨魁會不會在自己大壽之日，生剝人皮，剁手切脚的對待來客，以示慶賀呢？」

然後他向任勞笑道：「對不起，這兒看來可不止是幾條人命的生死，就算閣下在刑部裏有專職，在江湖道義上，我不能不甘冒大不韙，想知道箇究竟。」

任勞已笑不出來了。

任怨忽道：「白公子，請借一步說話。」

白愁飛打橫走了一步，道：「我已借了你一步，你幾時還我？」

任怨道：「白樓主，朱刑總常問候您呢。」

白愁飛一笑道：「是嗎？我也常念着他。不過，他那兒，我總不大敢過去拜晤。」

任怨道：「您瞧見了，『八大刀王』都在這兒，這裏的事，其實是誰的意思……副樓主也定必明白。」

白愁飛這次略猶疑了一下。

溫夢成的人却很清醒。

他覺得這情形似乎應該說話了。

——一個老江湖的人，必然知道，說話一如動手。在不要緊的時候，任你沉默寡言、三緘其口，也不打緊，但在重要關頭，早一分說、遲一刻說、說少兩句、說多幾字、話說輕了、用語重了、反應慢了、表態太快，都是足以扭轉乾坤判敗定勝的大事。

甚至比動手過招，更需把握時機。

溫夢成是個老江湖。

「老江湖」的意思是：經歷過大風大浪，成過敗過，曾騙過人也被人騙過而今只有他騙人而誰都騙不了他的人。

所以溫夢成立即發話：「白公子，你跟他們是不是一伙的？」

白愁飛立即反問：「你幾時聽刑部的人會加入了金風細雨樓？」

任怨慌忙道：「我們不是刑部的人。」

溫夢成反問：「金風細雨樓是不是已爲朝廷所收編？」

白愁飛目光銳利：「你……你們穴道受制？」

溫夢成道：「我們着了恙。」

白愁飛道：「甚麼恙？」

溫夢成道：「五馬恙。」

白愁飛忙然道：「難怪。」

溫夢成道：「這幾個使刀的和任勞任怨要逼我們投效，打着的是朝廷授意和金風細雨樓的旗號，葉老二的兒子，就給他們剝了皮，牽牛尊者也死在他們手上。」

白愁飛怒道：「我明白了。」

溫夢成已把握住機會。

他「及時」告訴了白愁飛實情。

看來任勞任怨，都想飛身過去掩住溫夢成的口，甚或是殺了他——

可是，他們卻不敢妄動。

因爲白愁飛一邊與溫夢成對話，一邊微笑地看着他們。

笑容似乎很溫和。

可是他們一點也不感到溫、或覺得和。

反而感覺到殺氣。

——一種一旦他們有所異動，立即格殺毋論的寒意。

然後，他們聽見白愁飛說話了。

語氣很輕鬆，就好像向人借把火鐮用用一般：「誰有『五馬恙』的解藥？」

他笑笑又問：「我知道『五馬恙』的解藥是『過期春』，那是一種越曬越盈潤而雨淋反而枯乾的花葉，恙蟲就長在這種花葉間，你們既下得了恙，就一定有這種花葉研成的粉末……」

他又很愉快地問：「誰有『過期春』，請交給我。」

看他的樣子，彷彿認爲別人一定會掏出來交給他似的。

聽他的聲音，越發肯定沒有人會或敢拒絕他一般。

他很有信心。

他有信心是因爲他知道別人知道不交給他的後果。

——一個人能夠控制一件事的後果，當然便有信心。

問題是：只要一方面越有信心，另一方面就定必感到沒有信心。

信心這回事，有時竟也似是一山不能容二虎、此消彼長的。

* * *

任怨一向是害羞的。

可是此刻在羣雄眼裏看任怨，都覺得他十分怨毒。

——羞赧和怨毒，原本是兩回事。

——可是爲甚麼在羣豪心目中，這個平素看來羞怯的人，而今全覺得他心懷怨毒？

——也許世事就是這樣：兩種看來迴然相反的東西，卻往往可以扯在一起，像水和火、天和地、忠與奸、好人跟惡人，甚至有人相信，如果你一起步就直往右走，有一天你會從左邊行出來。

你信不信？

任怨也說：「你要是插手管這件事，日後，你定必會後悔！」

他強調：「非常的後悔。」

「我喜歡做後悔的事，」白愁飛笑了：「我專門做後悔的事。」

「人活着不光是做對的事，要是每

一件事都無悔，那有樂趣可言？」白愁飛像教兒子一般的跟任怨說：「很多人都說他做過的事，從不後悔，那多是廢話，故顯豪情，只表示他從沒有反省過，或者從沒有進步，沒進步的人，那懂得後悔？況且，一個人就算後悔了，只是他矢口不認，偏說此生無悔，他要自欺欺人，你又能奈他何？」

然後他爽朗地道：「教訓完畢。你讓我後悔後悔吧。」

任怨的眼神更加歹毒：「你想當大俠？」

白愁飛哈哈笑道：「想當大俠有甚麼不好？當不起或不敢當的人，想當也當不成。」

然後他向任怨眨眨眼道：「閣下便是一位。」

任怨冷笑道：「誰說我不是？難道是忠是奸，還在臉上刺字不成？」

白愁飛愉快地道：「是倒好。人人面上刺着忠奸二字，大家方便。」

任怨道：「可惜你面上也沒刺個俠字。」

白愁飛道：「閣下卻擺明了滿手血腥。」

任怨指一指白愁飛的袖口道：「血？你身上沒有麼？只不過有些人教人看見，有些人隱藏得好而已。」

白愁飛袖邊倒眞有些血漬，還未完全乾透。

白愁飛這下臉色一沉，語音也一沉，道：「你使人流了不少血罷？這回該流你自己的了。」

任勞連忙上前一步，道：「白公子，你這又何苦……」

白愁飛道：「你把解藥拿出來，這就不苦了。」

任勞苦惱地道：「你拿了解藥又如何？『過期春』可治『五馬恙』，但斷不了根，還須定期服食，還要有別的藥物長時間化解才行。」

白愁飛淡淡地道：「你先拿『過期春』來再說。」

任勞垂首考慮了一陣子，然後抬頭，毅然道：「白公子眞的要管這件事？」

白愁飛道：「是。」

任勞猶疑了一下，又問：「你眞的不怕後果？」

白愁飛斷然道：「是。」

任勞遲疑地道：「你……這是爲甚麼……」

白愁飛昂然道：「大家都是武林同道，不可自相殘殺，萬一眞要兵戈相見，也得公公平平見眞章，不可使卑鄙手段。」

只聽一聲大喝：「好！」

另一聲小喝，在前喝聲將沉之時喝起：「說得好！」

第一聲大喝是女音。

小喝是男聲。

當然是「不丁不八」：馮不八與陳不丁。

* * *

任怨陰陽怪氣地道：「好甚麼好？你們二位又忘了剛才的皮肉之苦啦？」

馮不八怒笑道：「姓任的，你儘折騰老娘，卻不能教老娘看你在眼裏。」

任怨看看她，兩道秀眉一聳。

這兩道眉毛一揚之際，他臉上也出現了一種邪艷的神色。

很難令人致信男人臉上也會出現這種神情。

任怨想動手。

但他看看白愁飛。

白愁飛也不知有沒有看着他。

白愁飛像甚麼人也沒看。

——甚麼也沒看在眼裏。

任怨終究還是沒有動。

任勞看看任怨，又看看白愁飛，終於道：「白公子，就看你的面上，我把解藥……」伸手入懷。

白愁飛急切道：「等一等。」

任勞和任怨對望一眼，任勞奇道：「白公子不想要解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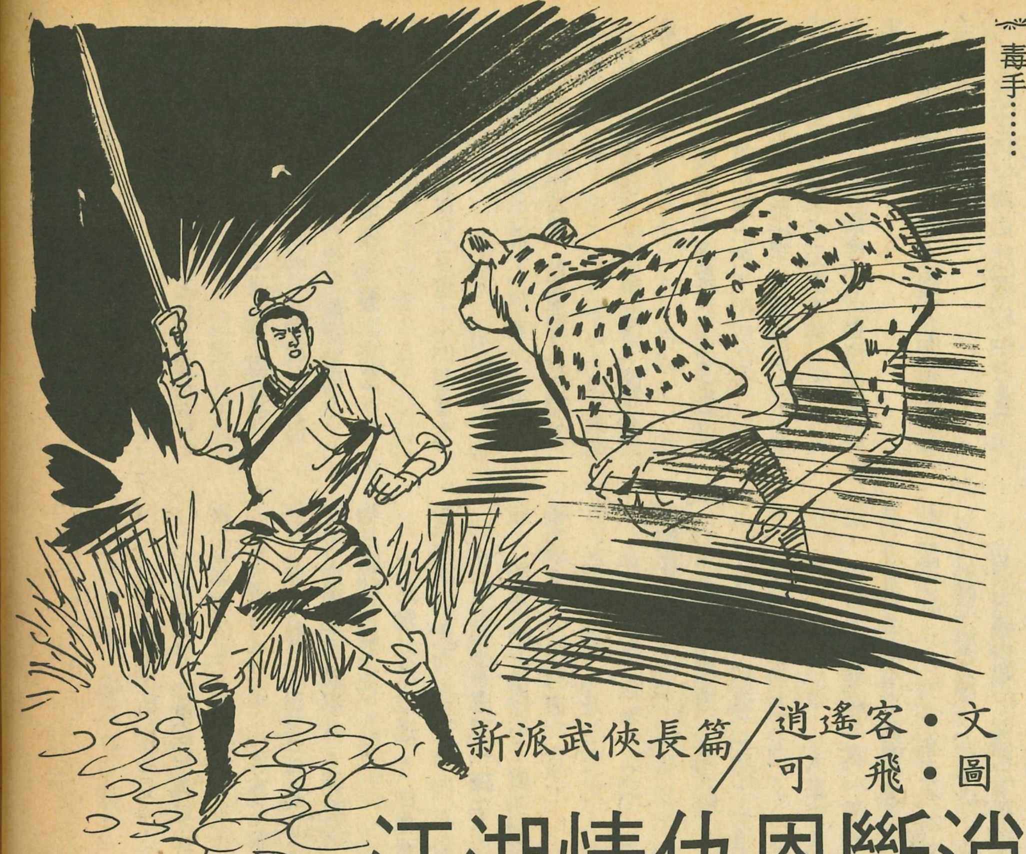
白愁飛亮着眼笑道：「因爲你現在給的決不是解藥。」

他的笑容不像是有點看不起人，簡直已有點藐視天下的意思了：「試想，」他愉快清楚地道：「你要是有心給我解藥，又怎會暗裏指示『八大刀王』佈成必殺刀陣？」

他的話一說完，瓦碎裂，兩個人落了下來，任勞任怨疾退，歐陽意意和祥哥兒已緊盯住他倆。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傷心塔內栩栩如生的死人，都是在生前不知不覺中被人毒死，這些死人都是紅衫少女的親人，只有她這個傷心女活着，金雷、胡中玉闖入，被傷心女制服，要金雷做苦工挖地洞，胡中玉做她的隨從，以前被她制服的，還有一個穿了豹子皮作守衛的丁傑，他知道金雷是來自金銀島，比這傷心塔的藏寶更多，便假意約金雷潛逃，但心中覬覦金銀島的珠寶，暫不敢向金雷施毒手……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傷心女洞悉奸計　孫掌櫃假獻殷勤

丁傑自己也倒了一杯。

他把那杯茶放在地上，抹抹額上之汗珠，目中倏地隱隱透出一股凌厲的殺光，面上的笑意愈來愈濃。

金雷道：「丁兄，剛剛我做了個夢……」

丁傑道：「夢見甚麼？」

金雷輕笑道：「我夢見金銀島的財寶全在眼前放着，只要我高興隨時可以取，所以我準備把那些財寶送給一個人……」

丁傑緊張的道：「給誰？」

金雷道：「給世上最聽我話的人……」

丁傑道：「那些財寶你不是已丟進海中了麼？」

金雷冷笑道：「傻瓜，偌大的財寶誰會輕易丟掉？我說的丟進海中，只不過是尋一處最隱蔽地方把它放起來。」

丁傑喜道：「你是世上最聰明的人。」

金雷道：「你更聰明，總想不勞而獲。」

丁傑面上一紅道：「金兄眞會說笑話。」

金雷突然嘆了口氣道：「丁兄，說老實話，我已是快要死的人了。」

丁傑一怔道：「爲甚麼？」

金雷道：「三年前，我得了一種怪病，看遍世上最有名的醫生，幾乎都說我活不過今年，我心灰意懶之下，心想要那麼多財寶幹甚麼？」

丁傑道：「是呀，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人之將死，空有那多財富又有甚麼用處，唉！上蒼待你眞是不公平。」

金雷苦笑道：「我今天覺得混身不舒服，好像大限即將來到，唉，如果我今日不幸言中，那些財寶將永沒水中了……」

丁傑道：「這倒是件可惜的事情……」

金雷嗯了一聲道：「所以我想喝點酒，把藏寶之處告訴你，讓你生前多享受點榮華富貴，也讓你替我做幾件有益的事情……」

丁傑大喜道：「酒我倒有，咱們便對酒長談，雖死也是人生一大樂事……」他乾笑數聲，身子一掠而去。

* * *

丁傑滿心歡喜的帶來一壺酒，再加上兩個滷蛋及數碟的小菜，高高興興的拿了進來，平放在地上。

他端起茶杯一飲而盡，道：「金兄，我來把水喝光，換酒……」

金雷突然道：「丁兄，我覺得不太對勁，已沒有喝酒的意思了。」

丁傑悚然一震，忖道：「不要是毒藥發作了，那就慘了，他如果在最後關頭突然毒發而死，那我所化的整個心血豈不白費……」

他問道：「你那裏不舒服？」

金雷道：「我覺得心裏像是火燒一

樣，口乾欲裂，肚腸欲斷，丁兄，在我死前，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

丁傑緊張道：「請說，請說。」

金雷喘道：「關於那些財寶我是藏在……」

他的話聲未完，突然一翻白眼，暈了過去，身子一挺，直直的躺在那裏，僅有喘氣的份兒。

丁傑一顫，道：「媽的，你現在可不能死！」

他一手抓起金雷的頭髮，搖着金雷的身子叫道：「姓金的，你給我醒醒……」

金雷喘聲如雷，就是沒有醒過來，丁傑心中大急，雙掌不停的在金雷身上緊捏，雙目冷厲的叫道：「金雷，你怎麼啦！」

金雷彷彿清醒過來，道：「丁兄給我杯水！」

丁傑急聲道：「那藏寶地方在那裏？」

金雷喘聲道：「給我水給我水……」

丁傑倒了杯水，道：「你先說出來，再喝水！」

金雷怒聲道：「你的心中只有那些財寶麼？」

丁傑嘿嘿地道：「當然，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是千古科律！」

金雷喘聲道：「我現在才發現你是個人面獸心的東西，還好我沒有把那個地方說出來，不然，我豈不是……」

丁傑凶狠的道：「你不說也不行！」

金雷道：「那倒未必見得！」

丁傑道：「如果你不說，我便用匕首將你的肉一塊一塊的剜下來，直到你說出來爲止……」說着便自身上拔出一柄冷厲的匕首在金雷面前直晃。

金雷冷冷的道：「你認爲我眞的會死？」

丁傑道：「當然，我在你那杯茶裏已放下了穿腸毒藥，發作之後，全身不對勁，你剛才正是這樣現象，想是那杯毒藥已經發作了……」

金雷淡然的道：「怪不得你那麼着急呢！」

丁傑道：「我着急的不是你的生死，而是那筆財寶！」

金雷怒聲道：「你眞是人面獸心！」

丁傑得意的道：「你現在曉得已經是太晚了！」

金雷道：「不晚！」

丁傑一怔道：「爲甚麼？」

金雷道：「因爲在我死前，奮起餘力還可把你殺你，如果閣下不相信我尚有這個能力，眼前便可試試。」

丁傑嚇得倒退數步，滿懷焦急的凝視着金雷，因爲金雷的那句話是那麼有力，似乎是舉手之間便可將他殺死，他是個既陰險又狠毒的人，腦海中不得不對金雷的話做一個重新的估計，不得不另外部署一切的計劃。

他突然縱聲大笑道：「金雷，我差點上當了！」

金雷冷笑道：「這話怎麼講？」

丁傑道：「凡服下那穿腸毒藥的人，有那個還能支持到半個時辰？你中毒已深，全身此刻根本沒有一點力氣，試想你還有甚麼能力殺我？」

金雷突然長嘆道：「你果然是個世上最聰明的人。」

丁傑得意的道：「你現在才知道我的厲害，不是太晚了麼？」

金雷道：「不晚，」他朝丁傑招招手道：「丁兄，我頃刻間便要死去，一個人如果在死前再和自己過不去豈不是太不識時務，現在我已想通了，尤其那個秘密永沒世上，不如把那件秘密告訴你這個世間最聰明的人，這樣不知道是否能給我一個全屍？」

丁傑面上突然變得蒼白，道：「識時務爲俊傑，金兄，你……」

他身子突然一個踉蹌幾乎栽倒地上，雙目之中殺機愈來愈濃，狠厲的凝注在金雷的臉上，道：「你更厲害！」

金雷騰身而起，一掌擊在丁傑的臉上，道：「我只不過是投之桃李，報以瓊瑤而已……」

丁傑渾身直抖道：「你下的毒！」

金雷搖搖頭道：「我不會施那種手段。」

丁傑慘聲道：「那我怎會，怎會中毒？」

金雷道：「那是你自作自受！」

丁傑大顫道：「你剛才沒喝那杯茶？」

金雷冷笑道：「我當然不會喝有毒的茶，在你去弄酒的時候，我已和你換了杯子，因此，哈哈……你是害人不成反害己……」

丁傑怒聲道：「你怎麼知道杯中有毒？」

金雷大笑道：「這道理更簡單了，我在假裝睡覺看看你在搗甚麼鬼，果然你存心不良偷偷下毒，我記下杯子之後眞正呼呼睡去，可惜你還以爲做得天衣無縫呢！」

丁傑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說道：「你才是最聰明的人。」

他急忙奔了出去，金雷哈哈大笑，倒出一杯酒呷了一口，遙空一晃道：「謝謝丁兄的美酒和小菜！」

地室之內，只剩下他一個人在享受着由生命換來的晚餐。

長夜無聲，地底之城中晃着一盞小小的油燈，縷縷昏黃的燈影照在金雷身上，他凝神的聆聽一會，覺得四下果然沒有動靜，一個人悄悄的啓開房門，朝隔壁那間屋子行去，緩緩的敲了一下門。

裏面沒有一點聲音，他推門輕輕溜了進去。

當他的身子消逝在那屋裏之後，黝黑的牆影一隅，丁傑的身子突然閃

了出來，他那深沉的面上倏地浮現出一絲狠厲的笑意。

丁傑低聲道：「姓金的，今夜你要溜，可沒有那麼容易……」

他爲了報那一箭之仇，已不知等待了多少個夜晚，已不知盼望多少次，今晚他總算有所收穫了，見金雷展開了夜行功，現在他要設一張網去捕捉這個跑不掉的魚。

丁傑嘿嘿一笑道：「你要是能跑出我的手去，我就不姓丁了。」

他迅快的縮回身子，一溜煙奔得無影無踪。

金雷朝那房裏一看，裏面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不禁一楞，他在屋子裏來回踱着方步，疾快的忖道：「胡中玉怎麼還沒來？」

他繼續忖思道：「一定是給那個傷心女給迷住了，忘了我們共同的誓言，忘了我們現在尙受的控制。」

旋即另一個念頭又湧進他的腦海之中，忖道：「這也難怪胡中玉，以那女子的美麗和妖冶，誰又能抗拒得了她的誘惑力呢？誰又能輕易擺脫得了她呢？胡中玉年歲已經不小，正需要異性朋友的時候，他縱然是被她迷惑，我也不能怪他，因爲他有自己選擇朋友的權利。」

剎那之間，他腦海之中念頭連轉，無數的思想飛旋在他那紊亂的腦海之中，他在屋子裏一刻也無法停留，幾乎要衝出去尋找胡中玉。

突然，一個人推門而入，只聽胡中玉道：「金雷？」

金雷精神一振，道：「胡兄，我還以爲你給狐狸迷住了呢？」

胡中玉道：「你眞要走？」

金雷一怔道：「我們不走，難道還要留下來給那女人繼續做牛馬？」

胡中玉道：「這裏隱藏的秘密實在太誘人了，據我所知此地即將有一場大戰，這幾日我暗中觀察，發現這個少女留在這裏，是要等她仇家自動送上門來……」

金雷道：「我看你是被她花言巧語迷住了……」

胡中玉哈哈大笑道：「金雷，你眞把我看得那麼不值錢，哈哈，你錯了，我胡中玉的理智超過感情，斷不會爲她喪送自己的青春，我只是覺得奇怪，這裏死亡之人有數十人之多，大多都是昔年各路江湖的大人物，怎會同時死在這裏？而傷心女又怎麼會和這些人扯上關係？她天天守在這裏到底有甚麼目的？這種種問題都非我們一時所能了解……」

金雷道：「你不要和我談這麼多，我只是問你，你願意留在這裏陪伴那女人終生呢，還是去江湖做些轟轟烈烈的大事？」

胡中玉一楞道：「當然去江湖做點自己的事業了。」

金雷道：「好，那麼我們走！」

胡中玉突然凝重的道：「要逃離這女人之手，絕非是件容易的事，我們要走也得籌劃精密，否則讓那女人曉得了，這種機會便沒有了。」

金雷道：「丁傑爲了逃跑，早已把那地道弄好，我倆只要避過了丁傑和那女人，便可很順利的過去。」

胡中玉道：「難保丁傑不出賣我們？」

金雷道：「這個盡可放心，丁傑雖然和我們不和，可是他最早已把那地道供出來，因爲這也是他逃生之路……」

胡中玉道：「他難道不會另掘一條？」

金雷哈哈笑道：「掘一個地道絕非三兩日之事，丁傑表面和傷心女沒有甚麼，暗中他隨時都得提防傷心女殺他，他決不會放棄自己逃命的日子，而自甘往墳墓中跳。」

胡中玉道：「你說的雖有道理，却非萬全之策！」

金雷一怔道：「爲甚麼？」

胡中玉道：「我們雖然知道這地道可以出去，却不知道通往那裏，也不知地道到底掘通了沒有？萬一丁傑估計錯誤豈不是滿盤皆輸！」

金雷道：「顧不了這許多了，該走的時候就得走！」

胡中玉道：「你已決定了？」

金雷冷笑道：「現在只看你的了，如果你不走，我自己走。」

胡中玉道：「咱倆同進同出，自然是一道走！」

金雷道：「好！」

這兩個青年輕輕啓開門簾，在黑暗中一躍，身子有若一縷輕煙似的，閃進那幽幽暗暗的長道中。

丁傑提供的那個地方，金雷已不知道觀察過多少次，因此他熟練的帶着胡中玉穿過數道長廊在那間屋子前停下，推開門兩人一閃而進。

搬開一堆乾柴，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金雷點了一盞油燈，鑽進地道裏，再把洞口封好，兩個人緩緩的往裏面移動。

那地道先寬後窄，漸漸已不能直起身來，兩人只好匐匍前進，他倆覺得這地道中悶熱無比，空氣混濁，當初丁傑掘這地道之時，定是花了不少苦心。

突然那地道已無通路，僅有一個小小的缺口，上面覆着一塊長板，金雷心神一緊，輕輕的道：「推開板子，我倆便自由了……」

他將那木板輕輕搬開，突然道：「上面好像有人！」

露出一道長縫，金雷目光才一瞥，已詫異的道：「這通路怎會在這裏？」

胡中玉一怔道：「怎麼回事？」

但見這是個佈置莊嚴而肅穆的佛堂，佛堂上掛着無數佛像，有道、有俗、有僧、有仙，還有地獄中鬼魅的畫像。而在大堂之前，端端正正的坐

着兩個雍容華貴的婦人，一個頭上滿戴鳳冠玉翠，髮絲有如烏雲，另一個錦緞紅襖，三寸小脚，手上拿着一串佛珠，含笑而立。

金雷道：「這兩個人是誰？」

胡中玉道：「不知道，看他們這種神情彷佛是死了。」

金雷一震道：「死了？」

胡中玉嗯了一聲道：「不錯，如果她們是好端端的人，怎會穿上這種衣衫，也不會坐在那裏連動也不動一下，況且她倆的眼睛到現在連眨都沒眨一下，你想有誰的眼睛能不眨一下？」

金雷道：「這裏的人難道都死光了？」

他倆方要把身子移出地道，突然，傳來一縷哀怨而含愁緒的簫聲，隨着簫聲，一個穿着滿身白衣的少女掣着長簫而來。

金雷一顫道：「又是她！」

胡中玉輕嘆道：「傷心女眞是個陰魂不散，咱倆以爲今天可逃出虎口，沒想到還是沒走出地底之城……」

金雷忽然道：「我曉得了，這地道根本不是丁傑掘的，他明明知道這地道跑不出去，故意騙我倆上當，哼，我本來以爲他只不過是個貪財好色之徒，沒想到他還有這麼多詭計……」

胡中玉冷笑道：「丁傑是個最可怕人物！」

那傷心女在大堂之上繞着那兩個婦人吹了一會簫，身子突然停了下來，朝左側那個死去婦人，道：「娘，我已給你和阿姨吹完『安息曲』了，我想你們兩位老人家九泉之下，也一定聽見這個天天不斷的曲子，生前，孩兒沒能好好盡孝道，你們死後我又沒能及時替全家四十口報仇，孩兒孩兒……」低泣聲隨着響起。

她蒙着臉大哭，發哽道：「娘，自從你們被那無名毒害死之後，孩兒便日夜追尋那個凶手和探索這無名之毒，終於我在苗疆百毒錄中發現殺死我們全家的是叫着『紅線無影』……」

胡中玉心弦一顫，忖道：「『紅線無影』，『紅線無影』！」

那傷心女繼續道：「我已佈置好了，只要那凶手敢來取百寶杯，他的行踪便要露出來，那時孩兒將拚盡全力和他週旋到底，這幾日孩兒派出去的人就要回來了，那時定有好消息帶回來。」

她一個人自言自語的說了一陣，突然自旁邊拿出一柄長劍，在空中一挽，斗大劍花隨着顫了起來，她擺了個姿式，道：「娘，你看這太極五式劍法孩兒是否已練會了！」

但見她那把長劍朝着正前方一指，縷縷劍光彷如一個大幕般的將半丈之內罩住，那劍光繚繞不停，僅這一式，已把劍法精妙之處全給發揮出來。

金雷和胡中玉是劍道的大行家，一看傷心女的使劍情形，兩人登時大驚失色，僅看那俐落的手法，已非兩人所能企及。

「叮！叮！叮！」

突然，半空中響起一片輕微而幾乎不可聞的叮叮之聲，這聲音一經傳出，只見那飄忽的劍影中，無數蚊虫被長劍劈落，落在地上居然叮叮有聲。

金雷大驚，道：「這是傳言中的『追風劈空』絕命劍法……」

胡中玉面上突然凝重起來，低聲道：「從她的劍法，我倆對她的武功不得不重新估計了，我原以爲我倆的武功，聯手對她，雖不敢說百招之內或可取勝，但現在情形却不同了，也許咱倆聯手都不容易勝她。」

金雷面色一慘道：「看樣子我倆的武功都白學了！」

他自覺武功不錯，那知和這個看似弱不禁風的女人一比，那就差之千里，有若星河之隔，剎那間心灰意懶，大是羞愧。

那傷心女把五招怪絕詭秘的劍法施完，便端端正正的坐在地上調息，她心誠意正，不多時頭頂上便繚繞着一層淡淡的白霧，彷佛是長煙般的散進空中。

陡然之間，一聲輕輕的叩門之聲傳來，那少女正值運功之時，充耳有若未聞，像是根本沒有聽見。

只聽呀地一聲，丁傑輕手躡足的溜了進來，他一見那少女正在運功，原來面上一喜，望着那傷心女美艷的臉龐頓時怔怔出神。

他貪戀的道：「如果我能娶到她做老婆，死而甘心！」

要知丁傑能日夜的和那少女長時同在一起，一方面是因爲他別有目的，一方面是因爲這個美麗的女人長得實在是人見人愛，人見人迷，只要是個男人和她一接觸，便會不知不覺的讓她迷住，丁傑正值血氣方剛，青春正盛之年，那能不怦然動心，況且他雖覺得自己不配此女，但留在這裏，只要能日日和她見面，死而無怨！

他今日能隨意的看着這女人，可說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平日他縱是和她見面，却連正眼也不瞧她一眼，因爲她的雍容使他自愧羞慚。

剎那間，他痴痴的站在她的面前，楞楞的望着她不語，幾次他都想伸手出去，却沒有這股勇氣，每當他情不自禁之時又把手縮了回來。

突然，那少女一啓雙眸，道：「你幹什麼？」

丁傑額上冷汗直流，道：「我！我……」

他凜然一驚之下，不覺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平時口齒伶俐的他，居然在她的面前是那麼笨拙。

傷心女冷冷地道：「誰叫你進來這裏的？」

丁傑喘聲道：「我是自己進來的！」

傷心女冷笑道：「好大的膽子，沒有我的同意，你竟敢私自闖進這裏，嘿嘿，丁傑，這許多年來，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脾氣？」

丁傑顫聲道：「我知道。」

傷心女道：「你明知故犯，可知該當何罪？」

丁傑混身直顫道：「求你開恩，我下次不敢了。」

傷心女冷笑道：「沒出息的漢子，男人的臉都給你丟光了！」

丁傑連聲道：「是，是……」

傷心女道：「自己把那雙脚剁掉……」

丁傑面上登時蒼白無比，顫聲道：「這……太……慘了……」

傷心女道：「丁傑，你敢違抗我的命令？」

丁傑急得直搖手，道：「不……不……不是……」

傷心女輕柔的一笑道：「丁傑，難道你要我動手不成？」

丁傑嚇得手脚直抖，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外面，他平常高傲得目中無人，但在這少女的面前，一切的驕傲和勇氣全化爲烏有，變得那麼低賤。

丁傑跪在地上道：「我願給妳做牛馬，請妳不要砍斷我的雙脚……」

傷心女冷笑道：「在我這裏的男人那個不是牛馬，丁傑，我很奇怪，你從來沒有這般大的膽子，今天怎麼敢溜到這裏？」

丁傑道：「我有事向妳報告。」

傷心女道：「什麼事？」

丁傑深沉的道：「那個姓金的和姓胡的今夜要逃跑……」

傷心女淡淡的道：「脚生在他們的身上，我總不能看管他們一輩子呀！」

丁傑一呆道：「這……」

他本來以爲自己這一討好，定然會博得傷心女的另眼相看，那裏想到傷心女却像是沒事樣的絲毫也不感興趣。

金雷和胡中玉聞言却是吃了一驚，沒想到丁傑竟已發現他倆的行動，金雷目中殺機突然一現，低聲道：「看樣子丁傑是有心害我們……」

胡中玉輕聲道：「我們快點退回去……」

金雷嗯了一聲道：「只有這樣了。」

他倆再朝那少女和丁傑望了一眼，只見丁傑指手劃脚的不知在說什麼。金雷雙目怒火中燒，道：「我非給他點苦頭吃不可！」

他和胡中玉在地道中不敢多留，急急忙忙的退了回去，但當兩人冒了一身大汗退出之後，只見那少女和丁傑正站在洞口等他們。

金雷悚然一驚，忖道：「丁傑果然施了一招。」

那傷心女朝金雷微微一笑道：「你們怎麼鑽起狗洞來了？」

金雷冷冷地道：「姑娘說話最好留點口德。」

傷心女道：「這還是客氣的呢，如果不客氣還有更難聽的。」

金雷大聲道：「如果姑娘要難聽的，在下雖然是個大丈夫，也可以說些妳聽了會覺得逆耳的話，那時姑娘可莫說我下流。」

傷心女哈哈大笑，轉頭向丁傑道：「當今江湖上可有人敢罵過我？」

丁傑連忙道：「沒有，沒有。」

但他心裏却暗暗罵道：「他媽的潑婦，妖女！雖然妳長得足以使我爲妳死，爲妳狂，但你要我不罵妳，那除非是割下我的舌頭。」

傷心女得意的道：「丁傑，你這個人不好。」

丁傑一怔道：「我怎麼不好？」

傷心女道：「你嘴裏雖然極力的討好我，心裏却在罵我！」

丁傑心中一凜，忖道：「她難道眞的看出我在罵她？」

他搖頭道：「我沒有……」

那傷心女哼了一聲道：「你在罵我是個潑婦，妖女。」

丁傑面色蒼白道：「沒……沒……有……」

那少女道：「我有一種預知人心的本事，你心中想的什麼東西，要想瞞過我可沒那麼容易。」

丁傑顫聲道：「是，是……」

傷心女轉頭望着金雷道：「你也在暗中罵我。」

金雷大怒道：「罵妳又怎樣？」

在金雷想像中，自己以這種足以引起她憤怒的態度來頂撞她，她一定會大發雷霆，那裏想到傷心女却像是在嘴嚼什麼東西樣的沉默不語，只是以一種柔和而使人不解的目光，奇異的凝視在金雷臉上。

金雷見她不語，大聲道：「你要不要我罵妳一頓？」

傷心女道：「也好呀，我正要聽聽你怎麼罵我。」

金雷却反而一楞，忖道：「她怎麼怪得這樣不合情理，我在江湖上跑了這幾個月，却沒見過有願意挨罵之人，她是怎麼一回事？」

他張口結舌的道：「這個……」

當那少女眞的要他罵她一頓之時，他突然啞口無言，一句話也罵不出來了，當時一楞，不知該罵什麼。

傷心女淡淡的道：「你怎麼不罵了？」

金雷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要我罵你什麼？」

傷心女道：「隨你高興，我都願意聽。」

金雷道：「你是個自私無情的女人，年紀雖小，却比那些紅粉魔頭猶勝數分，上蒼給你一張臉，憑着你的美麗，你驅使男人給你賣命！」

他從小沒有罵過一個人，今日眞正要罵人之時，他只好數說傷心女的缺點，但算來算去，沒有一句是眞正

罵人之話。

傷心女聞言哈哈大笑，她像是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笑得前仰後翻，花顫枝搖，使金雷莫名其妙。

金雷怒聲道：「你笑什麼？」

傷心女笑道：「我笑你。」

金雷冷冷地道：「在下說的都是實情，不知有何可笑之處？」

傷心女道：「天下罵人的字眼多得不可枚數，我却沒聽過有這樣罵人的，哈哈，可笑呀，可笑呀！堂堂七尺之軀，却連罵人的話都不會說。」

她眸光一瞥丁傑道：「丁傑在這方面比你可強多了。」

丁傑道：「是，是……」

傷心女道：「你罵給他聽聽……」

丁傑道：「罵人有好幾種，大凡罵女人，有騷貨、浪女、淫婦、毒婦，概括地講，女人多是難惹的……」

傷心女面上一寒，道：「你說的好！」

丁傑嚇得全身發抖，道：「我，我……」

突然，遠處响起一連串清脆的銅鈴之聲，鈴鈴的直响，那傷心女精神突然一振，高聲的道：「白衣使者到了……」

話聲一落，一點白影迅疾的穿空落在她的手上。

那個美艷少女的手中霍然落下一隻雪白的鴿子，這隻白鴿雙眼透紅，「姑姑」叫着，那少女輕輕撫摸着白鴿美麗的羽毛，輕憐的道：「路上辛苦了。」

「姑姑——」

白鴿像是懂得人語依在她的懷裏，不停的姑姑的直叫，那少女面上突然凝重起來，也學着牠的叫聲，姑姑地和白鴿交談起來。

她突然拍拍那白鴿，道：「好，你去吧。」

白鴿的雙翅一展，穿空飛躍而去，那少女望着白鴿的白影，怔怔的出了一會神。

丁傑輕聲道：「是他的消息？」

傷心女嗯了一聲道：「這幾個月孫大掌櫃果然在江湖上弄出一點名堂，現在他已把那幾件事辦好了，立刻回來覆命。」

丁傑道：「只要風聲一露，江湖上怕不立刻又要轟動。」

傷心女斜睨了他一眼道：「如果不轟動，我何必在這裏等他們上鈎？」

丁傑詫異的道：「妳在施詭計！」

傷心女冷笑道：「當然，江湖上雖然久聞地底之城大名，却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地方，我只要一放出空氣，那個殺我全家的凶手，定然首先尋來這裏！」

丁傑道：「妳要在這裏守株待兔？」

傷心女道：「不錯，也唯有這個方法最好！」

丁傑道：「孫大掌櫃的何時可到？」

那傷心女望着胡中玉和金雷，道：「也許已經來了，這個人素來鴿不離身，他能派出白衣使者，離這裏便不遠了，我們去大廳等他！」

她朝金雷道：「二位可要認識認識孫大掌櫃的？」

金雷道：「正好見識見識。」

丁傑怪異的道：「你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傷心女雙眸一瞪，道：「爲甚麼？」

丁傑心中大寒，道：「他們和你貌合心不合，就拿今日之事來說，你待他們這樣好，他們還是在找機會逃跑！」

那傷心女冷冰冰的道：「你好像對他們有相當的成見！」

丁傑一呆道：「沒……有！」

那傷心女面上殺機陡然一湧，冷厲的道：「告訴你，這是我個人的事情，與你沒有關係，以後我的事情你少過問，否則，你便當心自己的腦袋！」

丁傑顫聲道：「是！是！」

* * *

孫大掌櫃的果然不出三個時辰便進了地底之城，傷心女換上一身淡銀色的羅衫，在大廳中召見他，旁邊站着金雷和胡中玉。

丁傑畏縮在一旁，眼珠子直轉，似乎在想着甚麼詭計，不時怨毒的瞪着金雷和胡中玉。

孫大掌櫃的面色在蒼白中略帶紫，眉心中沁着一股駭人的殺氣，他青布灰衫，手掌圓潤，當眞像個掌櫃似的！

傷心女淡然一笑，道：「這六個月辛苦你了。」

孫大掌櫃嘿嘿一笑，道：「給姑娘賣力自是應該的！」

傷心女道：「那個消息傳出去了麼？」

孫大掌櫃囊的嗯了一聲，道：「傳是傳出去了，不過還有一點小問題沒有解決。」

那傷心女一怔道：「甚麼問題？」

孫大掌櫃道：「我雖然做得不露痕跡，向各派透露地底之城的寶藏，但他們却不敢相信，若不給他們點東西看看，是很難取信於人！」

傷心女道：「連你也懷疑這裡的財富？」

孫大掌櫃面色一凝道：「屬下不敢！」

傷心女冷笑道：「你不要口是心非吧！」

孫大掌櫃道：「這……是那裡話？」

傷心女道：「我觀察人最是細微，你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我的眼中，你的心裡一定有很多問題想要弄明白。」

孫大掌櫃道：「不錯，我是有所懷疑！」

傷心女道：「看在你跟我數年的份

上，有甚麼問題你盡量問，不過你要把握住機會，只能問三個問題！」

孫大掌櫃道：「我在奇怪，姑娘既擁有地底之城偌大的財富，爲甚麼不留着自己化用，而故意渲染給江湖上知道，屬下若猜得不錯，這其中可能隱藏着絕大秘密！」

傷心女道：「這道理很簡單，我若將地底之城的財富留在這裏，隨泥土長埋地下，實是太過於可惜，也辜負前人當初的部署，我的意思，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不如將這些財富獻給江湖，做一番有意義的事業，也略盡一點心意！」

孫大掌櫃道：「那妳要做女孟嘗了？」

傷心女點頭道：「不錯。」

孫大掌櫃道：「既然妳有這種意思，何不派人把這些財富分給那些貧窮之人，爲甚麼要自尋煩惱，故意散佈在武林中，讓那些江湖梟雄準備爭奪呢？」

這問題不但是孫大掌櫃想知道，就是胡中玉和金雷也想看出一點端倪，當然傷心女無故的放出空氣，定然與那滿門仇恨有關，只是她以鉅大的財富，吸引那些江湖人進入這地底之城，到底存了甚麼心呢？

傷心女道：「武林中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就是知道這回事，但能找到地底之城的人，也僅不過是一二個人，所以你雖然放出空氣，卻不要怕有誰能找到這裏。」

孫大掌櫃一呆道：「這正是我奇怪的地方，這地方除了在座數人知道外，恐怕江湖上還無人能夠知道，這空氣就是放出去也不過是白化心血！」

傷心女冷笑道：「有一個人會尋來這裏。」

丁傑插嘴道：「誰？」

傷心女道：「那個進過這裡的人，我正在等他！」

金雷和胡中玉的心中突然一亮，登時想到那下毒之人，不錯，傷心女聰明絕倫，以這種方法誘引那下毒的人來此，正是沒有辦法中的最好辦法。

孫大掌櫃的身子似乎是顫了一顫，道：「姑娘果然高明。」

傷心女道：「你是不是還有疑問？」

孫大掌櫃道：「不錯，關於那財寶！」

傷心女道：「我給你看點事實！」

她緩緩的移身到一張畫前，輕輕把那張畫移開，但見一個渾圓的樞鈕嵌在壁上，若不是傷心女移開那張畫，誰也不會曉得這裡還有機關。

傷心女輕輕轉了數下道：「孫大掌櫃的你要看看麼？」

孫大掌櫃道：「自是要見識見識！」

只聞一陣機械之聲，那大廳的大理石壁，突然緩緩的移開，露出一個有窗戶般大的小門，傷心女道：「這裡面的財富足以眩耀於人！」

丁傑身子突然奔過去道：「我把門打開！」

他這時心中歡喜，沒想到自己在這裡暗暗尋找不着的寶屋，居然是在大廳之中，因此他自告奮勇的要將那小門啓開。

但當他身子才動之時，心中突然一涼，忖道：「我這樣失魂落魄豈不露了形跡？」

他一剎身子，回身苦笑道：「我憑甚麼去開門！」

傷心女冷笑道：「還好你回來了，不然你非死不可！」

丁傑一怔道：「這裡面還有暗器？」

傷心女道：「當然，偌大的財富放在裏面，如果不設上幾道機關，豈不是在開玩笑，還好你變聰明的，否則……」

孫大掌櫃道：「姑娘不啓開那門，豈不是等於望梅止渴？」

傷心女道：「自然會讓你瞧個夠！」

她玉手一揮，大聲道：「開！」

那扇黑黑的小門隨着她的玉手一指，陡然往上升去，一片耀眼奪目的光彩，隨着那扇上升的小門射將出來。

孫大掌櫃一呆道：「果然是真的！」

丁傑神色蒼白，顫道：「好多的寶物，好多的寶物！」

傷心女却在冷眼旁觀，望着他們那種失魂落魄的神情暗暗冷笑，這其中只有金雷淡然無視，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彷佛他根本沒瞧進眼中。

那小門之內幾處所射出來的光華奪目刺眼，顆顆珍珠像拇指般大，在這些珍貴寶物器具之中，黃金白銀成爲俗不可耐之物，相形之下，當眞是黯然無光。

丁傑喃喃的道：「我活這麼大年紀，當眞是初開眼界！」

傷心女道：「你祖上三代，恐怕也沒人見過！」

丁傑喘氣道：「不錯，不錯。」

孫大掌櫃摸着下頷，道：「江湖上如果有人手持一顆這麼大的珍珠，恐怕會遭到殺身之禍，唉，姑娘，財不露白，這樣眩耀於人，恐怕會遭無妄之災！」

傷心女道：「你倒說了句挺有良心的話。」

孫大掌櫃一怔道：「姑娘的意思……」

傷心女道：「我豈有不明白的道理，只是我這些財寶輕易不給人看，看過的人大多沒有得到過好下場……」

孫大掌道：「姑娘，你是跟屬下開玩笑？」

傷心女道：「我可沒有你閣下這種人爲屬下，如果你眞願意爲我之屬下，說老實話，我恐怕睡不能安，食不能下嚥，只怕三天不過，我就要死在你手裏。」

孫大掌櫃面上慘然一變，道：「姑娘，你說的話當眞是不易使人懂呀……」

傷心女道：「眼下你的心裏恐怕比我還明白！」

孫大掌櫃高聲道：「這是甚麼話？」

傷心女雙目一瞪道：「你難道還要我說出來麼？」

孫大掌櫃道：「當然，否則屬下雖死不能瞑目……」

傷心女冷笑道：「我說出來之後，你恐怕非死不可了。」

孫大掌櫃一楞道：「你……」

傷心女淡淡的道：「我只問你，你眞的姓孫麼？」

孫大掌櫃顫聲道：「我當然姓孫啦。」

傷心女道：「據我所知你不姓孫，而姓韓……」

孫大掌櫃的突然一聲大笑道：「姑娘眞會和屬下說笑呀，屬下再不長進，斷無改名換姓之理，想我姓孫的在姑娘手下，也幹了不少年，所交代的事，雖不能說是盡善盡美，但也沒出過差錯，如今姑娘突然認爲屬下的身份發生懷疑，這不是太可笑的事情麼？哈哈！」

傷心女凜然的道：「韓金非可是你！」

她雙眸冷若利劍，不瞬的盯在孫大掌櫃的面上。

孫大掌櫃的長吸口氣道：「這個人我倒聽過，傳說他是崑崙絕頂韓無極的兒子，平生專做人神共憤的事，他老子因管教不嚴，一氣之下逐他出門去，聽說死在苗疆，下落不明，我姓孫的幹了一輩子生意，怎會和韓金非扯上了關係！」

「嗯！」傷心女輕輕嗯了一聲道：「你對他倒相當熟悉！」

孫大掌櫃道：「這件事江湖上人人盡知，並非我孫某人獨門之秘密，姑娘這話，未免使人太覺猜疑了……」

傷心女哼了一聲道：「這麼說你是不承認自己姓韓了？」

孫大掌櫃道：「姓孫的與姓韓的扯不上關係，如何叫我承認！」

傷心女道：「你是要我給你看點證據？」

孫大掌櫃道：「這個自然，韓金非是天下第一等惡人，他做的事怎可讓我姓孫的冒名頂替，姑娘你是弄錯人了！」

傷心女冷笑道：「也許我要給你點東西看看了。」

她斜睨了丁傑一眼道：「丁傑！」

丁傑急忙收回那雙發直的雙睛，道：「甚麼事？」

傷心女道：「把我那個方木盒子端來。」

丁傑轉身奔去，道：「好！」

傷心女若無其事的把壁上樞鈕輕輕一轉，那扇小門緩緩關了，而那兩壁隨着恢復原狀。

不多時，丁傑捧着一個方形盒子奔來，道：「盒子取來了！」

傷心女伸手接過，道：「韓金非，這東西你會認識吧！」

那方形盒子緩緩啓開，裏面霍然出現了一件東西，這東西一落進孫大掌櫃的眼中，他的神情陡然大變，不自覺的倒退半步。

那方盒之中霍然放着一節小指頭，那節斷去的指頭血漬乾涸，一片黑白，顯然這根指頭已被砍下沒有許久，放在這盒子之中，還沒腐爛。

孫大掌櫃的面色在刹那之間變了，他睜着那雙恐怖而失措的眼睛楞楞的凝視着傷心女，道：「這……節斷指……」

傷心女道：「這是韓金非的左手小指頭！」

孫大掌櫃定了定神，道：「你給我看這根斷指幹甚麼？」

傷心女道：「我要證明眼下的孫大掌櫃就是韓金非……」

孫大掌櫃道：「如何證明……」

傷心女道：「伸出你的左手，一切都可澄清！」

孫大掌櫃哈哈大笑道：「假如無法證明呢？」

（未完・十四）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